

卦酒编译组

# 普京的 叙利亚战争

俄罗斯的  
外交政策  
与代价  
和美国的  
缺席

安娜·波尔谢夫斯卡娅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与代价和美国的缺席

---

安娜·波尔谢夫斯卡娅 (Anna Borshchevskaya)

封酒编译组



本书由封酒编译组翻译整理，仅供学习与学术交流之用，不具备出版属性，不涉及任何商业用途，全文以免费形式分享。

译文如有疏漏或不当之处，欢迎读者通过电子邮箱 [sealed\\_alcohol@163.com](mailto:sealed_alcohol@163.com) 提出指正。

# 目录

导论 .....	1
又一个阿富汗? .....	2
想象力的失败 .....	4
第一部分 俄罗斯与中东 .....	7
第一章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	9
俄罗斯的身份认同、恐惧及与中东的早期联系 .....	9
沙皇俄国、穆斯林与中东 .....	14
第二章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	22
苏联的中东策略 .....	22
入侵阿富汗 .....	28
成本与最终撤军 .....	32
第三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	37
中东与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 .....	42
第四章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	53
第二次车臣战争 .....	54
普京的外交政策 .....	57
重返中东：务实路线 .....	62
第五章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	68
伊朗 .....	68
俄叙关系中的伊朗因素 .....	80
第二部分 普京对叙利亚的干预 .....	85
第六章 军事行动 .....	86
A2AD 布势与对西方的更广泛威慑 .....	90
行动进程 .....	94
莫斯科得到了什么? .....	100
武器销售与军事训练 .....	103
私人军事承包商 (PMC) 的使用 .....	106
第七章 国内战线 .....	112
宣布干预 .....	113
公共信息 .....	116

公众反应.....	123
公众舆论调查.....	127
<b>第八章 外交努力.....</b>	<b>132</b>
第一次否决.....	133
2012年：日内瓦公报、和平谈判与“红线”.....	136
化学武器：莫斯科的契机.....	141
<b>第九章 军事行动中的外交.....</b>	<b>149</b>
叙利亚车臣化？.....	153
<b>第十章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以色列.....</b>	<b>158</b>
普京早期寻求与以色列建立良好关系.....	158
俄罗斯-以色列关系中的什叶派因素.....	163
软实力投射.....	168
摩擦点.....	170
<b>第十一章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b>	<b>173</b>
土耳其.....	174
沙特阿拉伯、约旦与卡塔尔.....	182
伊朗.....	186
对阿萨德的影响力？.....	189
<b>第十二章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资源.....</b>	<b>193</b>
战前的俄罗斯-叙利亚贸易.....	193
叙利亚的能源资源与整体战略区位.....	195
战争与莫斯科对阿萨德的援助.....	197
确保资源准入.....	201
<b>结论.....</b>	<b>207</b>
<b>注释.....</b>	<b>220</b>
<b>译后记.....</b>	<b>257</b>

# 导论

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实行世界上最为高压的独裁统治已数十年。2010年初，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抗议浪潮开始席卷阿拉伯世界。在叙利亚，最初于2011年3月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是和平的，其诉求是政府改革。巴沙尔·阿萨德以暴力和镇压回应。随着事态在未来数年里的演变，许多人将其描述为叙利亚内战。但这一描述掩盖了极其复杂的现实。参与叙利亚事务的行为体数量之庞大，使其在近代冲突史中几乎找不到先例。即便是1992年至1995年伴随种族清洗的波黑战争，牵涉的行为体也少于此次。在内战的背景下，阿萨德政权还对其本国逊尼派民众发动了种族清洗。叙利亚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也是难民大规模涌入欧洲的源头，这道流血不止的伤口令西方官员难以忽视。但矛盾的是，这种状况反而增加了各方对大规模军事介入的犹豫。叙利亚也演变成大国间尔虞我诈的角力场，它已成为伊朗决心主导该地区的典型例证，是土耳其优先事项转变的试金石，或许更是俄罗斯的大国雄心与西方进行角逐的最重要空间。

本书重点在于后者，即俄罗斯在叙利亚扮演的角色，以及中东如何融入俄罗斯更广阔的对外政策版图。本书探讨的是，在西方态度暧昧的背景下，俄罗斯的干预如何扭转了战争局势，以及美国的缺席所带来的悲剧。同时也剖析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如何构建其中东关系网络，并借此为其叙利亚干预行动提供支撑。普京从近代历史中吸取了关键教训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包括苏联在阿富汗的经验——从而在叙利亚展开了一场截然不同且更为成功的行动。从军事角度看，这场行动很可能为俄罗斯未来的行动提供范本。因此，本书也关乎克里姆林宫从叙利亚汲取的经验。最后，本书也涉及西方如何看待俄罗斯及其认知误区。

## 又一个阿富汗？

2015年9月30日，俄罗斯军队介入叙利亚以支持阿萨德政权。此前数年莫斯科已通过多种方式支持阿萨德，但弗拉基米尔·普京通过军事介入将赌注提升到新高度，这一举动令西方措手不及。普京为何如此行事？毕竟，俄罗斯经济已持续多年下行。在普京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后，莫斯科已深陷其一手造成的乌克兰冲突。况且叙利亚与俄罗斯并不接壤。与乌克兰不同，叙利亚位于前苏联之外，即莫斯科仍视作其“特权势力范围”（*privileged sphere of influence*）的区域之外。为何叙利亚对克里姆林宫如此重要，乃至其甘愿冒险进行一场似乎难以维系的双线作战？事实上，莫斯科上一次在（现已成为历史的）苏联境外进行明确军事干预是在1979年的阿富汗，那场代价高昂的干预，依照普遍看法，加速了苏联最终的解体。

的确，当普京启动叙利亚干预行动时，阿富汗的幽灵便同时在俄罗斯与西方浮现。许多人误判了俄罗斯的干预。不少俄西方分析家预测，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危机会导致其力量过度延伸，使国家陷入类似苏联在阿富汗经历的泥潭。2015年莫斯科出兵叙利亚三天后，时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表示：“俄罗斯和伊朗试图支持阿萨德并安抚民众，只会让他们深陷泥潭，而且不会成功。”<sup>1</sup>随着俄军事行动展开，五角大楼

## 导论

声称俄罗斯战略“注定失败”。<sup>2</sup>2016年3月，即干预行动六个月后，当普京宣布首次虚假“撤军”时，《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说法报道称，普京“在其行动中已到达转折点，持续介入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代价已超过收益。”<sup>3</sup>大约两年后，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也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陷入困境”。<sup>4</sup>

然而在撰写本文时，距离干预行动已过去五年多，普京已在叙利亚实现了其许多关键目标，且未承受毁灭性代价——这成为自阿富汗战争以来俄罗斯在海外持续时间最长的公开军事介入。就普京而言，随着阿萨德在叙利亚的胜利，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离瓦解更近一步。阿萨德——这场二战以来最严重人道悲剧之一的发动者——依然掌权，而残存的反对派力量薄弱、士气低落。阿萨德自身面临诸多问题，但正日益获得中东领导人的接纳，而西方领导人在当前的叙利亚悲剧中大体缺席。从认知层面看，普京正式使俄罗斯以大国及能与各方对话的调解者身份重返中东。当他将俄军带入叙利亚战场时，便迫使西方按其条件进行对话。如今叙利亚已成为西方不得不与俄罗斯对话的场所。在俄罗斯国内，尽管叙利亚行动曾短暂提升普京的民意支持率，但俄公众似乎更关注国内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尽管民调显示微弱多数民众希望俄罗斯结束在叙利亚的介入。诚然，莫斯科在叙利亚仍面临严重障碍。但在国内层面，其收益迄今尚未被代价所超越。

## 想象力的失败

著名的 9·11 委员会报告旨在“完整记录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的相关情况”，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官员因“想象力的失败”而误解了基地组织的真实威胁。<sup>5</sup>在该报告发布十多年后，同样的想象力失败继续困扰着西方政策制定者，他们既未能预见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预，也未能准确评估其真正意义。治国方略与军事事务是一门艺术，而非精确科学，诸如一国经济状况之类的量化数据，并不总能解释人类行为更深层的动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非但未使其严重受创，反而全面展示了其已积累起足够的信心和能力来反击西方及其战争方式，而西方却因其他优先事项消耗了精力，对这一现实浑然不觉。

迄今为止，普京是如何避免陷入在叙利亚的代价超过克里姆林宫所获收益的境地的？为回答此问题，本书审视了普京显然决意避免在叙利亚重蹈阿富汗覆辙的决心。最重要的是，俄罗斯人自身（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普京）在谈论叙利亚干预时都提及阿富汗——或是担忧陷入泥潭，或是强调必须避免之。本书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国内政治角度描述和评估了普京的叙利亚行动。它追溯了俄罗斯政府从上述每个角度在叙利亚采取了哪些步骤，克里姆林宫收获了哪些代价与收益（在可能计算的范围内），并审视了莫斯科与伊朗的关系。本书还讨论了西方及其他行为体在叙利亚扮演的角色，这与普京的干预行动成败相关。但首先，本书将叙利亚置于俄罗斯对外政策，尤其是其中东政策更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

西方对俄罗斯的研究传统上偏重于其在欧洲的利益，但历史上的

## 导论

俄罗斯国家对其南部边境——中亚、高加索和中东——的关切程度即使不是更深，也至少是同等程度的。新上台的拜登政府似乎准备延续其两位前任的道路——从中东抽身。这一做法基于一种信念，即大国竞争首要和主要是与中国进行，因此中东是干扰因素和资源消耗。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将俄罗斯仅仅视为一个无法阻挠西方利益的衰落大国是错误的。就与中国竞争而言，也不应以忽视其他关键战略挑战为代价。至于中东，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任何大国竞争的核心舞台。因此，如果忽视中东，西方就无法真正与俄罗斯（和中国）竞争。

普京处理叙利亚和中东事务的某些方面具有交易性、战术性，是其执政时期的独特做法，但其他方面则在俄罗斯政策制定者中有着持久的历史共鸣。这些方面与对地缘战略威胁和脆弱性的认知、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更深层未解决的身份认同问题相关。它们在普京出现之前的数个世纪便已开始，并且在普京离开后仍将持续——在中东及其他地区。



## 第一部分

# 俄罗斯与中东



# 第一章

##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普京对叙利亚的干预远非这位最新俄罗斯威权统治者的一时心血来潮，它凸显了俄罗斯长期存在的利益、恐惧与野心。因此，简要探讨与中东及穆斯林世界相关的俄罗斯历史，对于理解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及其在叙利亚的干预至关重要。

### 俄罗斯的身份认同、恐惧及与中东的早期联系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俄罗斯属于东方还是西方的内部辩论，塑造并持续塑造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尼古拉·别尔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曾有句名言：“在‘俄罗斯灵魂’(Russian soul)中”，东方与西方处于持续冲突状态。<sup>1</sup>这种悬而未决的身份危机是贯穿俄罗斯历史的永恒主题。俄罗斯的早期发展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不断吸收周边领土的成长型国家。相比之下，诸如大英帝国等西欧帝国，其征服和统治的殖民地在地理上与宗主国是分离的。因此，至少部分由于地理上的分隔，这些国家形成了与其殖民地相区别的自身认同。俄罗斯则不然。正如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杰弗里·霍斯金(Geoffrey Hosking)所言，在俄罗斯，

帝国主义主导了民族国家的理念。<sup>2</sup> 哈佛历史学家谢尔希·普洛希（Serghii Plokhy）也持类似观点：“今日俄罗斯在调和俄罗斯民族、文化与身份的心理地图与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地图方面存在巨大困难。换言之，它在回应当代民族主义的关键诉求上面临重大难题。”<sup>3</sup>

西方人倾向于将扩张与财富、权力联系起来，但在俄罗斯，扩张却与贫困和不安全感相关。事实上，俄罗斯持续的军事化和扩张引发了一场延续至今的辩论：它究竟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尽管从俄罗斯的视角看，两者之间的界限远比西方模糊。在此背景下，历史上俄罗斯的统治者深信，俄罗斯更直接的威胁来自西方和南方，包括涵盖现代高加索和中东的所谓“柔软下腹”。

俄罗斯与我们今天称为中东和北非的地区的联系，早在俄罗斯国家形成之前就已存在。数个世纪以来，地缘战略、经济、文化和宗教考量驱使着俄罗斯统治者在该地区争夺主导地位。追求大国地位、获得西方平等承认、获取关键水道使用权——即商业、文化和宗教利益——始终指导着历代俄罗斯政权，并延续至今，指导着普京的俄罗斯。

需要记住的是，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国家直到 15 世纪 70 年代才出现。这个过程持续了数世纪，而中东和伊斯兰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0 世纪末，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教会开始向基辅罗斯（Kyivan Rus）（留里克王朝建立的第一个东斯拉夫国家）进行重大传教。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olodymir）于 988 年在克里米亚沿海的希腊古城赫尔松涅斯（Chersonesos）受洗——此地本身就是一个跨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重要、复杂且多面的地方。受洗后，弗拉基米尔娶了拜占庭帝国公主安娜——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Basil II）的妹妹——这一成就此前被许多人认为是异教“野蛮人”不可能实现的。从弗拉基米尔受洗的那一刻

##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起，与君士坦丁堡的宗教联系对罗斯人民变得至关重要，东正教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开始传播，而与中东的贸易则成为弗拉基米尔的主要成就之一。<sup>4</sup>

多次蒙古入侵最终削弱了基辅罗斯，使其分裂为若干公国。到 13 世纪初，金帐汗国迫使这些土地臣服于其统治，处于“鞑鞑桎梏”(Tatar yoke) 之下，之所以如此描述，是因为蒙古人与被称为鞑鞑人的草原部落联合进攻。金帐汗国的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之一是地中海上马穆鲁克 (Mamluk) 统治的埃及——这是俄罗斯与中东早期联系的另一个重要环节。蒙古人最终未能守住所有土地，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征服了后来俄罗斯国家兴起的土地——东罗斯地区。

1261 年，大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 (Great Vladimir-Suzdal principality, Суздальс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或称弗拉基米尔大公国 (Grand Duchy of Vladimir) 的一位年轻留里克王子丹尼尔 (Daniel)，在其父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Alexander Nevsky) 去世后继承了莫斯科的土地。在丹尼尔王子的统治下，它吞并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最终演变为莫斯科大公国 (Grand Duchy of Muscovy, Великое княже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ое)——东北罗斯最强大的势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持续稳步崛起，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莫斯科诸王公与蒙古可汗的联盟。<sup>5</sup>

至 1453 年，君士坦丁堡已落入奥斯曼帝国之手，但东正教会的领导层依然存在。1472 年，莫斯科统治者伊凡三世 (Ivan III) 大公娶了最后一位拜占庭皇帝托马斯·帕里奥洛格斯 (Thomas Palaeologus) 的侄女索菲娅公主。这场婚姻在象征意义上预示着拜占庭的延续。历史学家指出，伊凡同时发挥着可汗和巴西琉斯 (拜占庭皇帝) 的双重功能。他的权力诉求是双重的——既宗教又世俗。此外，大公的头衔也与基辅罗斯

产生了关联。1521年，莫斯科大公国开始与波斯（伊朗在1935年之前的称呼）建立正式关系。

莫斯科的王公们梦想着推翻“鞑靼桎梏”，同时也渴望征服其他罗斯土地，最著名的是与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结盟的竞争对手诺夫哥罗德。与莫斯科不同，诺夫哥罗德公国（Novgorod principality）是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统治的共和国。对莫斯科的统治者而言，权力和经济驱动力以土地为中心。诺夫哥罗德则选择以贸易作为其增长和发展的途径。或许正因如此，诺夫哥罗德在其时代享有相对较高的个人自由，而莫斯科则走上了一条威权主义的道路。

到了15世纪70年代，由可汗艾哈迈德（Khan Ahmed）统治的蒙古汗国——此时被称为大帐汗国（Great Horde）——因持续的内部分裂而衰弱。莫斯科的伊凡三世看到了挑战其统治的机会，但他首先与鞑靼人结盟进攻了诺夫哥罗德，鞑靼人的支持在1471年残酷镇压诺夫哥罗德的决定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凡现在足够强大，可以宣称完全独立。他拒绝继续向汗国纳贡，并击退了艾哈迈德为此发动的入侵。1478年，诺夫哥罗德和汗国出于不同原因分别挑战伊凡三世，但他镇压了诺夫哥罗德的抵抗。而可汗艾哈迈德最终未能集结足够的军事力量与伊凡作战，并于1480年秋撤回了原本计划用于攻打莫斯科的军队。历史学家认为，这次撤退标志着莫斯科公国主权的首次明确主张。正如普洛基所写：“保住了诺夫哥罗德的莫斯科公国，通过镇压一个民主的竞争对手，开始了它作为一个完全独立国家的历史。”<sup>7</sup>

瓦西里三世（Vasili III）继承了伊凡三世的王位，继续通过军事力量推动莫斯科的扩张。其子伊凡四世（Ivan IV）——即“恐怖的伊凡”——于1547年加冕。他宣布俄罗斯为沙皇国（Царство Русское），并采

##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用“沙皇”(tsar)称号,该词源于凯撒(Caesar),这是当时莫斯科视俄罗斯为“第三罗马”观念的产物,即认为俄罗斯是君士坦丁堡最后且终极的继承者,负有保护和传播东正教信仰的弥赛亚使命。事实上,在恐怖的伊凡加冕近三十年前,修士菲洛费(Filofey)据说曾给他写过一封著名的信:“虔诚的沙皇啊,你要注意和留心;所有基督教的帝国都统一于你,两个罗马已经倒下,第三个屹立着,且不会有第四个。”<sup>8</sup>因此,莫斯科同时宣称了多个合法性来源:金帐汗国、基督教拜占庭和基辅罗斯。<sup>9</sup>莫斯科也极度关心其国际声望,“作为国际舞台上的后来者”。<sup>10</sup>要求西方承认其为平等一员,在俄罗斯国家诞生之初就已出现。这一要求至今仍是俄罗斯看待其自身地位的核心。同时,俄罗斯身份认同的宗教支柱——其强大的东正教会——也在俄罗斯与穆斯林世界和中东的关系中持续发挥作用。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断言:“俄罗斯的帝国身份实际上是由欧亚草原上基督教定居者与(穆斯林)鞑靼游牧民之间的冲突所定义的。”<sup>11</sup>不论是否同意此观点,都很难否认教会在历史上对俄罗斯的意识、民族认同、治国方略和战争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普京的俄罗斯继续扮演着这一角色。

受对其边境的不安全感和对地位的渴望驱动,这个新生的俄罗斯国家向南部、东部和西部进行了无情的扩张,“持续数百年,以平均每天50平方英里的速度扩张,最终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sup>12</sup>在西方,人们通常只从东西方动态的角度来讨论俄罗斯,但这种看法不准确地向欧洲。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俄罗斯国家将其主要威胁定义为在南部和西部之间摇摆——这种持续的二元对立一直延续至今。

## 沙皇俄国、穆斯林与中东

这个新生的俄罗斯国家很快与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并于 1568 年开战，这是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之间十几次大大小小战争中的第一次，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一直是一个沙皇国，直到 1721 年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宣布俄罗斯为帝国，并选择使用“皇帝”（emperor）而非“沙皇”的称号，但在实践中，俄罗斯人两者混用。

俄罗斯帝国向东推进至西伯利亚，向西推进至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彼得大帝以“为俄罗斯打开通往欧洲的窗口”而闻名——这一西化政策既说明了俄罗斯内部的身份认同分歧，也说明了其地缘政治抱负，其基础在于认识到俄罗斯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并需要迎头赶上。当彼得周游欧洲时，他关注的是欧洲的优越技术，而非欧洲生活的“文化与文雅”。<sup>13</sup> 在此背景下，他为俄罗斯以大国身份进入欧洲奠定了基础。

在彼得统治初期，俄罗斯没有出海口，也谈不上有任何海军。获得出海口，包括进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中海，以及建立一支强大的俄罗斯海军，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优先事项，最终目标是被承认为大国。为获得这种承认，彼得及其后的俄罗斯统治者认为有必要展示对公海的控制能力。彼得广泛而充满热情地向荷兰人和英国人学习造船技术，甚至曾担任造船木匠。<sup>14</sup> 他还创立了著名的俄罗斯海军学校。地中海提供了与欧洲大国竞争、建立控制和进入战略商业路线的机会。俄罗斯是历史上重要的陆权国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中海的特性为这样的国家提供了优势，因为要获得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力，只需控制海岸即可。海岸线在战略上最为重要，像俄罗斯这样资源有限的国家，可以有目的

##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地争夺这些特定的节点，而不是争夺整个广阔区域。因此，很难过高估计公海——尤其是地中海——对俄罗斯国家长期的历史重要性。事实上，寻找温水港已成为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恒久主题。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莫斯科向南和东南推进，进入现在的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继承彼得大帝的俄罗斯统治者们，也许尤其是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认为，俄罗斯要成为与欧洲列强竞争的大国，就必须向南推进，并在黑海建立海军存在，进而进入地中海。向南的推进再次凸显了来自南部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认知。叶卡捷琳娜大帝尤其强调这一威胁。与此同时，随着向中亚和高加索的扩张，俄罗斯的利益与波斯发生了冲突。1796年，叶卡捷琳娜大帝派兵进入伊朗的北高加索地区，可以说只有她在当年的去世才阻止了俄罗斯入侵伊朗。此后不久，伊朗成为大博弈的一部分，成为莫斯科与大英帝国竞争的区域——这是19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并且在俄罗斯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西方（特别是大英帝国）总是意图削弱该国。

克里姆林宫着眼于中东，是为了确保在黑海和地中海的海上通行权，以发展俄罗斯的贸易并使俄罗斯成为大国，同时也是为了获取缓冲区。叶卡捷琳娜大帝有句名言：“我保卫边界的最佳方式就是扩展它们。”这句话或许最简洁地表明了俄罗斯官方思想中进攻与防御行动之间的联系。寻求成为大国（包括寻求海上通道）的抱负以及不安全感，一直是俄罗斯利益的主要驱动力。宗教利益是另一个驱动力。根据费吉斯的说法，叶卡捷琳娜大帝希望看到俄罗斯帝国“成为一个通过贸易和宗教与东地中海的东正教世界（包括耶路撒冷）联系起来的黑海强国”。为此，吸引基督教社区的宗教问题也持续重要，特别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下。据费吉斯所言，她“甚至梦想在奥斯曼帝国的位置上重建拜占

庭帝国”。<sup>15</sup>

莫斯科 2015 年对叙利亚的干预在许多人看来是前所未有的，但正是叶卡捷琳娜大帝在 1768-1774 年与奥斯曼帝国的一场战争中，首次将俄罗斯带入黎凡特。在战争期间，1770 年 7 月，尽管经验不足且状况不佳，俄罗斯舰队在地中海的希俄斯岛（Chios）附近击败了土耳其海军——事实证明奥斯曼海军的状况比俄罗斯更糟。随后，在两次独立的俄罗斯地中海舰队远征中（第一次在 1772 年 6 月，第二次从 1773 年底到 1774 年初），俄军占领并短暂控制了现在的贝鲁特（当时是奥斯曼叙利亚沿海的一个要塞）。这段插曲凸显了俄罗斯在黎凡特更深层的利益，并表明即使在今天，俄罗斯的身份认同也比单纯专注于西方威胁更为复杂。

当时俄罗斯的主要目标是援助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埃及阿拉伯统治者阿里·贝伊·卡比尔（Ali Bey al-Kabir）（原籍阿布哈兹，父亲是格鲁吉亚牧师）。<sup>16</sup> 正如保罗·杜·凯诺伊（Paul du Quenoy）所写，这次占领并非短暂瞬间，而是“印证了有据可查的俄罗斯希望在黎凡特扮演更大角色的愿望”，并建立“在地中海的前沿阵地”。<sup>17</sup> 俄罗斯占领者绘制了该地区第一批现代地图并作了其他详细记录，凯诺伊认为这些“暗示了回归的愿望”。<sup>18</sup> 此外，他观察到俄罗斯官员在占领期间的行为方式，与俄罗斯在其南部边缘地区与草原民族交往和控制的既定做法有着惊人的相似性。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chael Khodorkovsky）对此做法有详细描述，包括通过联盟协议确立俄罗斯的优越地位（协议明确承认俄罗斯的伟大，并要求向俄罗斯国家纳贡）。<sup>19</sup> 俄罗斯短暂占领贝鲁特的事件大多被遗忘，但这段插曲显示了俄罗斯国家如何将该地区视为其南进的延伸，并且俄罗斯在此事件中的行为预示了俄罗斯帝国未

##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来与中东和北非的互动。

俄罗斯赢得了这场 18 世纪的战争，双方签订了《库楚克-凯纳尔吉条约》(Treaty of Kuchuk Kainardja)。苏丹将黑海沿岸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并放弃了对重要的克里米亚汗国的宗主权。但此外，圣彼得堡（俄罗斯当时的首都）声称该条约赋予了它代表奥斯曼帝国内东正教徒的权利，尽管实际上条约措辞“含糊不清且因翻译而被歪曲”。<sup>20</sup> 该条约还通过航行自由、贸易、领事馆设立以及代表朝圣者进行干预的自由，来“扩大俄罗斯在地中海上的商业和外交地位”。<sup>21</sup> 这是这场战争一个重要但常被忽视的后果，代表了奥斯曼帝国的损失。战争结束时，所谓“东方问题”（围绕奥斯曼帝国解体的政治和领土问题）已经浮现，这成为即将到来的克里米亚战争的核心。在随后的岁月和世纪里，俄罗斯继续向后来的埃及统治者示好。

不到十年后，1783 年，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此后不久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俄罗斯在 1812 年赢得了一场关键战役，最终导致法国战败。结果，俄罗斯成为欧洲政治的主要参与者。<sup>22</sup> 俄罗斯在欧洲地位的更广泛背景是强调国家军事化，其程度远超西欧任何国家，同时拥有大量的军事人力。这使得俄罗斯能够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尽管这支军队中的士兵待遇远比他们的西欧同行差。一场重大的军事胜利帮助正式确立了俄罗斯的地位。

随后在 1829 年，俄罗斯再次获胜，这次是针对土耳其。结果，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莫斯科获得了作为奥斯曼帝国内亚美尼亚和希腊东正教社区保护者的额外影响力。该条约还有其他一些条款。其中，它授予俄罗斯多瑙河通行权，并向所有商船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尽管在这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土耳其人和俄

罗斯人将在四年后通过《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Hünkâr İskelesi) 最终解决。

叶卡捷琳娜大帝也认识到库尔德人的重要性，他们是俄罗斯南部边境众多游牧部落中的一支，其中许多部落最终因俄罗斯的领土征服而被并入俄罗斯帝国。1787 年，她下令在俄罗斯出版了一本库尔德语语法书，并且从 1804 年开始，库尔德人在帮助俄罗斯对抗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sup>23</sup> 普京在其叙利亚干预行动中也将回归这一主题。由于俄罗斯帝国内居住着许多穆斯林，俄罗斯也为那些前往朝觐的人建立了庞大的国际基础设施。尽管其他学者认为国家建立这些基础设施是为了控制和限制朝圣，但艾琳·凯恩 (Eileen Kane) 写道，国家也利用它来获取利益——增加财政收入并为扩张提供额外理由。<sup>24</sup> 这些主题同样在普京的叙利亚干预中有所体现。

俄罗斯在向高加索和中亚推进时也与伊朗发生了冲突。19 世纪，两国在 1804-1813 年和 1826-1828 年进行了两场战争。伊朗皆告战败，并将土地割让给俄罗斯，这些土地现已成为现代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的一部分。这些战争对伊朗的国库造成了严重损耗。伊朗国内的反俄情绪高涨，既有宗教原因，也源于对耗费巨资却战败的愤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29 年 2 月，一群愤怒的暴民在德黑兰谋杀了俄罗斯大使亚历山大·格里博耶多夫 (Alexander Griboyedov) 及其随员。格里博耶多夫曾协助谈判达成了《土库曼恰伊条约》(Treaty of Turkmenchay)，该条约于 1828 年结束了与俄罗斯的战斗，而从伊朗的角度看，条约条件极具侮辱性。直到 2016 年 12 月，才再次有俄罗斯使节在外国被外国国民谋杀。<sup>25</sup>

耶路撒冷对俄罗斯东正教会而言一直至关重要。但在十九世纪，它

##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变得尤为重要，该世纪初俄罗斯派往那里的朝圣者“比任何其他基督教派别都多”。<sup>26</sup> 教会对奥斯曼帝国内的希腊、亚美尼亚和阿拉伯东正教社区施加影响，并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资助学校、教堂和旅舍。<sup>27</sup> 莫斯科还渴望将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重新奉为母堂，并将君士坦丁堡视为连接莫斯科与耶路撒冷的首都。一位俄罗斯神学家在 1840 年写道，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故土，在那里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外人”。<sup>28</sup> 1847 年率领教会使团前往耶路撒冷的大司祭乌斯宾斯基（Archimandrite Uspensky）强调了俄罗斯复杂的身份认同，他写道：“俄罗斯自永恒以来就被命定要照亮亚洲并团结斯拉夫人。所有斯拉夫种族将与亚美尼亚、叙利亚、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联合，他们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赞美上帝。”<sup>29</sup>

1853 年之前，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正处于上升期，但就在那一年，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在俄罗斯被称为东方战争）——这是对俄罗斯，也对欧洲和中东而言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这场战争不仅影响了克里米亚半岛，还波及从耶路撒冷到君士坦丁堡、南高加索和巴尔干、黑海、波罗的海和白海的广大区域，甚至触及远东。莫斯科对发动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特别是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cholas I）。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成为这场战争的定义性特征，当时许多欧洲人都在谈论“东方问题”。尼古拉一世官方声称代表奥斯曼帝国内的东正教徒，并旨在防止君士坦丁堡发生伊斯兰革命。战争于 1856 年结束，俄罗斯惨败。后果是多方面且深远的。在其他影响中，俄罗斯失去了其在中东的显赫地位，直到冷战时期才得以恢复。重要的是，在此次战败后，俄罗斯构建了“一种爱国神话，一种关于人民无私英雄主义、坚韧和牺牲的民族叙事”。

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遏制了其南向扩张，并使其野心发生了转移。俄罗斯与伊朗开始合作，因为俄罗斯试图将伊朗拉入其势力范围。伊朗国王一方则需要资金，开始以高得离谱的利率或附加政治条件向俄罗斯借款，而伊朗公众承担了代价。这种情况加剧了伊朗政府与公众在对俄立场上的分歧——这种分歧至今犹存，并且在俄罗斯并不存在相应的分歧，其政府与公众在此问题上没有如此强烈的对立。

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斯曼土耳其与德国和奥匈帝国并肩作战，对抗俄罗斯、英国和法国。1915年3月，俄罗斯与英国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即《君士坦丁堡协议》（Constantinople Agreement）——俄罗斯将吞并君士坦丁堡，并保持对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加利波利半岛的控制权。作为交换，俄罗斯同意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其他部分和波斯中部的领土要求。<sup>31</sup> 该协议凸显了俄罗斯的国家优先事项依然未变。

仅仅一年后，1916年5月，英法两国在俄罗斯同意下秘密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规定将奥斯曼帝国划分为势力范围。然而次年，即1917年10月，激进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了政府，布尔什维克在其官方出版物《真理报》上向全世界泄露了该协定。布尔什维克还支持伊朗西北部的社会主义“吉兰苏维埃”（Gilan Soviet）分离出去。<sup>32</sup> 布尔什维克最初是一个极端主义的少数派团体，但通过有效的宣传和空前残酷的镇压与暴力，逐渐成为主导力量。他们还运用了国家首先在国内使用、随后转向外部世界的有效宣传手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俄罗斯陷入了布尔什维克统治以及随后（1922年12月正式成立的）苏联统治的恐怖之中。

就“第三世界”而言，它对苏联从一开始就很重要，在某些方面甚

##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至超过欧洲，因为它是苏联建立全球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计划的一部分。<sup>33</sup> 列宁将中东所属的第三世界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环节”。当共产主义革命未能在欧洲爆发时，他宣称：“让我们把脸转向亚洲吧。东方将帮助我们征服西方。”<sup>34</sup>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军队甚至曾准备通过阿富汗入侵英属印度<sup>35</sup>——这是一段短暂且基本被遗忘、最终可能因资源不足而未实现的插曲，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的思维方向。

## 第二章

#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尽管世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中东仍然是克里姆林宫利益和全球雄心的前沿与核心，因为“第三世界”在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事实上，冷战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正出现在中东。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克里姆林宫最终与叙利亚建立了特殊关系，这并非偶然。并且，随着岁月流逝，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政策随着入侵阿富汗而完成了一个循环——这是克里姆林宫在第三世界最大胆、最广泛的介入。这段经历，更准确地说，其诸多失败，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提供了关键教训，促使他在叙利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干预方式。

### 苏联的中东策略

尽管苏联发生了激进的转变，但它并未完全脱离沙俄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意识形态取代了东正教的弥赛亚思想和泛斯拉夫主义，但在某种意义上，两者都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沙俄时期对土耳其和伊朗的进攻性政策传统，以及对进入地缘战略关键水道的追求，继续支撑着苏联的活动。此外，即便苏联在国内压制宗教，最初也试图在

##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国外为其政治目的利用宗教。艾琳·凯恩的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基于沙俄时期的遗产，克里姆林宫曾短暂地帮助非苏联的穆斯林（主要来自波斯、阿富汗和中国）经由苏联领土前往麦加朝觐，旨在帮助传播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斯大林工业化运动创造外汇。克里姆林宫还与波斯人和英国人争夺全球朝觐交通的控制权及其产生的利润。<sup>1</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苏联都入侵并占领了伊朗，以确保获取该国油田，并保障战争期间至关重要的补给线。战争结束时，在 1945 年 7 月的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除其他要求外，还要求土耳其将其部分东部领土割让给苏联，并（未成功地）声称有权对黎波里塔尼亚（利比亚的一个省）进行托管，作为战争损害的赔偿。<sup>2</sup> 这些事件表明，尽管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及其治理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在地中海和中东北非地区的利益具有连续性。

更广泛地说，苏联和西方的世界观正走向对抗。1945 年 7 月 21 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柏林象征性地升起美国国旗时发表讲话。基于权力平衡的旧世界秩序带来了贫困和两次恐怖世界大战的破坏。杜鲁门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sup>3</sup>

我们已确凿证明，一个自由的民族能够成功地料理世界事务……我们不是为了征服而战。我们不想要这场战争带来的任何一块领土或任何金钱性质的东西。我们希望整个世界和平与繁荣……如果我们能将我们这台取得胜利的巨型机器用于和平事业，我们就能期待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这就是我们打算做的事情。

美国希望看到建立在国际机构基础上的新秩序，以开创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并且无疑领导了该秩序的创建。但约瑟夫·斯大林和革

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无法认同这一愿景。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竞选演说，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咎于资本主义，并宣告了苏联的胜利。“我们的胜利首先意味着，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胜利了……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制度胜利了……现在，所有人，朋友和敌人一样，都承认红军证明了自己足以承担其艰巨任务。”<sup>5</sup>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斯大林就预见不到和平。他说，共产党“打算组织我国国民经济再一次强有力的高涨，使我们能够把工业水平提高到，比如说，战前工业水平的三倍……只有当我们成功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确信我们的祖国将免受一切意外事件的侵害。”

冷战的官方宣言由此开始。事实上，有影响力的美国自由派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将斯大林的演讲解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sup>6</sup>

冷战的首次重大危机之一即将爆发——它涉及中东，这表明该地区在大国竞争中持续的重要性。1946年初，斯大林拒绝从伊朗撤军，尽管此前曾承诺撤出。相比之下，英国遵守了诺言。斯大林不仅没有撤军，反而为伊朗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人民政府）和库尔德斯坦（马哈巴德分离主义共和国）的分离主义运动提供了训练和军事支持。斯大林最终撤军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压力，但在此之前已有约2000人因阿塞拜疆和库尔德分离主义者与伊朗军队的冲突而丧生。直到今天，伊朗人谈及苏联占领时仍心怀怨恨。

斯大林将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视为要么是共产主义要么是资本主义国家。他最初支持以色列建国，很可能是为了削弱英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sup>7</sup>但当他明白以色列将选择西方后，很快就完全断绝了与这个犹太国家的关系。正如罗伯特·O·弗里德曼（Robert O. Freedman）

##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所写,从二战到1979年斯大林去世,苏联对所谓的“北层国家”(Northern Tier)(伊朗和土耳其)——这些国家在地理上更接近俄罗斯并有与俄罗斯及其帝国主义打交道的悠久历史,倾向于与西方结盟——和“南层国家”(Southern Tier)(中东其他国家)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政策,后者相比之下有更多与西方帝国主义打交道的经验,与俄罗斯接触较少。因此,它们比土耳其和伊朗更欢迎俄罗斯的影响。<sup>8</sup>

斯大林去世后,在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的短暂任期之后,尼基塔·赫鲁晓夫很快成为新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世界划分为三个主要区域或集团——社会主义集团、资本主义集团和第三世界,他希望通过政治支持以及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将第三世界争取到共产主义一边。”<sup>9</sup>到赫鲁晓夫1964年10月下台时,莫斯科在中东恢复了比斯大林时期相对更强的地位。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重点并不在中东。但正是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苏联成为了一个全球性大国。<sup>10</sup>直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阿列克谢·柯西金取代赫鲁晓夫后,苏联的重点才转移到中东,此时苏联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sup>11</sup>

1964年,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苏联海军在地中海创建了第5分舰队。其目的是:象征性地展示国家实力(俄语称 *державность*);为苏联的盟友提供外交支持;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作为海上前沿防御。直到大约20世纪80年代中期,第5分舰队在东地中海给西方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基于沙俄传统,苏联战略规划者认为,覆盖东地中海南部侧翼尤为重要,这是其先前提到的脆弱“柔软下腹”的一部分。对苏联而言,这意味着建立对抗北约行动的平衡力量。<sup>12</sup>因此,苏联大力推动海军扩张(普京后来也会这样做)。苏联还经常性地向该地区的盟友派遣军事人员,包括官方和非官方形式。

苏联努力挑战美国海军，后者在二战后已成为一支全球力量。虽然苏联陆军在陆上力量上具有优势，但若不反击或限制美国海军的全球性存在，就无法改变欧洲的力量平衡；他们与美国或西方发生的任何冲突都将在多条战线展开，使俄罗斯暴露无遗。因此，苏联海军上将戈尔什科夫（Gorshkov）试图建立一支能与美国匹敌的蓝水海军，并为苏联获取全球基地和港口使用权。1968年2月，戈尔什科夫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当时他宣称：“苏联海军的旗帜如今自豪地在世界各大洋上飘扬……美国迟早会明白，它已不再拥有制海权。”<sup>13</sup>

事实上，苏联海军从未能超越美国，最多排名美国之后第二。但戈尔什科夫的威胁被严肃对待。此外，尽管未能超越美国，戈尔什科夫将苏联海军从一支以潜艇为主、具有海岸和防御导向的海上拒止力量进行了转型。它仍然以潜艇为核心，但他开始着眼于全球力量投射来扩展战略打击能力，以在印度洋和地中海挑战美国。事实上，就后者而言，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因为苏联的机动行动表明美国海军必须警醒并迎接挑战——而它也确实做到了。

与此同时，苏联为在中东争取影响力、对抗美国而投入了巨大资源。俄罗斯国家再次将该地区作为新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这次是与美国——的一部分来争夺影响力。武器销售、能源、援助以及提供培训和顾问成为克里姆林宫在该地区使用的关键策略。但其他手段还包括散布虚假信息 and 软实力投射的要素。为此，莫斯科还利用西方在该地区的殖民历史遗产，将自己描绘成更好的替代选择，并为该地区的学生提供赴苏联（主要是莫斯科）学习的奖学金。在冷战初期，正如包括乔治·凯南在其著名长电报在内的众多观察家多年来所指出的，欺骗和偏执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文化——德·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 de Custine）

##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在 19 世纪末将其描述为一个“受谎言保护”、“说真话就是颠覆国家”的社会。<sup>14</sup> 一名被捕的苏联间谍在 1957 年告诉美国审讯人员，美国情报机构“还处在蹒跚学步阶段”——克格勃领导层也持同样观点。<sup>15</sup> 重要的是，苏联领导层在进行长期博弈。直到今天，民主社会仍在努力应对如何在不变得像专制政权一样的情况下反击它们，并常常错过预警信号——正如他们在叙利亚问题上对普京那样。

恐怖主义战术也成为莫斯科在中东工具包中的重要元素。克格勃资助、训练、指导并装备了该地区的反西方恐怖组织。曾领导克格勃第一总局的苏联将军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Alexander Sakharovsky）在 1971 年向当时罗马尼亚工业间谍部门负责人、后来叛逃西方的最高级别苏联情报官员扬·米哈伊·帕切帕中将（Lt. Gen. Ion Mihai Pacepa）吹嘘说：“劫持飞机是我自己的发明。”<sup>16</sup> 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这位苏联时期的捷克持不同政见者，后来成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 1990 年 3 月透露，共产党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向利比亚政府提供了 1000 吨塞姆汀塑料炸药，后者随后将其交给了恐怖组织。<sup>17</sup> 苏联还持续在中东使用虚假信息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sup>18</sup>

尽管苏联参与了中东所有关键事务，但叙利亚尤为突出，成为其在阿拉伯世界最亲密的盟友。当然，莫斯科从未将盟友视为平等伙伴，更多是视为属国，叙利亚更像是一个附庸国；但无论如何，大马士革已置身于莫斯科的轨道之中。叙利亚的地缘战略位置对于确保苏联在该地区的地位至关重要，这与历史上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一脉相承。激进而反以色列的叙利亚政府宣称奉行社会主义并与苏联密切合作，苏联则为叙利亚对抗以色列的斗争提供支持。许多苏联公民移居叙利亚，反过来，许多叙利亚精英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和人民友谊大学等苏联顶尖学府学

习。两国之间也存在通婚。苏联领导层则着力培养来自盟国的顶尖学生，以期日后获得支持。苏联的公开广播和声明将叙利亚人称为“盟友”和“朋友”。当哈菲兹·阿萨德于1970年11月掌控国家后，叙利亚很快成为世界上最为高压的独裁政权之一。据普利策奖提名者萨姆·达赫尔（Sam Dagher）所述，臭名昭著的东德共产党秘密警察史塔西帮助哈菲兹·阿萨德建立了自己的秘密警察机构穆哈巴拉特（Mukhabarat）。<sup>19</sup>

## 入侵阿富汗

苏联入侵阿富汗始于1979年12月。这标志着苏联介入第三世界达到了顶峰——这是苏联首次在华沙条约组织之外进行的入侵。从军事角度看，阿富汗几乎没有抵抗，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而非入侵；但在政治上，“入侵”一词是适用的。<sup>20</sup>这场关键的入侵持续了十年，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耗费了数十亿美元，最终未能达成其预期目标。由于阿富汗的经历，苏联领导层重新评估了干预行动作为未来外交政策工具的作用。<sup>21</sup>这一经验教训对于评估普京的叙利亚干预行动很重要。这些教训有助于指导克里姆林宫对未来干预行动（尤其是针对叙利亚）的评估。避免在叙利亚重蹈阿富汗覆辙对克里姆林宫至关重要，后续章节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探讨阿富汗入侵的几个关键要素。

1979年12月24日，苏联空降兵第103近卫空降师在阿富汗喀布尔降落。<sup>22</sup>两天后，一次爆炸摧毁了喀布尔的电话系统，苏军随即攻击了该国内政部、达鲁拉曼行政中心和塔日别克宫。一家自称喀布尔广播电台的电台播出了一段预先录制的声明，宣布“（阿富汗领导人）哈菲

##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祖拉·阿明的血腥机器已被粉碎”，而真正的喀布尔电台不久后也陷落。<sup>23</sup> 到第二天早晨，苏军已控制了这座城市。<sup>24</sup>

苏联官方声称，他们是应阿富汗政府根据 1979 年 5 月批准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发出的合法邀请而进入阿富汗的。<sup>25</sup> 但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在数月前就策划了这场入侵。<sup>26</sup> 甚至直到 1984 年初，苏联仍在试图寻找其“合法”存在的书面证据。卡特政府方面，在入侵发生数月前也已开始了一项旨在援助圣战者的小规模秘密行动。“1979 年 7 月 3 日，卡特总统签署了第一份向喀布尔亲苏政权反对者提供秘密援助的指令。”俄罗斯强硬派后来将此解读为美国诱使苏联陷入“其自身越南战争”的计划。<sup>27</sup> 实际上，直到苏联入侵开始后，此类计划才出现。<sup>28</sup>

苏军入侵阿富汗时，要么首先击毙了当时执政的强硬派共产主义政府及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人哈菲祖拉·阿明，要么阿明在入侵前已身亡。<sup>29</sup> 尽管莫斯科当时官方声称阿明并非死于苏军之手，但正如雷蒙德·L·加特霍夫（Raymond L. Garthoff）所写：“苏联军队在推翻阿明过程中的直接作用是很明显的。”<sup>30</sup> 著名的米特罗欣档案证实了在入侵阿富汗前的几个月里，莫斯科多么渴望并计划除掉阿明。<sup>31</sup> 入侵后，克里姆林宫还杀害了阿明的一些家庭成员，并扶植前副总理巴布拉克·卡尔迈勒作为傀儡政府首脑，莫斯科用飞机将他从东欧接回——此前他实际上一直流亡在那里。<sup>32</sup> 就在同一天，即 12 月 27 日，卡尔迈勒被任命为喀布尔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次日喀布尔电台宣布他将领导阿富汗国家。卡尔迈勒还任命了新内阁。

克里姆林宫入侵阿富汗的直接诱因是该国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政权。勃列日涅夫主义声称，如有必要保护共产党不致失去权力（否则国际社会主义斗争将被削弱），苏联有权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因此，

这次入侵关乎苏联的全球形象，尤其是其在第三世界树立的形象，而这在其意识形态雄心壮志中占有突出地位。

1979年3月，政治局开会讨论局势。参与制定和实施莫斯科中东政策的俄罗斯著名阿拉伯问题专家之一阿列克谢·瓦西里耶夫（Alexey Vasiliev）写道：“‘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失去阿富汗’是3月17日讨论的主旋律。”<sup>33</sup> 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入侵前都表达了同样的情绪。他们更广泛的考量包括担心“一个伊斯兰政府可能会煽动生活在苏联的四千万穆斯林”。<sup>34</sup> 在更广泛的层面，其他问题也在起作用，例如勃列日涅夫日益加剧的国内弱势。

1979年12月27日之后几天内，苏联军队在阿富汗各地展开，并进一步占领了空军基地和战略交通线等关键区域。共产党喉舌《真理报》在12月30日声称，此次干预仅涉及“有限军事人员”，任务完成后将“全部召回”，<sup>35</sup> 但苏联的介入反而持续增加。到1980年1月1日，苏联已向阿富汗派遣了至少5万军队、200架飞机，以及装甲车、重炮和其他武器。<sup>36</sup> 多年来，苏联的军事介入和开支稳步增长。到1987年，苏军人数达到12万。

这次入侵是残酷的——再次印证了历史上俄罗斯镇压叛乱的做法，这一做法后来在普京时期的叙利亚重演。当时，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苏军在阿富汗全国各地布设了数百万枚地雷；有时甚至将炸弹伪装成儿童玩具。苏联空军地毯式轰炸整个城市，采用焦土战术，屠杀所有人。例如，苏联入侵导致坎大哈90%的人口死亡。人类学家路易斯·杜普里（Louis Dupree）将苏联的行为描述为“迁移式种族灭绝”（migratory genocide）。<sup>37</sup> 1979年阿富汗总人口约1300万，<sup>38</sup> 在接下来

##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的十年里，150 万阿富汗人死亡，约 500 万人逃往伊朗和巴基斯坦，另有数百万人成为国内流离失所者。

苏联对阿富汗的对待方式在不同地区略有差异。他们在阿富汗的存在也催生了一些建设，主要是供自己使用。例如，苏联在喀布尔等主要城市修建了道路和公寓楼，这些建筑因拥有其他地方没有的配套设施（如供暖系统和冬季热水）而受到当地居民青睐。这一点我本人 2010–2011 年在喀布尔为一家美国军事承包商工作时，在阿富汗的生活经历可以证实。阿富汗及更广泛地区学者、现任国家民主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的阿赫马德·哈利德·马吉迪亚尔（Akhmad Khalid Majidiyar）回忆了他 1992 年前在喀布尔生活时的个人经历：“内战爆发前的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我们住在喀布尔的马克罗里扬社区。我们享受了许多喀布尔其他地方没有的便利设施，包括供暖系统和冬季热水。许多内阁部长和高级官员也住在这个社区，既因为这些设施，也因为更好的安保。”<sup>39</sup> 因此，深入审视苏联的经历会发现一定程度的复杂性。这并不是说喀布尔的阿富汗人对俄罗斯人有好感。恰恰相反，例如喀布尔的孩子们从小就学会用脚踩死红蚂蚁，以象征对苏联的抵抗。

苏联的行为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甚至包括其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传统支持者。只有莫斯科的附庸国加上少数其他国家没有批评入侵阿富汗。值得注意的是，哈菲兹·阿萨德是少数支持入侵的人之一，为此克里姆林宫向阿萨德提供了武器。阿富汗人激烈抵抗苏联。美国组织了一场支持阿富汗抵抗运动的行动，并获得了广泛支持——来自欧洲人、中国、沙特阿拉伯、伊朗等。美国还对苏联实施了谷物禁运，并拒绝提供对石油、天然气及计算机工业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sup>40</sup>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抵制了 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这对苏联的国内外声望造成了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重大打击。1979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由于阿富汗干预，卡特总统于1980年1月将该条约从参议院撤回，因此条约未获批准，也从未正式生效。

克里姆林宫花了很长时间为这次行动策划基础工作。令当时的分析人士和政府官员惊讶的是干预的速度、规模和范围，以及克里姆林宫铲除阿明政权的冷酷无情。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同样对普京的叙利亚干预及其速度和胆略感到惊讶。许多情报分析人士在阿富汗入侵的酝酿阶段看到了警示信号，但认为克里姆林宫会计算出入侵的政治和经济成本过高。这一结论被证明是错误的。<sup>41</sup> 正如麦克伊钦所写：“这并不是因为缺少关于苏联准备行动的情报信息。而是因为正在准备的行动与情报分析人士预期的莫斯科愿意做的事情相反。”<sup>42</sup>

苏联入侵阿富汗在西方引发了一场关于克里姆林宫的行为是进攻性还是防御性的辩论。<sup>43</sup> 这一辩论后来在近期分析人士试图解释普京的叙利亚干预时得到呼应：这究竟是战略的一部分还是战术性回应，以及普京最终在叙利亚想要什么、想从叙利亚经历中获得什么。这场辩论再次凸显了西方与克里姆林宫在看待进攻性与防御性行动区分上的差异。

## 成本与最终撤军

苏联为其入侵付出了高昂代价。进入阿富汗的苏军士兵绝大多数是义务兵，训练相对不足，且许多人对前往阿富汗几乎毫无意愿。他们缺乏在阿富汗地形条件下开展反叛乱作战所需的适当资源，而这种地形与苏联在欧洲所熟悉的环境截然不同。例如，相较于城市中心，对阿富汗农村地区的控制更为关键，但莫斯科并不习惯这种作战取向。与此

##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同时，阿富汗政府也未能为苏军提供充分支持。

多年间，无论苏联政府多么努力地向国内公众掩盖其在阿富汗的真实行动，都无法掩饰成千上万具裹尸袋以及伤残士兵的回国。许多公民逐渐将阿富汗视为一个年轻人——几乎还是孩子——被残酷的苏联政府简单地送去送死的地方。苏联从未公布完整的伤亡数据，但现有估计表明，至少有 15000 人阵亡，受伤者则更多。在整个十年的干预期间，苏联轮换部署到阿富汗的部队总数约为 50 万人。至于返国士兵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则更难以量化，但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这种创伤深深烙印在国家公民的集体记忆中，即便他们并未亲身经历。

然而，这些代价尽管悲惨，却并未构成致命打击。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军队总兵力约为 500 万。苏联经济表现不佳，军队的医疗服务和其他方面亦存在诸多问题。即便如此，数万人的伤亡在国防能力层面上也难以对军队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苏军在阿富汗所承担的一部分成本，即使不在那里，也会在其他地区发生，因为苏联并未扩大军队的总体规模。例如，无论部队驻扎在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还是阿富汗，都必须得到供给和支持。

根据已解密的中情局估计，1979-1986 年间，这场战争使苏联付出了 150 亿卢布的代价；1980-1986 年期间，年均成本约为 70 亿美元。<sup>44</sup>就军事援助而言，苏联在 1973-1977 年间向阿富汗提供了 3.3 亿美元，在 1978-1982 年间提供了 6.5 亿美元，在 1983-1987 年间则高达 40 亿美元。<sup>45</sup>战争又持续了两年，但就纯粹的美元数额而言，中情局承认这些成本并非“致命性”的。正如中情局所指出的，这些开支的增长速度确实快于总体国防支出；然而，将这些数字置于苏联整体国内生产总值的背景中，很难将其视为压垮性的负担。

这些数据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最终的真实数字亦无从得知，但基于现有信息，仍可进行基本比较以获得大致判断。<sup>46</sup> 根据苏联官方数据，按实际价格计算，其国民生产总值从 1985 年的 7700 亿卢布增长至 1989 年的 9240 亿卢布。<sup>47</sup> 即便需要对这些数字保持高度谨慎，它们仍然表明，仅从货币成本本身来看，这一代价不应被视为无法承受的，尽管苏联在阿富汗的损失巨大且持续增长。但更为重要的成本，并不仅仅体现在数字层面。

苏联显然同样在意国内舆论。政府曾周期性地宣布一种虚假的“撤军”，这一做法与其后来在叙利亚多次采取的策略并无二致——即先宣布撤出，随后却继续增加军事部署。例如，1986 年 7 月，戈尔巴乔夫宣布了所谓的“第一次撤军”，但并未给出时间表，并且紧接着补充称，只有在阿富汗的“外部干涉”结束后，莫斯科才会真正退出战争。<sup>48</sup> 1987 年 12 月，在罗纳德里根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即将举行峰会之际，《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以这样一句话开头：“苏联人还能在不真正离开的情况下宣布多少次从阿富汗撤军？”<sup>49</sup> 还应回忆的是，正如本章开头所提及的，《真理报》最初声称此次干预将是短暂而有限的，但现实几乎立刻表明，事实恰恰相反。

国际社会对苏联行动的广泛谴责、制裁以及其他成本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苏联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与中国关系的恶化付出了政治代价。印度历来是苏联军事援助的重要接受国，而阿富汗干预由此成为一项棘手问题；苏联仍可利用印中对立，但这种操作变得愈发困难。根据一份近期解密的中情局评估，苏联入侵使印度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新德里由于对苏联武器的依赖以及与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不愿公开反对苏联的干预；另一方面，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这一在冷战时

##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期力图避免正式倒向美国或苏联的国家集团——谴责了苏联的入侵，而印度政府亦对“印度在表面上默许苏联在阿富汗的存在而对其不结盟形象造成的损害”高度敏感。<sup>50</sup>

此次入侵也成为莫斯科与伊朗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伊斯兰革命领导人无论如何都会高喊“既不向东，也不向西！”，但可以认为，如果没有阿富汗干预，克里姆林宫本有更大机会改善与德黑兰的关系。伊朗亲美政权的推翻在理论上至少为莫斯科创造了一定机遇，但阿富汗战争却成为其利用这些机遇的障碍。此次干预，与苏联境内对异议人士、诺贝尔奖得主安德烈·萨哈罗夫博士（Dr. Andrei Sakharov）的内部流放一道，成为西方逐渐形成“对苏缓和已无法继续”这一信念的重要因素。正如莱昂·阿隆（Leon Aron）所写，戈尔巴乔夫所谈及的那种“道义立场”的成本——一种弥漫于整个苏联社会的感受——或许比金钱损失，甚至生命损失本身，发挥了更大的作用。<sup>51</sup> 即便如此，单凭社会成本仍不足以促成撤军。

最终，撤军的决定源于另一个不同的因素：苏联领导层逐渐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和努力，它都无法稳定阿富汗。这一认识历经多年才得以形成，也正是苏联迟迟未能撤军的诸多原因中最为关键的一条。<sup>52</sup> 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深刻吸取了这一教训，并在干预叙利亚时将其铭记于心。戈尔巴乔夫本人则试图改善与西方的关系。1988年4月14日，苏联领导层签署了协议，这些协议合称为《日内瓦和平协定》（Geneva Peace），旨在结束战争并安排苏军从阿富汗撤出。<sup>53</sup> 即便如此，苏联的介入并未完全终止。苏军撤离后，对喀布尔政府每月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仍在继续，直至1991年12月鲍里斯·叶利钦接替戈尔巴乔夫后突然终止。<sup>54</sup> 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

在克里姆林宫以及苏联（继而是俄罗斯）公民心中留下了持久印象。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将在中东采取不同做法：它将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对外冒险的成本，更加谨慎地介入；它不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既有政权，也不会让自身陷入国际孤立。相反，它会争取支持者，并将自己塑造成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即便它同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它还将力图维持国内舆论——即便不能赢得支持，也至少保持足够的冷漠，使其不构成真正威胁。简言之，避免在中东重演“另一个阿富汗”，事实上成为一个核心但未被明言的目标。但在此之前，有必要首先讨论普京是如何登上政治舞台的，以及在这一转型时期莫斯科与中东的关系。

## 第三章

#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苏联已濒临最后的喘息。各种迹象早已显现，只是许多人选择视而不见。无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世界政治层面，一场剧烈的变革正在到来。俄罗斯即将经历其历史上或许具有独特性的若干年。即便如此，一些恒定因素仍然存在：对西方的高度关注、对被承认为平等者的渴望，以及最终未能彻底与过去决裂——这些因素为后来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埋下了种子，而后者选择中东作为与西方竞争的一个重要场域。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苏联国内政治愈发混乱，这种混乱也外溢至外交政策领域。1990 年 8 月，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在一次前所未有的举动中，苏联与美国一道公开谴责了这次入侵。乔治·H·W·布什组织并领导了一支联合联盟以解放科威特，这场战争后来被称为海湾战争；与此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苏联是其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授权使用武力。

然而，克里姆林宫对这场战争的思考却是混乱且自相矛盾的。正如中情局国家情报委员会前副主席格雷厄姆·E·富勒（Graham E. Fuller）所写：“最重要的是，海湾战争成为迄今为止在逐步重塑苏联外交政策原则与利益过程中最具塑造性的单一危机。”<sup>1</sup> 戈尔巴乔夫正在失去对

权力的掌控，他最为迫切的目标，是将自己塑造成一位地区调停者，以提升其国内与国际地位。由于海湾战争，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集结引发了莫斯科的担忧；与此同时，国内偏右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国防部——则担心失去对伊拉克的军火销售。即便是莫斯科的自由派力量，也对动用武力感到不安。戈尔巴乔夫的一位顾问是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iy Primakov），一位经验丰富、对西方持怀疑态度的阿拉伯问题专家，多年前一名中东官员曾向我形容他是“中东的狐狸”。在海湾战争期间，戈尔巴乔夫派遣普里马科夫前往与萨达姆·侯赛因尝试达成协议。因此，尽管莫斯科总体上遵守联合国决议并与西方协调行动，但正如富勒所写：“戈尔巴乔夫多次试图削弱美国战争战术的推进力度，并尽早结束战斗。他甚至愿意冒着损害安理会自身所规定解决方案条款的风险。”<sup>2</sup>

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1991年6月，苏联公民选举鲍里斯·叶利钦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该共和国在苏联时期即为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叶利钦在前一年已与共产党彻底决裂。1991年8月，叶利钦公开谴责由共产党强硬派发动、旨在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政变。这一立场显著提升了他的声望。同年8月，在那场失败的共产党政变期间，抗议者推倒了矗立在以其命名的广场上的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雕像。捷尔任斯基——“铁腕费利克斯”——是契卡的创始人，而契卡后来演变为克格勃，他象征着苏联权力。这座雕像的倒塌具有历史意义。街道对面是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克格勃总部；安全人员手持上膛武器，从窗后注视着广场，街上的人们清晰可见。克格勃本可以向抗议者开枪，但事实是，人们已不再恐惧他们。苏联已经终结，而他们心知肚明。对许多克格勃官员而言——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弗拉基

##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米尔·普京的人——政变的失败、围困的屈辱以及雕像的倒塌，都是一种羞辱。这是一种背叛，而背叛必然需要报复。克格勃将军阿列克谢·孔道罗夫（Alexei Kondurov）当时的想法是：“我会向你们证明，你们的胜利将是短暂的。”<sup>3</sup>大约十年后，正是普京领导着通往这种“胜利”与“报复”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东局势中新出现的条件为西方提供了短暂机遇。华盛顿开始筹划一项新的中东和平倡议，试图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解。作为美国中东和平进程的主要负责人，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写道：“激进派将被边缘化，[亚西尔·]阿拉法特将处于弱势，地区温和派将占据上风，我们在该地区的地位和权威将前所未有的，而苏联将站在我们一边。”<sup>4</sup>1991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西班牙主办了一场由美国和苏联共同赞助的会议，即后来被称为“马德里和平会议”的会议。其目标在于启动一个进程，并打破阿拉伯国家与犹太国家对话的禁忌。<sup>5</sup>该会议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第一步。<sup>6</sup>

就其角色而言，莫斯科在马德里和平倡议中在形式上仍然不可或缺——多年来，美国和苏联分别资助冲突的对立方，因此，如果要形成真正的和平进程，两者都必须在场。双方在名义上都是会议的召集者。然而在实践中，苏联制度的衰败以及戈尔巴乔夫影响力的下降（与叶利钦声望的上升形成对照）暴露无遗，这场会议实际上演变为一种象征性地将苏联纳入、却在实质上将其边缘化的外交努力。正如谢尔希·普洛希所写：“就像那些已将全部财产输给暴发户、却仍不愿放弃奢华生活方式的老贵族一样，苏联领导人来到马德里，参加的是他们的最后一场舞会。所有人都认可他们的在场，但这场会议本身却被视为一项完全属于美国的成功。”他还补充道：“在随后寄给会议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詹

姆斯·贝克的数十封贺信中，完全没有提及苏联。”<sup>7</sup>因此，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后来的岁月中公开反对美国主导和平进程，也就不足为奇了。<sup>8</sup>对华盛顿作为唯一主要国际事务召集者的拒斥，塑造了克里姆林宫对俄美在中东“伙伴关系”的基本假设，并在后来约翰·克里与谢尔盖·拉夫罗夫就叙利亚问题展开的外交互动中再次显现——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讨论。

马德里会议结束不到两个月，苏联便不复存在。“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2月25日宣布苏联解体并辞去职务时如是说道。鲍里斯·叶利钦由此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总统，而不再是其最大组成共和国的领导人。至于阿富汗问题，叶利钦政府并不认为纳吉布拉政权能够维持权力。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Rodric Braithwaite）指出，在苏联解体之前，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已秘密与圣战者建立了联系。<sup>9</sup>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力图向西方靠拢，并公开反对继续支持纳吉布拉。卡利诺夫斯基写道：“对俄罗斯政治人物而言，阿富汗首先是一个战俘问题；他们既不觉得对阿富汗政权负有义务，也不关心维护自身的超级大国地位。”<sup>10</sup>俄罗斯国内的强硬派从未原谅叶利钦——同样也未原谅戈尔巴乔夫——因为他们选择与西方合作并撤离阿富汗；在他们看来，这两者都是背叛。这种观念还伴随着一种信念：即中情局在那些早期岁月中试图通过在阿富汗和中亚制造不稳定来削弱俄罗斯，并通过破坏其脆弱的南部边疆来削弱其整体实力。<sup>11</sup>再一次，对俄罗斯南部边缘地带脆弱性的感知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叙事后来在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重新浮出水面。多年来，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分析人士指责美国蓄意、直接地推动阿富汗毒品走私

##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外流，并与塔利班达成交易，借助该地区的军事基地削弱俄罗斯、强化美国地位。一些人甚至声称，美国在叙利亚也试图采取类似做法，并将美国在两国的政策联系起来，认为其追求的是同样的战略目标。<sup>12</sup>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许多俄罗斯人真诚地欢迎西方以及民主理念——一种他们从未真正经历过、却长期向往的制度。对于铁幕后的许多人而言，西方是一个范本，是一个理想的追求对象。1991 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俄罗斯公民更倾向于“以民主方式解决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而 39%则“偏好由强人掌舵”。<sup>13</sup>长期的道德腐蚀与经济退化已经造成了深远影响，民众对共产主义制度丧失信心，而这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92 年 6 月，叶利钦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不仅以俄罗斯首位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身份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已作出选择、站在自由与民主一边的伟大国家的公民”，并郑重承诺：“将不再有谎言——永远不会再有。”<sup>14</sup>这一承诺是对一个核心问题的重要公开承认。

美国以及更广义上的西方，开始讨论在乔治·H·W·布什所称的“新世界秩序”中应如何界定新的优先事项。西方领导人不再将克里姆林宫视为威胁，而是转向他们认为更为紧迫的议题。20 世纪 90 年代逐渐形成了一种叙事：俄罗斯正在走向民主的道路。然而，现实要复杂得多。这个国家确实在许多生活领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叶利钦尽管发表了大量看似合理的言辞，却并未彻底拆解旧有体制。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关键的经济改革——并未按照真正自由派所设想的方式实施。俄罗斯的身份危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再度浮现，国家及其精英阶层在共产主义崩溃后艰难地寻找一种统一的民族理念。最终，俄罗斯精英在这一任务上失败了。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并未转型为一种西方式民主

制度，而是最终形成了一种以个人权力为基础的体制；正是在这一体制的土壤中，普京的俄罗斯迅速生长起来。<sup>15</sup>

## 中东与普里马科夫的多极世界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莫斯科的中东政策已开始经历一场深刻转型。除谴责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之外，戈尔巴乔夫还于1991年10月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全面外交关系，与美国共同推动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推翻1975年11月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并允许数十万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叶利钦执政时期的变化在总体方向上延续了这一趋势，但在某些方面更加深刻，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构成了彻底的断裂。

叶利钦并未在该地区推行一项连贯一致的政策。他本人似乎对中东兴趣不大，<sup>16</sup>其政策重点更多放在国内事务、后苏联空间、美国、欧洲以及中国。在其执政初期，叶利钦往往在中东问题上站在美国一边，尽管这一立场在其总统任期末期开始发生变化。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从该地区的撤退，在克里姆林宫的历史上反而是一个例外，而非常态。从这一意义上说，叶利钦的政策与苏联时期发生了根本性转向。然而，这种撤退并非全面性的，其中土耳其与伊朗被排除在外——它们对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罗伯特·O·弗里德曼（Robert O. Freedman）教授写道：“出于对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柔软腹部’的担忧——这些地区受到激进伊斯兰的威胁——莫斯科将其在中东的努力聚焦于土耳其与伊朗，这两个国家在上述地区均拥有相当影响力。”<sup>17</sup>基于这一考虑，莫斯科继续经营其“库尔德牌”，以此制衡土耳其。库

##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尔德工人党（PKK）在莫斯科维持着存在，一些与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的人士也出现在国际公共论坛上。作为反制，安卡拉则与车臣分离主义者保持联系，向其提供援助，并在 1994 年战事爆发后向车臣派遣战斗人员，同时接纳了一些被驱逐的车臣武装分子。确实，研究库尔德问题的学者罗伯特·科尔森（Robert Colson）指出：“到 1994 年初，库尔德问题开始在俄土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在车臣的战争。”<sup>18</sup> 这种相互博弈最终促成了 1995 年的一项双边“反恐”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国同意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共享情报；土耳其承诺停止对车臣事业的支持；而莫斯科则承诺库尔德工人党“将不再是俄罗斯境内的合法组织”。除其他条款外，正如科尔森所指出的，这一协议似乎也意味着土耳其将对莫斯科在整个南高加索地区日益增强的进取姿态作出让步。这一过程反映出莫斯科持续存在的脆弱感知——其南部安全空间从北高加索一路延伸至中东，范围广阔。奥尔森还援引一位俄罗斯分析人士在当时的看法：为防止土耳其损害俄罗斯利益，俄罗斯需要与亚美尼亚和伊朗结盟，并在未来可能还包括格鲁吉亚、伊拉克，甚至一个潜在的独立库尔德国家。<sup>19</sup> 即便在协议签署之后，双方之间的不信任仍然存在，莫斯科也并未打算放弃其库尔德牌。事实上，三年后，在叙利亚将库尔德工人党创始人阿卜杜拉·厄贾兰（Abdullah Ocalan）驱逐出境后，莫斯科曾短暂地向其提供庇护。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最初奉行一种基本上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暴力手段推动建立库尔德国家的目标。在冷战时期，库尔德工人党一直是克里姆林宫对付土耳其的有用工具。至于高加索地区，随着时间推移，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逐渐让位于俄罗斯，这一变化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之后，对俄土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海湾地区同样是俄罗斯武器出口的重要市场，也是俄罗斯经济急需贷款的来源。俄罗斯对其“柔软腹部”的关切凸显了其在该地区的长期核心利益，这种利益并不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由谁执政。武器贸易方面的利益也与更为广泛、长期存在的商业利益相契合。

在伊朗问题上，两国关系继续深化，其密切程度已超过苏联时期，尽管这一缓和趋势在 1989 年霍梅尼去世后便已开始。与伊朗关系的改善并非始于叶利钦，而是建立在苏联最后几年经验之上，而普京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向伊朗出售常规武器，并展开核能合作。德黑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车臣分离主义斗争期间，以及 1994-1996 年俄罗斯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也站在莫斯科一边。伊朗还帮助莫斯科结束了 1992-1997 年的塔吉克斯坦内战。因此，在普京上台之前，俄伊关系已呈现上升轨迹。与安卡拉的关系则比与德黑兰的关系更为波动，在叶利钦时期经历了起伏。然而，总体而言，这一关系对莫斯科的重要性十分明确。类似地，戈尔巴乔夫时期莫斯科已开始扩大与土耳其的经济联系，而克里姆林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延续并深化了这一经验。尽管莫斯科与安卡拉之间存在分歧与疑虑（例如担心土耳其在南高加索和中亚煽动泛突厥主义情绪），但这些担忧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更为关键的是，双边贸易在 90 年代显著增长。埃尔多安本人曾指出，20 世纪 90 年代标志着一个阶段的开始，在这一阶段中，经贸关系成为俄土关系的“驱动力”。<sup>20</sup>

尽管如此，俄罗斯对该地区政策的转向依然清晰可见。1993 年 4 月，叶利钦与克林顿在一次长达两小时的会晤中进行了如下对话（节选）：

**总统（克林顿）：** 希望你能支持在伊拉克和利比亚问题上采取坚决

##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立场，执行联合国决议。

**叶利钦总统：**我们对伊拉克并没有真正的影响力。确实，他们欠我们 25 亿美元。<sup>21</sup>他们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停止支持美国，就会给我们 40 亿美元。因此，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廉价”的政策。我们不会向他们出售武器或任何零部件。

.....

**总统：**还有一个关于中东的问题。我们在努力恢复和谈方面投入了很多。我想请你谈谈你们目前的立场，以及你们如何影响巴勒斯坦人同意一个日期。

**叶利钦总统：**我们已经大幅削减了与巴勒斯坦人的接触。那是苏联时期的做法——由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现在我们没有任何接触、代表团或类似机制。尽管叙利亚人正试图处理政治局势的细节，但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我们与叙利亚的合作已大幅削减。这就是我们的立场。至于债务问题：叙利亚欠我们很多钱，我们需要 1200 亿美元。我们想出售这笔债务，但由于对古巴的制裁，我们无法这样做。绍欣打趣说，也许你们可以把古巴的债务买下来。

**总统：**最后一个问题。你知道我们在利比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叶利钦总统：**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目前不存在合作。如果你们希望加强制裁，我们不会反对。<sup>22</sup>

在戈尔巴乔夫先前步骤的基础上，莫斯科继续发展与以色列的多层次关系，同时试图在阿以冲突中保持一种中立角色。因此，尽管叶利钦声称已大幅削减与巴勒斯坦方面的接触，但俄罗斯并未完全放弃它们。俄罗斯仍是中东和平进程的共同发起方之一，不过，与苏联不同的是，阿以冲突并非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中东政策的核心。

叶利钦早期一个关键特征，是亲西方的高级官员（如安德烈·科济列夫）与主张更强硬、反西方立场的人物（如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之间的内部斗争。叶利钦本人也加剧了这一问题：尽管他在推翻共产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却同时保留了苏联体制的关键部分，其中尤为重要是克格勃。尽管西方希望将叶利钦视为一位民主人士，但现实中，他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俄罗斯的苏联过去与一个初生而脆弱的民主现在，而这一状态最终以失败告终。科济列夫写道：“到 1993 年底，我已意识到，将俄罗斯彻底转型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并建立开放市场经济的机会，很可能已经错失……一个半改革的俄罗斯将被其双重身份所折磨。”<sup>23</sup> 俄罗斯的身份问题再次成为一条重要的潜流。

尽管与叙利亚的关系有所削弱，莫斯科仍继续向大马士革出售常规武器，并愿意协助将武器从朝鲜转运至叙利亚。<sup>24</sup> 此外，一些报道称，莫斯科在叙利亚化学武器项目中的参与——该项目最初主要依靠苏联援助建立——在 90 年代仍在继续。2013 年 9 月，当西方正与普京就销毁阿萨德政权化学武器库存展开谈判时，《莫斯科时报》报道称：

20 世纪 90 年代，一位频繁造访大马士革的人物是阿纳托利·昆采维奇将军（General Anatoly Kuntsevich）——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当时是叶利钦总统在化学武器销毁问题上的顾问。去年，《明镜周刊》披露了昆采维奇的行动：“这位化学武器专家据称与叙利亚政权高层建立了联系，从中获得巨额资金，并作为交换，向其提供了制造 VX 这种强效神经毒剂的技术细节。据报道，他还向叙利亚运送了 800 升生产毒气所需的化学品。昆采维奇的活动在 2003 年突然终止——他在从大马士革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意外去世。”<sup>25</sup>

##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到 1996 年，俄罗斯的中东政策以及更广泛的美俄关系都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在国内政治中，强硬派取得胜利。经过一段漫长而复杂的政治过程，叶利钦于 1996 年 1 月任命普里马科夫为外交部长——后者并无竞逐总统之志。同年，一位当时并不知名的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进入叶利钦政府，最初担任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随后在数年间逐步晋升，最终成为联邦安全局（克格勃的继承机构）局长以及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

普里马科夫在伊拉克、波斯尼亚以及北约扩张问题上与西方发生过冲突。<sup>26</sup>（多年来，俄罗斯人通常使用“北约扩张”而非“扩大”这一术语，这凸显了对这些事件的不同解读。）普里马科夫提出了一种清晰的外交政策愿景——多极世界。这一愿景至少在 1996 年他出任总理后便已公开阐述。他宣称：“冷战结束后，我们看到一种趋势的出现与发展，即旧有的两极对抗世界正在向一个多极世界转变。”<sup>27</sup>但这不仅是一种对国际关系自发演变的描述；普里马科夫认为，一个多极世界将优于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并在随后数年中致力于推动这一愿景的实现。作为外交部长，他于 1996 年 4 月访问新德里，提出建立俄-印-中三边伙伴关系，以促进多极化。<sup>28</sup>1998 年 12 月，作为总理的他再次访问新德里，重申这一提议，尽管当时中国领导层对该构想的接受程度不如印度方面。<sup>29</sup>普里马科夫还向中东地区展示俄罗斯作为一种文化上更接近该地区、而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伙伴形象。他写道：

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生活在俄罗斯；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他们并非移民，而是土著人口的一部分。或许不存在另一个以基督徒为多数、穆斯林为少数的国家，能够像俄罗斯这样，成为和平共处、文化共享与相互适应、并创造一种极为特殊共同体形态的典范。此外，俄

罗斯还拥有作为连接欧洲与亚洲桥梁的独特地位。<sup>30</sup>

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既未殖民中东、又能以他国难以企及的方式理解该地区，同时又因其相对距离而不同于伊朗、从而能够扮演中立调停者角色的国家，这一观念构成了后来普京中东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

1996年4月，比尔·克林顿与鲍里斯·叶利钦之间的一次会晤，生动地体现了中东问题以及俄罗斯即便在90年代仍然强烈存在的大国地位需求。叶利钦在会谈一开始就显得十分愤怒，因为普里马科夫说服他相信，美国正在试图将俄罗斯排挤出该地区。克林顿使用了“平等伙伴关系”（equal partnership）这一表述，这似乎安抚了叶利钦，并表示俄罗斯可以凭借其对叙利亚和真主党的既有影响力发挥重要作用。<sup>31</sup> 以下是这次讨论中的部分摘录：

**鲍里斯·叶利钦：** 我不理解美国在黎巴嫩问题上的做法。你们似乎执意要单干。普里马科夫就是这么跟我说的——美国人在搞一套单独的行动。克里斯托弗正试图重复他在1993年做过的事情。如果你们继续试图把俄罗斯和法国边缘化，这件事不会成功。

**比尔·克林顿：** 情况并非如此。没有人在把任何一方边缘化。我们必须合作。普里马科夫可以发挥有益的作用，尤其是在与叙利亚人打交道方面。但我们担心的是，各方会不会利用这些外长之间的分歧来相互牵制。我在这一点上尤其担心阿萨德。另一个因素是以色列人——他们不希望由法国或欧盟来代表他们。美国和俄罗斯仍然作为中东和平进程的共同发起方一道工作，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协调我们的行动。

32

**鲍里斯·叶利钦：** 这并不怎么令人信服。我认为，既然这四位外长是带着一项联合行动计划前往当地的，他们就应该一起工作，而不是各自

##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为战。显然，他们都有各自的指示……

**比尔·克林顿：**你没有正确理解这一点。让他们四个人一起去见阿萨德、以一个委员会的方式与他打交道，将是一个重大错误……至于普里马科夫，他前往叙利亚显然是有意义的，因为你们与叙利亚有着特殊关系。但问题有两个方面，我们也需要把以色列人带进来。克里斯和我认为，四对一地面对阿萨德，只会给他机会利用我们之间的分歧……

至于叙利亚和真主党，你们在那里同样拥有影响力。请好好利用这种影响力。真主党并不希望和平进程取得成功——他们希望佩雷斯输掉选举。但真主党和叙利亚也都希望与俄罗斯保持某种关系，因此请你们运用这种杠杆，促使他们接受停火……我们无意在中东或任何其他地方将俄罗斯边缘化。你们与叙利亚长期保持着关系，也确实有一些重要事情可以通过你们与叙利亚人去做……我希望五十年后的历史学家回顾这一时期时会说，你和我充分利用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非凡机遇，我们最大限度地把握了这一历史性时刻。

**鲍里斯·叶利钦：**你刚才用到的关键词是“平等伙伴关系”。这将恢复信任与信心。

基于前文所引用的专家观点，很难说双方是否真正充分利用了当时所拥有的机会。这段对话同样表明，即便今天有人对叶利钦时代抱有怀旧情绪，但当时的莫斯科也并不容易合作；而且，大约在 1996 年前后，对西方不公平对待俄罗斯的认知，以及一种与其能力和资源并不相匹配的大国雄心，仍然存在，并开始逐渐浮现。

莫斯科很快便会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科济列夫经常表示，俄罗斯对联合国伊拉克政策的支持，是“俄罗斯是否站在文明、

民主阵营一边的试金石”。<sup>33</sup> 在最初几年里，正如一位俄罗斯分析人士所描述的那样，“俄罗斯国内的不同经济行为体出于自身经济利益，寻求与伊拉克展开合作……然而，在是否需要与伊拉克接触这一点上，或多或少存在一种共识。这种接触只能通过外交方式进行。”<sup>34</sup> 克里姆林宫试图推动西方解除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制裁。<sup>35</sup> 巴格达欠俄罗斯一笔数额巨大的债务。尽管叶利钦在与比尔·克林顿交谈时提到的是 25 亿美元，但随后几年其他来源给出的数字更高——大约在 40 亿至 70 亿美元之间。<sup>36</sup> 而到 2005 年，俄罗斯方面的报告显示，这一债务已超过 100 亿美元。<sup>37</sup> 很可能是债务利息随着时间不断累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差异，尽管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无论如何，即便具体的债务总额并不完全透明，有一点是明确的：在 90 年代，巴格达欠俄罗斯大量资金，而莫斯科迫切希望从这一关系中获得经济收益，尤其是在俄罗斯经济本身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与此同时，莫斯科也试图在伊拉克与联合国之间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叶利钦强烈而公开地反对在伊拉克动用武力。

俄罗斯分析人士海伦娜·别洛波尔斯基（Helena Belopolsky）写道，这一判断似乎与克里姆林宫的思路高度一致：

一种最初以反应性为特征、并受到“重新融入西方”愿望所掣肘的俄罗斯政策，逐渐转变为对美国负面政策决策的适应性回应。伊拉克成为用以应对美国有害行动的一种工具……90 年代中期的重要政策转向，带来了伊拉克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价值的变化……到 1994 年底，俄罗斯开始利用其与伊拉克的关系，在从经济制裁到军事干预等一系列问题上挑战美国。<sup>38</sup>

##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普里马科夫主导了莫斯科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外交行动，这一行动似乎意在使俄罗斯重新成为该地区的重要大国参与者，并进一步恢复其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地位。<sup>39</sup> 的确，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俄罗斯分析人士、前苏联及俄罗斯军事情报上校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y Trenin）写道：“我们在伊拉克的利益是政治性的，即让伊拉克成为反对美国霸权的一股力量。”<sup>40</sup>

尽管莫斯科的努力似乎并未能有效促使侯赛因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进入所谓的“总统场所”，克里姆林宫仍坚持认为这些努力在 1998 年 2 月取得了成果。<sup>41</sup> 同年，俄美关系显著恶化。俄罗斯坚持认为存在外交解决方案，而在等待俄罗斯外交发挥作用之后，美国认定其并未产生任何实质性结果。国防部长伊戈尔·谢尔盖耶夫公开谴责美国立场具有破坏性，称其“僵化且毫不妥协”。<sup>42</sup> 美国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则表示，莫斯科所谓的“妥协方案”无法解决与萨达姆·侯赛因之间的问题，并援引报告称，“俄罗斯曾提出向伊拉克出售可用于生产生物武器的设备，而且作为联合国核查人员的俄罗斯人曾向伊拉克方面泄露机密。（首位加入联合国核查小组的俄罗斯人是一名前克格勃驻外站站长。）”<sup>43</sup> 次年，莫斯科还将在科索沃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这一冲突至今仍被普京领导下的克里姆林宫铭记。当普里马科夫于 1999 年 3 月在飞往华盛顿途中得知贝尔格莱德遭到轰炸的消息时——当天恰逢东正教复活节——他下令飞机掉头返回莫斯科。次月，有报道称，由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全俄罗斯精神遗产运动”（All-Russian Spiritual Heritage Movement）资助的 80 至 100 名俄罗斯雇佣兵出现在南斯拉夫。<sup>44</sup> 后来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叙利亚动用所谓的私人军事公司（PMCs），尤其是瓦格纳集团，在表面上看或许令一些观察者感到意外，但实际上

并非前所未有的。相反，这是一种长期传统的延续。普京并不打算成为一位革命者

## 第四章

#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由于俄罗斯未能彻底与自身的过去决裂，过去逐渐接管了当下。1999年7月，时任联邦安全局（FSB）局长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为前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敬献花圈，以纪念其逝世。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普京本人以及他将带领俄罗斯走向的方向。二战结束后，一名前党卫军军官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总理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后苏联俄罗斯，一名前克格勃军官却登上了最高权力位置。1999年8月，叶利钦任命普京为总理。同年12月，叶利钦辞职，普京出任代总统。当月，普京又在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大楼为安德罗波夫揭幕了一块纪念牌。<sup>1</sup>

普京选择安德罗波夫作为象征性人物并非偶然。安德罗波夫不仅参与了入侵阿富汗的决策，而且在斯大林去世后“解冻时期”（*otpepel*）克格勃相对衰落的背景下，主导了其在国内权力的重新扩张。尽管分析人士多年来提出过普京所效仿的不同人物，以及他所运用的多种叙事，但安德罗波夫始终是其一以贯之的榜样——即便普京未必真正理解他。安德罗波夫最为人所知的，是其对镇压国内异见（*борьба с инакомыслием*）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克格勃对外情报活动的扩展。

## 第二次车臣战争

第二次车臣战争将弗拉基米尔·普京从默默无闻推上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驾驶座。刚刚成为总统不久，普京对一群前安全局同僚半开玩笑地说道：“一支在政府中以掩护身份工作的联邦安全局行动小组，正在成功完成其任务。”《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对这一事件作了报道。<sup>2</sup>1999年9月4日至16日之间，莫斯科、伏尔加顿斯克和布伊纳克斯克接连发生四起居民楼爆炸事件，造成约30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恐怖气氛席卷全国。<sup>3</sup>当时担任总理的普京立即将责任归咎于车臣人，并宣布对车臣发动第二次战争。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对恐怖分子绝不手软的人，宣称无论他们逃到哪里，都会将其“追到厕所里消灭掉”（мочить в сортире），这是他在1999年9月24日的著名表态。<sup>4</sup>

克里姆林宫利用爆炸案，将国内政治叙事引向对车臣的战争——而必须强调的是，车臣人当时仍然是俄罗斯公民。俄罗斯再次与自身展开斗争。媒体在普京权力上升过程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5</sup>恐惧与战争的信息，加上普京的形象，占据了电视屏幕——俄罗斯人称电视为“僵尸盒子”（зомбиха，字面意为“把人变成僵尸的盒子”）。著名俄罗斯战地记者、前车臣战争参战者阿尔卡季·巴布琴科（Arkady Babchenko）在多年后正是用这一说法，描述爆炸案后的国家叙事，以及国家宣传如何将公众情绪从与车臣和解转向仇恨与杀戮。<sup>6</sup>在普京对恐怖主义采取强硬立场之后，他的支持率在2000年秋季从2%飙升至45%。<sup>7</sup>然而，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对这些爆炸是否应归咎于车臣分离主义者，还是联邦安全局自身，存有深刻怀疑。<sup>8</sup>一位掌控着世界主要核武库之一的政治人物，其政治生涯可能始于一次针对本国人民的大

##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规模恐怖行为——这一可能性本身，已足以说明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性质。这也构成了西方在处理普京关键外交政策问题时长期困惑的背景：既将他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又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包括在中东问题上。随着俄罗斯开始与自身作战，在随后几年里，它又把战斗带到了国境之外。

在普京主导下将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夷为平地之后，莫斯科一直以占领力量的形式驻留当地，直到 2009 年。车臣战争中的军事与政治经验后来在叙利亚得到重现，因此有必要在此加以说明。莫斯科从每一次军事行动中不断学习，而到第二次车臣战争时，它已吸取了第一次战争中的多项教训。1995 年 1 月，俄军对车臣方面广泛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等通信工具感到震惊与羞辱，并誓言不再输掉“信息战”。<sup>9</sup>至少在国内层面，这一承诺得到了兑现。到第二次车臣战争时，俄罗斯媒体已不再享有叶利钦时期那样的自由度，莫斯科得以控制国内叙事，同时也在车臣战区引入了更先进的通信设备。

此外，莫斯科还采用了军事专家莱斯·格劳（Les Grau）和蒂莫西·托马斯（Timothy Tomas）所谓的“俄罗斯版‘远程战争’”，即模仿北约在科索沃对南联盟实施的作战方式，尽管俄罗斯的执行方式粗糙而不精确，与北约不可同日而语。<sup>10</sup>这一做法既表明俄罗斯从西方军事行动中学习（俄罗斯在这方面有着悠久而常被忽视的历史），也反映出其追求以更少人员伤亡来进行战争的愿望，这一目标在叙利亚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2020 年一篇探讨未来作战方式的俄罗斯军事期刊文章中，刊载了一张地图：从火炮部署与部队分散方式来看，它显然是为“中介型冲突”而设计的，其基础正是从车臣战争到叙利亚 ISIS 作战中总结的地方战争经验。<sup>11</sup>

俄罗斯军方同样不允许设置可能让车臣部队重新集结的停火或暂停作战机制，并为己方部队引入了更先进的通信装备。还有几项教训同样值得注意：在第一次战争中，莫斯科低估了文化知识和“争取人心”的重要性，也未能充分认识到在战区进行训练的意义——而这些问题在随后几年中为俄军提供了多次实践机会。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干预叙利亚是为了获得实战训练，而是说，这场干预确实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克里姆林宫对此加以充分利用。

在外交层面，与叙利亚的若干相似之处同样引人注目。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PACE）希望与车臣领导人展开正式和平谈判。莫斯科主导并操控了这一进程，推动由其事先安插的“伪反对派”成员参与其中。分析人士将当时莫斯科在车臣的做法称为“车臣化”（Chechenization）：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场表演——莫斯科假装与其所谓的“真正车臣反对派”对话，但实际上只允许由其挑选的人参与。

这一机制的运作方式如下：莫斯科坚持认为，只要“分离主义者”拒绝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就可以参与政治进程。从西方视角看，这一原则听起来完全合理——拒绝暴力者应当获得政治参与机会。但在俄罗斯语境中，这一逻辑存在两个根本问题。第一，现实中，任何在车臣公开自我认同为分离主义者的人，等同于“给自己签署死亡判决书”。<sup>12</sup> 第二，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根据俄罗斯联邦法律，任何侵犯联邦领土完整的行为都被视为“极端主义”。无论其手段如何，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立场本身即被定性为极端主义。<sup>13</sup> 在这种循环论证中，一个人可以在政治体系内从事反对活动，只要他不代表真正的反对派；而一旦成为真正的反对派，就意味着持有极端主义立场。因此，当时“非常明显的

##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是，不论是否出于自愿，欧洲实际上同意搭建了一个只允许冲突一方参与的谈判平台”。<sup>14</sup>与此同时，为了粉碎车臣独立运动，普京刻意忽视并边缘化了温和且世俗的车臣政治人物，例如当时经合法选举产生的总统阿斯兰·马斯哈多夫（Aslan Maskhadov）。<sup>15</sup>

## 普京的外交政策

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始终难以界定其核心的国家凝聚理念，那么普京政权给出了一个答案——并且以安全的名义来界定这一答案，作为对 90 年代民主化及其所带来“混乱”的反动。<sup>16</sup>更广泛而言，俄罗斯再次通过与西方的对立来定义自身；普京将俄罗斯在那个十年中的问题归咎于西方。与“普京政权没有意识形态”的诸多说法相反，普京确立了一套意识形态——一种以国家家长主义和爱国主义为核心、诉诸辉煌过去并拒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1999 年 12 月 30 日，也就是他正式成为代总统的前一天，一份著名且频繁被引用的文件出现在政府网站上，题为《千禧年之交的俄罗斯》（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sup>17</sup>文件的核心观点之一是：俄罗斯是一个拥有独特价值的国家，其统一正面临丧失的危险——而这本身正是俄罗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恐惧。这再次指向俄罗斯根本性的身份问题，以及国家如何操纵这些问题来推动反西方的安全叙事，其目的在于侵蚀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在一种模糊进攻与防御界限的世界观中展开行动。此外，从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兵力部署的分布来看，其重心明显偏向南方，这同样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威胁认知。<sup>18</sup>

2000 年 1 月 10 日，仍为代总统的普京批准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构

想》。该文件强调了这样一种威胁：“试图建立一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结构，并绕开国际法的基本规则，通过单边方式（主要是使用军事力量）解决世界政治中的关键问题……一些国家正在加紧努力，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其他方面削弱俄罗斯。”

该安全构想将北约扩张（如前所述，俄罗斯人称之为“扩展”）列为国际领域中的主要威胁之一，并提及“多极世界”以及俄罗斯作为“有影响力中心之一”的角色，明显呼应了普里马科夫的构想。此外，该文件指出，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体现在：“其他国家试图阻挠俄罗斯作为多极世界中一个影响力中心的强化，阻碍其国家利益的实现，并削弱其在欧洲、中东、外高加索、中亚及亚太地区的地位。”这一新路径还包括要求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在所谓“近邻地区”的合法特权利益，这一地区被松散地界定为“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覆盖前苏联国家。由此，从一开始，普京治下的克里姆林宫便以不信任乃至敌意的眼光看待西方。事实上，其目标是将俄罗斯置于与西方对立的位置，并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普京后来那句广为人知的表态出现了一一他将苏联解体称为“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sup>19</sup>对普京而言，最重要的是塑造一种伟大、稳定和受尊重的形象，而真正的民主化在这一愿景中没有位置。不久之后，他恢复了苏联国歌的旋律；在很多方面，自那时起，普京的俄罗斯一直是在用不同的歌词唱同一首歌。莫斯科从未公开对西方宣战，但按照传统俄罗斯思维，战争更像是一个连续谱，而非战争与和平、进攻与防御之间的清晰区分。多年来，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始终坚持这样一种说法：是西方率先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而俄罗斯只是在进行自我防卫。西方官员多年未能意识到，

##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不论他们是否察觉，莫斯科事实上已与他们处于战争状态——只是这种战争并非他们所熟悉的形式。

恐惧与历史性的不安全感，驱动着普京治下的克里姆林宫，正如它曾驱动过他的诸多前任。2000年初，在谈及俄罗斯在北高加索的政策时，普京解释说，对国家解体的恐惧塑造了他的决策：“今天北高加索和车臣的局势是什么？这是苏联解体的延续。”他说，“这正是我在1999年8月武装匪徒入侵达吉斯坦时对局势的理解：如果我们不立即制止这一切，俄罗斯将不复存在。这是一个防止国家崩溃的问题。”<sup>20</sup>

这种对崩溃的恐惧，与在苏联解体后将阴谋性动机归咎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密切相连，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后苏联空间。普京在执政初期对外交政策相对谨慎，但克里姆林宫强烈反对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而在2004年9月北奥塞梯别斯兰发生惨案后，其国际姿态明显转向更具攻击性。这一国内事件深刻影响了外交政策。

克里姆林宫采取了导致380名人质死亡的强力行动，其中186人为儿童。<sup>21</sup>前车臣外长伊利亚斯·阿赫马多夫（Ilyas Akhmadov）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与恐怖袭击的组织者交谈后认为，最终责任在于沙米尔·巴萨耶夫（Shamil Basayev）——后者策划了这次行动，并意图将儿童作为人质；但即便如此，巴萨耶夫也未曾预料到普京会向儿童开枪。<sup>22</sup>俄罗斯国内，尤其是人质亲属中，许多人将这一悲剧归咎于政府，并批评其拙劣的营救行动。<sup>23</sup>普京利用别斯兰事件，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民主制度辩护，并强调俄罗斯必须展现力量。他间接将责任归咎于西方：<sup>24</sup>

我们表现得软弱，而软弱者就会挨打。有些人想从我们这里撕下一块“肥肉”；另一些人则在帮助他们。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为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主要核大国之一，因此仍然对他们构成威胁，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这种威胁必须被消除。恐怖主义当然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我坚信，我们实际上别无选择……我们面对的不是旨在吓唬我们的零星行为，不是孤立的恐怖袭击，而是针对俄罗斯的国际恐怖主义的直接干预。<sup>25</sup>

“西方在俄罗斯境内资助恐怖主义、试图削弱乃至摧毁国家”的叙事，是普京此后多年不断重复的主题。理解这一叙事，对于把握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至关重要。到2004年，普京已采取了明显的反西方姿态。这一年见证了“颜色革命”的兴起——针对威权统治与不自由选举的和平抗议席卷后苏联空间。诚然，这些起义更早便已出现，例如2000年10月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以及2003年11月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但真正深刻影响普京的，是2004年11月至2005年1月间的乌克兰“橙色革命”，部分原因在于乌克兰在俄罗斯身份困境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正如普京前顾问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Gleb Pavlovky）所言，普京将这些抗议视为美国入侵俄罗斯边界的一种策略，是“一个弱国的神经质反应”。<sup>26</sup>随后发生的其他颜色革命也波及中东，例如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这一点在前苏联空间并未得到同等关注，但它表明，在克里姆林宫对威胁的评估中，中东同样重要，以及西方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两年后，即2007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发表了著名讲话，指责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破坏稳定的活动。<sup>27</sup>与此同时，联邦安全局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其强大的机构。到2008年1月，国内关于安全化的辩论日益向这样一种观点倾斜：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其被认为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构成了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即便不是唯一威胁）。<sup>28</sup>因此，2008年

##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1月，俄罗斯国防科学院院长马赫穆特·A·加列耶夫(Makhmut A. Gareev)主张，北约主导的南联盟战争“实际上开启了一个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世界历史层面的新时代——一个公开以军事力量实施支配的时代”<sup>29</sup> 加列耶夫将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界定为对俄罗斯最危险的威胁——但在这种视角下，它们全部被视为外部制造、源自俄罗斯之外的产物。<sup>30</sup> 同年8月，莫斯科入侵格鲁吉亚。

2011年，在 NATO 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以及叙利亚爆发抗议的背景下，普京的外交政策进入了又一个更具攻击性的阶段，他坚定支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就利比亚而言，当时仍任总理的普京将北约的行动比作“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sup>31</sup> 2011年底至2012年初，俄罗斯国内爆发了自苏联解体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普京抗议活动，针对的是许多人认为存在舞弊的国家杜马选举。即便是抗议组织者自己，也对如此巨大的动员规模感到意外；克里姆林宫更是如此。俄罗斯问题专家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和克利夫·加迪(Cliff Gaddy)写道，普京赖以力量源泉的核心身份，在这一刻反而成为弱点，使他无法预见这些抗议。<sup>32</sup> 普京因此震怒，并指责美国——尤其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出了信号”，促使抗议者走上街头；他无法相信，这样的抗议会自发发生。

然而，他的政权显示出强大的韧性。普京设法镇压了抗议运动，并在2012年赢得总统选举。在发表胜选演讲时，普京流下了眼泪。他多次强调这是一次“公正的选举”，并指出“没有人可以强加任何东西给我们”，俄罗斯人民能够识别出“那些仅有一个目标的挑衅——摧毁俄罗斯的国家性并夺取权力”。<sup>33</sup>

由此，普京外交政策的下一个阶段开始了，对外部势力试图“摧毁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俄罗斯国家性”的关注更加强烈。2012年冬，普京在俄罗斯媒体上发表了五篇文章。虽然这些文章涉及他的一贯主题，并谈及他应对国家众多问题的政治与经济愿景，但他提出了对他而言的新主题——他宣称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文明”。列昂·阿伦（Leon Aaron）将这一新修辞描述为“回溯到俄罗斯两位最反动的统治者：19世纪的尼古拉一世及其孙亚历山大三世”，他们将俄罗斯的秘密政治警察作为关键国家机构，并在官方国家意识形态中形成俄罗斯所谓独特的身份，即“正教、专制与民族性”。阿伦总结道：“经过一些语言上的调整，这一口号似乎已被普京采纳。”<sup>34</sup>在这一新口号的背景下，两年后发生了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吞并。事实上，当普京解释为何吞并克里米亚时，他将其框定为对西方长期敌意的防御性回应，而非短期行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18、19和20世纪的臭名昭著遏制政策，至今仍在继续。他们不断试图把我们逼入角落，因为我们保持独立立场。”<sup>35</sup>次年，俄罗斯干预叙利亚。

## 重返中东：务实路线

如前所述，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中东的态度，源于普里马科夫在90年代末提出的愿景。在恢复俄罗斯作为大国并推动多极世界的背景下，普京在中东寻求获得政治影响力，并更加重视俄罗斯的经济利益：武器与能源（石油和天然气）销售，以及核反应堆等高科技产品。<sup>36</sup>然而，反美情绪始终贯穿于这些利益之中。事实上，2000年1月的《外交政策概念》将莫斯科在中东的优先事项定义为“恢复和强化（俄罗斯）地位，尤其是经济地位”，并强调继续发展与伊朗的关系。<sup>37</sup>同

##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一文件还指出，“试图建立由发达西方国家主导、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关系结构”的行为是关键问题。2016年11月的最新版本仍强调中东在俄罗斯外交中的重要性，并将“外部干涉”（即美国的委婉说法）视为该地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sup>38</sup>这些文件显示了克里姆林宫对俄罗斯在该地区角色的连续思考，以及对西方作为威胁性对手的认知。

普里马科夫认为，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助长了恐怖主义的传播，并认为中东的世俗独裁政权提供了稳定。“当美军入侵时，伊拉克是一个世俗国家。虽然我绝不想为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开脱，他犯下了许多错误和罪行，但不能指责其未能在宗教领域建立稳定，”普里马科夫写道，并补充道：“美军占领后，伊拉克变成了一个按照伊斯兰模式治理的信仰国家。”<sup>40</sup>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也充分体现了俄罗斯对美国在中东行动解读的扭曲。虽然宗教及教派政党在入侵后的政府中获得一定影响力，但伊拉克的法律体系和立法自美军入侵以来仍以世俗为主。新伊拉克国家也没有在其国名中使用“伊斯兰”一词，这是国家世俗性的另一重要指标。此外，早在90年代初，萨达姆·侯赛因就曾将“Allahu Akbar”手写加入伊拉克国旗，作为其“信仰运动”的一部分，用宗教服务于政治目的。相反，在入侵后伊拉克的内部讨论中，该短语差点被移除——这进一步表明伊拉克国家在入侵后走向更世俗化。最终字体改为库法体（Kufi）。关于伊拉克及2003年入侵的误读凸显了普里马科夫在“世俗而稳定的独裁者”与“激进伊斯兰主义者”之间提出的虚假选择。

在普京执政下，莫斯科对叙利亚及阿萨德政权的姿态采取了类似的模糊处理和不准确叙事。普京的克里姆林宫将其呈现为“世俗独裁者”与“更糟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的选择——比普里马科夫更黑白分明——

一而克里姆林宫从未公开承认阿萨德政权曾犯下任何罪行，更不用说承认阿萨德鼓励伊斯兰激进化的事实。如果说苏联在该地区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那么普京重返中东则意味着与所有势力合作——包括传统盟友和对手。普京没有提出共产主义理念，而是呈现了一个多极世界的愿景，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必须在中东扩大影响力以牺牲西方利益为代价，并在零和环境中追求其他利益，主要是经济收益，通过武器和能源贸易为主。例如，2002年12月，当时的俄罗斯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Igor Ivanov）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看来今年我们最终完成了多向政策，不同地理方向和优先事项相互补充，而非互相矛盾。”<sup>41</sup> 他进一步反驳西方对俄罗斯负面刻板印象的认知：“我认为，90年代西方自发或有意塑造的贫困或暴利黑手党式俄罗斯形象，正在逐渐远去。”<sup>42</sup> 2003年12月，外交部信息与新闻司司长亚历山大·雅科文科（Alexander Yakovenko）在政府官方报《俄罗斯报》（*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上写道：“今天，没有任何重大国际问题能在没有俄罗斯的情况下得到解决。”<sup>43</sup> 普京对中东的接触还具有重要文化因素。他将俄罗斯呈现为东西方兼容的独特文明，可以作为桥梁和调解者。<sup>44</sup> 普京同时强调俄罗斯拥有庞大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与穆斯林世界的深厚历史关系以及地理接近性，并利用“独特性”来为国内民主倒退和对外支持威权领导人（包括中东）进行辩护。<sup>45</sup>

莫斯科在中东的武器销售策略也很关键。历史上，该地区一直是俄罗斯武器的重要出口地，普京旨在进一步扩大这一进程。然而，对莫斯科而言，武器销售始终是外交政策工具，而不仅是狭义商业利益。虽然许多国家也有类似做法，包括美国，但美国不会向某些行为体和国家出售武器，并且其销售需经过严格且冗长的审批，以确保透明度及遵守法

##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律规定（例如禁止二手武器转售）。换言之，负责任的国家会尽力防止武器落入错误之手或被用于延长冲突。例如，美国从1993年到2002年禁止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出售武器。<sup>46</sup> 官方解除禁令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外交政策转向反恐。然而，即便禁令解除，美国武器并未立刻大量流入该地区，而是提供有限反恐安全援助，并确保完全合规。<sup>47</sup>

相比之下，俄罗斯早已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出售武器。2016年，时任总理梅德韦杰夫为此辩护称：“他们会在其他国家购买武器，其杀伤力不会改变。但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破坏地区力量平衡。”<sup>48</sup> 很难想象西方高官会为同时向冲突双方出售武器进行类似辩护，基本上是“如果我们不卖，别人会卖，情况会更糟”。更关键的是，梅德韦杰夫实际上暗示莫斯科对地区冲突维持现状感到满意；唯一可能的更糟选择就是冲突解决，他甚至无法设想更好方案。

可以对美国的武器销售或安全援助的具体案例进行辩论或反对，这是合理的，但超出本文范围。重点是——俄罗斯在武器销售上不像西方那样透明和负责，如果这能服务于更大的外交政策目标，它不会介意借武器延长冲突。那些知道无法获得美国武器的国家常会转向莫斯科。俄罗斯武器销售审批迅速，附带条件少，二手武器转售在交易中几乎不受限制。2012年7月，在与外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普京表示：“我们视积极的军事技术合作为推进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无论政治还是经济。”<sup>49</sup> 2013年12月，副总理罗戈津甚至称，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负责海外武器销售的机构——是“国家的第二外交机构”，其目标是通过武器销售“获取或增强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他还称，俄罗斯武器销售是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最重要元素。<sup>50</sup> 几乎难以找到西

方高官发表类似表态。西方国家往往通过价值观视角建立关系，武器销售可以是关键元素，但不是关系基础。

普京在中东采取的务实策略比苏联时期对意识形态的关注更为成功。<sup>51</sup> 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更倾向于认为，中东最终很难建立持久的秩序，这与其他地区或国家不同。在这种思路下，普京在实际操作中保持了与逊尼派和什叶派大国以及以色列的良好关系，尽管实际上他更偏向于支持该地区的反美什叶派力量。事实上，到 2010 年，即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夕，普京已在中东“与每个政府以及大部分主要反对派运动建立了良好关系。”<sup>52</sup> 表面上是与各方保持良好关系，同时仍偏向反美力量，这种策略至今仍是普京的做法——而这一策略关键在于避免俄罗斯在该地区“被卡住”。显然，对“被卡住”的担忧一直存在于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思考中。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曾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实际上是美国总是试图将俄罗斯推入中东使其“被卡住”，而俄罗斯必须加以防范。“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仍然梦想将我们[引入中东]，以便我们在那里被卡住。他们有时会谈论这一点。”<sup>53</sup> 其他较不知名的亲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分析人士也表达了类似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看法。<sup>54</sup> 关于俄罗斯安全，普京面临与苏联时期相同的问题——在与美国的冲突中，美国的全球海军仍具备俄罗斯作为陆上大国无法匹敌的海上打击能力。普京特别重视俄罗斯海军，尤其是在他 2012 年正式回任第三任总统后；到次年，他已恢复了俄罗斯地中海舰队。对普京而言，与其前任一样，地中海仍是关键的战略瓶颈。此外，俄罗斯在东地中海的海军支援没有其他替代选项，2013 年整个年度，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请求在塞浦路斯和黑山建立俄罗斯自身的海军基地来实现多样化，虽然未成功，但塞浦路斯允许俄罗斯军方使用

##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利马索尔的空军基地和海港。<sup>55</sup> 这些努力显示了莫斯科对该地区海上通道的高度重视，并且这一重视持续至今。

## 第五章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关系本身就具有重要性，但它也处于中东反西方的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之中。必须通过这一视角来观察，因为这些国家最致力于将美国及更广泛的西方势力赶出该地区，而非逊尼派政府和以色列——后者传统上更倾向于与西方结盟。实际上，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关系一直不仅仅关乎叙利亚本身。因此，本章将考察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 伊朗

#### 务实合作

普京从任期伊始就寻求与伊朗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叶利钦末期的政策，当时俄罗斯议会中一些鹰派成员也主张加强与伊朗的关系。事实上，到 90 年代末，莫斯科已成为伊朗常规武器的主要供应国。<sup>1</sup> 由于两国关系历史复杂，因此从 1999 年至 2013 年，俄伊关系在“敌对与友好之间摇摆”也就不足为奇。<sup>2</sup>

2000 年 10 月，在任期第一年，普京公开单方面废除了 1995 年的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戈尔-切尔诺米尔金协议 (Gore-Chernomyrdin pact)，该协议允许俄罗斯完成与伊朗的现有常规武器协议，但要求其在未来的其他交易中保持克制；作为交换，美国同意不因俄罗斯向美国认定的恐怖主义国家出口先进武器而制裁俄罗斯。有观点认为，实际上该协议对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武器的限制几乎是虚设的。协议本质上给予俄罗斯“自由通行证”，可在 1999 年前向伊朗出售常规武器，<sup>3</sup> 而截止日期过后，莫斯科仍然继续向伊朗出售武器，未履行协议义务。<sup>4</sup> 不过，普京公开取消协议传递了一个信息，即莫斯科希望与伊斯兰共和国展开更紧密合作。次年 3 月，穆罕默德·哈塔米 (Mohammad Khatami) 访俄，这次访问具有历史意义，为双边关系进一步改善铺平了道路。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没有伊朗总统曾访俄。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普京推动与德黑兰加强合作的主要原因。伊朗对俄罗斯在车臣的行动选择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伊朗在南高加索和中亚也具有一定影响力，而克里姆林宫传统上在这些地区感到脆弱。然而，更大的战略棋局也在运作。与莫斯科一贯做法类似，这涉及西方，尤其是美国。学者马克·N·卡茨 (Mark N. Katz) 指出，普京担心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的“文明对话”会让伊朗靠近美国。<sup>5</sup> 在哈塔米访问十多年后，在俄罗斯与西方日益对峙的背景下，资深俄罗斯中东问题专家乔尔吉·米尔斯基 (Georgiy Mirsky) 写道：

几年前，我从一名外交部员工口中听到这样的推理：“对我们而言，一个亲美的伊朗比一个拥有核能力的伊朗更糟糕。”哇，我当时想，如果斯莫连斯克广场上的许多人都这么想，这对俄罗斯外交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这再次显示出这些人大脑中唯一的東西就是对美国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的、虚假的、虚

伪的。不管伊朗和整个中东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华盛顿一无所获。<sup>6</sup>

虽然克里姆林宫优先考虑政治因素，但经济因素也是一个考量。莫斯科继续增加与伊斯兰共和国的武器贸易和核能合作。<sup>7</sup>德黑兰也毫不掩饰其购买 S-300 防空导弹系统（在西方通常称为 SAM）的兴趣。不过，地缘政治动机仍占主导。多年间，俄伊双方官员都喜欢将 S-300 系统描述为纯防御性武器，虽然部分正确，但防空导弹同样有助于控制空域，从军事角度增强地区力量平衡。

俄罗斯与伊朗同样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储量，尽管在能源领域彼此成为竞争者，但双方同时也展开合作，并未认为这存在矛盾。随着油价上升，扩大双边关系的理由更为充分。一位俄罗斯分析人士在 2006 年 12 月指出，尽管俄罗斯与伊朗并非朋友，“驱动俄伊关系的物质利益强大，超越了特定权力集团的狭隘利益。伊朗实际上是俄罗斯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俄罗斯工业和技术产品少数较大的市场之一，而这些产品的出口量相比燃料出口一直微不足道。”<sup>8</sup>总体而言，俄伊贸易从未成为双边关系的主要驱动因素，其规模通常也相当有限。然而，近年来有所增长。到 2005 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俄罗斯已位列对伊朗出口的前十名国家。<sup>9</sup>2008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37 亿美元。<sup>10</sup>根据伊朗官方统计，2018 年伊朗对俄出口商品价值 5.33 亿美元，比 2017 年增长 36%。<sup>11</sup>

莫斯科与德黑兰还在广义上共享对逊尼派伊斯兰主义的反对立场，尽管双方在符合地缘战略需要时也不排斥与其合作。这种共同反对导致克里姆林宫对逊尼派与什叶派恐怖主义存在双重标准。2003 年 2 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将逊尼派穆斯林兄弟会（Sunni Muslim Brotherhood）认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定为恐怖组织，而什叶派真主党（Hezbollah）则未获此认定。实际上，多年来普京最终选择与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合作（而莫斯科和德黑兰在必要时也与塔利班合作，塔利班传统上反什叶派且反俄）。在普京领导下，莫斯科更倾向于与该地区反逊尼派力量合作。

普京与伊斯兰主义者合作的案例有若干。在车臣，普京倾向于任命一位前圣战者兼地方军阀，他将保持对克里姆林宫的忠诚并领导车臣的伊斯兰化，而车臣世俗且温和的反对派则被边缘化。2003 年入侵伊拉克后，叙利亚支持反美逊尼派圣战叛乱，普京对此选择视而不见。在埃及，尽管穆斯林兄弟会在俄罗斯被官方列为恐怖组织，但普京在 2012 年 6 月穆尔西接任埃及总统后同样愿意与其合作，与对其前任的态度一致。在阿富汗，莫斯科早在 2007 年就开始与塔利班沟通，尽管莫斯科官方理由是塔利班在打击 ISIS，但 2007 年 ISIS 尚未出现，而塔利班与 ISIS 的关系也并不明朗。更根本的是，巴沙尔·阿萨德表面上宣称自己是保护少数群体、打击逊尼派极端主义的世俗主义者，但实际上只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如其他章节所述，阿萨德不仅鼓励激进化，其对本国公民的镇压仍然是逊尼派恐怖分子的主要招募手段。在以类似二分法（要么是威权秩序，要么是混乱与恐怖主义）处理问题的思路下，普京在这方面与阿萨德有许多共通之处。

### 伊朗核计划与莫斯科的利益

在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初至中期，伊朗的核愿景演变成一个重要的多边问题。然而，西方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俄罗斯有所不同。莫斯科显然更希望伊朗不要发展核武器，但它对这一问题的担忧程度远低于西方。曾任苏联及俄罗斯军控与防扩散事务外交官的维克托·米津（Victor

Mizin) 在 2000 年 10 月写道, 俄罗斯的政治学者“口头上承认扩散是危险的政治正确观念”, 但莫斯科并不认同西方所谓的“流氓国家”概念。他写道, 部署的弹道导弹不会像对美军一样威胁驻外俄军, 而且与西方不同, 俄罗斯国内没有游说团体在此类问题上施压政府。俄罗斯分析人士使用“非常政治正确的词汇……表达对伊朗发展导弹能力的担忧”, 然而“俄罗斯政治精英中无人会认真考虑这一发展所带来的威胁”。<sup>12</sup> 这一评论凸显了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乃至经济上的偏好, 这些偏好凌驾于西方政府所认为的主要安全考虑之上。西方政府关注伊朗核计划, 并非因为其本身, 而是因为德黑兰支持的恐怖活动针对西方利益、公民及盟友。例如, 美国国务院并不担忧法国的核计划, 因为它是和平的。进一步推论, 莫斯科并不认为伊朗的行为像西方那样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 或至少不认为西方限制伊朗核计划的方式有用。

2002 年,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 (Sergei Ivanov) 概述了莫斯科在核扩散问题上的政策: “俄罗斯在这一领域的关键政策标准是自身国家安全、加强国家国际地位及维护其大国地位。”<sup>13</sup> 这一表述相当模糊, 可在莫斯科对伊朗核扩散的实际关切上作不同解读, 但毫无歧义的是, 莫斯科的最终自利目标和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清晰明确。

此后多年, 俄罗斯官员多次重申, 西方对伊朗核计划的担忧被夸大了。<sup>14</sup> 2006 年, 拉夫罗夫表示, 制裁会把伊朗变成第二个北朝鲜。<sup>15</sup> 普京、拉夫罗夫及其他俄罗斯高级官员认为, 伊朗理应成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平等伙伴”, 而制裁损害了俄伊贸易。<sup>16</sup> 2003 年 6 月接受 BBC 采访时, 普京说: “我们将坚决反对以伊朗可能生产核武器为借口, 将俄罗斯公司逐出伊朗市场的企图。”<sup>17</sup> 再举一例, 2009 年 4 月, 拉夫罗夫表示: “迄今为止, 无论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数据, 还是专家评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估，都不足以自信地断言德黑兰正在发展军事核计划。这一观点也在2007年美国情报界的报告中有所反映。”<sup>18</sup>此外，2017年2月，拉夫罗夫表示，伊朗应成为更广泛反恐联盟的正式成员。<sup>19</sup>

克里姆林宫一方面常重申支国际原子能机构，并坚定遵守国际法律原则；同时，也表示伊朗发展核武器不可接受。然而，克里姆林宫同时保护德黑兰免受西方压力，并为其核计划辩护称和平用途，即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证据显示相反。<sup>20</sup>2010年，拉夫罗夫在接受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MGIMO）采访时表示，“应澄清伊朗核计划的所有细节。他补充说，问题源于现有核不扩散体系的不完善。”<sup>21</sup>因此，拉夫罗夫在暗示中将国际法律体系本身归咎于美国单边行动的影响。此外，自普京接受BBC采访十四年后，两家克里姆林宫资助的智库联合报告将制裁列为发展俄伊贸易的主要障碍之一。<sup>22</sup>这一发现显示了克里姆林宫思维和优先事项的连续性与一致性。2006年冬，两位作者在《中东政策》期刊中指出：

尽管美国政府试图对俄罗斯行动制造国际反对，莫斯科不断辩称该问题被操纵和过度政治化……出现了周期性模式：俄罗斯首先提出建议，将伊朗纳入国际社会框架；伊朗倾向于俄罗斯立场；一段时间后，伊朗表示将采取独立立场，过程回到原点。2006年初几个月再次出现此模式……尽管如果伊朗获得核武器俄罗斯不会高兴，但在俄罗斯战略思维中，继续推进伊朗核计划仍至关重要，它既是地区地缘政治考量的便利工具，也是确保在全球能源与军工市场中占据地位的前提。<sup>23</sup>

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俄伊加强合作提供了另一个理由，这也是莫

斯科与西方关系的一部分。战争揭示了德黑兰与莫斯科对西方扩张的共同感知，以及对其认为西方通过资助抗议、推翻专制政权来传播自由民主的努力的反感。在随后的几年中，莫斯科开始将西方，尤其是北约及颜色革命，视为主要威胁，并将其优先级置于伊朗核扩散之上。这一优先顺序在莫斯科 2010 年和 2015 年的军事理论中明确表述。莫斯科不希望该地区出现另一个核竞争者，但认为这一前景对其威胁低于西方的认知。<sup>24</sup>

然而，俄伊关系仍存在困难。2005 年 8 月，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就任伊朗总统时，普京曾希望莫斯科与德黑兰加强合作，并以商业级铀浓缩的提议吸引德黑兰。他还提出充当伊朗与西方之间的调解者，以缓解西方对伊朗核计划的安全担忧。正如马克·N·卡茨（Mark N. Katz）所写，德黑兰似乎选择了更独立的路线，并不希望俄罗斯帮助其浓缩铀。然而，双边合作仍在继续。2005 年 12 月，两国签署一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军售协议，包括 29 套 Tor-M1 导弹防御系统，用于保护布什尔核电站。次年，莫斯科还在伊朗能源项目中投资 7.5 亿美元。<sup>25</sup>

莫斯科对伊朗的武器销售越来越引起华盛顿关注。这一贸易使得对伊朗核计划实施制裁变得复杂，同时有报道称，德黑兰可能与大马士革一起向真主党和哈马斯转移轻武器和导弹。伊朗也开始增强其海军存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在 2006 年 9 月警告称，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武器可能对美国构成重大安全威胁。<sup>26</sup> 当时其他专家认为，伊朗仍然过于薄弱，无法构成严重安全挑战。然而，俄罗斯对伊朗的军售仍有令人担忧之处。例如，1995 年至 2005 年间，伊朗进口武器的 70% 以上来自俄罗斯。<sup>27</sup> 中国和印度仍是莫斯科的主要武器客户，但伊朗排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名第三，因此与伊朗的交易不可忽视。2006年8月，美国对俄罗斯两家关键国防生产实体——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Rosoboronexport）和苏霍伊（Sukhoi）实施制裁，认为其违反了2000年《伊朗不扩散法》。<sup>28</sup>更具体地说，这些制裁适用于“特定实体及其继承者、分支或子公司，而非其所属国家或政府”，<sup>29</sup>包括俄罗斯、朝鲜及古巴。因此，这些制裁阻止了美国公司与包括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和苏霍伊在内的某些企业合作。<sup>30</sup>俄罗斯外交部谴责制裁为“明显不合法”。<sup>31</sup>

在西方对伊朗核计划的关注日益增长的背景下，莫斯科于2006年6月支持P5+1框架与伊朗谈判限制核计划。<sup>32</sup>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武器销售不仅是财务收入，更重要的是政治杠杆。普京将谈判平台视为拉近伊朗、将其纳入自身势力范围并以其他方式服务于克里姆林宫利益的机会。因此，莫斯科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稀释或延迟对伊朗制裁——信号表明，如果伊朗靠近俄罗斯，莫斯科可以保护它；如果不靠近，仍可选择站在西方一边。谈判框架在这面对俄罗斯颇有帮助。2007年10月，普京访问德黑兰——自1943年斯大林访问北伊朗（当时苏联占领北伊朗）以来，首次有俄或苏联国家元首访问伊朗。此次访问恰逢伊拉克增兵期，普京在此背景下再次强调其地缘政治优先事项：“我们甚至不应考虑在该地区使用武力。”<sup>33</sup>

核谈判轨道同样为莫斯科提供了从西方获取关键让步的机会——在这方面，莫斯科比与伊朗的谈判更具进展。普京利用与德黑兰的联系作为筹码，以抵制针对伊朗的东欧导弹防御系统、阻止格鲁吉亚向西方靠拢以及其他与西方的分歧，同时维持俄罗斯在中东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莫斯科的行动表明，其在德黑兰的利益完全是务实的、基于现实政治（realpolitik）并建立在对西方持续威胁认知的基础上。正如塔拉尔·尼

扎梅丁（Talal Nizameddin）所写：“莫斯科普遍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朗进行军事行动的持续威胁，实际上反映了华盛顿及其盟友削弱和孤立俄罗斯的更大野心。”<sup>34</sup>

2010年5月，克里姆林宫在谈判中从西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让步。莫斯科同意对伊朗实施部分制裁，以换取美国解除2006年对俄罗斯军工的制裁，并允许莫斯科向德黑兰出售防空系统。<sup>35</sup>这一让步遭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及奥巴马政府外的国家安全专家批评，他们认为莫斯科对普京过于天真。<sup>36</sup>

当时，莫斯科从伊朗谈判中获得的结果看似喜忧参半。德黑兰本希望俄罗斯根本不支持制裁。同时，在2010年，由于美国和以色列施压，莫斯科冻结了对伊朗的S-300防空导弹销售——这是德黑兰多年来一直试图从莫斯科获得的武器系统。尽管如此，由于莫斯科从未作出不再出售该武器的承诺，克里姆林宫仍保留一定灵活性。

2011年10月，在叙利亚爆发反阿萨德抗议后不久，真主党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莫斯科——据BBC俄语部报道，这次访问“笼罩在神秘之中”。<sup>37</sup>大约两个月后，俄罗斯全国爆发大规模反普京抗议。普京将责任归咎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务院，认为其“发出了信号”<sup>38</sup>促使抗议者上街。在抗议爆发后，普京日益担心抗议可能随时在任何地方发生。由于他认为西方意在推翻他（连同中东的专制领导人），他更有理由靠近反美行为体，如伊朗。事实上，俄罗斯的抗议活动与阿拉伯之春同时发生，莫斯科确信这是美国政府的操作，就像他此前对颜色革命的看法一样。2017年8月，拉夫罗夫表示：“无论在哪个国家——东欧、中欧——都有很多事实表明，美国使馆<sup>39</sup>实际上主导了[政治]进程，包括反对派的行动……我认为他们[美国人]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干预，因为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首先，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事，其次，这是他们的本性。”<sup>40</sup>

### 叙利亚因素

到 2013 年为止，俄伊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俄罗斯杂志《商业伊朗》(*Деловой Иран*) 的主编尼古拉·博布金(Nikolai Bobkin) 在 2013 年指出，伊朗外交官在谈论俄罗斯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在官方圈子中并不常见的坦率”，将俄罗斯描述为伊朗最亲密的盟友。<sup>41</sup>

多种趋同的利益将莫斯科与德黑兰推向了这一阶段，<sup>42</sup> 但叙利亚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核能领域，俄罗斯国有企业原子能建设出口公司(Atomstroyexport) 协助伊朗完成了布什尔核电站，并于 2013 年 9 月正式将该设施的控制权移交给伊朗方面。次年，俄罗斯国家核能公司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Rosatom) 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在伊朗建设两座新的反应堆机组，并可能在此基础上再建设六座。鉴于普京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而与西方陷入对峙，双边合作进一步加深，并扩展至其他领域。

2013 年，莫斯科开始坚持要求在叙利亚和平谈判中纳入伊朗。<sup>43</sup> 2013 年春，据俄罗斯方面消息称，俄伊官员在德黑兰举行的一场题为“伊朗与欧亚地区合作”的研讨会上，讨论了伊朗加入由莫斯科主导的欧亚关税同盟的设想。<sup>44</sup> 伊朗外交部长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Ali Akbar Salehi) 出席了此次会议，并据称谈及伊朗在欧亚主义发展与扩张中的作用。关税同盟，尤其是 2014 年在其基础上成立的欧亚经济联盟，是普京用以制衡欧盟的重要战略工具。普京从未提出允许任何阿拉伯国家加入该关税同盟。伊朗也从未像其他成员国那样成为苏联的一部分。<sup>45</sup> 不过，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 在其近作中提出，19 世纪末

至 20 世纪初，沙皇俄国正处于将伊朗北部纳入俄罗斯帝国的进程之中，而这一进程仅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被打断。麦克米金这一颇具新意的论断，为克里姆林宫在中东的历史性利益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这些利益早于苏联的出现，同时也为本已复杂的俄伊关系增添了一层新的复杂性。这同样进一步解释了伊朗对俄罗斯长期存在的历史性不信任。

在围绕关税同盟的讨论背景下，鲁哈尼于 2016 年 12 月以总统身份首次访问亚美尼亚（关税同盟成员国），名义上是为了改善双边关系，并在访问结束时签署了一系列协议。<sup>46</sup> 在随后的几年中，两国持续改善关系。围绕关税同盟的讨论最终促成了具体行动。2018 年 5 月，伊朗与关税同盟签署了一项临时自由贸易区协议。<sup>47</sup> 该协议设定了为期三年的过渡期，以便就签署正式协议所需的细节进行协调。有人或许会质疑关税同盟究竟有多重要。确实，在其成立初期，西方分析人士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都未必认真对待这一机制。然而，德国方面在 2017 年的一项官方研究中指出，关税同盟在全球经济中属于“中等重量级”的行为体。<sup>48</sup> 更重要的是，该组织的政治象征意义可能超过其经济意义。亚美尼亚现任总统尼科尔·帕希尼扬于 2019 年 2 月在德黑兰会见鲁哈尼，双方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合作。

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之前的数月，即 2015 年 1 月，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了伊朗；同年 7 月，如前所述，伊朗精锐部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军事介入开始后不久，即 11 月，普京访问德黑兰。这些访问是至少十年来该级别官员的首次互动。会晤结束后，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称赞普京“挫败了华盛顿的阴谋”。<sup>49</sup> 普京在访问期间讨论了伊朗与关税同盟的合作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问题，提出提供 50 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并商谈扩大双边贸易。他还将伊朗描述为“值得信赖且可靠的盟友”。<sup>50</sup> 这些言论再次揭示了他的真实优先事项：即将伊朗拉入其势力范围，并削弱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秩序。此后，高层会晤接连不断，并很快常态化。此外，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在其讲话中也通常将俄罗斯称为盟友。

在伊朗核谈判问题上，克里姆林宫公开强调俄罗斯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作用。2015 年 7 月，《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即通常所说的伊朗核协议达成后，普京发表官方声明，不仅对协议表示赞赏，而且强调俄罗斯作为中介在整个进程中的关键参与作用。他表示：“俄罗斯谈判团队和核领域专家为达成这一综合性协议作出了重要的专业贡献，使得彼此不同、甚至在许多方面截然对立的立场得以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基础。”<sup>51</sup> 俄罗斯外交部随后在推特上表示，该协议“基于普京总统所阐述的路径”。<sup>52</sup>

几乎在协议达成的同时，普京便解除了对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交易的冻结。尽管此时 S-300 已并非最新型号——俄罗斯已拥有 S-400，并正在研发 S-500——但这一转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 JCPOA 问题上，叙利亚因素同样发挥了作用。尼古拉·博布金 (Nikolai Bobkin) 于 2015 年 9 月写道：“在莫斯科促成伊朗核问题协议之后，西方理应承认伊朗对阿萨德政权的影响力”，并应当“停止忽视伊朗在解决叙利亚危机中的作用”。他还补充道：“今天，没有人会否认，在叙利亚从未存在过白宫方面反复谈论的那种‘温和的民主反对派’。”<sup>53</sup>

克里姆林宫对伊朗核协议的完成表现出尤为积极的支持态度，普京甚至将该协议的路径归功于自己。<sup>54</sup> 当他表示该协议意味着“与伊朗

的双边关系将获得新的动力，并将不再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时，也再次间接表达了其反西方的优先考量。<sup>55</sup>而在莫斯科介入叙利亚不久后，俄罗斯官员宣布计划向伊朗提供 50 亿美元的信贷额度。<sup>56</sup>2016 年 9 月，普京表示，如果伊朗恢复到制裁前的石油产量水平，将是“公正的”。<sup>57</sup>同年 11 月，他开始讨论一项规模达 100 亿美元的军火交易。

### 俄叙关系中的伊朗因素

普京与阿萨德几乎在同一时期上台。尽管两人差异显著，但在若干关键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两人都曾向西方展示自己是世俗领导人，愿意在打击逊尼派极端主义问题上与西方合作，但在现实中，他们始终受制于截然不同的优先考量。两人都在反对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这一点上立场一致，并将这一角色视为威胁自身执政地位的因素。两人也都反对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随着伊拉克境内战事持续，阿萨德允许来自该地区各地的逊尼派极端主义战斗人员经由叙利亚领土进入伊拉克；而在叙利亚支持反美叛乱的同时，莫斯科对此选择了视而不见。2004 年至 2007 年间，叙利亚逐渐成为阿拉伯外国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加入“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的主要中转地。<sup>58</sup>萨姆·达格（Sam Dagher）写道：“自 2006 年 8 月起的一年时间内，伊拉克约 75% 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是由经由叙利亚入境的外国人实施的。”<sup>59</sup>

尽管莫斯科长期以来与叙利亚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且普京也致力于进一步改善与大马士革的关系，但真正的重大突破出现在 2005 年 1 月。当时阿萨德访问莫斯科并与普京会晤。两国讨论了包括能源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并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但或许最为重要的发展在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于，莫斯科宣布将注销叙利亚的大部分债务，并向大马士革出售武器，以换取叙利亚允许俄罗斯在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建立永久性海军设施。最终，普京免除了叙利亚 134 亿美元债务中的 96 亿美元以上——这是其执政期间当时规模最大的一笔单项债务减免。<sup>60</sup>（尽管如此，2014 年普京又免除了古巴对俄 320 亿美元债务中的绝大部分。）<sup>61</sup>

在巴沙尔执政期间，叙利亚与伊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哈菲兹·阿萨德时期，叙利亚在与伊朗的关系中仍保持一定自主性；但在巴沙尔统治下，阿萨德允许伊朗和真主党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叙利亚将军马纳夫·特拉斯（Manaf Tlas）于 2012 年 7 月叛逃至西方后表示，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在伊朗和真主党于 2005 年后逐步控制黎巴嫩之际，这些力量也开始在叙利亚站稳脚跟：“叙利亚本身开始发生变化，巴沙尔向伊朗和真主党屈服，把自己手中的大部分牌都交了出去，他成了他们的人质。”尽管阿萨德本人并不这样看待这一问题。<sup>62</sup>

2005 年 2 月，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q Hariri）遭到暗杀。许多西方政府怀疑阿萨德对这起谋杀案负有责任。然而，莫斯科持续弱化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叙利亚全面配合调查的相关决议，因为在莫斯科看来，该国际法庭侵犯了国家主权，并且“单方面向黎巴嫩强加了一项决定”。这些表态再次暴露了克里姆林宫在美国全球角色问题上的优先立场。

2008 年 8 月，阿萨德成为少数“完全支持”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阿萨德借机向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请求伊斯坎德尔导弹及其他武器，理由是以色列曾向格鲁吉亚提供训练和武器。叙利亚政府方面则否认阿萨德曾表示愿意接纳这些武器。此前，出于担心这些武器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考虑，克里姆林宫一

直不允许阿萨德获得此类装备。<sup>63</sup>然而，在 2008 年一次会晤结束后，拉夫罗夫对记者表示，俄罗斯将主要向叙利亚提供防御性武器，这些武器“不会破坏该地区的战略平衡”，尽管俄罗斯仍将审查叙利亚提出的新武器请求。几天后，俄罗斯代办伊戈尔·别利亚耶夫（Igor Belyaev）向大马士革宣布，俄罗斯将增加其在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外海的海军存在。<sup>64</sup>

《莫斯科时报》报道称，截至 2009 年，俄罗斯公司在叙利亚的投资已达 194 亿美元。<sup>65</sup>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随后的几年中，俄罗斯成为叙利亚的主要武器供应国。根据美国国会研究处的数据，2007 年至 2010 年间，俄罗斯对叙利亚的武器销售额达 47 亿美元，是此前四年总额的两倍多。<sup>66</sup>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2007 年至 2012 年间，俄罗斯占叙利亚武器采购的 78%。<sup>67</sup>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还显示，从 1993 年至 2018 年，在中东地区（不包括北非，见附录），伊朗和叙利亚是俄罗斯最大的两个武器接收国。就叙利亚而言，武器销售在 2006 年出现显著高峰，尽管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大幅回落，但 2018 年的数据再次显示出显著跃升。2014 年至 2017 年间，交易量从 2 降至 2500 万趋势指标值（TIV，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用于衡量武器转移的指标体系），而 2018 年则上升至 1.81 亿（见附录）。

68

2011 年 3 月叙利亚起义爆发后，克里姆林宫始终毫无保留地支持阿萨德，无论普京及俄罗斯官员如何声称自己并未“与阿萨德捆绑”。事实上，“不与阿萨德捆绑”并非克里姆林宫释放的唯一信息。早在 2012 年 12 月，拉夫罗夫便表示：“阿萨德哪儿也不会去。”他甚至暗示，西方暗中希望俄罗斯和中国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没有人真的有干预的

##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意愿。在幕后，我感觉他们正在祈祷俄罗斯和中国阻止干预。”<sup>69</sup>

在军事干预之前，克里姆林宫通过多种方式武装阿萨德，并在联合国安理会为其提供庇护。有关俄罗斯外交的章节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然而，拉夫罗夫的一句话或许最能说明问题。2016年12月，当拉夫罗夫与法国外长会晤、讨论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时，他说：“你已经陈述了你的论点，我也陈述了我的。我们可以这样继续争论一段时间，但洛朗，你看到桌子上那杯果汁了吗？你看到的是橙色（它确实是橙色的），但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是蓝色。你可以给我世界上所有的论据，我仍然会坚持说它是蓝色的。”<sup>70</sup>

莫斯科以多种方式协助阿萨德。它同意以精炼石油产品交换叙利亚的原油，以维持该国的军事和经济运转，并提供贷款以避免叙利亚破产。俄罗斯船只还卷入了多起与叙利亚有关的国际水域事件。2009年夏天，甚至在叙利亚起义之前，载有木材的货船“北极海号”据称在瑞典海岸附近被劫持——这是数百年来波罗的海首次发生海盗事件。<sup>71</sup>俄罗斯派遣海军搜寻该船，该船归一家芬兰公司所有，由俄罗斯船员操控。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各种猜测甚嚣尘上，其中包括该船运载武器前往叙利亚或伊朗，且劫持者为以色列当局服务的说法。<sup>72</sup>欧盟反海盗问题报告员塔尔莫·库茨（Tarmo Kouts）表示：“只有船上载有巡航导弹，才能解释俄罗斯在整个事件中表现出的异常行为。”他还指出，俄罗斯的紧急反应力度远强于其“近期应对索马里海盗危机时的反应”。<sup>73</sup>一名西班牙高级检察官将该事件描述为武器走私的“明显例证”。<sup>74</sup>其他事件还包括：2012年1月，塞浦路斯海关拦截了一艘前往叙利亚的俄罗斯弹药船。<sup>75</sup>2012年6月，一艘自俄罗斯驶往叙利亚、载有包括米-25攻击直升机在内武器的货船，在其英国保险公司撤销承保后被迫返港。

俄罗斯外交部证实，这批武器确实是运往叙利亚的。<sup>76</sup>2013年2月，芬兰海关在一艘自俄罗斯驶往叙利亚、违反欧盟制裁的船只集装箱中发现坦克部件后，对涉嫌武器走私展开调查。<sup>77</sup>另有报道称，俄罗斯正从其黑海海军港口向塔尔图斯港运输武器。<sup>78</sup>

克里姆林宫还向阿萨德提供贷款。根据 ProPublica 获取的飞行清单，2011年夏季，在战斗升级、叙利亚经济开始下滑之际，莫斯科向叙利亚政权空运了200多吨“纸币”。<sup>79</sup>这些运输帮助阿萨德避免破产，使其在外汇储备不断枯竭的情况下仍能向部队支付薪资。2012年至2018年间，叙利亚通常也是俄罗斯对外援助的主要接收国之一：2012年至2016年位列第五或第六，2017年则升至第四。<sup>80</sup>普京是否曾真正尊重阿萨德，值得怀疑，尤其是在阿萨德逐渐失去对权力的控制、叙利亚陷入冲突之后。普京尊重的是能够镇压抗议、而非任其失控的人。但他仍然需要阿萨德，因为对他而言，叙利亚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本身的问题。

## 第二部分

# 普京对叙利亚的干预

# 第六章

## 军事行动

2011年3月针对阿萨德的起义爆发后，莫斯科以多种方式对其提供支持。普京表现出明确的迹象，表明他计划一直支持阿萨德直至最后一刻。然而，2015年标志着普京对这位叙利亚独裁者支持方式的质变。2015年，叙利亚政权节节败退，据称这引起了俄罗斯和伊朗领导层的高度警觉。当年7月，伊朗精锐“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前往莫斯科。一名地区高级官员据称表示：“苏莱曼尼把叙利亚地图摊在桌上。俄罗斯人非常震惊，觉得局势正在急剧恶化，叙利亚政权面临真实而迫近的危险。伊朗方面向他们保证，仍然存在重新夺回主动权的可能性。”该官员还指出：“在当时，苏莱曼尼的作用在于向他们保证，我们还没有丢掉所有的牌。”<sup>1</sup>一些人认为此次访问未经官方确认，但其他来源也报道了这一行程。<sup>2</sup>无论如何，莫斯科自身对阿萨德政权可能垮台的担忧显然是真实存在的。2015年9月，在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年度军事演习“中央-2015”（Центр 2015）期间，莫斯科实际上演练了其叙利亚行动。早在2015年11月，俄罗斯武装力量主要作战训练总局局长伊万·布瓦尔采夫（Ivan Buvaltsev）中将便表示：“任务被设定为模拟一种军事及政治局势，从而可以说是让部队（力量）沉浸到目前正在形成的现实情境中，尤其是在近东和中东地区。而且坦率地说，这种局势极

## 军事行动

其令人担忧……我指的是局势……首先是叙利亚的局势。”<sup>3</sup>

有关苏莱曼尼访问的报道并非孤立出现，而是发生在此前一系列已被确认的俄伊高层接触之后。到苏莱曼尼于7月抵达莫斯科之时，两国政府事实上已经同意加大对阿萨德的支持。<sup>4</sup>苏莱曼尼访问之后，莫斯科显著加快了在叙利亚的军事集结，尤其是在8月底和9月期间。克里姆林宫加强了俄罗斯在地中海的海军存在，向阿萨德政权额外运送先进武器，部署了军事先遣队，并向拉塔基亚附近的一处机场运送了预制住房单元。<sup>5</sup>这种集结，尤其是地面部队的出现，已经表明俄罗斯介入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

2015年9月28日，普京十年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重申了其惯常主题，例如对冷战后美国单边主义和北约扩张的抱怨，指责西方在全球各地煽动革命和抗议，并暗示华盛顿应对中东问题负责。随后，他提出了一个在讲话前就一直在推动的构想：在叙利亚与西方共同领导一支反ISIS联盟。<sup>6</sup>

克里姆林宫通常不会像民主国家那样提前公开其计划。然而，通过观察与倾听，仍然可以洞察其意图；克里姆林宫确实在传递信息，但分析者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能建立关键联系。将这次联合国讲话与苏莱曼尼访问莫斯科以及军事集结放在一起考察，所有这些都提供了线索。普京不太可能真心期待，尤其是美国，会与他共同推进这一联盟计划。如果在21世纪初期尚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在经历了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之后，到2015年时，指望华盛顿与其合作几乎不可信。也有可能，他更期待的是欧洲而非美国与其合作。他愿意提出一个欧洲无法拒绝的提议——换言之，通过胁迫。由此，这次讲话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叙利亚政策意图变化的信号，但大体上并未被认真听取。

讲话两天后，即9月30日，克里姆林宫在对美国仅提前一小时通报的情况下，开始对叙利亚发动空袭。当时尚不清楚莫斯科计划停留多久，一些人曾认为，最初俄罗斯考虑的是一场持续数月的短期军事行动。然而，随后的军事举动表明，莫斯科有长期驻留的意图——这一雄心勃勃的行动尤其引人注目，因为这是俄罗斯三十年来首次在前苏联地区之外发动的远征性军事行动。正如俄语谚语所言，“胃口是越吃越大的”。

如果莫斯科仅仅是为了确保其进入东地中海的通道，它本无需继续支持阿萨德。正如俄罗斯资深中东问题专家、普京批评者亚历山大·舒米林（Alexander Shumilin）所指出的那样，叙利亚反对派愿意与莫斯科合作。<sup>7</sup>他们本可以以反对阿萨德的支持作为交换，向俄罗斯提供基地和其他形式的准入。鉴于莫斯科在该国长期而广泛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在“后阿萨德”叙利亚中占有一席之地完全可以预期。因此，普京的选择表明其背后还有其他优先考量。如此程度地支持阿萨德，也超出了普京在该地区相对灵活的策略——在那里，他通常愿意在不同程度上与各方合作。在叙利亚，普京与该地区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同，明确地选边站队，而西方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这一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莫斯科混合而模糊的信号。

普京的干预首先是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一次挑战，而且是在明知这一举动不会遭到直接阻止的情况下作出的——克里姆林宫对其顺利实施干预充满信心。这种挑战同时具有进攻性和防御性，符合俄罗斯历史上的战略思维方式。正如俄罗斯军事问题资深专家斯蒂芬·R·科温顿（Stephen R. Covington）所指出的：“西方并不存在与俄罗斯战略文化相对应的等价物。”<sup>8</sup>此外，科温顿还指出，当前俄罗斯的战略方式“比苏联时期的做法更难以被西方辨识”。<sup>9</sup>也许正因为这种难以辨识

## 军事行动

性，加之克里姆林宫善于利用机会，认为莫斯科缺乏战略思维能力这一判断虽然流行，却是一种懒惰的结论。对于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而言，其根本安全困境与苏联时期并无二致——除去核武器因素不谈，对俄罗斯这一陆权国家而言，最大的单一威胁仍然是美国海军所具备的海上打击能力，而普京的俄罗斯始终以惊人的一致性和决心，寻求克服这一挑战的途径。

俄罗斯军方特别强调战争的初始阶段。莫斯科非常清楚自己在资源上无法与西方匹敌，因此专注于“必须迅速行动、迅速打击，以避免丧失战略主动权”这一命题。<sup>10</sup>2015年9月，莫斯科在叙利亚攫取了战略主动权，而其在当地新获得的地位，为削弱西方、尤其是美国军队的全球投射能力，提供了更大的整体军事力量投射空间。因此，对叙利亚的干预从来就不仅仅关乎叙利亚本身。多年来，西方的军事态势低估了地中海作为大国竞争战区的重要性，而俄罗斯对此心知肚明。<sup>11</sup>

即便是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分析人士，私下里也承认，俄罗斯在叙利亚至少有一个核心目标是反美的。反美主义同样构成了克里姆林宫支持阿萨德的主要动机之一。<sup>12</sup>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例如乌克兰局势以及俄罗斯的国内考量。恐怖主义问题确实存在于背景之中，但并非如克里姆林宫所呈现的那样：一方面，来自叙利亚的国内恐怖主义威胁被严重夸大；另一方面，莫斯科本就将西方视为恐怖主义的主要推动者。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因素也有所影响，但更多只是“锦上添花”。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具有多重层面：军事、外交以及国内政治，同时还纳入了莫斯科整体外交政策的考量，包括与西方的关系，以及其在叙利亚和该地区的具体利益。接下来的章节将对这些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 A2AD 布势与对西方的更广泛威慑

军事层面最清楚地表明了莫斯科在叙利亚问题上将威慑西方置于首要位置。这一过程同样显示出，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从自身历史中汲取了若干教训。接近克里姆林宫的分析人士私下承认，在设计这场军事行动时，避免重演阿富汗战争至关重要。从更为战术性的角度看，车臣战争的经验同样发挥了作用。<sup>13</sup> 莫斯科认识到，若要在全球舞台上与大国竞争，其对叙利亚的干预就必须具备创新性。因此，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的武器体系揭示了其真实意图——构建一种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有时也写作 A2/AD）的布势；简言之，即通过部署军事硬件来剥夺他方的行动自由。

这里需要作一项限定说明。A2AD 这一术语在数十年前进入西方公共话语体系，似乎起源于 1991 年的“沙漠风暴”行动之后。当时，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观察到，该行动之所以成功，主要在于其具备一种“能够在几乎不受敌对干扰的情况下将部队投送至战区的能力”。<sup>14</sup> 作为回应，中国军方得出结论，认为有必要阻断或中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随即开始发展并列装对陆攻击的弹道导弹与巡航导弹。西方分析人士将这些努力描述为 A2AD。该术语随后迅速传播，并进入了包括北约在内的相关话语体系。<sup>15</sup> 因此，A2AD 最初是在一个以中国而非俄罗斯为中心的讨论中形成的。正如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迈克尔·科夫曼（Michael Koffman）所指出的，这一概念并不完全契合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并不倾向于简单地“坐在防御泡泡之中”。<sup>16</sup> 不过，在海上领域讨论俄罗斯的 A2AD 仍然是有意义的。<sup>17</sup> 事实上，俄罗斯军方自身并不使用 A2AD 这一术语；莫斯科的目标并不止于建立一个防御区。斯蒂

## 军事行动

芬·R·科温顿指出，俄罗斯的战略行动“包含 A2AD 行动，同时还包括网络战、信息战，以及通过空中、陆地、海上力量和常规导弹实施的进攻行动——并且在此过程中始终同步地展示姿态并准备在必要时动用其他常规力量和核力量。实质上，涉及 A2AD 能力的俄罗斯战略行动，其核心目的更恰当地应被描述为：战略区域控制——对对手选项的剥夺。”<sup>18</sup> 在上述限定条件下，A2AD 这一术语仍可作为一种非技术性讨论中的便捷表述，本书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该概念。

莫斯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 A2AD 能力。对行动自由的剥夺与威慑密切相关。历史性的安全焦虑、对缓冲区的追求，以及——至少从西方视角来看——对于何种行动是进攻性的、何种是防御性的混淆，都构成了对 A2AD 布势及更广泛威慑问题讨论的一部分。事实上，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表明，其首要功能在于拯救阿萨德政权并威慑西方。一旦莫斯科在叙利亚建立起这些能力，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它便延伸了一条 A2AD “气泡”的弧线：该弧线始于遥远北方的北极地区，向南延伸，最终止于叙利亚。<sup>19</sup> 因此，将叙利亚视为这一长弧线的延伸，再次契合了俄罗斯在威慑西方、并对其南部方向给予特别关注这一更大模式之中。

该军事行动的其他方面同样显示出避免在叙利亚“被拖住”的意图。莫斯科试图主要通过空中作战来进行战争，以尽量减少人员伤亡。从历史上看，克里姆林宫主要依赖地面部队——在阿富汗战争中尤为如此。但在叙利亚，俄罗斯采取了一种以空中力量为主的作战方式，同时运用空军与海军。自干预伊始，莫斯科便在赫迈米姆空军基地部署了包括“铠甲”-S1 近程防空系统、阿尔马兹-安泰 S-400 高空地对空导弹系统（西方称为 SAM），随后又将其部署至西北部城市马斯亚夫，并同时

部署了 KRET“克拉苏哈”-S4 地基电子战系统。此外，还部署了 K-300P “堡垒”-P 岸防导弹系统和 9K720 “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系统。这些武器体系表明，ISIS 并非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标——ISIS 既没有空军，也未显示出发展空中力量的迹象。俄罗斯的行动显示，其意图在于一方面保护阿萨德政权免受内部与外部威胁，另一方面通过空中战役摧毁反对阿萨德的叙利亚力量。正如军事专家莱斯特·W·格劳（Lester W. Grau）和蒂莫西·托马斯（Timothy Thomas）所指出的，莫斯科最终无法完全依靠空中力量赢得战争，这是其不得不接受的一项教训，<sup>20</sup> 这一点与西方在波黑、科索沃和阿富汗试图单纯依靠空中力量取胜时所面临的挑战并无本质不同。然而，将空中战役置于优先地位的转变，表明进入叙利亚的这个莫斯科已经吸取了阿富汗与车臣战争的诸多教训。这个莫斯科在使用军事力量时更加谨慎，以确保不会在叙利亚陷入泥潭。与此同时，格劳与托马斯指出，就俄罗斯的地面存在而言，对拯救阿萨德影响最大的很可能是俄罗斯的军事顾问。这显示出莫斯科在控制伤亡方面的高度谨慎——军事顾问几乎不直接参战，但却在叙利亚获得了大量经验。事实上，与西方政府不同，莫斯科会将整套参谋班子派驻到叙利亚对应机构中，使双方在协同工作中积累经验。

莫斯科意在通过胁迫性威慑阻止西方更深度介入叙利亚，这一点几乎在干预开始后立刻显现出来。S-400 系统的全部组件在不到一周内即告到位。除 S-400 与空域控制外，莫斯科很快还引入了战术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反舰巡航导弹——这些都是 A2AD 布势的组成部分。在随后的数月乃至数年中，莫斯科持续、快速地轮换部署进出叙利亚的各类武器系统。“克拉苏哈”-S4 的部署立即表明了电子战（EW）的运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两次车臣战争以来，莫斯科便对电子战产

## 军事行动

生了浓厚兴趣，并在 2009 年后尤为密集地发展相关能力。随着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展开，俄军主要将电子战用于支援其作战行动。<sup>21</sup> 正如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罗杰·麦克德莫特（Roger McDermott）所写：“在部队防护的语境下，电子战系统无疑在减少作战中飞机损失、以及保护为支援叙利亚阿拉伯军队（SAA）而部署的较少数量地面部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很可能有部分电子战活动被用于收集北约飞机的电磁特征信息，以构建其电磁数据库。”<sup>22</sup>

作为这一整体战略的一部分，莫斯科持续强调信息主导权的重要性，即剥夺对手——美国——对信息空间的使用权。有报道称，美军在叙利亚越来越频繁地被迫应对俄罗斯的电子干扰攻击。这类攻击的严重性并不亚于常规军事打击，因为电子干扰可能使有效自卫成为不可能，并导致无法掌握战场态势，从而丧失对部队的实时指挥与控制能力。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为揭示了莫斯科通过破坏制度精神来侵蚀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一项重要方式。与俄罗斯官员和军事人员有接触的人士经常指出，俄方在形式上刻板地遵守协议的字面条款，却违反其精神。从西方视角看，国际义务不仅关乎成文文本，也包括不成文的规范；但克里姆林宫对国际法的理解则相当狭窄，更侧重于《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决议。例如，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曾讥讽道：“如今出现了一种倾向，试图改变我们所理解的国际法，用某种‘基于规则的秩序’来取而代之——这是我们一些富有创造力的西方朋友对它的称呼。”<sup>23</sup>

对技术细节的狭隘遵循，使莫斯科能够操纵国际体系以谋取自身利益。在叙利亚的军事领域中，这一点在所谓的“去冲突机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机制最初于 2015 年 10 月建立，并在两年后得到强化，

其本意是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一条开放但有限的沟通渠道，以避免冲突和总体上危险的局势。事实上，它最初几乎是一种非正式的“绅士协定”。然而，莫斯科却利用这一机制来复杂化并限制美国及其伙伴——主要是叙利亚民主力量（SDF）——的行动，同时声称已通过适当渠道对其空袭、炮击和导弹打击进行了通报。这种行为暴露了莫斯科的真实优先事项。曾在2017年夏秋季数月间负责美俄去冲突渠道的前美军军官罗伯特·E·汉密尔顿（Robert E. Hamilton）表示，俄方经常联系美方，声称在某处发现ISIS，提供坐标并实施打击——但打击地点却危险地接近SDF。“他们会说，‘我们已经去冲突了’，这就是那种博弈方式。但我们并不会去冲突，因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ISIS，而是我们……而且他们是知道这一点的。”<sup>24</sup>

SDF的兵力规模约为6.5万人，俄军在空中部署有无人机并进行侦察；很难想象他们会将其误认为规模小得多的ISIS部队。当然，并非每一次情况都如此清晰。“有时我们也会挠头……他们的情报到底是糟糕，还是故意如此？”汉密尔顿回忆道。尽管如此，美方现场人员清楚地认识到，即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莫斯科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威慑美国及其伙伴，并在名义上遵循去冲突程序的同时，利用既有规则来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这种俄罗斯行为远不止于叙利亚空域或海域的互动问题——它直指侵蚀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核心，并动用俄罗斯国家所掌握的一切资源，在各条战线上展开行动。

## 行动进程

莫斯科将其整体叙利亚战略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由德黑兰及其

## 军事行动

代理力量在地面承担主要作战负担，从而使俄罗斯在“流血”和财政成本两方面都保持在较低水平。与苏联时期的直接军事介入相比，这是一次重大的转变。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一直强调通过代理人来获取对整个地区的控制力。在叙利亚，这一路径同样以对西方及其盟友施加杠杆、以服务于莫斯科目标为前提。最后，这一设计本身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因此在错误或挫折不可避免地出现时，能够相对容易地转向其他方向。正如季马·阿达姆斯基（Dima Adamsky）所指出的，莫斯科在近期冲突中展现出的学习过程“似乎能够容忍失败，并表现出概念上的灵活性与动态性”。<sup>25</sup> 这一判断也得到其他军事分析人士的认同。科温顿写道：“当代俄罗斯的做法比其苏联前身灵活得多，也更加多路径化。”<sup>26</sup> 的确，莫斯科在叙利亚建立的指挥与控制体系，使其能够对快速出现的威胁作出反应，并在许多观察者看来是一个成功案例。

俄罗斯军事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维持阿萨德政权继续掌权。莫斯科的首轮空袭打击的是反阿萨德力量集中的地区，例如叙利亚西部霍姆斯郊区——该市是全国第三大城市，分析人士将其描述为叙利亚革命的发源地。而包括巴尔米拉和拉卡在内的 ISIS 据点则远在数百公里之外。俄罗斯的政治轨道与军事轨道同步推进。在军事上，这一行动旨在以相对有限的资源摧毁任何反对阿萨德的力量，从而迫使西方面对一个选择——要么 ISIS，要么阿萨德。在这种情境下，西方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阿萨德继续执政。通过胁迫性手段，莫斯科在军事与政治层面同时构建了杠杆。这些手段包括信息行动、对西方进行试探，以及刻意制造危险局势，以向美国及其盟友施压并迫使其合作。一个危险且不可预测的俄罗斯形象，加剧了西方对俄罗斯可能因叙利亚而开战的

恐惧，从而促使其倾向于退让，以避免与俄罗斯发生战争。感知往往比现实更为重要。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几乎不可能为了叙利亚而与美国爆发直接战争。

与此同时，在外交轨道上，莫斯科边缘化了那些将“阿萨德下台”作为和平谈判前提条件的反对派（这一做法沿用了其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在车臣问题上的政策脚本），<sup>27</sup> 并在与地区内反对阿萨德的力量接触时，创造出在俄罗斯条件下进行谈判的环境，为国际社会逐步接受阿萨德继续执政奠定基础。

在叙利亚之前，有报道称莫斯科在精确打击和弹药投送方面存在困难。<sup>28</sup> 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之所以在历史上发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无差别打击，纯粹是因为其缺乏实施精确打击的能力。然而在叙利亚，证据表明，尽管俄军使用的大多数弹药仍是非制导的，但其打击明显更加精确。不同于以往的是，莫斯科以更高精度打击了包括医院、面包房以及人群排队加油的加油站等平民目标——这充分说明，无论技术如何进步，俄罗斯在反叛乱问题上的基本方法与西方存在根本差异。<sup>29</sup> 俄罗斯进入叙利亚战区后，对医疗设施的攻击不降反升，莫斯科协助阿萨德政权进一步加大了对反对派的清剿力度。尽管叙利亚冲突中没有任何一方是完全无辜的，但阿萨德政权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

一项发表于同行评议期刊《BMG Global Health》的研究发现，叙利亚和俄罗斯政权通过蓄意打击救护车，将医疗体系“武器化”。<sup>30</sup> 官员和活动人士还注意到，在医院自愿向联合国“禁打击名单”提供 GPS 坐标之后，它们反而成为空袭目标，这引发了莫斯科是否利用联合国体系服务自身目的的疑问。<sup>31</sup> 2020 年 4 月，一项由联合国主导、针对叙利亚平民目标轰炸的调查得出结论称，“阿萨德及其盟友”实施了大多数袭

## 军事行动

击，但并未直接点名俄罗斯。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事务主任理查德·高恩（Richard Gowan）在评论该报告时表示：“从一种不那么宽容的解读来看，这是在尽量避免冒犯莫斯科，反映出联合国官员认为继续与俄罗斯合作是叙利亚人道主义行动未来的关键。”<sup>32</sup>

因此，莫斯科的空中战役在恐吓和瓦解普通民众与反阿萨德反对派士气方面，与叙利亚政权的行动形成了协同。这一战役与持续、有针对性地打击 ISIS 几乎无关。由此可见，尽管莫斯科将其防空导弹系统描述为本质上具有防御性质、在叙利亚是为了保护俄空军，但其实际运用远远超出了防护本身，并直接嵌入了内战进程之中。

在人员规模方面，根据公开来源，任何一个时间点上莫斯科在叙利亚地面通常部署约 4000 至 6000 名军事人员，主要是精锐部队，但在整个行动过程中轮换人员累计达数万人。克里姆林宫官方报告称这一数字为 63,000 人。<sup>33</sup> 尽管真实数字仍不清楚，现有信息已足以令人信服地表明，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相对有限。这再次显示，即便无法确定确切人数，叙利亚行动也与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介入截然不同。<sup>34</sup> 俄罗斯总参谋部经常强调“曾进入叙利亚的人员总数”，但这一说法的真正含义很可能未被西方受众理解。其关键不在于参与反叛乱训练或有限干预的人员数量，而在于俄罗斯空军、海军和陆军在整合高端联合作战能力方面获得的经验，这些能力用于胁迫性威慑一个同级对手，即西方。

为此，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在于测试西方的决心。莫斯科进入叙利亚战区本身就使空域更加拥挤，自然提高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但这并非全部事实。有报道称，莫斯科还有意对西方进行试探。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安德鲁·韦斯（Andrew Weiss）指出，莫斯科

在其他战区的试探行为与叙利亚之间存在关联：

升级风险并未被彻底消除，这提醒我们，叙利亚发生的事件并非孤立存在，而只是一段极其艰难的双边关系中的一个要素。俄罗斯战机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地区、在与北约日益对峙的前沿线上，对西方军机和军舰实施令人不安的近距离拦截和桶滚机动。这种当面挑衅的战术，强化了美国政策界和军事界对扩大与一个刻意利用军事事故威胁作为政治工具和施压来源的政府进行合作的深刻犹疑。<sup>35</sup>

这些政治施压工具在叙利亚问题上尤为关键，并与莫斯科的 A2AD 布势密切相关。A2AD 布势并非“一刀切”。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布势能力不俗，但规模有限。事实上，莫斯科并未成功建立一个完整的 A2AD “气泡”（完整气泡意味着任何外部力量都无法在该空间内行动）。这一目标并未实现，美军联军仍持续行动，只是面临更多复杂性和限制。（下一节将进一步讨论。）但这并不构成低估俄罗斯在叙利亚地位的理由——其目标从来就不是复制加里宁格勒那样的 A2AD 气泡。威慑和恐吓已经足够，这推动西方进行自我威慑；而鉴于其本就不愿深度介入叙利亚，这种倾向早已存在。

最后，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一个重要要素是不仅与阿萨德政权，而且与伊朗和真主党进行协调。<sup>36</sup> 与逊尼派恐怖组织不同，莫斯科从未将真主党视为恐怖组织。多项报道称，真主党在与俄军并肩行动的过程中从俄罗斯身上学习。<sup>37</sup> 更近期的报道还指出，真主党曾使用俄罗斯国旗作为掩护，以躲避以色列的打击。<sup>38</sup> 莫斯科还通过卡西姆·苏莱曼尼向真主党提供轻武器。克里姆林宫多年来曾正式邀请真主党代表访问莫斯科，而在叙利亚问题上，时任俄罗斯驻黎巴嫩大使亚历山大·扎西普金

## 军事行动

(Aleksandr Zasyplin) 甚至公开称赞真主党。<sup>39</sup> 莫斯科还与什叶派民兵进行了尤为密切的合作。<sup>40</sup> 有报道称，伊朗战斗人员会换穿阿萨德政权军服，以避免遭到以色列打击。<sup>41</sup> 俄罗斯与伊朗及其代理力量的协调具有多重重要意义。其中之一，在军事行动层面，是由伊朗及其代理人而非俄罗斯承担了叙利亚战场上的主要地面消耗性作战。这一点至关重要，使莫斯科得以保持轻量化介入。苏联在阿富汗战争期间，数以千计的裹尸袋运回国内，还有更多伤员；而在俄罗斯的叙利亚行动中并未出现这种情况。相反，大量裹尸袋和伤员被送回了伊朗。

更宏观地看，在叙利亚问题上，莫斯科事实上是在与美国及整个西方展开竞争，即便西方并未始终意识到这一点。为了在这种竞争中取得成功，莫斯科明白，必须通过在能力谱系的广泛范围内部署高端系统来威慑其对手。叙利亚反对派曾缴获大量装甲和火炮；为帮助阿萨德重新确立政权控制，莫斯科部署了一支空中力量集群，以支援在地面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行动以胁迫方式威慑了其他可能通过有限军事干预影响叙利亚冲突的主要大国。这正是莫斯科在叙利亚部署与地面冲突本身并无直接关联的高端军事能力的原因。

自 1991 年以来，美国发动的战争主要针对军事上较弱的对手，而非将更强大的同级竞争者排除在战场之外。例如，美国 2004 年进入费卢杰时，并不需要担忧外部常规军事干预。相比之下，多年来莫斯科从未忽视将更强对手拒之门外的重要性，而叙利亚则将这一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俄罗斯在执行叙利亚行动时，动用了广泛的空军和海军力量，以胁迫性威慑大国干预（包括土耳其），同时支援地面作战取胜。

到 2019 年 3 月，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宣布，莫斯科在叙利亚推行的是一种“有限行动”战略，并希望这一战略能为未来军事行动提供指导。

<sup>42</sup> 到那时，这一表述更多是对此前数年行动的概括；更重要的是，这一战略体现了对苏联及沙皇时代“有限战争”方法的回归。<sup>43</sup> 这些发展表明，在普京领导下，莫斯科高度优先考虑与西方的大国竞争，而叙利亚正是这种竞争展开的关键舞台。

## 莫斯科得到了什么？

莫斯科的干预毫无疑问地将阿萨德从迫在眉睫的垮台中拯救了出来，并成功投射了其大国地位。仅此一点，对克里姆林宫及其盟友而言，就是一项重大的收益。与此同时，莫斯科还确立了对叙利亚领空的控制，这对以色列具有重大意义。俄罗斯如今在地中海拥有永久性的军事存在，至少持续到 2066 年，并可在此之后再延长二十五年。<sup>44</sup> 这一点不仅关系到俄罗斯向北约南翼及整个地区投射力量的能力，也关系到其向更远地区扩展行动的可能性，例如向非洲和红海方向扩展——而莫斯科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地位使其得以更深度地介入利比亚这一同样位于地中海沿岸、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并且在那里，莫斯科获得海军基地使用权的可能性最大。正如前文所述，在东地中海，莫斯科无法从塞浦路斯和黑山获得这一准入，但利比亚并未关闭这扇大门。事实上，俄罗斯的行动表明，莫斯科正在将其所谓的“南部防线”向比以往更远的方向推进——不仅横跨黑海，而且深入黎凡特地区。这一成就甚至连俄罗斯沙皇时代都未曾实现。

总体而言，从军事角度看，莫斯科展现出的能力较此前若干年明显提升，并伴随着更高的战略雄心。尽管问题依然存在，俄罗斯军队表现出成长、改进、更大的灵活性以及学习能力。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可以

## 军事行动

清楚地看到，与其他所有冷战后俄罗斯的军事介入相比，叙利亚经验对俄罗斯关于未来战争形态和军事行动的思考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在谈论未来战争时，俄罗斯军官最常引用的正是叙利亚经验，而在叙利亚服役也已成为极受追捧的经历。

沿着这一思路，莫斯科改善了叙利亚的防空体系，并且表明，尽管存在一些困难，俄罗斯仍然能够将其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库兹涅佐夫海军元帅”号——部署到地中海，并从其甲板起降飞机。尽管许多人有理由对“库兹涅佐夫”号的诸多缺陷加以批评，甚至嘲讽，但这艘航母在一种“真空状态”中占据了空间，仅仅凭借其存在本身，就足以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展示俄罗斯的相关性。此外，“库兹涅佐夫”号还促成了与利比亚哈夫塔尔将军的一次低调会晤，从而帮助莫斯科在利比亚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除了扩建塔尔图斯的俄罗斯海军设施并将其推进为一座完整意义上的基地之外，莫斯科还启用了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即美国国防部通常所称的巴塞勒·阿萨德机场。<sup>45</sup> 赫迈米姆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主要作战基地，且与塔尔图斯毗邻。两者均位于东地中海沿岸，是莫斯科在叙利亚 A2AD 布局中的关键组成部分。

尽管如此，莫斯科仍在叙利亚全国多地部署了军事资产。其中之一是位于霍姆斯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自 2015 年以来，莫斯科一直在运作并逐步扩建该基地，以支持俄罗斯航空航天军的行动。<sup>46</sup> 另一处是提亚斯空军基地，通常被称为 T-4，位于帕尔米拉以西。最近，在特朗普于 2019 年 10 月宣布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之后，俄罗斯的部署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叙利亚北部，包括曼比季。<sup>47</sup> 俄罗斯官方新闻来源还显示，莫斯科在卡米什利建立了一座直升机基地。<sup>48</sup> 俄罗斯是否在这些地区实

现了完全控制仍存在争议，但俄军确实已经部署到位，并正在利用美国撤军留下的真空，努力巩固自身存在。

一些报告指出，莫斯科正将其中某些基地转变为其在叙利亚中部的空中行动中心，以作为赫迈米姆的备份。由于这些地点并未被视为永久性军事基地，俄军人员采取轮换部署。与此同时，一个额外的复杂因素在于伊朗在这些地区与俄罗斯存在行动重叠，例如在帕尔米拉（塔德穆尔）等地。确实，有报道称，伊朗也正在沙伊拉特以及叙利亚其他地区建设基地。<sup>49</sup> 这些额外行动构成了俄罗斯军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俄罗斯行动的重心仍在叙利亚西部、即地中海沿岸，但这些部署显示出莫斯科军事行动不断演化与扩展的特征。

即便面临更高的复杂性，美国及其盟友仍然能够在整个叙利亚战区开展行动。莫斯科所建立的部署格局具有相当的威慑力，但其覆盖范围主要局限于叙利亚西海岸。这也解释了为何 2018 年美国对叙利亚政权化学武器设施的导弹打击主要是从伊拉克方向以及驻扎在卡塔尔的空军基地发起，而非来自地中海方向。赫迈米姆和拉塔基亚地区的山脉使空中侦察变得困难，而这是构建一个完整、不可穿透防空“气泡”的若干关键要素之一。因此，俄罗斯不得不依赖叙利亚方面提供信息，而后者的体系老旧且不可靠。电子战领域同样存在这一限制：在实施干扰之前，必须首先知道目标的位置。如果处于海平面、四周环山，而大多数俄罗斯系统正是如此部署，那么目标识别就会成为问题。此外，莫斯科实施电子干扰的另一面在于，它同时为美国提供了进一步了解俄罗斯技术的机会。而且，正如前文所述，莫斯科也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即单凭空中战役无法赢得战争。

最终，对西方而言，政治意志的缺失比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武器系统

## 军事行动

构成了更大的障碍。普京理解这一点，并充分加以利用。尽管西方习惯于以狭隘、二分的方式描述普京，将其视为一个单纯的机会主义者，但准确解读对手本身就是一项战略能力——而西方甚至尚未承认莫斯科从一开始就将西方视为对手。更重要的是，莫斯科的行动展示出一种持续而一致的意图与投入：威慑西方，测试其可被恐吓的程度，并在中东投射力量，最终削弱美国的地位。正是叙利亚，为俄罗斯军队提供了自阿富汗战争以来前所未有的经验积累与能力提升机会。

## 武器销售与军事训练

长期以来，莫斯科一直在争夺中东和北非地区“首选武器供应国”的地位。多年来，无论是在中东、北非，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俄罗斯都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而在本文写作之时，这一格局仍未改变。此外，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测，在短期内这一状况不太可能发生变化。

叙利亚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使其能够测试并展示新型武器、以较低成本处理旧式弹药，并对俄罗斯军队进行训练。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并非莫斯科介入叙利亚的初衷——它们是军事干预所带来的“副产品”。但莫斯科充分加以利用，而这也有助于塑造一种俄罗斯重新作为全球权力掮客崛起的认知。俄罗斯经济依然高度依赖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但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防工业，已经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在国内层面，国防工业还是俄罗斯的重要就业来源。2012年5月7日，普京在第三次就任总统的同一天，再次强调了武装力量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的重要性。<sup>50</sup>

因此，在2012年7月，普京曾就伊拉克以及正在经历“阿拉伯之

春”的国家表示不满，称“俄罗斯公司正在失去其在当地商业市场中维持了数十年的地位，并被剥夺了大量商业合同”。<sup>51</sup> 正如俄罗斯强大的国有工业控股集团——罗斯特克（Rostec）首席执行官谢尔盖·切梅佐夫在2015年2月所言：“至于中东的冲突局势，我并不隐瞒这一点，大家也都明白，冲突越多，他们（客户）从我们这里购买的武器就越多。尽管受到制裁，销售量仍在持续增长。主要增长来自拉丁美洲和中东。”<sup>52</sup>

尽管武器销售本身是一个目标，但对莫斯科而言，它同时也是一项外交政策工具。早在切梅佐夫发表上述言论前三年，即2012年7月，普京就指出，武器出口是“推进[莫斯科]国家利益——无论是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的有效工具”。<sup>53</sup> 次年，时任副总理德米特里·罗戈津表示，负责对外军技合作、主导对外军售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是俄罗斯的“第二外交部”。他同时指出，武器销售背后的主要目标是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力。<sup>54</sup>

在叙利亚，武器测试与展示构成了俄罗斯军事行动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2015年10月初，在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仅数日之后——而且恰逢普京生日——莫斯科从里海出动主要是小型护卫舰，向叙利亚境内目标发射了二十六枚巡航导弹。<sup>55</sup> 莫斯科对这一行动进行了高度公开化的展示，其目的不仅在于彰显俄罗斯自身的军事实力，也在于向其他国家表明：它们并不需要购买体量庞大、价格高昂的远洋作战舰艇，同样可以实现并投射决定性的影响力与权力。当然，莫斯科也明确表示，它非常乐意协助其他国家实现这一目标。

随着战役的推进，莫斯科持续测试各类武器系统，不断轮换不同装备的部署，同时也看到其武器销售额不断增长。<sup>56</sup> 从同一逻辑出发，叙

## 军事行动

利亚还成为一个实用而冷酷的场所，使俄罗斯得以比在本国境内更为便利地处理老旧弹药。

电子战是另一个典型例子。专家指出，俄罗斯的电子战装备相当先进，而与美军部队及其技术的近距离接触，使俄罗斯获得了持续测试自身技术并从中学习的机会。<sup>57</sup> 罗杰·麦克德莫特指出，莫斯科使用这些装备的一个次要原因，正是为了在实战条件下进行测试——正如他所写，部署“克拉苏哈-S4”系统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在作战环境中对该系统进行实地测试。事实上，麦克德莫特还指出，自 2009 年以来，莫斯科一直在持续投入资源，以实现电子战能力的现代化，其总体目标是在俄罗斯周边地区以非对称方式挑战北约，“并最大化其在针对北约东翼成员的任何行动中的成功概率”。<sup>58</sup>

大约从 2017 年起，叙利亚问题在俄罗斯国内新闻中基本淡出（这一宣传层面的变化将在下一章中作更详细讨论）。然而，截至本文写作之时，武器装备的测试与研发，以及对俄罗斯军队的训练，仍然是普京在后续讲话中反复强调的重点之一。2016 年 3 月，在叙利亚干预之后首次向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表示：“俄罗斯陆军和海军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们能够在远离永久部署地的情况下有效开展行动。”<sup>59</sup>2017 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普京并未发表国情咨文，或许是因为他并不认为这场革命值得庆祝。但在 2018 年 3 月向联邦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普京则进行了详尽论述，重点强调了叙利亚行动在武器销售和军事训练方面带来的红利：

叙利亚行动证明了俄罗斯武装力量能力的提升。近年来，我们为改进陆军和海军做了大量工作。武装力量中的现代化武器数量增加了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3.7 倍，300 多件新型装备列装部队。战略导弹部队接收了 80 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102 枚潜射弹道导弹，以及 3 艘“北风之神”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12 个导弹团装备了新的“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远程高精度武器运载平台的数量增加了 12 倍，制导巡航导弹的数量增加了 30 多倍。陆军、航空航天部队和海军的整体实力均显著增强。俄罗斯以及全世界都已经熟知我们最新型的飞机、潜艇、防空武器，以及陆基、空基和海基制导导弹系统的名称。所有这些都是尖端的高技术武器。围绕俄罗斯周边构建起了一套稳固的导弹预警雷达场（这一点至关重要）。苏联解体后曾出现的巨大空白都已被填补。<sup>60</sup>

最后，在 2019 年 2 月以国内议题为主的联邦会议讲话中，普京对中东的唯一提及是：“我们继续发展武装力量，提高战斗训练的强度和质量，其中部分正是利用了我们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获得的经验。”<sup>61</sup>

几乎无人会质疑实战训练的重要性。普京在 2018 年 6 月 7 日年度“与普京直接连线”的问答节目中，也曾公开强调这一点。当时，一名养老金领取者向他询问俄罗斯军队何时从叙利亚撤出。普京首先回应道：“首先，在实战条件下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也是提升武装力量的独特工具。任何演习都无法与真正的实战运用相提并论。”<sup>62</sup> 在随后涉及多个议题的长篇回答中，他尤其强调了叙利亚行动为军队提供的训练机会。

## 私人军事承包商（PMC）的使用

## 军事行动

近年来，所谓的私人军事承包商或私人军事公司（Private Military Contractors / Companies，简称 PMC，俄语中缩写为 ЧБК），例如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隶属于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被称为“普京的厨师”的寡头叶夫根尼·普里戈任），在叙利亚的出现引发了大量媒体关注。这些半国家性质的安全力量虽然数量不多，但在防止俄罗斯在叙利亚“陷入泥潭”方面发挥了另一项重要作用。尽管关于它们的准确信息仍然相当有限，但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工具，它们的重要性将日益凸显。

记者们经常将俄罗斯的 PMC 描述为雇佣兵，或将两者混用，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雇佣兵提供的是一种极为狭窄的服务——他们为金钱而杀戮，谁付钱就为谁服务，并不考虑长期后果。但正如学者金伯利·马滕（Kimberly Marten）指出的那样，俄罗斯 PMC 的活动横跨多个类别。有时它们确实包含雇佣兵式行为，但它们同时还提供一系列其他服务，包括领导人安全、军事训练、战役咨询以及自然资源开采等。此外，它们往往会从更长期的角度考虑其客户基础。<sup>63</sup>“私人军事公司”这一术语在俄罗斯的理解方式也不同于西方——它默认与国家存在某种联系，而这种关联在西方并不存在。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人使用“志愿者”一词时，往往带有引号，其经验至少可以追溯到苏联时期，当时国家会“志愿”他人。

俄罗斯国防部下属的军事期刊《军事思想》（*Военная мысль*）曾这样界定 PMC：

私人军事公司（PMC）是一种注册在案、以营利为目的的私人商业结构，由高素质技术专家组成，在国家控制之下并为国家利益服务，这正是其与经典意义上的雇佣兵分队和恐怖组织的根本区别。PMC 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私人”，因为它们实际上为国家利益服务，遵循

与正规军相同的计划并追求相同的目标，尽管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选择上被赋予了一定自由度。<sup>64</sup>

俄罗斯在利用半国家安全力量方面有着悠久而独特的历史，其渊源早于苏联时期。俄罗斯沙皇数百年来便曾使用此类力量，且往往包括非俄罗斯族裔成员。正如前文所述，在莫斯科反对北约干预南斯拉夫的背景下，1999年4月，少量俄罗斯“雇佣兵”曾出现在南斯拉夫。然而，在普京时代，对PMC的强调明显加强。在这一背景下，据媒体报道，PMC首先出现在乌克兰。2013年，一家私人军事公司——斯拉夫军团有限公司（Slavonic Corps Limited）开始在叙利亚开展行动，这比2015年9月的正式军事干预早了大约两年。一些近期的俄罗斯消息来源甚至指出，斯拉夫军团正是专门为在叙利亚行动而设立的。<sup>65</sup>最为知名的PMC——瓦格纳集团——正是从斯拉夫军团中发展而来。事实上，根据挪威国防部一家智库的报告，“瓦格纳的故事始于2013年叙利亚政府向莫兰安全集团提出请求，希望其协助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叙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sup>66</sup>PMC的人员，尤其是其领导层，几乎都与俄罗斯总参情报总局（GRU）、特种部队（Spetsnaz）、海军步兵等单位有关联；他们与国防部存在联系，是“俄罗斯远征力量与能力的核心”。<sup>67</sup>

事实证明，这些力量已成为克里姆林宫一项有效的外交政策工具。它们在叙利亚的直接参与程度相对有限，但其使用符合一种“有限手段”的战略逻辑——当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军队不仅在法律上存在问题，而且在能力上也难以实现时，该如何行动？正因如此，PMC的使用正在增长，并且最终我们往往会在俄罗斯政府介入的任何地方看到它们的身影。俄罗斯使用PMC的整个体系与西方截然不同：在西方，军事承

## 军事行动

包商是合法的，其活动透明且界限清晰；而在俄罗斯，它们在法律上却是非法的。

合理否认性 (plausible deniability) 这一特征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显然具有实用价值。<sup>68</sup> 它契合了普京通过信息战制造混乱的战略，也与近年来俄罗斯军事改革所强调的创造性与适应性思维相一致，尤其是在常规武器方面相较美国处于弱势的情况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否认变得越来越难以令人信服。正如马滕所指出的那样，维持 PMC 的非法地位，可能还服务于另一项目的——即维持对围绕克里姆林宫的寡头集团的权力控制。<sup>69</sup> 非法性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这些集团头上，因为刑事追诉始终是一种可能选项。此外，PMC 还可以被用来清算私人恩怨、传递政治信号。<sup>70</sup> 这同样凸显出，国内因素以一种与西方国家行为方式截然不同的方式，持续支撑着俄罗斯的对外行动；而这种现象在某种悖论意义上也揭示了俄罗斯国家能力的脆弱性——它不得不诉诸此类手段以维持控制。

在中东和非洲地区，PMC 作为一项国家安全工具，其使用规模很可能会继续扩大，因为它们已被证明是一种有用的制度创新。就叙利亚战役而言，PMC 只是整体工具箱中的一项工具，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项——如前所述，俄罗斯军事顾问在维持阿萨德政权方面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而俄罗斯军事警察可能也发挥了另一项重要功能。但 PMC 的使用揭示了更为宏观的俄罗斯特征。在国内层面，与向叙利亚派遣义务兵相比，使用 PMC 引发的社会焦虑要小得多——毕竟，这些人是自愿前往叙利亚并获得报酬的，他们清楚其中的风险。正因如此，导致大约 200 名俄罗斯 PMC 死亡的臭名昭著的代尔祖尔事件，并未在俄罗斯国内引发广泛愤怒。该事件发生于 2018 年 2 月，当时数百名支

持阿萨德的武装人员（其中包括瓦格纳集团成员）违反了 2015 年美俄在叙利亚达成的“去冲突”协议，越过幼发拉底河，试图夺取位于叙利亚东部城市代尔祖尔附近的一座炼油厂。这些战斗人员使用俄罗斯重型武器攻击了一个由美国支持的库尔德反对派据点。美军最初进行还击，但对方并未停止行动，美军最终别无选择，只能在自卫情况下呼叫更大规模的空袭。袭击前、袭击中以及袭击后，美军始终与莫斯科保持沟通。根据当时五角大楼和媒体的报道，约有 200 至 300 名战斗人员在空袭中丧生，其中大多数来自瓦格纳集团。莫斯科方面最初完全否认任何俄罗斯人员的参与，随后又淡化死亡人数——显然是出于对国内舆论的考量。但最终，这一事件并未在国内引发显著反应。关于该事件仍有许多疑问尚未得到解答，尤其是莫斯科为何允许其发生。马滕的解释似乎最具说服力——该事件很可能与俄罗斯国内政治有关，反映了“俄罗斯安全机构之间长期存在的残酷内斗，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认为，代尔祖尔事件“实际上可能以俄罗斯国内政治为中心”。<sup>71</sup>

从更广的角度看，PMC 使用的另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们创造了就业机会，尽管相关人员明知其中风险。一名俄罗斯分析人士将这种心态描述为：“我们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没有意义。”<sup>72</sup> 叙利亚战役中的这一维度凸显了俄罗斯青年缺乏前景的问题；但与此同时，PMC 的存在又在不付出许多人认为难以承受的成本的情况下，帮助维持了叙利亚行动。

在外交政策层面，PMC 的使用使莫斯科得以利用国际法中的灰色地带。莫斯科再一次通过操纵国际体系来侵蚀行为规范。一旦莫斯科在某个国家达成经济或军事合作协议，从技术层面看，它便拥有向该国派

## 军事行动

遣人员的正当理由，例如为从事资源开采的公司提供安保服务。这已不再是当年在阿富汗那样，莫斯科难以为自身存在找到书面合法性的情形。从形式上看，只要两国达成一定协议，国际法并不禁止 PMC 的存在。这种状况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个立足点，使其得以从事其他难以监控的“灰色”活动，从而扩大俄罗斯在某一国家（无论是叙利亚还是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并进而改变地区力量平衡。<sup>73</sup> 正因如此，PMC 的使用成为克里姆林宫防止在叙利亚“陷入泥潭”的又一项工具性手段，也使此次干预与阿富汗战争形成了鲜明对比。

更进一步说，PMC 之所以在莫斯科争夺国际主导地位的竞争中如此重要，还存在着更深层的原因。莫斯科清楚，它无法在对称层面上与西方抗衡。美国的力量基础在于全球航行自由，俄罗斯无法匹敌这一能力，但它可以在冲突的各个层级上对美国施加成本，迫使其投入更多资源。PMC 可以在“台面之下”运作，而不至于引发西方的强烈反应，也不易让人意识到莫斯科正在利用它们改变力量平衡——正如其目前在利比亚所尝试的那样，在那里，俄罗斯既有的地位为 PMC 活动提供了支撑。一名匿名的美国军方消息人士指出，美国情报界未能将 PMC 与更广泛的军事战略联系起来，反而损害了自身判断：“更具破坏性的是一种无知的看法，即认为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高层并非战略思考者。我们甚至都没有就俄罗斯军事战略的潜在问题展开战略性讨论。”<sup>74</sup> 因此，PMC 的重要性或许不在于它们已经做了什么，而在于它们未来可能为俄罗斯国家所完成的事情。

# 第七章

## 国内战线

“俄罗斯不会参与在叙利亚或其他国家领土上的任何军事行动，至少目前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普京于 2015 年 9 月 28 日在接受 CBS 记者查理·罗斯（Charlie Rose）采访时如此表示。不过，他并未排除在阿萨德请求援助的情况下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sup>1</sup> 次日，在与贝拉克·奥巴马进行了一次长达九十分钟的会晤之后，普京表示，克里姆林宫正在考虑向阿萨德的军队提供额外援助，但“就地面部队而言……俄罗斯的介入是不可想象的”。<sup>2</sup> 尽管普京是在对美国受众讲话，但他的表态同样具有国内意义。在俄罗斯国内，关于是否可能对叙利亚进行干预的讨论在 2015 年 9 月之前就已经存在。此外，普京的国内政治动员与叙利亚干预密切相关，这正是本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在与查理·罗斯对话仅两天后，即 9 月 30 日，普京会见了俄罗斯联邦委员会。<sup>3</sup> 会议的重点是应对来年经济衰退的措施，同时也“单独关注”了“叙利亚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sup>4</sup> 俄罗斯主要的对外宣传渠道 RT 对此次会议的报道亦采用了类似表述。<sup>5</sup> 联邦委员会表面上正是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表决，结果是 162 票一致赞成。<sup>6</sup>

## 宣布干预

在联邦委员会投票之后，普京向公众宣布了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sup>7</sup>这一声明值得仔细分析。普京的表述高度概括了国家向俄罗斯民众传达的核心信息：如果俄罗斯不在叙利亚消灭恐怖分子，这些人就必然会返回其本国，包括俄罗斯本土，并在那里发动恐怖袭击。对叙利亚的干预被描绘为俄罗斯的自我保存行为，并带有一丝反美色彩：

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唯一可靠方式——而在叙利亚及其邻国肆虐的，正是国际恐怖分子团伙——就是在他们已经占据的领土上预防、打击并消灭武装分子和恐怖分子，而不是等他们来到我们家门口。众所周知，在所谓的“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中——我再次强调，这与真正的伊斯兰毫无关系——如今有成千上万来自欧洲国家、俄罗斯以及后苏联国家的移民。无需成为专家也能明白：如果他们在叙利亚得逞，他们就必然会返回本国，也会来到俄罗斯。<sup>8</sup>

普京强调俄罗斯支持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并与其此前在联合国的讲话保持一致，声称俄罗斯愿意与伙伴合作。他强调俄罗斯是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事——这是克里姆林宫一贯的论调——但他补充说，此次干预是应“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总统的正式请求”而进行的。其话语中的反美意味体现在：叙利亚冲突根源深重，并被“外部干预”所恶化。<sup>9</sup>在这一叙述中，“外部干预”显然指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行动。尤为重要的是，普京表示此次干预将是有限的——俄罗斯将通过空中力量支援叙利亚军队，并计划在有限时间内这样做，尽管他并未给出明确的结束日期：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鉴于上述所有情况，我们当然无意“深陷”冲突，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完全投入其中。我们的行动将严格限定在既定框架内。第一，我们将仅在叙利亚军队合法打击恐怖组织的过程中提供支持。第二，支援将仅限于空中，不参与地面行动。第三，这种支持将是有限时间限制的——即限于叙利亚军队进攻行动的持续时间。<sup>10</sup>

总体而言，普京关于叙利亚干预的声明呈现出若干显著特征。第一，恐怖主义议题早已在俄罗斯公众意识中占据重要位置，而克里姆林宫长期灌输的叙事是：美国训练并支持恐怖分子。第二，尽管该声明在形式上类似于苏联当年宣布入侵阿富汗的表述，但普京可以相对可信地援引阿萨德的正式邀请——这是苏联当年无法做到的，因为普京并未亲自“安置”阿萨德上台。显然，普京希望向国内公众传达的信息是：这将是一场短暂而有限的行动，成本低、收益高，而不是“第二个阿富汗”。

反美情绪作为背景，与对国际法的象征性尊重并行——克里姆林宫反复声称俄罗斯不同于美国，遵守国际法，尽管其对国际法的理解与西方不同。第四，声明表面上强调干预有限，但在时间尺度上却保留了高度灵活性。除了对撤军期限的模糊表述外，普京还表示俄罗斯“不打算”深陷冲突——这不同于明确宣称绝不会介入。措辞的精心选择揭示了克里姆林宫的思维方式，也显示出其对公众舆论的敏感。另一个值得强调的重要元素是：在普京宣布干预后不久，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是唯一在叙利亚合法使用武力的国家：在第三国领土上使用武装力量，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或该国合法领导人请求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实际上将是唯一一个在合法基础上行动的国家，即应叙利亚合法总统的请求。<sup>11</sup>这一表态

## 国内战线

主要针对美国及更广义上的西方，并预示了数年后莫斯科在讨论伊朗问题时的论点——即俄罗斯是叙利亚唯一合法存在的外部行为体。尽管如此，这一早期声明表明，相关论证从一开始就已被构建，或至少体现了克里姆林宫思路的一致性。这也支持了这样一种判断：莫斯科试图通过此次干预限制美国在中东的存在。

就阿萨德向俄罗斯发出邀请这一问题而言，克里姆林宫显然从阿富汗战争中吸取了教训。不论阿萨德是如何作出这一决定的，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确实向普京致函请求援助——而且这封信还将俄罗斯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作为请求援助的理由之一。<sup>12</sup>多年来，阿萨德在公开场合反复谈到俄罗斯有必要出现在叙利亚，并且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开始强调俄罗斯长期驻留的必要性。例如，他在2018年7月表示：“俄罗斯武装力量对于我们地区、至少对于中东地区的平衡是必要的，直到世界的政治平衡得以恢复。”<sup>13</sup>

然而，阿萨德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则是另一回事。从西方视角来看，这样一位最终被其大多数本国民众视为不合法的统治者，一位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之一、并且其政权本身成为恐怖主义最大招募工具的人，早已不再具备任何合法性。然而，西方最终从未在阿萨德合法性问题上采取明确而坚定的立场。诚然，阿萨德在西方和中东领导人眼中已彻底丧失信誉，但他们从未在声明之外作出明确承诺将其移除。事实上，2012年的联合国《日内瓦公报》以及随后通过的安理会第2254号决议——该决议勾勒了叙利亚政治过渡路线图，并呼吁成立过渡政府和举行选举——在阿萨德的地位问题上始终语焉不详：第2254号决议甚至完全没有提及阿萨德。从西方角度看，这些文件的精神设想的是阿萨德最终下台，但其实际措辞的模糊性为莫斯科的解释

留下了空间。对此问题，其他章节将作更为详细的讨论。

就俄罗斯国内公众而言，在涉及恐怖主义指控时，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早在叙利亚干预之前的数年，克里姆林宫就在国内传播这样一种信息：西方创造了 ISIS，并将其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加以利用，其中包括在叙利亚屠杀基督徒；同时还不断强调，西方的真正目的只是推翻叙利亚“合法”政府，以确立其在中东的霸权。<sup>14</sup> 普京本人也曾提出西方支持俄罗斯境内恐怖分子的说法。尽管难以准确评估俄罗斯公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相信有关叙利亚的官方宣布，但可以合理推断的是，先前围绕恐怖主义的宣传叙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公众的接受心理。

## 公共信息

如果说普京的声明立场坚决，并且克里姆林宫在战略层面目标明确，那么在干预宣布后的最初阶段，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在细节处理上曾一度显得有些吃力。但很快，一套关于叙利亚的统一叙事成形，其内容比普京的声明更为具体。按照这一叙事，叙利亚原本是一个美丽、和平且包容的国家，繁荣昌盛，直到“恐怖分子”带着他们“西方式”的“自由”理念到来，在短短数月内将国家撕裂。<sup>15</sup> 同时，在这一叙事中，西方要为叙利亚恐怖主义的兴起负责，并且仍在通过支持恐怖组织、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削弱俄罗斯。依此观点，普京正在领导真正的反恐努力——尽管俄罗斯政府从未给出“恐怖主义”的清晰定义。一个“大国俄罗斯蔑视美国”的形象，一个“智胜所有人”的普京形象，以及一个“人人尊重、人人都要与之对话”的俄罗斯形象，构成了国家国内宣传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且确实吸引了许多俄罗斯人。多年以来，俄罗斯首

## 国内战线

次如此全面地展示了其对美国的抵抗姿态。<sup>16</sup>这种大国竞争的宏观层面，似乎被西方官员忽视了；他们只看到了普京在叙利亚行动中的狭隘短期目标，从而低估了其真正的重要性与规模。

总体而言，与乌克兰问题的报道不同，关于叙利亚战役的媒体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向俄罗斯公众展示的是一种“无菌化”的图景——一场干净、轻松、在流血和财政成本上都相对低廉的战争。<sup>17</sup>国家控制的媒体报道往往类似动作电影或电子游戏：飞机起飞、炸弹落下，评论员则讨论诸如叙利亚天气是否适合空袭等问题。国防部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配以色彩鲜明的地图和“成功任务”的报告。还有对阿萨德部队成员的采访，他们对俄罗斯的帮助表示感激。相关报道还显示，俄方人员的待遇良好——这是克里姆林宫用来向公众暗示俄罗斯并未付出沉重代价的另一种微妙方式。例如，据一些报道，驻扎在拉塔基亚的俄罗斯飞行员在空闲时间里能够充分休息、阅读书籍，并在干净的设施中享用丰盛的餐食。<sup>18</sup>这再次表明国家对公众情绪的高度敏感，尤其是对“另一个阿富汗”的警惕。2015年5月，普京修订了一项有关国家机密的既有法令。在多项调整中，他将俄罗斯军队的损失列入国家机密清单，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在“特殊行动”中亦然。<sup>19</sup>这清楚地表明，克里姆林宫多么希望避免公众了解叙利亚战事的真实损失情况。

在一定程度上，情感因素也被纳入讨论。一首抒情歌曲《叙利亚，我的姐妹，你的俄罗斯兄弟将拯救你！》早在2013年9月的一场普京集会上就曾演唱，而在干预开始后迅速流行起来。<sup>20</sup>媒体大量刊登对叙利亚人的详细采访，描述西方支持的“极端分子”的残暴行径，并不断强化这样一种信息：所有在叙利亚反对阿萨德的人都是施行最骇人听闻酷刑和屠杀的怪物。大量关于无辜平民、尤其是儿童被炸死的血腥画

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一种叙事：除了阿萨德之外别无选择——而阿萨德本人被塑造成秩序与和平的唯一源泉。

例如，早在 2014 年 3 月，一档脱口秀节目就聚焦于巴沙尔·阿萨德的表亲西瓦尔·阿萨德及其在巴黎的俄罗斯妻子：画面中，西瓦尔是一位抱着孩子的慈爱父亲，这个家庭开玩笑地自称“阿萨多夫”，以强调其与俄罗斯的亲近；而俄罗斯女性则被描绘成进入了童话般的生活，被一位阿拉伯王子带离尘世。<sup>21</sup> 值得注意的是，该节目一开始就宣称叙利亚对俄罗斯阻止西方干预心怀感激。但就 2015 年俄罗斯实际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而言，克里姆林宫显然希望俄罗斯公众看到的是一场无痛、遥远的战争。

有关叙利亚的新闻迅速——但也只是短暂地——取代了关于乌克兰的报道，这指向了一个短期目标：通过转移注意力，掩盖此前未能使乌克兰屈服的失败。政治分析家、后来成为普京政权难民的安德烈·皮翁特科夫斯基（Andrei Piontkovsky）将其称为一种“帝国麻醉剂”，它使公众得以“忘记乌克兰失败带来的尴尬，重新回到 2014 年‘俄罗斯之春’那种令人陶醉的胜利氛围之中，同时也消除俄罗斯人在杀害那些与自己极为相似的乌克兰人时仍然感受到的不适与困窘”。<sup>22</sup> 乌克兰的失败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俄罗斯世界”（Русский мир）计划的失败。该概念由多位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分析人士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提出，其思想根源可追溯至普京在 21 世纪初关于俄罗斯面临失去国家统一危险的公开论述。

这一观念将俄罗斯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其“同胞”散居各地，需要免受外部敌人的威胁，尤其是来自西方的威胁。事实上，正是这一观念被普京用来为吞并克里米亚辩护；一种“短促而胜利战争”的构

## 国内战线

想，既分散了公众对乌克兰失败的注意力，又迫使西方进入对话，在其中显然发挥了作用。然而，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效果并不持久。数月之后，人们已清楚地意识到，莫斯科是在为叙利亚进行一场长期介入。此外，与其试图拉拢美国进入对话，吸引欧洲显然更具潜力——当时美国对俄罗斯的看法明显比欧洲更为负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克里姆林宫确实相信，美国一直是全球事务、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并且特别认为美国意在针对俄罗斯，资助针对威权领导人的抗议活动，包括俄罗斯国内的抗议。同时，克里姆林宫还需要将“美国作为敌人”的叙事用作国内动员工具和合法性来源，而这种需要并不会消失。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美国与“外部敌人”的角色高度契合：它始终存在，但又不会真正发动攻击。

与国家立场保持一致、并长期充当其非正式臂膀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叙利亚行动表示支持。教会公共事务部负责人弗谢沃洛德·恰普林（Vsevolod Chaplin）表示：“反恐斗争是一场道德斗争——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一场神圣的斗争，而今天我们的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积极抵抗恐怖主义的国家。”<sup>23</sup> 俄罗斯穆斯林中央精神管理局也公开支持这场行动。<sup>24</sup> 作为克里姆林宫软实力宣传工具之一的“海外俄罗斯同胞世界大会”，于2015年11月在莫斯科指出，叙利亚行动之后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狂喜感”。<sup>25</sup>

多年来，克里姆林宫关于叙利亚介入的核心叙事总体上保持不变，但其表述方式逐渐、且极为细微地转向了一种“长期存在、但不进行高强度投入与大规模投资”的框架。例如，在2017年12月的一场记者会上，亲克里姆林宫的记者向普京提出了多个有关叙利亚的问题，其中包括俄罗斯军队将驻留多久。普京并未正面作答，而是转而讨论恐怖主义

的根源：在他看来，恐怖主义源于教育缺失、贫困以及“不公正”。他未直接点名美国，却表示，最重要的是不要进行短期思维，因为正是这种思维“在阿富汗创造了基地组织，用来对抗苏联”，而该组织随后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了美国。随后他又说：“我们告诉我们的美国伙伴恐怖分子去了哪里，他们却置之不理。为什么？也许是想利用这些人去对付阿萨德？”<sup>26</sup>这一信息再次出现：美国才是最终意图对付俄罗斯敌人，是一个鲁莽破坏世界稳定、并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同时，这里还存在另一个问题——将阿富汗圣战者与基地组织混为一谈，这实际上是两个具有各自独立身份的群体。这种说法在时间上是错位的，充其量也是信息不足的论断，尽管西方的许多评论者也曾作出类似判断。基地组织作为一个组织成立于1988年8月，即苏联占领阿富汗的最后一年，其目标是为苏联撤军后的未来作准备，并在次月开始实际运作。<sup>27</sup>塔利班本身并非中央情报局的直接产物；尽管确实有所谓“阿拉伯志愿者”前往阿富汗抵抗苏联占领，但中情局从未支持他们，而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战斗中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直到美国介入和苏联占领结束之后的1990年代，这些力量才在阿富汗形成相对连贯的存在；而基地组织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直到1996年才来到阿富汗。<sup>28</sup>但更重要的是，苏联当时确实是需要被对抗的，而冷战背景对于理解美国的行为至关重要。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普京对美国敌意的一个关键来源——对美国的误解，以及试图继续进行冷战、并为其创造一个“另类结局”的欲望。循着这一逻辑，普京相信美国支持北高加索的恐怖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于一个始终认为冷战尚未结束的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普京在2017年6月接受奥利弗·斯通采访时曾臭名昭著地表示，在乔治·布什执政期间，克里姆林宫曾“希望”美国

## 国内战线

支持其在车臣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美国的特工机构恰恰是在支持恐怖分子”。<sup>29</sup> 在克里姆林宫的认知中，美国再次成为首要对手。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已经向前迈进，而克里姆林宫却没有。

与此同时，在整个军事行动期间，普京曾两次高调宣布“胜利性但内容模糊的撤军”，分别是在 2016 年 3 月和 2017 年 12 月，但随后又立刻扩大了俄罗斯的实际存在。从国内角度看，这些“假撤军”公告的目的，除了向公众展示短暂而胜利的战役之外，几乎难以想象还有其他用途。当然，也不排除其国际层面的考量——即迷惑西方对莫斯科真实意图的判断，但这些声明显然主要服务于国内目的。

叙利亚问题上的另一条国内叙事同样值得讨论。一些说法开始出现，声称叙利亚与俄罗斯的诞生本身具有内在联系。这些叙事似乎并非由国家主导，也未占据主流位置。历史学家瓦季姆·马卡连科（Vadim Makarenko）提出了一种颇具争议的论断：他在 2010 年 12 月出版的《古代世界的新地理》中声称，俄罗斯人的祖先曾被逐出中东，被迫进入欧洲。“在遥远的过去，欧洲存在于完全不同的坐标之中，它包括中东和东非的广大地区，当时那里居住着白人，其中就包括我们的祖先——斯拉夫人。”<sup>30</sup> 沿着这一叙事，一名俄罗斯议员谢苗·巴格达萨罗夫（Semyon Bagdasarov）在国家电视台的主要谈话节目中高声宣称，叙利亚是“我们的土地……神圣的土地！”，并称“如果没有叙利亚，就不会有俄罗斯……”。他说，罗斯的第一批修士出生于叙利亚；如果没有叙利亚人，罗斯就不会有东正教；而当俄罗斯庆祝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时，整个礼仪并非由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持，而是由安条克正教会主持。<sup>31</sup> 尽管巴格达萨罗夫所引用的一些事实本身或许并非全然错误——这更应由历

史学家来判断——但这一叙事显然带有选择性，而且正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期间才突然出现。

在干预之前，将叙利亚视为俄罗斯发源地的观念从未进入公共话语。一位匿名网络博主曾以讽刺的口吻评论这一说法：

瓦季姆·马卡连科这个名字从互联网深处浮现出来……突然之间，人们围绕叙利亚、埃及、土耳其大做文章，整个中东仿佛获得了一种“全息深度”。我们曾在那里。我们生活在那里。我们的根在那里……正是在突厥与阿拉伯征服者的压力下，我们才被迫北迁，而这些征服者后来在俄罗斯历史中被称作所谓的“鞑靼-蒙古桎梏”。我们建立了新的城市，并赋予它们旧的名字……在我们祖先的故土上，城市和河流的名字、英雄和将领的名字被改成了阿拉伯式的称呼，但在发音上仍然高度相近：诺夫哥罗德——纳布卢斯，莫斯科——达马斯克，梁赞——代尔祖尔，旧鲁萨——耶路撒冷……对那些熟悉福缅科“新编年史”的人来说，马卡连科的研究并不显得那么离奇。过去正在被重写、改造、修饰与编辑。<sup>32</sup>

叙利亚与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系并未被主流观察者忽视。另一位为较为自由派的《莫斯科回声》撰稿的俄罗斯博主在2016年3月讽刺地写道：“结果发现，叙利亚竟然是我们的神圣土地。正是在叙利亚，决定着我国，甚至整个世界的命运。”由于此时叙利亚已逐渐淡出新闻，他又不无讥讽地总结道：“你把我们留给了谁，叙利亚——俄罗斯诸城市之母？”<sup>33</sup> 这些将叙利亚命运与俄罗斯捆绑在一起的附加叙事，凸显了在俄罗斯国内叙利亚行动中，神秘主义往往压倒理性——历史亦然，而对历史的不断修订，正是俄罗斯的传统之一。

## 国内战线

### 公众反应

叙事是一回事，公众对这些叙事的反应则是另一回事。多年来刊载反克里姆林宫分析的 Grani.ru 于 2015 年 10 月发布了一段简短的视频街访，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民众，询问他们对俄罗斯干预叙利亚的看法。<sup>34</sup>耐人寻味的是——或许也带有某种反讽意味——这段视频被命名为《叙利亚，我的姐妹》，显然是在呼应前一节提到的那首歌曲《叙利亚，我的姐妹，你的俄罗斯兄弟会拯救你》。视频中，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支持普京对叙利亚的干预。他们通常重复普京的官方说法——在叙利亚消灭恐怖分子，总好过等他们来到俄罗斯。记者要求部分受访者在地图上指出叙利亚的位置，他们似乎对此感到困难（其中一人似乎最终指对了，但从视频本身很难确认）。当被问及是否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去叙利亚作战时，一些受访者表示愿意，但态度明显更加犹豫，也有人强调更偏好空袭而非地面部队的使用。不少人还表达了对美国在叙利亚行动的负面看法。

在普京的俄罗斯批评者看来，叙利亚行动令人联想到又一次“阿富汗式”的冒险，其目的在于转移公众对国内治理失败的注意力。他们的评论突出了公众对俄罗斯可能像苏联当年在阿富汗那样陷入叙利亚泥潭的恐惧，以及希望国家将注意力放在国内问题而非对外冒险上的诉求。2015 年 9 月 7 日，当时俄罗斯国家杜马中仅存的一名反普京反对派议员德米特里·古德科夫向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提交了一份正式质询。他在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上写道：“有两件事让我感兴趣：第一，我们的士兵是否真的在为阿萨德作战；第二，如果是，为什么这一切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没有经过议会批准？一方面，我们严厉批评美国在伊

拉克的行动，批评北约在南斯拉夫的干预；另一方面，却似乎又派兵去支持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政权。”<sup>35</sup>

在试图解释普京为何加深对叙利亚介入时，记者叶夫根尼·基谢廖夫在《莫斯科回声》撰文指出：“面对国内问题，[普京的]威权政权试图通过对外政策来加以补偿”，并补充说，这一情形与三十六年前的阿富汗极为相似。<sup>36</sup>沿着同样的逻辑，分析人士奥列格·波诺马廖夫发问：“这种局势难道不会让人想起阿富汗吗？就像当年一样，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没有任何公开讨论的情况下，决定向阿富汗派遣‘有限规模’的苏军部队。在那之后，本已衰败的苏联经济在军费负担和社会不满的重压下彻底崩溃，并将整个苏联体制拖入深渊。”<sup>37</sup>即便如此，认为叙利亚必然会演变为“第二个阿富汗”的观点并非一致。经济学家、普京批评者谢尔盖·亚历山大申科于2015年10月为布鲁金斯学会撰文指出，尽管存在问题，俄罗斯与伊朗的伙伴关系仍然稳固且具有长期性，而俄罗斯在叙利亚的战略目标是有限的。他的分析暗示，与其说局势会失控，不如说叙利亚问题可能会长期拖延，但未必会重演阿富汗。2015年9月，俄罗斯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戈尔茨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察，指出叙利亚行动与阿富汗战争之间的差异：“我见过很多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的讲话，它们本身就像一场军事行动，”他对自由电台（俄语RFE/RL）说道，“但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一场军事行动是为了配合领导人的讲话而被安排，并且正是因为这次讲话才发生的。”<sup>38</sup>克里姆林宫还复活了苏联时期的做法，使用所谓的宣传列车（агитпоезд）——列车穿行全国，展示军事战利品，并由讲解员向公众解释，其中许多被缴获的ISIS武器“可能是由美国人提供的”。<sup>39</sup>

然而，与俄罗斯观察人士和公众所说的话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没有

## 国内战线

说什么。多年来，在我与俄罗斯人的交谈中，针对叙利亚行动的主要批评集中在其对俄罗斯自身的成本上——在国家最需要资源的时候，将资源浪费在叙利亚；试图用一场对外行动来掩盖政府此前的失败；以及对叙利亚冒险最终演变为泥潭的恐惧。换言之，批评的核心在于：介入叙利亚只会加剧俄罗斯自身的问题。我极少听到针对俄罗斯地毯式轰炸及其对叙利亚独裁者残暴统治所提供支持、从而导致大量平民——尤其是儿童——死亡的道德批评。个体生命在俄罗斯历史上长期被赋予极低的价值，这一点俄罗斯人自己也常常谈及。在讨论叙利亚问题以及对叙利亚人民苦难普遍缺乏共情时，一位俄罗斯分析人士娜塔莉亚·卡诺托维奇对我说：“也许是有同情的……但它并不会让[俄罗斯]人感到疼痛，不会真正刺痛他们。”<sup>40</sup> 这与我多年来听到的其他说法相呼应，比如“我们自己还有一堆问题”。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俄罗斯媒体大多由国家控制，几乎不关注俄罗斯干预给叙利亚造成的真实苦难，也很少报道阿萨德对本国人民所做的一切。相反，俄罗斯公众反复接收到的核心信息是：美国才是俄罗斯乃至全球问题的根源。如果俄罗斯民众真正了解叙利亚、阿萨德以及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全貌，毫无疑问会引发更大的公众愤怒。的确，我也遇到过一些俄罗斯人，他们对本国政府给叙利亚人民造成的苦难感到愤怒。事实上，在俄罗斯干预之前、叙利亚全国爆发抗议活动之初，俄罗斯自由派反对派就曾公开支持反抗残暴独裁者的示威者。但无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西方，这些声音都几乎未被注意到——在国内，这很可能是由于国家对媒体的控制。此外，还有一些短暂事件引发了更强烈的公众反应。例如，2016年12月26日，一架飞往叙利亚的俄罗斯军用图-154飞机在黑海坠毁，机上92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

著名红军合唱团的 64 名成员。普京正式宣布全国哀悼日。这再次表明他对叙利亚相关损失的高度敏感，但即便如此，这些事件仍不足以激起要求从叙利亚撤军的公众浪潮。

然而，更深层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同样在起作用。苏联时期，国家信奉共产主义；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则在“信什么”这一问题上陷入困境；而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最终在一种普遍犬儒主义与军事化之中找到了答案——不仅是国家的军事化，也是意识的军事化。俄罗斯从未真正经历过民主，而 90 年代所谓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广泛的社会幻灭、对西方的怨恨（并夹杂着对西方民主运行机制的根本性误解），以及一种自私的犬儒主义，这种心态常常通过诸如“别做好事，否则没好下场”这样的俗语表现出来。在苏联解体前的暮年，人们会公开嘲笑苏联当局——这是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作为一个在莫斯科长大的孩子所清楚记得的。但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是另一种“怪物”，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延续了过去的经验。绝大多数俄罗斯人并不知道有多少邻国接纳了叙利亚难民，但他们清楚地知道有多少难民涌入了欧洲。在反西方情绪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叙利亚难民可能“摧毁欧盟”的前景，确实让一部分俄罗斯人感到由衷的快意。<sup>41</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富汗战争的创伤已经足够遥远，国家得以重新强化一种充满攻击性的爱国主义叙事，而许多人真诚地觉得这种叙事具有吸引力。<sup>42</sup> 苏联时期那种“公开一套、私下（在厨房里）一套”的双重话语传统已经消失。尽管普京真实支持者的数量仍存在巨大争议，但毫无疑问，他已经成功赢得了相当比例人口的支持，其中一些人甚至准备撕碎任何胆敢批评他的人。正如俄罗斯军事专家亚历山大·戈尔茨所写：“阿富汗综合征和车臣综合征已经痊愈。事实上，几十年过

去之后，这些血腥的冒险如今被视为一个英雄时代。”<sup>43</sup>

## 公众舆论调查

正如本章开头所提到的那样，在 2015 年 9 月之前，俄罗斯国内就已经围绕是否可能对叙利亚进行干预展开了讨论。俄罗斯的公众舆论调查——在这里，人们不仅害怕说出真相，而且自国家建立之初就在操纵真相方面“技艺高超”——理应被高度审慎地对待，必须加上一大把“盐”；而由国家资助的民调几乎完全是被设计出来的结果。然而，即便是在这一框架之内，对这些民调的讨论依然是有价值的。首先，因为仍然存在一些独立民调；总体而言，即便我们无法完全信任其具体百分比结果，它们仍然可以显示出随时间变化的有用趋势。其次，国家资助的民调机构所公布的结果本身也有助于塑造公众舆论——类似于克里姆林宫编造的叙事会激发特定的心理反应，而这些民调所使用的语言本身，也揭示了克里姆林宫思维的走向。

俄罗斯最值得信赖的民调机构一直是列瓦达中心（Levada Center）。该机构至今仍保持独立，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已将其列入“外国代理人”名单。俄罗斯的其他民调机构包括 FOM、VTsIOM、ROMIR，以及 Bashkirova and Partners。VTsIOM 公开由克里姆林宫资助，其余机构的资金来源则显得较为不透明。检索这些机构的数据库可以发现，多年来，尤其是在叙利亚干预之前，列瓦达中心对叙利亚问题开展的民调数量最多。FOM 以及 Bashkirova and Partners 并未显示任何有关叙利亚的民调结果。ROMIR 的调查则更倾向于反映国际趋势，而非俄罗斯国内的公众舆论。在 VTsIOM 数据库中以俄语“叙利亚”为关键词进行检索，

仅能得到四项民调（且均在军事干预之后）以及四篇简短文章。

在俄罗斯军事干预之前，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公众对叙利亚军事干预整体兴趣不高；总体而言，民调反映出公众对叙利亚境内所有主要行为体均持不信任态度。例如，早在 2013 年 10 月，一项民调就发现，69%的俄罗斯人不希望在叙利亚展开国际军事行动。<sup>44</sup> 而 2013 年 8 月的一项民调则显示，略高于 50%的受访者不支持内战中的任何一方；两项民调同时指出，只有极少数人密切关注叙利亚局势，尽管支持阿萨德的人数始终多于支持反对派的人数。<sup>45</sup>

2015 年 9 月 28 日，也就是普京宣布干预叙利亚前仅几天，列瓦达中心公布了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人反对本国在叙利亚的军事介入：69%的受访者表示“坚决反对”或“可能反对”向叙利亚派遣俄军以协助阿萨德，只有 14%的人认为俄罗斯应当通过派兵的方式提供“直接军事支持”；67%的受访者支持俄罗斯向阿萨德政府提供“政治和外交支持”。对于不涉及派遣俄军的支持形式，意见则更为分裂：43%的人支持向阿萨德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尽管莫斯科事实上早已这样做——而 41%的人表示反对。<sup>46</sup>

将这些结果与 VTsIOM 的调查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明显差异。该机构新闻稿的语言以及其问题设置本身，就体现了克里姆林宫的叙事立场，其客观性明显不如列瓦达中心。2015 年 10 月 9 日，VTsIOM 报道称，56%的俄罗斯公民倾向于将叙利亚的流血冲突归咎于美国及其盟友。在总体支持度方面，该民调显示，64%的受访者同意“俄罗斯需要参与叙利亚危机，以便在远离本国领土的地方遏制伊斯兰恐怖分子”。<sup>47</sup>

2016 年 3 月，VTsIOM 发现，在“派遣俄罗斯武装力量前往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六个月之后，支持率上升至 70%。VTsIOM 研究项目

## 国内战线

负责人米哈伊尔·马莫诺夫（Mikhail Mamonov）评论道：“不仅是媒体支持起了作用，而且俄罗斯军队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局势正在趋于正常化。”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说莫斯科的行动被“认为是成功的”——这是民调机构通常会使用的表述——而是将“成功”视为既定事实。除了他公开将媒体影响归因于支持率之外，“局势正常化”本身也是一种主观感知的问题，但他并未提及这一点，而是直接将“正常化”陈述为事实。马莫诺夫接下来的评论同样具有代表性：“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中形成了一种减少俄军在叙利亚冲突中参与程度的诉求。这意味着总统关于缩减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存在的决定，符合大多数民众的期待。”<sup>48</sup>

2017年6月，VTsIOM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感知到军事威胁”，其中63%认为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其次是乌克兰（31%）。叙利亚位列榜单末尾，仅有3%。<sup>49</sup>而在2019年2月，VTsIOM发现，84%的俄罗斯公民对叙利亚感兴趣，但“只有”22%的人经常关注该议题。值得注意的是，仅有9%的受访者认为该地区局势已经稳定，只有8%将这场战争视为“一场美国的干预”；相较之下，在过去六个月中，认为局势“恶化”的比例上升至17%。与此同时，俄罗斯武装力量的支持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为73%——这些人认为军队“达成了既定目标”，而34%的人支持俄罗斯政府的相关政策。<sup>50</sup>

在讨论公众舆论调查时，还有另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普京是否是为了提振其下滑的支持率而介入叙利亚？叙利亚是否为国内受众提供了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下文展示了普京自上台以来至2019年的支持率概况。总体而言，普京有史以来最低的支持率出现在1999年8月，仅为31%。其他低谷出现在2003-2004年、20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

以及 2013-2014 年克里米亚并吞之前，当时支持率徘徊在 61% 左右。克里米亚问题与支持率之间存在明显关联：并吞之后，支持率几乎上升了 30 个百分点，达到 88%。观察叙利亚干预前夕普京的支持率可以发现，其数值已处于 80% 以上的高位；叙利亚行动只是带来了小幅提升。<sup>51</sup>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完全否定国内因素？并非如此。国内因素依然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像前文提到的皮翁特科夫斯基这样的分析者会谈到一种“帝国麻醉剂”，它既分散了公众对乌克兰人被杀害的关注，又提供了一种胜利的幻象。这一层面很难通过民调捕捉。但这些发现确实表明，国内因素仅仅是一个因素，而非主要动机。

还有一个关于普京支持率的例子值得注意。2015 年 5 月 9 日（俄罗斯胜利日），普京前往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观看为纪念战胜纳粹而每年举行的阅兵式。他受到成千上万民众的欢迎，人群高呼感谢他“将”克里米亚“归还”俄罗斯。但在与至少一名俄罗斯记者的面对面交谈中，塞瓦斯托波尔的居民却指出了并吞所带来的经济及其他问题。“如果人们面临如此重大的问题，那他们今天为何还如此热烈地欢迎普京？”记者问道。一名居民回答说：“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幻灭感。我们仍然抱有希望。现在，我们在等待。”<sup>53</sup> 这一事件表明，俄罗斯真实公众情绪的难以捉摸性；即便是较为可信的民调，也只能提供帮助，却无法呈现完整图景。克里姆林宫深谙其受众心理。这也是为什么据说普京本人并不信任高支持率，而是执着地要求进行更多民调——如果他真的相信现实中的支持度如此之高，又为何需要不断地自我确认？

另一个相关例子是，近年来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的支持率不断上升，这一趋势与政府主导的斯大林“再评价”密切相伴。显然，这一问

## 国内战线

题涉及诸多因素，已超出叙利亚讨论的范围。与叙利亚问题相关的关键点在于，普京的批评者内部围绕民调有效性展开的争论。一些人试图为结果寻找借口，强调当下的无望感，或质疑结果本身的真实性；但也有分析者——如著名俄罗斯记者、普京批评者康斯坦丁·冯·埃格特（Konstantin von Eggert）——指出，鉴于当今即便是俄罗斯公众也可以获取大量有关斯大林的信息，那些支持斯大林的大多数人并不存在任何“可以被原谅”的理由。无论你在多大程度上将具体数字视为对真实支持度的夸大，这一趋势本身依然重要，而且是一个明显上升的趋势。<sup>54</sup> 这一讨论的缩影同样适用于叙利亚问题以及普京的支持率。

VTsIOM 的一起事件也颇具启发性。在 2019 年 5 月的一项民调中，该机构发现，信任度与支持率出现分化——信任度降至约 30% 的历史低点，而支持率仍为 65%。当克里姆林宫要求解释这一差异时，VTsIOM 却在请求提出后仅数小时内发布了一项新的民调，显示信任度约为 72%。对两项民调差异的分析最终归结为问题形式的不同：是开放式问题，还是“是/否”问题。许多受访者在开放式问题中选择不作答，使得信任度降至 30%；而在可以选择“是”或“否”的情况下，信任度则上升至 75%。<sup>55</sup> 这一事件展示了俄罗斯公众舆论调查的复杂性，也表明即便是国家运营的民调，仍然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洞见。事实上，2019 年 6 月的另一项国家民调显示，俄罗斯人对外交事务的兴趣正在下降。<sup>56</sup> 至于列瓦达中心的调查，2017 年 8 月，49% 的俄罗斯公民支持结束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2019 年 5 月的一项列瓦达民调则发现，55% 的人希望终止叙利亚行动。<sup>57</sup> 这些都是重要发现，它们表明，俄罗斯公众正逐渐变得比历史上更加厌恶人员伤亡。

# 第八章

## 外交努力

在外界高度关注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之际，人们或许会怀疑：俄罗斯的外交是否还有任何意义。多年来，大量影像记录了克里姆林宫对其近邻和西方国家怒目而视的姿态、俄罗斯军队开进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场景，以及针对克里姆林宫批评者的投毒与谋杀事件——对普通西方受众而言，俄罗斯官员显然谈不上“魅力十足”。然而，如果因此便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外交斥为无关紧要或毫无效果，那将是一个严重的误判。事实上，莫斯科持续努力争取支持，试图将自身塑造成叙利亚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西方官员往往也愿意相信这一点。普京并不打算重蹈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克里姆林宫所遭受的国际孤立覆辙。

莫斯科对叙利亚的外交介入开始得很早。克里姆林宫密切关注了叙利亚抗议活动的爆发，并于2011年9月派遣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代表团前往大马士革，与叙利亚政权及反对派展开会谈，旨在“避免出现利比亚情景”。<sup>1</sup>阿萨德政权对莫斯科的“平衡立场”表示感谢。<sup>2</sup>这些外交努力推动了前文所讨论的莫斯科更广泛的政治、军事与地缘战略目标。其短期目标是维持阿萨德政权继续执政。因此，克里姆林宫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多项呼吁对阿萨德采取实质性行动（而非

## 外交努力

仅停留在修辞层面)的决议草案——截至本文写作时, 否决次数已逾十次。克里姆林宫还利用外交手段拖延时间, 以便为阿萨德争取空间, 并推动建立一些将美国边缘化、同时强化自身地位的进程。

### 第一次否决

2011年10月, 莫斯科(与北京一道)否决了第一份联合国解决方案草案。该草案要求终止阿萨德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 并对叙利亚整体的人权侵害情况展开独立调查。莫斯科拒绝了针对阿萨德政权的“最后通牒与制裁威胁”, 并多次强调应当开展“由叙利亚人主导的”“包容各方的对话”。<sup>3</sup> 莫斯科同样拒绝被忽视。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维塔利·丘尔金(2006-2017年在任)表示:“我们关于不接受外国军事干预的措辞建议未被采纳, 而基于北非众所周知的事态发展(指利比亚, 但很可能也包括‘阿拉伯之春’), 这只能使我们保持高度警惕。”<sup>4</sup> 丘尔金提及了制裁问题, 但提交表决的决议文本并未包含制裁内容; 此前版本中曾有所涉及。随着草案的推进, 在俄罗斯的坚持下, 文本不断被削弱, 最终西方代表甚至完全删除了“制裁”一词。<sup>5</sup> 即便如此, 莫斯科仍于2011年10月否决了该决议。

丘尔金的声明中凸显出若干关键主题, 并在随后数年中持续构成莫斯科立场的核心。首先, 莫斯科坚决反对任何哪怕暗示叙利亚政权更迭可能性的内容, 并将这一想法标记为“进攻性”和“对抗性”的。事实上, 被否决的草案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提及任何接近政权更迭的内容。但即便只是单纯谴责阿萨德, 对克里姆林宫而言也已不可接受。

其次, 莫斯科明确站在阿萨德一边, 但同时又宣称自己并非忠于阿

萨德个人，而是忠于大马士革的“合法政府”——在莫斯科看来，阿萨德符合这一标准。这种双重主张为一种解释打开了空间：即未来有可能与莫斯科合作移除阿萨德，只要克里姆林宫对交易条件感到满意即可。此类与莫斯科的接触，实际上将讨论重心从西方绕过安理会单独行动的问题上转移开来。诚然，在随后几年中，确实出现过有关在叙利亚设立受保护禁飞区的讨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分析人士也曾提出过此类主张），并且该做法存在先例（例如 1991 年的“提供安慰行动”）。但西方领导人对莫斯科支持阿萨德的坚定程度心存疑虑。如果当时已清楚表明，与莫斯科合作的所有努力都注定徒劳，那么绕过安理会采取行动的论证或许会更具说服力。莫斯科立场中的这种模糊性，可能降低了人们对“与俄罗斯合作毫无意义”这一判断的感知强度。

第三，莫斯科对利比亚经验及“阿拉伯之春”的解读——即将其直接与政权更迭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威胁相联系——在克里姆林宫的思考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基于多年来大量官方表态可以看出，“外国干涉”“内政事务”等概念，显然是克里姆林宫最为在意的。第四，莫斯科将恐怖主义完全归因于叙利亚反对派的立场，也契合其在全球层面“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总体叙事。

然而，阿萨德并不适合作为打击恐怖主义的伙伴。他不仅对叙利亚悲剧中绝大多数平民死亡负有责任，其残酷统治本身也是圣战分子招募的最大源头。此外，在 ISIS 在叙利亚扎根之后，阿萨德政权并未持续将其作为打击对象，反而更多地将暴力施加于平民。莫斯科从未接受这一现实。相反，在俄罗斯的叙事中，阿萨德与莫斯科一样，都是外国（西方）侵略的受害者。

最后，丘尔金简要提到愿意与那部分“反对外国干涉”的叙利亚反

## 外交努力

对派合作，这一点在当时并未引起足够重视。但它实际上预示了莫斯科此后将采取的做法——只选择性地与接受阿萨德继续执政的反对派成员合作，同时将那些将阿萨德下台作为和平谈判前提的反对派边缘化。的确，在2011年3月叙利亚抗议活动最初爆发时——而且是以和平方式——示威者起初并未要求阿萨德下台，他们只是呼吁政府问责与改革。但随着阿萨德在抗议初期迅速而残酷的镇压——尤其是对儿童的酷刑与杀害，一些遇害者年仅十岁——要求阿萨德离任的呼声迅速升级。<sup>6</sup>到莫斯科否决第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时，这一要求已经广泛存在。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莫斯科基于“国际法”坚持效忠大马士革的“合法政府”，揭示了其更深层的立场：通过固守技术性条文，莫斯科推动了一种与西方所建立的“规则秩序”相冲突的国际法观。这些观念之间的冲突——莫斯科拒绝将人权视为普遍价值、其对“大国”定义的理解、以及对真正主权的界定（普京曾著名地表示，真正拥有主权的国家寥寥无几）<sup>7</sup>——构成了俄罗斯与西方在解读联合国法律文件及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适用时所存在分歧的背景。莫斯科在联合国的行动，其更广泛的效果是侵蚀了二战后全球秩序创立者所设想的这些理念——即以制度而非单纯的权力平衡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此，莫斯科不仅在军事层面，也在政治与外交层面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因为最终这些制度为了容纳莫斯科而发生了弯曲。

## 2012年：日内瓦公报、和平谈判与“红线”

2012年，围绕叙利亚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关键的外交进展，莫斯科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莫斯科的角色同样必须放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背景中加以理解，二者无法分离。欧洲领导人，特别是法国，呼吁阿萨德下台，并敦促采取军事干预。然而，欧洲许多人得出的结论是：若没有美国的大规模承诺，任何干预都不可能实现。<sup>8</sup>而奥巴马政府对干预几乎毫无兴趣。毕竟，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时曾以从伊拉克撤军、并在更广泛层面上削减美国在中东的介入作为重要主张。

与此同时，莫斯科继续坚持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不干预立场。2012年1月，丘尔金在回应摩洛哥提出的另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时，再次重申了俄罗斯的立场。该草案要求阿萨德下台。丘尔金表示：“一旦你开始，就很难停下来。”<sup>9</sup>他所指的是要求阿萨德下台——如果这一决议获得通过，安理会很快就会宣布“哪位国王需要辞职，或者哪位总理必须下台”。同样基于这一逻辑，次月丘尔金向联合国转交了一份俄罗斯国家杜马致秘书长的声明。声明指出，在俄罗斯议员看来，“一些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所提出的方案，其追求的目标与联合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截然不同。事实上，这些方案预设了结果，并将政治体制更迭视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绝对前提。”<sup>10</sup>俄罗斯国家杜马早已不具备独立性，但克里姆林宫仍认为，有必要通过这一橡皮图章式议会的批准，为其行动增添一层合法性的外衣。

另一事件则凸显了西方领导人对俄罗斯立场的不同认知。2012年2月，莫斯科（与北京一道）否决了另一项有关叙利亚的决议。<sup>11</sup>同月，

## 外交努力

芬兰前总统马尔蒂·阿赫蒂萨里在一次采访中声称，在某轮讨论过程中，丘尔金曾提出过一项方案，其中包括：在政权与反对派之间启动和平谈判后的一段时间内，阿萨德将退出权力。阿赫蒂萨里还表示，西方国家之所以忽视了这一俄罗斯提议，是因为他们坚信阿萨德很快就会垮台。他回忆说，丘尔金当时“说了三点：第一，我们不应向反对派提供武器；第二，我们应立即促成反对派与阿萨德之间的对话；第三，我们应当找到一种优雅的方式让阿萨德退位。”<sup>12</sup> 丘尔金本人拒绝就他所称的“私人”谈话发表评论，但阿赫蒂萨里坚持其说法。与此同时，其他当时参与其中的西方外交官却讲述了不同的故事。英国外交部中东司前司长约翰·詹金斯爵士表示，根据他的经验，莫斯科一直抵制将阿萨德带到谈判桌前的努力，“而且我从未看到过任何可能松动这一立场的迹象……阿赫蒂萨里的说法中最薄弱的一点在于，他声称丘尔金是在代表莫斯科的授权发言。”<sup>13</sup> 换言之，如果这一信息直接来自普京，其分量将大不相同；但这样的信息从未出现过。

这一广泛报道的事件，生动地反映了自一开始便存在于西方领导人与官员之间的分歧：一部分人认为莫斯科既能够、也应该成为叙利亚问题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人则对莫斯科明显倾向于维持阿萨德执政保持警惕。一些西方官员还在私下里相信，如果美国与俄罗斯能够尽管存在分歧、仍然在和平解决方案上展开合作，其他国家也会随之跟进，从而有可能推动真正的和平进程。<sup>14</sup> 鉴于莫斯科在中东的历史角色，这种判断并非毫无根据——回想一下莫斯科在马德里会议中的重要性，即便更多只是作为装点门面的存在。另一个问题在于，莫斯科的观点往往听起来颇为合理——尤其是在被字面理解、或脱离具体语境时。而且，许多西方官员希望相信克里姆林宫在叙利亚问题上能够发挥

建设性作用。多年来，美国国务卿克里曾不时将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角色描述为“建设性的”。<sup>15</sup> 西欧国家则普遍主张总体上与俄罗斯接触——一位官员将其描述为一种“更多换取更多”的策略。<sup>16</sup> 东欧国家则不断警告这种策略的风险，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尝试了不同形式的接触，假定通过贸易（如德国企业的参与）或战略合作（例如法国的‘西北风’级军舰项目），可以逐步促使俄罗斯形成一种更具建设性的互动动态。”<sup>17</sup> 尽管这种动态始终未能显现，这些政府仍坚持这一做法。

将莫斯科视为叙利亚和平缔造者的观念逐渐扎根，而西方领导人自身也在推动这一认知。这些努力为一定程度上承认俄罗斯作为权力斡旋者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合法性关乎他者眼中的认知，而莫斯科从阿富汗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它不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单打独斗。莫斯科并非孤身否决安理会决议。中国通常紧随其后，而安理会中一些非常任理事国也会不时表达对莫斯科立场的支持。尽管如此，莫斯科始终在叙利亚问题上扮演主导角色。

针对 2012 年 2 月俄罗斯和中国的否决，法国牵头推动成立了一个国际性的“叙利亚之友小组”，<sup>18</sup> 其任务是为叙利亚冲突寻找解决方案。该小组成员除美国和法国外，还包括英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卡塔尔等国，以及其他成员。<sup>19</sup> 该小组最初吸引了几乎所有相关国际行为体的大规模参与，并于 2012 年 4 月承认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为叙利亚人民的合法代表。然而，出于对反对派内部激进势力的担忧，西方在公开向反对派提供武器问题上始终犹豫不决。（在秘密层面，奥巴马政府自 2013 年起开始武装部分叙利亚反叛力量，用于对抗 ISIS，而非阿萨德；这一行动既为时已晚，规模也不足，最终宣告失败。）<sup>20</sup> 在随后的数年中，该小组更多停留在修辞层面，而非向

## 外交努力

反对派提供实质性支持，其出席规模——以及现实影响力——也逐渐下降。

2012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对联合国-阿盟叙利亚问题联合特使推动停火的努力表示“充分支持”。这一努力随后形成了所谓的“科菲·安南六点和平计划”，亦称“日内瓦一号”，并于次月（4月）正式公布。<sup>21</sup> 俄罗斯官员则始终最为担忧的是：由美国主导的干预在他们看来将制造权力真空，而恐怖分子将填补这一空白。<sup>22</sup> 该计划所要求的停火很快破裂，联合国于6月中旬暂停了其监督任务——该任务也曾被批评规模过小，无法有效完成既定工作。据报道，冲突双方均违反了协议，但在当时，阿萨德政权拥有更多资源，能够造成更大的破坏。<sup>23</sup> 例如，就停火问题而言，德国特使彼得·维蒂希在7月的一份联合国新闻稿中被概括为表示：“阿萨德先生非但没有执行该计划、没有让武器沉寂，反而动用了坦克和直升机。安理会无法继续照常运作。”<sup>24</sup> 他的表态出现在莫斯科和北京否决第三项有关叙利亚的安理会决议之后。该决议要求各方停止暴力，以支持联合国监督任务。冲突中唯一拥有重型武器的一方是阿萨德政权，而该决议仅仅在其继续对本国公民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威胁可能采取制裁措施。<sup>25</sup> 在接下来的数月中，莫斯科依然坚定维持其立场。到当年8月，安南辞去了其职务，并表示：“作为一名特使，我不可能比当事方、比安理会、甚至比国际社会本身更渴望和平。”

26

尽管如此，在安南辞职之前，国际社会已就另一份重要文件达成一致——即在安南倡议下形成的2012年6月《日内瓦公报》。该文件由所谓的叙利亚“行动小组”通过，小组成员包括联合国与阿盟秘书长，以及来自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土耳其、伊拉克、科威特、

卡塔尔和欧盟的代表。文件呼吁：“建立一个过渡性治理机构，以在（叙利亚）创造一个中立环境，使过渡得以实现……叙利亚社会的所有群体和阶层都必须能够参与到国家对话进程中来。”<sup>27</sup>从西方视角来看，该文件的精神指向阿萨德的离任，但在俄罗斯的坚持下，其具体措辞在这一点上保持了模糊。事实上，文件全文从未提及阿萨德。因此，阿萨德完全有可能被纳入这一进程之中。<sup>28</sup>

8月底，甚至德黑兰也提出了自己的和平方案，并宣称美国孤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努力已经失败。<sup>29</sup>同年稍晚的10月，接替安南的拉赫达尔·卜拉希米甚至寻求伊朗的调解协助。<sup>30</sup>这一尝试并未产生实质性成果，但却反映了叙利亚局势的整体复杂性。事实上，这种复杂性甚至超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波斯尼亚问题。此外，伊朗很快将在叙利亚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同月发生了一件更具决定性的事件。2012年8月20日，当时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回应一名记者提问时作出了如下表态：

提问：总统先生，您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目前对叙利亚局势的最新判断，尤其是，您是否设想动用美军力量——哪怕只是为了确保化学武器的安全，以及您是否确信这些化学武器是安全的？

奥巴马：截至目前，我尚未下令进行军事介入。但你提到的化学和生物武器问题至关重要。这不仅关乎叙利亚，也关乎我们在该地区的亲密盟友，包括以色列；同样也关乎我们自身。我们不能允许化学或生物武器落入错误之人之手。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向阿萨德政权、以及地面上的其他行为体表明：对我们而言，一条“红线”是——一旦我们开始看到大量化学武器在转移，或被使用，那将改变我的判断，

## 外交努力

那将改变我的计算。<sup>31</sup>

这正是美国总统在叙利亚问题上划出著名“红线”的时刻。据报道，这番表态让其部分助手感到意外，但他们随后予以支持，并在次日以及此后数周、数月中反复重申这一立场。<sup>32</sup>有人认为，新闻发布会上的即兴表态不如正式准备的声明重要，但事实是，政府持续不断地重申了这一立场。奥巴马本人甚至在 2013 年的数个月中仍反复强调这一点。<sup>33</sup>“红线”被清晰而明确地划定了。其后未能执行这一红线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叙利亚本身的范围。尽管公平地说，这种不执行，本身正是此前一系列努力避免卷入叙利亚问题的逻辑结果。

## 化学武器：莫斯科的契机

关于阿萨德疑似使用化学武器的首个公开报道出现在 2012 年 12 月。<sup>34</sup>2013 年初，又出现了更多指控，关于化学武器的调查持续进行。大马士革将化学武器的使用归咎于叙利亚反对派，而莫斯科支持这一观点。在接受俄罗斯《消息报》采访时，阿萨德辩称针对他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而相对地，美国国务卿克里则表示，阿萨德试图阻挠对化学武器使用的调查。<sup>35</sup>3 月，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联合国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共同开展对化学武器使用的调查。针对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的证据被收集起来，8 月，阿萨德允许联合国调查组进入叙利亚展开调查。

2013 年 8 月 21 日，发生了大规模的化学武器攻击，地点位于大马士革郊区古塔地区——该地区阿萨德政权一直试图驱逐反叛力量。此次攻击造成 1000 余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平民，且许多是儿童。阿

萨德表示愿意允许联合国检查人员进行调查，但运送他们的车队遭到狙击手袭击。无人受伤，但检查人员无法亲自访问所有与袭击相关的地点。美国调查人员很快得出结论，认为袭击由阿萨德实施，英国的评估也认为他“极有可能”是袭击的主使。法国政府同样认定阿萨德应对此负责，并指出其行为违反了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

军事干预似乎成为现实可能，美国军方向奥巴马提供了多种叙利亚打击方案，并重新部署了海军力量——一艘搭载巡航导弹的军舰已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同时，莫斯科也向地中海东部派遣了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反潜舰，但俄罗斯军事消息人士强调，此次部署属于常规轮换的一部分。<sup>37</sup> 奥巴马仍犹豫不决，8月31日宣布打算寻求授权进行有限打击，但并未立即召集国会开会。难以想象奥巴马会不了解国会的态度。时任奥巴马副国家安全顾问的本·罗德斯在离开政府后指出，当奥巴马就是否前往国会寻求对阿萨德使用武力授权进行咨询时，新任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告诉奥巴马：“我们需要追究阿萨德责任……国会永远不会授予你这一权力。”罗德斯指出，她是“唯一做出这一预测的人”，且赖斯和奥巴马的律师坚持认为，如果国会拒绝，奥巴马仍可保留使用武力的权利。这表明，有限打击的国会授权可能是更可取的做法，但在法律上并非必需。政府清楚，国内对再次干预的兴趣寥寥。<sup>38</sup> 值得注意的是，罗德斯在文章中还观察到，当奥巴马前往国会时，他迫使罗德斯“放下内心的一部分”，那部分想要“做点什么”，因为目睹了叙利亚传出的恐怖画面。<sup>39</sup> 罗德斯指出，奥巴马通过前往国会，试图应对关于其在叙利亚问题上“过于软弱”的指责与在关键时刻未授权行动之间的“功能失调”和虚伪。这些评论表明，奥巴马政府选择了更具政治民意支持的路径，并以道德名义加以包装——也许源于对忽视阿萨德制

## 外交努力

造的叙利亚屠杀的内疚。

9月4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以两党一致通过了对阿萨德使用武力的授权，但众议院如预期未通过。同一天，在瑞典的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否认自己最初划定了“红线”：

提问：谢谢您，总统先生。您是否已经决定，无论国会是否批准决议，是否对叙利亚采取行动？为了维护您设定这些红线的信誉，是否需要进行打击？您是否能够争取到首相的支持以支持叙利亚行动？

奥巴马：让我来拆解这个问题。首先，我没有划定红线；是全世界划定了红线。当代表全球98%人口的政府表示化学武器的使用令人厌恶，并通过条约禁止即便在战争状态下使用时，世界划定了红线。

40

即便接受奥巴马在一年间从“那将是我的红线”转变为“我没有划红线”，到了下一年末，他按照自己的说法更有义务采取行动——因为“世界”要求这样做——国内政治因素不在此列。在同一篇文章中，本·罗德斯的另一条评论尤为突出。罗德斯引用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告诉奥巴马的话称，历史会认为奥巴马前往国会的决定“是正确的……而历史会比舆论更宽容”。<sup>41</sup> 这表明，尽管前文提到的“功能失调”存在，内塔尼亚胡认为公众会支持对人权侵犯者采取抵制，但仍认为军事行动不是正确选择。

叙利亚危机极其复杂，且政府内部在多方面问题上举棋不定。所有政府——即便是民主政府——都需要叙事来有效运作，也就是说，需要一种能够推动他们朝统一目标前进的愿景。美国国务院2013-2014年负责叙利亚事务的亚历山大·比克表示：“在叙利亚，我们没有连贯且令人信服的叙事。”<sup>42</sup> 危机的定义随着时间不断变化——无论是反阿萨德抗

议、化学武器、逊尼派恐怖主义、欧洲难民危机，还是俄罗斯干预。尽管危机复杂且混乱，但更广泛的问题是，许多人——尤其是奥巴马本人——怀疑美国是否能够或应该介入中东，以及美国介入是否能带来更好的结果。著名记者杰弗里·戈德堡在对奥巴马的系列个人采访后总结道：

[中东]对美国利益已不再极为重要……即便中东极为重要，美国总统仍能做的有限……[而]美国人天生希望解决最严重体现于中东的问题，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美军伤亡，以及美国信誉与权力的逐步流失。<sup>43</sup>

叙利亚呈现出极其困难、在许多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简单选项。这一挑战发生在西方严重的中东疲劳以及公众普遍希望脱离该地区之时。叙利亚反对派则极度分裂。但也许正是这种氛围，使得危机最初难以界定。没有自信，谁都无法领导；而叙利亚危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美国是否能在叙利亚发挥积极作用，或选择置身事外是否更佳。这使莫斯科处于有利位置。首先，它在叙利亚有明确的叙事，也知道自己希望在该国以及更广泛地缘战略上看到什么结果。俄罗斯国家始终专注于实现这一目标。

尽管克里姆林宫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否决了多项决议，但仍同意了一些重要决议。化学武器使用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 2118 号决议，<sup>44</sup> 规定“叙利亚任何一方不得使用、开发、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化学武器”。决议还指出，“会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25 条有义务接受并执行安理会决定”，且“违抗决议”将根据第七章带来“制裁或更强硬的强制行动”。一位法律学者指出，安理会所有决议（不仅仅是

## 外交努力

第七章)具有法律约束力,是“美俄通过外交妥协的结果——前者希望得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而后者拒绝同意第七章决议”,对第25条的引用正是这一妥协。<sup>45</sup>这一点凸显了莫斯科对诉诸第七章的谨慎——因第七章意味着强制措施。

莫斯科如何看待第2118号决议?维塔利·丘尔金表示,该决议“为召开叙利亚国际会议打开了一个窗口”。他强调,“基督徒在叙利亚面临威胁”——这是克里姆林宫多年来一贯关注的主题——同时指出,虽然叙利亚政府“多次表示愿意参加日内瓦会议”,但一些叙利亚反对派成员阻碍了和平努力。他说:“武装反对派也需要严格遵守第2118号决议(2013)要求,为OPCW和联合国联合任务提供全力协助。显然,至少部分反对派试图破坏决议执行的努力。”<sup>46</sup>他的评论再次凸显了莫斯科对阿萨德的支持。

2013年9月9日,约翰·克里在伦敦的新闻发布会上即席表示,如果阿萨德“立即”将其化学武器交由国际监管,美国将不会发动打击。<sup>47</sup>克里姆林宫看到了机会。谢尔盖·拉夫罗夫立即提出一项提议,使奥巴马难以拒绝:叙利亚同意销毁化学武器计划,并允许国际监督,美国则不进行军事打击。(值得回忆的是,数十年前,莫斯科曾帮助叙利亚建立化学武器库。)

叙利亚外长瓦利德·穆阿勒姆欢迎该提议。奥巴马及欧洲领导人开始讨论如何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落实该计划。与此同时,奥巴马也要求国会推迟最终的武力使用投票。<sup>48</sup>在9·11周年之际,普京在《纽约时报》发表署名文章,警告美国不要在叙利亚发动打击,理由是该国“民主支持者寥寥”,且打击可能导致无辜平民伤亡、冲突蔓延至叙利亚边界之外,“削弱多边努力解决伊朗核问题和以巴冲突,并进一步破坏中东及

北非稳定……[并]使国际法与秩序体系全面失衡。”<sup>49</sup> 普京还将化学武器移除提议视为避免使用武力、建立互信并“改善国际事务氛围”的机会。最终，克里姆林宫在化学武器移除问题上的立场占据主导。2013年9月14日，克里与拉夫罗夫达成协议——建立“消除框架”，对叙利亚化学武器进行销毁。<sup>50</sup> 阿萨德避免了军事打击，而莫斯科在叙利亚冲突中发挥了关键外交作用，与美国比肩。欧洲方面，“被美国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后的犹豫震惊”，一位西方官员称，“没有立即理解俄罗斯能从美国克制中吸取哪些教训。”<sup>51</sup> 一个关键教训显而易见：莫斯科几乎可以不受惩罚地行动——事实上，翌年发生克里米亚吞并，随后是叙利亚干预。欧盟认为其影响力仅限于制裁，而“欧洲的风险规避阻止了任何可能引发与莫斯科军事升级的行动。普遍共识是，即便对话渠道不能立即产生实质成果，也必须保持开放。”<sup>52</sup> 俄罗斯则不如欧洲国家那样规避风险。

与此同时，联合国讨论持续凸显俄、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一个典型例子是2013年9月27日、第2118号决议通过后的一次会议。拉夫罗夫表示：“该决议不属于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也不允许任何自动使用强制手段……尤其责任在于支持并资助反对派的国家；他们必须确保化学武器不落入极端分子手中。”<sup>53</sup>

拉夫罗夫强调反对派内部问题及“极端主义”，并指出第2118号决议不属于第七章，因莫斯科担心强制行动；而克里则强调责任主要在阿萨德，并强调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库的重要性。同时，克里对俄罗斯的评论是积极的。这反映出围绕俄罗斯存在的额外困惑——西方领导人在多年来对莫斯科的行为表示愤慨，同时也经常表示支持，或许只是希望通过这种表态促使莫斯科更具建设性。这在外交上是一种相对常见

## 外交努力

的做法，但并非西方外交官唯一的选择。如前所述，这种情境体现了将俄罗斯同时视为问题的一部分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的立场。因此，克里在回应拉夫罗夫时，对美俄联合消除化学武器的努力表示赞赏。<sup>54</sup>

有报道称，俄罗斯与美国可能主办一次叙利亚和平会议——尽管拉夫罗夫随后公开批评美国未尽力促使反对派谈判，并质疑联合国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使用调查的彻底性，考虑到克里姆林宫与大马士革宣称反对派使用化学武器。<sup>55</sup>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莫斯科继续强调阿萨德政权倒台的风险及叙利亚反对派的激进化。<sup>56</sup>

就阿萨德政权而言，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监督下——除了伊朗之外阿萨德最亲密的盟友——2014年期间，已移除了大部分公开披露的化学武器库存。但对剩余化学武器仍存疑虑，且较小规模的化学攻击仍在继续。<sup>57</sup>后续来看，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和2018年因重大化学武器袭击对阿萨德进行了两次军事打击——进一步证明阿萨德在俄罗斯监督下，并未移除所有化学武器。正如控制军备协会在2018年9月所指出，“叙利亚政府被发现对大多数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负有责任，且伊斯兰国也被发现多次使用化学武器。”<sup>58</sup>

回到2014年，美国与俄罗斯最终未能调和双方在阿萨德是否应下台上的分歧。莫斯科也开始坚持要求伊朗参与和平谈判。<sup>59</sup>“没有人比巴沙尔·阿萨德更让叙利亚成为恐怖分子的磁石，”克里在2014年1月表示，“叙利亚无法在巴沙尔·阿萨德执政下获得救赎。”<sup>60</sup>但显然，克里无法通过武力为其外交背书，他与拉夫罗夫的会晤最终仅显示克里姆林宫完全掌控局面；他所能做的只是强化莫斯科在叙利亚不可或缺的角色认知。而对莫斯科而言，阿萨德必须留任，即便其继续口头上表示支持“大马士革合法政府”，而非单指阿萨德。可以说，这对莫斯科而

言并非矛盾——他们始终将“叙利亚合法政府”等同于阿萨德政权。

2014年1月，日内瓦二号和平谈判在联合国主持下启动，但未出意料地未达成协议。在此背景下，莫斯科加大了介入力度，并于2014年12月提出其自行主持的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和平谈判方案。<sup>61</sup>奥巴马则仍为早前划定红线后选择不对阿萨德发动打击而感到自豪。他告诉杰弗里·戈德堡：“我为这一时刻感到非常自豪……我能够克制即时压力，并在心中权衡美国的利益——不仅针对叙利亚，也包括我们自身的民主——这是我所做过的最艰难决定之一——我相信最终这是正确的决定。”<sup>62</sup>

## 第九章

# 军事行动中的外交

当时，美国不愿将外交与军事行动结合，而俄罗斯恰恰利用军事行动支持其在叙利亚的偏好结果。奥巴马真心认为，美国整体上并未与俄罗斯进行地缘政治较量，尤其在叙利亚更是如此。到 2014 年，美国在叙利亚的主要目标是打击 ISIS。此外，正如亚历山大·比克（Alexander Bick）解释，奥巴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美国利益的角度看待俄罗斯干预，而非考虑这会如何提升俄罗斯的地区声誉。<sup>1</sup>一旦普京介入，美国的思路是：“如果俄罗斯能在击败伊斯兰国方面有所帮助——很好，但任何合作都必须要求他们改变策略。”<sup>2</sup>当然，美国从未在叙利亚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合作，因此在地面上设立了去冲突机制，其关注点极为狭窄，仅在于避免冲突。奥巴马自己的言论也表明，普遍认为俄罗斯会在叙利亚陷入困境，这可能也影响了决策。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并未以应有的严肃性对待俄罗斯干预——无论是对叙利亚本身、整个地区，还是对远超中东范围的西方利益。

克里姆林宫方面则认为自己在与西方进行大国博弈，但西方对此理解甚少。这场博弈始终伴随着俄罗斯呼吁多极化世界的背景。事实上，到 2014 年，即俄罗斯干预叙利亚之前，奥巴马政府已经掌握俄罗斯可以用来干预西方民主国家的虚假信息活动，但几乎未予以足够

重视。<sup>3</sup>此外，奥巴马政府在伊朗核协议上需要俄罗斯合作，而该协议是其减少美国在中东介入的核心战略之一。与克里姆林宫认为美国意图摧毁俄罗斯不同，奥巴马政府的错误在于过度相信莫斯科可以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即便难以合作的伙伴。叙利亚成为美国与俄罗斯不仅在军事上去冲突以避免直接冲突，而且在谈判中接触最多的战场。虽然这远非全面合作，但却让莫斯科在地面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与此同时，普京进行双重操作。虽然他在2015年春曾呼吁与美国和沙特联合打击ISIS，但他暗中与德黑兰和大马士革进行谈判以保住阿萨德。正如约翰·帕克(John Parker)所写，其余只是一个“掩饰故事”。<sup>4</sup>在俄罗斯军事干预开始几天后，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准备与叙利亚温和派反对派建立联系——如果此类组织存在的话。“我们准备与他们建立联系，但到目前为止无人说明他们在哪里，”他表示，“如果无人知晓他们的下落，那么美方联盟的空袭结果就可能被反对派利用。”<sup>5</sup>

此外，在莫斯科开始军事干预数周后，另一轮维也纳和平谈判启动，美国、俄罗斯、沙特、土耳其及其他国家代表参与了这一进程，即所谓“维也纳进程”。至少部分因为莫斯科的坚持，伊朗首次被纳入参与者行列，仅几个月前刚刚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即伊朗核协议)。在此背景下，西方似乎传递信号：伊朗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孤立，在叙利亚问题上，与阿萨德的两大支持者进行外交是必要之路。<sup>6</sup>在接下来的数月中，维也纳和平谈判继续举行。利雅得也与反阿萨德派别，包括阿赫拉尔沙姆(Ahrar ash-Sham)进行会谈，而这些派别被阿萨德和莫斯科拒绝。

2015年11月初，在莫斯科军事干预持续的情况下，据报克里姆林宫提出六点计划以结束叙利亚冲突，为即将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做准备。

<sup>7</sup> 报告还建议阿萨德可参与过渡进程，并希望将所有叛乱分子标记为恐怖分子。这对西方官员显然是个问题，但西方迟疑不决，而莫斯科此时已动用武力以支撑立场。

2015年12月底，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召开会议。这一次，理事会达成共识，并于12月18日一致通过第2254号决议，这是一份关键性文件，它重申了2012年日内瓦公报，但并未明确要求阿萨德下台。决议呼吁停火、六个月内建立过渡和统一的叙利亚政府，以及十八个月内制定新宪法并举行民主选举。至关重要的是，它纳入了伊朗四点和平计划。联合国将监督投票，投票包括叙利亚侨民。截至2020年6月，该决议仍是解决叙利亚未来问题的唯一国际指导性法律文件。

然而，该决议存在重大漏洞。它未提及阿萨德的未来——实际上根本未使用他的名字。从技术上讲，没有条款阻止阿萨德参与过渡政府和选举；而叙利亚现行选举法允许侨民参与选举的范围非常有限。撇开法律不谈，若阿萨德参选，结果无疑将是一场闹剧。因此，该决议实际上为莫斯科对叙利亚未来的解读提供合法性，而西方国家在有意或无意间也默许了这种解读。尽管2254号决议呼吁包括侨民，但鉴于叙利亚现行法律，它可能剥夺因战争、化学武器或死亡小队袭击而被迫流亡的数百万叙利亚人的选举权。除非弥补这些漏洞，否则阿萨德可能领导过渡政府，并可能操纵选举确保胜利。

决议还未解决沙特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关系问题，以及对除ISIS和努斯拉阵线之外的恐怖组织认定存在分歧。事实上，在该文件签署时，莫斯科仍在轰炸西方支持的叙利亚武装组织。阿萨德迅速违反了2254号决议的停火条款，而莫斯科至少未采取任何行动制止。

俄罗斯与西方对决议及叙利亚未来的解读差异尤为明显，可从

2254 号决议通过后克里与拉夫罗夫的不同表态看出。克里强调阿萨德的责任，称阿萨德“已失去团结国家的能力与可信度”；拉夫罗夫则再次强调克里姆林宫外交爱好，即“叙利亚主导的包容性对话”，暗示必须包括阿萨德。他还补充说，决议的通过“是对外部试图强加叙利亚解决方案的回应”，这是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常用叙事，暗指西方及其盟友导致叙利亚悲剧，而非阿萨德本人。总之，美俄间仍存在明显分歧，2254 号决议未改变这一点，但其通过进一步为莫斯科解读提供合法性。

联合国特别特使斯特凡·德·米斯图拉负责组织叙利亚和平谈判。莫斯科随即加快主持自身叙利亚和平谈判的步伐。如前所述，莫斯科还与支持阿萨德的伪叙利亚反对派接触。例如，莫斯科与多元社会运动（Movement for Pluralistic Society）领导人兰达·卡西斯（Randa Kassis）接触，她公开支持普京的叙利亚政策，并共同创办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与外交事务中心。<sup>11</sup> 据报道，2015 年 4 月，哈萨克斯坦时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接受卡西斯提议，在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叙利亚和平谈判。尽管遭到叙利亚反对派批评，首轮谈判于次月（5 月）开始。阿萨德政权无代表出席，但随后数月及数年继续进行新一轮讨论。

其他叙利亚和平谈判也在继续，凸显局势的极度复杂性。例如，在利雅得举行的会议排除了叙利亚库尔德人，最终促成了高级谈判委员会的成立。法国、沙特、土耳其和卡塔尔支持该委员会，而莫斯科则认为该委员会无法代表叙利亚反对派。

2016 年 1 月，日内瓦第三轮谈判举行，但仍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德·米斯图拉在次月暂停谈判。莫斯科则批评叙利亚反对派导致谈判失败。拉夫罗夫表示：“恢复谈判进程的目标，是在反对派采取完全不建设性立场并试图提出前提条件的氛围中暂停谈判时强调的。”<sup>13</sup> 他的评

论也凸显了 2254 号决议的模糊性，使莫斯科能够利用不确定性为自身谋利。同一年，普京也公开提及需要新的叙利亚宪法，<sup>14</sup> 据报道到当年 5 月，莫斯科已完成一份草案，美国表示支持，尽管叙利亚政权否认曾见过该草案。<sup>15</sup>

## 叙利亚车臣化？

到 2016 年 12 月底，莫斯科、德黑兰和安卡拉之间对在阿斯塔纳（后来更名为努尔苏丹）举行和平谈判的支持逐渐升温。同月，《莫斯科宣言》提出了叙利亚和平计划，这三个政府的代表同意实施该计划。第一次谈判于 2017 年 1 月开始。参与谈判的各方将阿斯塔纳描述为中立场所，这也是选择该城市的原因。然而，称阿斯塔纳为中立地带至少有些牵强。哈萨克斯坦仍属于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这一组织在多个关键方面与其声称模仿的欧盟存在差异。正如 2017 年一项官方德国研究结论所示，俄罗斯在关税同盟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 GDP（87%）还是人口（80%），且生活水平远高于其他成员国——换句话说，这不是“平等成员间的联盟”。相比之下，德国虽是欧盟最大成员，但角色更为有限：仅占欧盟 GDP 的 27%，人口的 16%。<sup>16</sup> 生活水平方面，德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差距也不如关税同盟明显。此外，克里姆林宫主导的流程控制程度高且缺乏透明度，这与西方流程不同。虽然部分谈判在维也纳进行，但日内瓦仍是主要场地，而瑞士并非欧盟成员，即便如此，它仍与欧盟保持紧密联系。相比之下，日内瓦显然比阿斯塔纳更中立。

一旦第一次阿斯塔纳会议开始，正如一位 BBC 记者所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sup>17</sup> 在 2254 号决议和日内瓦公报的官方名义下，莫斯科推

动自身愿景。它边缘化由海湾国家主导的和平谈判，并建立了一个排除美国的替代外交轨道。诚然，组织方也邀请了美国外交官——有时是临时通知，这让接受邀请变得困难。美国人偶尔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显然，这一进程旨在在国际合法性的外衣下边缘化美国及日内瓦进程。叙利亚作家和记者哈桑·哈桑（Hassan Hassan）表示：“俄罗斯希望将军事解决方案伪装成政治解决……这就是日内瓦的阿斯塔纳化。”<sup>18</sup> 他的评论呼应了莫斯科数十年前在车臣的外交努力（在前几章中已有详细讨论）。中东局势远比车臣复杂，莫斯科无法完全掌控，但它在叙利亚谈判中应用了类似模板——有意边缘化要求阿萨德下台的真正反对派。

克里姆林宫还扶持那些不反对阿萨德继续掌权的人。因此，多年来，莫斯科与伪反对派人物接触，如卡德里·贾米尔（Qadri Jamil，一位“总是徘徊在[阿萨德]政权政治边缘的叙利亚政治家”）<sup>19</sup>、哈立德·马哈米德（Khaled Mahamid，另一名公开支持莫斯科恢复阿萨德控制的“叙利亚反对派”成员）以及前文提到的兰达·卡西斯（Randa Kassis）。阿斯塔纳/索契谈判几乎没有实质性成果，但却成功实现了另一目标——进一步边缘化亲美团体，并削弱日内瓦谈判的重要性。阿斯塔纳谈判期间，会议场地常被阿萨德政权的标志性符号装饰。<sup>20</sup> 许多叙利亚反对派成员抵制了阿斯塔纳/索契谈判，这与几十年前车臣的真正反对派情况类似。

在车臣，克里姆林宫几乎是不可能谈判的伙伴，因为其在实现真正解决方案时，将形式和流程置于首位。他们会因定义上的语言问题拖延和平进程，如囚犯交换和停火。第二次车臣战争期间担任车臣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伊利亚斯·阿赫马多夫（Ilyas Akhmadov）解释道，当俄方俘获车臣战斗人员时，会将他们视为“罪犯”或“土匪”，拒绝称其为“战斗人员”，这几乎使囚犯交换无法进行；随着和平进程停滞，战斗继续，

## 军事行动中的外交

无辜百姓死亡。<sup>21</sup> 即便如此，莫斯科在车臣仍有意结束战斗，以恢复“宪法秩序”为名，维持其扭曲的“结束内战”叙事。<sup>22</sup> 在叙利亚，情况更为复杂。尽管莫斯科希望结束战斗，但它并无真正激励或意愿让阿萨德接受真正的外交进程，而是希望阿萨德达成的和解能合法化其政权并消除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反对派。如此一来，它不仅阻挠西方推动阿萨德下台的目标，还能扩大俄罗斯在叙利亚及该地区的影响力——这才是更宏大的战略图景。

阿萨德可能也变得更加僵化。多年来，叙利亚安全部队逮捕了多名计划参与俄罗斯主导谈判的异见人士，而出席谈判的特使则完全阻挠任何政治妥协。与普京会面的叙利亚官员情况也类似。正如约翰·帕克观察到的，2015年6月，叙利亚外交部长瓦利德·穆阿勒姆在莫斯科拒绝了与叙利亚及逊尼派地区伙伴组成的反ISIS联盟提议。<sup>23</sup>

作为阿斯塔纳/索契进程的一部分，莫斯科继续推动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的成立。2017年1月提出另一版本，其中包括叙利亚的权力下放或联邦化。莫斯科在此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并与国际伙伴（土耳其和伊朗）合作推进。<sup>24</sup> 预计在2017年2至3月举行的第四轮日内瓦谈判，也几乎未取得实质性成果。尽管这是叙利亚武装反对派首次与阿萨德代表会面，但连德·米斯图拉本人也未指望会有突破。<sup>25</sup> 2017年RAND报告指出：“日内瓦的叙利亚反对派谈判代表……在叙利亚国内代表的群体正在缩小。他们要求阿萨德必须下台的立场几乎没有实现可能性，也阻碍了根据各方力量寻找现实退出冲突的途径。”<sup>26</sup>

有理由质问：日内瓦进程是否具有实际意义？从实现真正外交突破的角度来看，它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阿萨德顽固不化，并依赖俄罗斯支持；压力很小，不需妥协。叙利亚反对派也不愿妥协，但杠杆有限。

许多参与者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即便未公开承认，也无他法可行。尽管如此，这一进程仍在某些方面重要——它代表了期望，象征性地遵循流程，希望最终能转化为实质成果。它提供了小规模战术性胜利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个国际认可的政治进程，而非莫斯科操控的替代方案。

然而，很明显，在莫斯科坚持其替代愿景和西方迟疑不决的背景下，日内瓦无法产生真正成果——如果定义为推进真正和平解决方案的话。在外交会议背景下，叙利亚发生了周期性停火。虽然停火由美俄促成，但俄罗斯担任保障方，而阿萨德通常违反条款。莫斯科利用降级区作为战术手段，让俄军及阿萨德部队击败敌人。这些降级区的作用是在特定地区维持低强度军事活动，直至莫斯科与阿萨德政权准备发动攻势。随着时间推移，阿萨德政权在俄罗斯支持下重新攻占大部分降级区。这些区域的真正目的是削弱阿萨德的反对派。<sup>27</sup>这体现了俄罗斯如何通过外交强化军事行动——外交是让他人不得不接受其偏好条件的手段。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官员对美国及其盟友仅“基于命令和最后通牒行事”流露出虚伪同情。<sup>28</sup>

到2018年6月，叙利亚民主委员会宣布准备与阿萨德政权进行“无条件谈判”。<sup>29</sup>对多年反对这类谈判的反对派成员而言，这是一次重要转变，也显示出面对阿萨德不可能下台的日益明朗，他们的绝望正在增加。更令人惊讶的是，单凭阿萨德本人——根据军事人物和分析人士观点——仍无法控制已占领的领土。事实上，他不仅使用化学武器作为恐怖手段以迫使民众顺从，也因为常规武器不足。其部队作战能力也不突出。他之所以能够维持权力，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以及西方的不作为。

## 军事行动中的外交

截至 2019 年，莫斯科已举行了 12 轮“阿斯塔纳”和平谈判。<sup>30</sup> 克里姆林宫继续公开宣扬其在叙利亚的胜利。例如，拉夫罗夫在 2019 年 1 月表示，“国际恐怖主义”在叙利亚被击败，这“使叙利亚国家得以维持”，并称阿斯塔纳进程为政治进程创造了条件，完全符合联合国安理会 2254 号决议。<sup>31</sup> 更具实质性的胜利，除了无论阿萨德多么暴行仍保持权力之外，是到 2019 年 6 月，当联合国叙利亚特使盖尔·佩德森（Geir Pedersen）在采访中讨论他为安排叙利亚宪法委员会所做的有限尝试时，他表示委员会将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两个在叙利亚问题上政治活跃的国家集团：‘阿斯塔纳小组’，包括伊朗、土耳其及俄罗斯；以及‘小集团’，包括埃及、德国、约旦、沙特、法国、英国和美国”。<sup>32</sup> 美国及其盟友被降格为“小集团”。

## 第十章

#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 以色列

莫斯科为了将叙利亚干预保持在有限范围内，必须依赖地区行为体完成大量具体工作。普京在关键地区行为体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这些行为体的利益相互对立——这种平衡也反映了他对该地区的整体策略。莫斯科军事介入叙利亚战场虽然是新情况，但普京在此之前已建立了关键关系，并为干预后莫斯科的行为设定了预期。这是普京在 2015 年 9 月之后与逊尼派行为体和以色列在叙利亚保持平衡的背景。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地位使他获得了重要性认知，地区领导人开始争取普京。本章重点讨论以色列。

### 普京早期寻求与以色列建立良好关系

自上台以来，普京一直在培养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一背景为他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以色列的具体互动提供了框架。实际上，他在叙利亚干预后的对以关系，是早年努力的逻辑延伸。

##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以色列

正如马克·N·卡茨（Mark N. Katz）所写，普京自任期初期便寻求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这是基于他对俄罗斯利益的务实计算。<sup>1</sup> 普京和普里马科夫都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错误之一，是其反犹政策。这些政策催生了与西方精英相联系的拒绝出境运动，导致西方施压，并最终促成了具有影响力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迫使苏联在人权移民政策上做出改变。更广泛地说，这些努力揭露了苏联政权的真正恶行，并凸显了西方与苏联意识形态之间不存在道德等价性。普京和普里马科夫得出的教训是，如果克里姆林宫中和犹太影响力，将获得更大利益，因为两人认为这种影响力在西方十分强大。

以色列对普京在车臣行动的支持，也是他寻求改善对以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以色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朗亦然）并未批评普京在车臣的行动。来自俄罗斯及前苏联的移民在高峰时期达到 100 万，<sup>2</sup> 占当时约 500 万的以色列总人口的相当比例，截至 2018 年底，以色列人口约为 900 万。<sup>3</sup> 对普京而言，任何拥有大量讲俄语少数群体的国家，都具有软实力杠杆意义。多年来，他经常强调俄罗斯与以色列有“特殊关系”，主要是因为以色列的俄语移民，甚至夸大了以色列的俄语人口数量。例如，普京在 2016 年 3 月对内塔尼亚胡说：“俄罗斯和以色列建立了特殊关系，主要是因为 150 万以色列公民来自前苏联，他们讲俄语，是俄罗斯文化和思维方式的承载者。”<sup>4</sup>

耶路撒冷在历史上对莫斯科具有重要意义，而普京将俄罗斯东正教作为国家工具使用后，其重要性更甚。此外，与以色列保持良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莫斯科免于被指控偏向什叶派，并增强了普京在中东建立与主要行为体关系的务实策略。早期在中东四方机制中采取更积极角色，普京也表明希望在中东发挥关键调解者作用。正如卡茨在

2005年指出的，“普京决定不出席或派代表参加2000年10月沙姆沙伊赫峰会，与其说是俄罗斯撤退，不如说是为了避免美国主导的任何进程。”<sup>5</sup>实际上，莫斯科追求大国认可、拒绝在华盛顿之后充当次要角色，也反映在其在叙利亚推动边缘化美国的平行国际谈判策略上。

普京对以色列政策的另一驱动因素是发展经济联系。他相应地推动了与以色列的贸易，包括纳米技术等高科技领域。两国实行免签旅行。总体来看，到2005年，俄罗斯-以色列贸易每年达10亿美元，到2014年增至约35亿美元，几乎是2005年的三倍，这一数字略高于同年俄-埃及贸易——同年西方对俄罗斯因克里米亚事件实施经济制裁。2018年，俄罗斯对以色列出口接近20亿美元，进口约10亿美元（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贸易方向统计，参见俄罗斯与中东贸易附录）。

2005年4月，普京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地区。他进行了系列访问——会见总理与总统、参观耶德·瓦谢姆（Yad Vashem）、会见居住在以色列的二战老兵、会见巴勒斯坦领导人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及在亚西尔·阿拉法特墓前献花。<sup>6</sup>多年来，虽然很多人注意到对以色列的访问，但较少关注对巴勒斯坦的部分。这是典型的普京风格，他几乎向所有人伸出橄榄枝。随后，以色列总统莫谢·卡察夫称普京为“以色列国家的朋友”，总理阿里尔·沙龙称普京“如同兄弟”。普京与卡察夫签署联合声明，强调“红军在击败纳粹方面的决定性贡献”，并重申“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不可接受”。<sup>7</sup>此次会晤并未阻止莫斯科对伊朗、真主党及其他以色列高度关注的实体提供支持，但许多观察者仍认为这是双边关系改善的里程碑。俄罗斯国家元首访问以色列本身就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因此，在进入叙利亚战场之前，普京似乎已为俄罗斯境内的犹太人

##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以色列

做得比其他任何俄国国家元首都多。对许多人而言，首位访问以色列且有“非反犹”声誉的俄罗斯国家元首形象极具影响力。

然而，较少人意识到，普京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仍潜藏反犹主义。2005年末，俄罗斯杜马在部分民族主义和共产党政治人物要求禁止所有犹太组织后，投票谴责反犹主义。但正如《纽约时报》报道，“杜马周五简短辩论的进程表明，俄罗斯反犹问题远未解决。”<sup>8</sup> 随后几年，普京统一俄罗斯党高级成员偶尔发表反犹言论。应普京邀请，法塔赫、哈马斯及真主党领导人亦曾访问莫斯科——这或更多反映了普京对地区务实的外交策略。<sup>9</sup>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她经常佩戴大卫之星，并公开表达对耶路撒冷的喜爱——2016年11月表示：“如果你想知道美国将发生什么，你必须和谁谈？自然是和犹太人谈。”<sup>10</sup>

顺应这一思路，普京于2012年6月再次访问以色列，比奥巴马首次访以提前九个月。在访问期间，普京参加了纪念红军战胜纳粹的纪念碑揭幕仪式。与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耶路撒冷会面时，普京表示：“为中东提供和平与安宁、为以色列人民提供和平与安宁，是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苏联作为以色列建国倡议者并支持其成立，并非偶然。”<sup>11</sup> 目前尚不清楚普京所指的“倡议者”具体含义。普京可能指建国理念，间接提到斯大林在美国之前公开支持建国构想。<sup>12</sup> 重要的是，普京在此便利地忽略了以色列倒向西方后，斯大林政策迅速反转的事实，这反映了普京更广泛的外交手法。实际上，反纳粹主题——俄罗斯与犹太人在纳粹手中共同受苦——已成为普京与以色列关系的核心。在2012年访问期间，他称赞红军“粉碎了纳粹怪物的头”。<sup>13</sup>

在普京治下，克里姆林宫对斯大林最初与希特勒签订的协议不断

进行否认或歪曲。这一协议可以说促成了战争的爆发，而纳粹与布尔什维克在意识形态（极权主义）及战术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纳粹甚至效仿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记录，1919年正是布尔什维克给世界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集中营理念——纳粹迅速采用了这一理念。<sup>14</sup>

苏联在战争中遭受最深重损失，这是俄罗斯至今敏感的议题。然而，这些损失之所以巨大，是因为斯大林完全无视需牺牲多少人员与资源以取胜——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同样拒绝承认这一点。红军不仅是解放者，同时也是东欧和中欧大规模战争罪行的实施者，而这些地区战后落入苏联控制——一只怪物换另一只怪物。普京对历史的惊人美化，与俄罗斯当前国内困境及与犹太人的关系密切相关，也是他与以色列关系的重要因素。

2014年4月，在克里米亚吞并后、普京干预叙利亚前不久，《耶路撒冷邮报》前执行主编、作者阿莫茨·阿萨-埃尔（Amotz Asa-El）写道：

“耶路撒冷与莫斯科的关系不仅正常，在很多方面甚至温暖。两国间交流自由而频繁，俄罗斯已成为以色列主要石油供应国，是以色列出口潜在重要目的地，且两国正在敲定自由贸易协议。”<sup>15</sup>然而，两国关系仍存在若干问题。普京持续支持以色列的对手，他的俄罗斯也与以色列所属的西方民主国家对立。无论俄以关系改善多少，其基调仍与以色列基于共同价值观建立的与美国的深厚持久关系截然不同。普京无法（也可能不打算）取代美国。

普京取得的进展也离不开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奥巴马时期，当时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在该地区政策感到不满。这促使以色列改善与俄罗斯及地区逊尼派大国的关系。阿萨-埃尔2014年4月写道：

##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以色列

“过去三年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暂时导致俄罗斯影响力上升，美国声望下降。”他继续指出，面对“俄罗斯的复出，以色列若浪费其与后共产主义俄罗斯的辛苦建立的关系，将是不明智的。”<sup>16</sup>两年后，即2016年6月，内塔尼亚胡在莫斯科对记者表示：“没有美国的替代方案，我也不寻求替代方案……但我的政策是寻求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大国及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sup>17</sup>

## 俄罗斯-以色列关系中的什叶派因素

在叙利亚干预问题上，普京对以色列的策略最终是出于纯粹务实的现实政治考虑，旨在建立杠杆，但同时也利用了软实力投射的元素。普京确保莫斯科对以色列的行动自由具有一定影响力，表明俄罗斯可以在遏制伊朗及其代理人方面提供帮助，并强调俄以在其他领域的双边关系。以色列方面也积极寻求与莫斯科建立建设性、但有限的关系。从务实角度来看，俄罗斯被以色列领导人视为大国，如今就立于以色列门前，以色列必须与其打交道，而非激怒它。

普京叙利亚干预后不久，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便前往莫斯科，与普京在新奥加廖沃（Novo-Ogaryovo）会晤。<sup>18</sup>双方同意建立军事协调机制，以避免意外冲突——普京后来强调，这是由内塔尼亚胡提议设立的。<sup>19</sup>内塔尼亚胡还对普京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尽一切努力阻止武器流入真主党。”<sup>20</sup>据报道，他还向美国政府通报了“每一个细节”，因为各方都希望避免“不必要的冲突”。<sup>21</sup>

内塔尼亚胡认识到，尽管俄以关系良好、沟通渠道畅通，但关键分歧依然存在。他说：“在叙利亚，我已经明确了目标，那就是保护我的

人民和国家安全。俄罗斯有不同的目标，但不应发生冲突。”<sup>22</sup> 普京虽然未公开表态，但同样不寻求与以色列发生冲突。

当莫斯科在叙利亚部署 A2AD 体系（见第 3 章）后，掌控了叙利亚西部和中部空域，使以色列对俄罗斯产生一定依赖。此后几年，内塔尼亚胡继续频繁访问俄罗斯（包括莫斯科及其他城市），并与普京通话。其他高层交流也在继续。以色列的核心安全关切之一，是在叙利亚自由打击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支持目标，以阻止这些组织获得先进武器，并阻断伊朗通过叙利亚和黎巴嫩将以色列置于战略围困状态。以色列领导层似乎希望，通过培养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莫斯科能确保其行动自由。

随着叙利亚局势发展，内塔尼亚胡和其他以色列官员多次向莫斯科和华盛顿明确表明本国利益，无一含糊。伊朗及其代理人如真主党和什叶派民兵的渗透，是犹太国家的主要安全威胁。然而，莫斯科的利益则显得更加模糊。一方面，莫斯科意在维持良好关系并允许以色列自由行动；另一方面，其在伊朗及其代理人问题上的立场——以及更广泛地对该地区反逊尼派势力（包括阿萨德）的接近——引发疑问。审视克里姆林宫官方公告及普京与内塔尼亚胡就叙利亚和伊朗会晤、通话的记录，往往更多关注内塔尼亚胡的表述，而非普京的言辞。例如，2018 年 7 月会晤中，内塔尼亚胡说：“当然，我们关注的是叙利亚发生的事情，伊朗存在。这对你们来说并非新鲜事。几小时前，一架无人机从叙利亚进入以色列，已成功被击落。我想强调，我们将严格阻止任何企图侵犯我们空域和陆地边界的行为。”普京公开回应仅限于：“我们了解你们的关切，让我们详细讨论。”<sup>23</sup> 然而，没有详细内容被公开。在其他场合，普京的公开言论更多聚焦于俄罗斯与以色列的联系以及红军在二战中的作用，而非伊朗及其代理人。

##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以色列

2019年2月，内塔尼亚胡再次访问莫斯科。他对普京说：“总统先生，我计算自2015年12月以来，我们已举行了11次会晤。我认为，我们之间有直接联系、直接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确保了问题的缺失、防止了冲突，并保证了我们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内塔尼亚胡随后谈及二战、红军的重要贡献，并过渡到以色列当前最关心的伊朗及其盟友问题：“这是该地区稳定与安全的最大威胁……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阻止这一威胁实现。”普京再次强调以色列的150万俄语人口，但公开未提及伊朗问题。<sup>24</sup>

俄罗斯-以色列关系不对等，莫斯科掌握更大杠杆，这也在内塔尼亚胡的部分言论中体现。例如，2015年11月在莫斯科讲话时，内塔尼亚胡几乎只能表达希望莫斯科提供帮助：“我必须说，如今我们国家都参与一场大战：这是一场反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战斗。这是真正野蛮的趋势，不留情面……我真心希望俄罗斯与以色列能够找到共同立场，并就全球战略问题达成一致。”<sup>25</sup>

多年间，内塔尼亚胡在会晤普京时也多次重申联合打击恐怖主义的主题，并强调莫斯科的贡献。例如，2017年6月，他说：“我们共同努力对抗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是将我们联合起来的因素之一。去年，在ISIL和基地组织领导下，激进逊尼派恐怖主义得到严厉打击，俄罗斯对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我们不希望逊尼派激进恐怖被伊朗领导下的什叶派激进恐怖取代。”<sup>26</sup>

然而，普京以及其他俄罗斯高层在公开场合对伊朗问题更为谨慎。莫斯科表明，某种程度上可以遏制伊朗及其代理人，并至少在以色列攻击叙利亚目标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俄罗斯官员也强调，伊朗是独立行动者，并在多方面与莫斯科合作。

莫斯科确实允许以色列自由行动。实际上，俄罗斯与伊朗的复杂历史让以色列和西方领导人相信，莫斯科也将伊朗视为地区竞争者，并希望其不至过强。然而，普京究竟拥有多少对伊朗的杠杆，或者是否愿意行使，这一点仍不明确。

2017年8月，内塔尼亚胡访问莫斯科期间，一些俄罗斯媒体指出，普京在应对其关切上能力有限。知名记者安德鲁·科列斯尼科夫（Andrew Kolesnikov）在以商业为导向的《生意人报》（*Коммерсантъ*）上表示，普京能提供的仅是“心理治疗式的帮助”，即认真倾听同僚倾诉。<sup>27</sup> 主流《真理报》（*Pravda.ru*，非共产党《真理报》）讽刺写道：“当内塔尼亚胡满头冷汗地向普京描述[中东伊朗问题]的险恶情景时，普京只是同情地叹息，似乎在说：‘不幸的是，我们帮不了你。’”<sup>28</sup>

更关键的是，莫斯科在遏制伊朗代理人方面的实际成绩有限，难以让人信服。2018年7月，俄罗斯与叙利亚南部叛军达成停火协议后，莫斯科承诺伊朗将撤军及其代理人至少离以色列边境85公里。<sup>29</sup> 然而，许多亲伊朗民兵仍留在边境附近，据称还换上叙利亚军装以避免以色列空袭。此外，协议对伊朗“顾问”是否必须撤离不够明确。最终撤离充其量是表面化，未能真正减少伊朗存在——但至少让莫斯科看似尽力而为。

莫斯科是否能更具体地限制德黑兰在叙利亚部署的力量也不明确。2018年6月的一个事件可作说明：俄罗斯试图让真主党撤离库赛尔检查站并靠近黎巴嫩边境，但俄军不得不撤退，真主党随后巩固了存在。同样，2018年8月俄罗斯宪兵部署至戈兰高地，也未能阻止真主党及其他伊朗民兵渗透。

事实上，关于伊朗及其代理人换装、真主党在俄罗斯旗帜下飞行以

##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以色列

避开以色列，以及莫斯科未能阻止伊朗部队接近以色列边境 85 公里内的报道显示，莫斯科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助长了伊朗。<sup>30</sup>

尽管如此，莫斯科在美国撤出该地区及整体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下，确立了自身作为“权力经纪人”的地位。以色列军事分析家德米特里（迪玛）·阿达姆斯基（Dmitry [Dima] Adamsky）写道：“以色列的本能仍是在危机中转向美国。但当前美国政府的失能以及克里姆林宫的地区联系，可能使莫斯科——以色列已建立军政交流——在以色列眼中更具相关性。”<sup>31</sup>

尽管以色列处境艰难，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天真——即对俄罗斯在迫使伊朗撤出叙利亚方面的效用的过度期待。即便南部停火未满足以色列任何安全利益，内塔尼亚胡仍于 2019 年 3 月向内阁宣布：“普京总统与我也就一个共同目标达成一致——即撤出自内战爆发以来进入叙利亚的外国部队。”（对普京而言，俄罗斯当然不属于外国部队，因为是在“合法叙利亚政府”邀请下进入叙利亚。）普京对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也保持模糊态度，但很可能在传递一个信号：若他要将伊朗部队撤出，需要达成令其满意的协议，或者需要额外帮助，即与其他力量合作。

然而，更近期发展显示莫斯科与伊朗关系在增长。2019 年 5 月，普京表示：“我们不是消防队，不能总是去救人，尤其是在我们影响有限的地方。”<sup>32</sup>然而出于多种原因（包括以色列国内政治），内塔尼亚胡继续推进，并提出在耶路撒冷召开美俄以三方高级官员会晤讨论叙利亚事宜。该会议最终于 2019 年 6 月举行。会后，俄罗斯代表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甚至称伊朗为俄罗斯盟友——这是俄罗斯官员此前未曾公开表述的，他们此前仅将伊朗称为伙伴。<sup>33</sup>帕特鲁舍

夫说：

根据我们合作伙伴对地区大国伊朗的评估，我想指出：伊朗一直是并仍然是我们的盟友与伙伴，我们与其在双边及多边框架中持续发展关系。在这方面，任何试图将德黑兰视为地区安全主要威胁，甚至与 ISIS 或其他恐怖组织相提并论的行为，我们都无法接受。<sup>34</sup>

在此背景下，普京 2019 年 6 月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使用“盟友”一词，虽较帕特鲁舍夫谨慎，但仍值得注意：“我们确实与该地区许多国家建立了非常良好、伙伴关系，甚至在很多方面具有联盟元素的关系，包括不仅是伊朗和土耳其，也包括其他国家。”<sup>35</sup>

## 软实力投射

对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对以色列的政策，一个重要背景是普京持续推进的软实力努力，这些努力不断强化硬实力的投射，并建立在早年形成的关系基础上。普京在重大恐怖袭击发生后亲自向以色列表示哀悼。<sup>36</sup> 莫斯科在多个方面协助以色列，例如协助扑灭森林火灾<sup>37</sup>——这一举动尤其具有讽刺意味，凸显克里姆林宫的务实主义而非利他主义，因为在涉及俄罗斯本土的火灾时，莫斯科宁愿任其燃烧，以压制民间独立扑灭火灾的尝试。<sup>38</sup> 同样地，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协议，向现居以色列的前苏联公民支付 8300 万美元的养老金——尽管莫斯科自身都无力对俄罗斯公民的养老金进行通胀调整。<sup>39</sup> 如约书亚·克拉斯纳（Joshua Krasna）所写，这些养老金的实际美元价值主要具有象征意义（每月约 200 美元），但以色列的讲俄语群体对这一宣布“感到非常高

兴”。<sup>40</sup>

普京还亲自介入，将 1982 年在黎巴嫩苏尔坦·雅各布战役中失踪的以色列士兵扎查里·鲍梅尔（Zachary Baumel）的遗体带回，以此赢得以色列公众的高度赞誉。<sup>41</sup> 在谈及此事时，普京在与内塔尼亚胡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军队与叙利亚军方协调找到了遗体。”很难确定普京是否意识到公开承认阿萨德在寻找以色列士兵遗体中发挥了作用，会使他在“抵抗轴心”内部声誉受损。然而，这一事件最有趣的方面在于，地区对普京的愤怒持续时间短且几乎无关紧要，他作为地区潜在权力经纪人的地位并未改变。这或许更充分地显示了普京在该地区、尤其是叙利亚的重要性。

普京所定义的关于大屠杀和二战红军作用的课题继续在俄以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议题在两位领导人的会谈中经常被提及，包括与叙利亚相关的问题。以色列为纪念列宁格勒围困的受害者而建的纪念碑，邀请普京出席。<sup>42</sup> 2019 年 6 月，莫斯科也开放了俄罗斯首个重要的大屠杀纪念馆。<sup>43</sup> 然而，在这一领域，莫斯科有时对以色列表示不满。2017 年 8 月，波兰在纪念波兰东部索比堡纳粹灭绝营受害者的项目中排除了俄罗斯的参与。以色列表示支持俄罗斯参与，但莫斯科显然期望以色列施压华沙改变立场。俄罗斯外交部召见以色列大使加里·科伦（Gary Koren）解释，而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称以色列的立场“绝对不可接受”，“几乎等同于历史背叛”。<sup>44</sup> 她很可能是在普京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发表此言。2017 年 8 月，内塔尼亚胡与普京在索契会晤讨论伊朗在叙利亚的存在时，首先试图缓和此事件。

2018 年，内塔尼亚胡还出席了 5 月 9 日在莫斯科的胜利日阅兵——这是俄罗斯一年中最大、最重要的活动，克里姆林宫长期利用它进行

政治宣传，鼓动军国主义。自 2014 年以来，西方领导人已不再出席该阅兵。此外，在阅兵期间，内塔尼亚胡佩戴了具有争议的圣乔治丝带，该丝带在克里米亚被并入乌克兰后被禁止使用。<sup>45</sup> 华尔街日报获奖记者雅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Yaroslav Trofimov）对此事件的描述强调了以色列对俄罗斯的依赖：“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几乎无法做比飞往莫斯科参加红场阅兵更能讨好普京的事。”<sup>46</sup> 2019 年 9 月，普京称：“我们将以色列视为讲俄语的国家”，并再次夸大以色列讲俄语人口至“接近两百万”。<sup>47</sup>

## 摩擦点

俄以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摩擦。总体而言，尽管内塔尼亚胡和普京曾发表过高调声明，但两国关系从未建立高度信任。一些例子说明了莫斯科倾向将合作伙伴视为附属对象，同时再次凸显了俄以关系的不平等。

2017 年 3 月 17 日，以色列空军对叙利亚若干目标实施打击，以阻止先进武器流入真主党。尽管以色列常规执行此类行动，但在该事件中，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以色列大使加里·科伦“澄清”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事件细节仍不清楚，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将继续阻止先进武器流入真主党的政策。然而，3 月 22 日，拉夫罗夫在莫斯科警告：“我们将以行动而非言辞来判断，以了解我们的以色列同僚是否遵守有关叙利亚军事合作的俄以协议。”<sup>48</sup>

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事件发生在 2018 年 9 月末：在以色列对叙利亚北部伊朗目标进行一系列空袭后，阿萨德政权的一枚 S-200 导弹电池

##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以色列

意外击落了一架俄罗斯 Il-20 侦察机，机上 15 名军人全部遇难。叙利亚防空再次显示无法阻止袭击，反而迟来地向各方向发射了数十枚防空导弹，这表明其对俄罗斯飞机安全漠不关心，同时忽视了以色列战机已返回本国领空的事实。

俄罗斯国防部称这是以色列的故意挑衅。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Igor Konashenkov）称以色列行动“敌对”，并保留“适当”回应的权利，<sup>49</sup> 这通常被理解为“以牙还牙”。<sup>50</sup> 俄罗斯杜马一些议员甚至提议对以色列进行打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历山大·谢林（Alexander Sherin）称：“我呼吁使用巴斯蒂翁、S-400、伊斯坎德尔系统展示它们的真正效能。这里是东方-2018 演习场，因此必须对飞机起飞的平台做同样处理——仅此而已。”<sup>51</sup> 他随后试图收回言论。表面上看，普京的评论更为理性，但必须通读他在 9 月 18 日俄匈会谈结束新闻发布会上的完整发言：

在这方面，首先，我要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至于你们将此事件与众所周知事件进行比较——当我们的飞机被土耳其战机击落时——情况仍然不同。当时土耳其战机是故意击落我们的飞机。这里，更像是一系列悲剧性的偶然情况，因为以色列飞机没有击落我们的飞机。当然，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此事。我们对这一悲剧的态度已在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中阐明，该声明与我完全一致。至于应对行动，将主要旨在为我们的军人及设施提供额外安全保障。这些措施每个人都会注意到。<sup>53</sup>

这是一个谨慎权衡的答复，一方面许多人注意到普京个人并未指责以色列（不同于俄国防部），但他也表示赞同国防部的评估。此外，

他称回应将是防御性的，但会显而易见。

回应随之而来：下个月莫斯科向叙利亚提供了 S-300 系统。最终，这更多是政治上表明主导地位，而非实际用途，尤其是莫斯科在叙利亚已有更先进的 S-400 系统。同时，S-300 赋予阿萨德（也即莫斯科）新的选项，可破坏美国在叙利亚的地位，潜在提升叙利亚综合防空系统能力，为伊朗和阿萨德在叙利亚的活动提供额外掩护，并可能干扰美国及其联军对 ISIS 的行动。

以色列在 II-20 事件后暂时中止了行动。尽管空袭最终恢复，以色列在操作中更为谨慎，但事件展示了其对莫斯科的依赖。2020年12月，俄罗斯驻以色列大使阿纳托利·维克托罗夫（Anatoly Viktorov）在联合国决议掩护下，间接将以色列而非伊朗及其代理人描绘为中东不稳定因素。他称：“地区问题不在于伊朗活动，而在于国家间缺乏理解以及在以巴及阿以冲突中不遵守联合国决议……以色列在打击真主党，真主党未攻击以色列。”<sup>54</sup> 无论以色列官员仍抱有何种希望，认为莫斯科会在中东有效限制伊朗活动，都是错误的。随着时间推移，俄罗斯官员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偏好愈发公开，即便他们努力保持表面平衡，并拒绝公开选边。

## 第十一章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 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除了以色列之外，莫斯科在叙利亚还平衡着其他多个相互矛盾的利益——逊尼派国家，其中土耳其的角色尤为重要；什叶派的伊朗；以及阿萨德本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为体大多对莫斯科存在问题，但最终都接受了其存在，至少认为有用，甚至是必需的。对于阿萨德而言，莫斯科当然成为其生存的根本依托，但在阿萨德之外，莫斯科努力让其他行为体处于需要俄罗斯的位置。普京并没有像苏联在阿富汗的经验那样与地区公开对抗，而是通过建设务实而强硬的杠杆获取认可。莫斯科如何完成这一“杂技般”的平衡，是本章的主题。

## 土耳其

### 叙利亚干预前的俄土关系

普京上任时，俄土关系已经在改善。普京进一步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像以色列和伊朗一样，土耳其——很可能是因为 90 年代对俄罗斯杠杆的丧失——并未批评普京在车臣的行动，而这一点对普京任初期尤为重要。能源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核心，包括“蓝流”天然气管道的建设，该管道将天然气直接输送至土耳其。同时，贸易、武器合同、反恐事务及欧亚地区合作也有所增加。<sup>1</sup> 土耳其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俄罗斯在伊斯兰合作组织（OIC）获得观察员身份的目标。<sup>2</sup> 此外，伊拉克战争背景下美土关系的恶化也有助于普京与埃尔多安（Erdoğan）建立联系。

2004 年末，普京访问安卡拉——这是 32 年来俄罗斯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土耳其；次年，埃尔多安访问莫斯科。2004 年，俄土贸易比 2003 年上半年增长 60%。<sup>3</sup> 2005 年 1 月 10 日，埃尔多安首次进行年度官方访问莫斯科——进一步表明两国关系改善。<sup>4</sup> 几个月后的 7 月，两人再次在索契会晤。会议结束时，普京表示：“我们对整个高加索及黑海流域地区稳定问题给予了大量关注。”埃尔多安则强调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意愿”，这明显指向库尔德和车臣问题。<sup>5</sup> 俄罗斯媒体猜测埃尔多安是否获得俄罗斯对库尔德工人党（PKK）作为恐怖组织的认可<sup>6</sup>，但随着时间推移，事实证明他并未获得。随着多次访问累计，整体来看，俄罗斯从关系中获益更多，因为土耳其日益依赖俄罗斯能源——这是后来在叙利亚事态的前兆。埃尔多安可能未意识到自己正慢慢走入陷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阱；普京已经平息车臣，并安插了忠诚的地方势力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土耳其因此失去对俄罗斯的杠杆，而俄罗斯则保留了宝贵的库尔德牌。2004至2009年间，普京与埃尔多安共会晤十次。<sup>7</sup>到2009年，土耳其消息称俄罗斯已成为土耳其第一大贸易伙伴，2014年双边贸易约达330亿美元。<sup>8</sup>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4年的双边贸易水平几乎一致。到2018年，据土耳其官方资料，俄罗斯已降至土耳其第五大贸易伙伴。<sup>9</sup>尽管如此，根据IMF数据，双边贸易仍略低于300亿美元。<sup>10</sup>土耳其也成为俄罗斯游客的重要目的地——这是克里姆林宫的一个重要影响杠杆。<sup>11</sup>

普京与埃尔多安有很多共通点。两人几乎同时上台，并将各自国家进一步推向威权化道路。随着时间推移，埃尔多安在囚禁记者数量上甚至超过普京。<sup>12</sup>两人都寻求恢复国家的大国地位。在任初期，两国经济有所改善，但随时间因腐败和管理不善而衰退，这是他们威权治理风格的特征。这促使他们寻找外部敌人来归咎自身问题。在会晤中，普京与埃尔多安经常让助手离开，以便进行私下会谈。

尽管如此，两人也存在明显差异。土耳其比俄罗斯更加分裂，埃尔多安对国内政治的控制不如普京。普京在计算与冷静方面可能也更胜一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仍是北约成员，而克里姆林宫将北约视为头号威胁。即便关系改善，普京从中获益远大于土耳其。旅游及其他经济杠杆，尤其是能源，成为普京可随意开启或关闭的控制手段。土耳其对俄罗斯能源尤其依赖。

2013年，美方对库尔德人的政策也发生重要变化。美国国务院开始拒发民主联盟党（PYD）领导人签证，即便PYD及其军事分支人民保护部队（YPG，叙利亚民主力量最大组成部分）已成为叙利亚打击ISIS

的主力。实际上，叙利亚最安全的地区是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在此背景下，莫斯科对库尔德人显得尤其有吸引力，克里姆林宫不同于华盛顿，向 PYD 发放签证。

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与土耳其于 2014 年开始讨论“战略伙伴关系”。事实上，关于俄土关系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战略伙伴关系”能走多远。2014 年，约有 330 万俄罗斯游客赴土耳其，另有 100 万非旅游目的访客。以每年约 1000 万俄罗斯公民出境为参考，额外的 100 万非旅游访客显示了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2014 年，土耳其对俄出口约 60 亿美元。<sup>13</sup> 到 2015 年，俄罗斯不仅是土耳其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国，还是重要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国。<sup>14</sup>

### 叙利亚干预的最初几年

叙利亚战争爆发初期并未破坏俄土关系——双方找到方法，将安卡拉与莫斯科在阿萨德问题上的立场分开处理。起初，埃尔多安要求阿萨德下台，但 2014 年的谈判集中于到 2020 年将贸易额提高三倍。

然而，随着莫斯科开始在叙利亚干预，关系发生剧变。莫斯科两次侵犯土耳其哈塔伊省领空——2015 年 10 月 3 日，苏-30 战机越过边界；10 月 4 日再次越界。对此，埃尔多安援引北约条约第 5 条。<sup>15</sup> 正如大使詹姆斯·杰弗里（James Jeffrey）所述，哈塔伊部分居民为阿拉维派阿拉伯人，这为土耳其对莫斯科叙利亚干预及空域侵犯增加了复杂性。<sup>16</sup>

随后发生了迄今最大的一次对峙。2015 年 11 月 24 日，土耳其击落俄罗斯苏-24 战机——安卡拉称飞机短暂越过土耳其领空，土耳其军方在击落前已多次警告。事件发生前几天，据称土耳其外交部长已警告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俄罗斯对叙利亚土库曼村庄的“密集”轰炸“可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能导致严重后果”。<sup>17</sup> 普京愤怒表示土耳其“背叛俄罗斯”<sup>18</sup>，并要求埃尔多安道歉，但埃尔多安拒绝。战机被击落几天后，普京宣布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以确保国家安全”，并在 2015 年 12 月末扩大制裁范围。<sup>19</sup> 俄罗斯游客停止前往土耳其，莫斯科也有效阻止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亚北部。双边紧张关系持续至 2016 年。

### 库尔德因素

莫斯科与库尔德人的联系可追溯约两百年。<sup>20</sup> 俄国及苏联领导人曾利用库尔德人对抗奥斯曼及土耳其领导人以巩固控制。库尔德工人党（PKK）基本上是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扶植的产物。<sup>21</sup> 叙利亚内战中，普京视其为改善与 PKK 关系的机会。与美国及许多欧洲国家不同，俄罗斯从未将 PKK 列为恐怖组织。战争持续期间，莫斯科推动将 PYD 纳入日内瓦和谈，并与 YPG 保持持续关系。2013 年 12 月，应俄罗斯国防部邀请，PYD 领导人萨利赫·穆斯林（Salih Muslim）访问莫斯科，强调若库尔德人被排除，日内瓦二轮会谈无法成功。<sup>22</sup>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穆斯林访问期间，还参加了库尔德人为阿卜杜拉·奥贾兰举办的生日庆典。

这些举措符合普京分化削弱西方、支持阿萨德的计划。从莫斯科视角看，将 PYD 纳入和谈可用不坚持阿萨德下台的个体稀释叙利亚反对派力量。这也削弱了土耳其及北约在叙利亚的影响，并为莫斯科对土耳其施加更大杠杆，同时加剧美土紧张。战机被击落后，莫斯科还开始武装 PYD 并提供空中支援，对抗土耳其支持的反叛势力。当莫斯科将 S-400 系统部署到叙利亚赫梅明空军基地时，为库尔德人形成事实上的安全区，以抵御土耳其行动。S-400 还使安卡拉（及其他支持叙利亚反对

派的力量)潜在的军事行动更复杂。

2015年12月,俄罗斯战机被击落后不久,土耳其库尔德反对派人民民主党(HDP)领导人塞拉哈廷·德米尔塔什(Selahattin Demirtaş)访问莫斯科,批评击落事件。这是向埃尔多安发出的明确信号。德米尔塔什为埃尔多安批评者,是双边对峙后访问俄罗斯的最高级土耳其政治人物。此外,据称埃尔多安认为HDP与PKK有关。总体而言,此访问向埃尔多安表明,莫斯科将利用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削弱其统治。这一次,埃尔多安在对抗莫斯科方面没有可用的王牌,正如他在90年代车臣问题上所拥有的。

2016年2月,PYD在莫斯科正式开设代表处。开幕仪式上,据报道库尔德公共协会国际联盟主席梅拉布·沙莫耶夫(Merab Shamoyev)称此事件为“库尔德人民的历史性时刻”。<sup>23</sup>

与此同时,俄罗斯经济限制和旅行禁令开始对土耳其经济产生影响,北叙利亚军事排斥也起作用。埃尔多安妥协。2016年6月,他向普京为击落俄罗斯战机道歉。普京取消了旅行禁令,两国领导人开始修复并深化关系。在土耳其流传一句笑话:埃尔多安只向沙皇道歉。

普京继续让埃尔多安意识到他手中握有杠杆。道歉之后,应埃尔多安要求关闭莫斯科PYD办公室,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Andrey Karlov)表示,俄罗斯不认为PYD是恐怖组织,该办公室将继续开放。与此同时,莫斯科的空中支援使PYD向东扩展,并切断了阿勒颇与土耳其支持的叛军集团的联系。库尔德人成为普京对埃尔多安可用的重要牌,后者担心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此外,即便埃尔多安道歉,普京也未撤出S-400系统。

正因为担心叙利亚库尔德民族主义,埃尔多安逐渐认为,他不得不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在阿萨德问题上向普京靠拢，尤其是在多年美国缺席叙利亚事务的背景下；他也未像对美国一样批评普京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关系。

### 普京对埃尔多安的杠杆作用

对于普京而言，一旦介入叙利亚，阿勒颇便成为一个挑战。在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前，阿勒颇是该国最大的城市，对工业和金融至关重要。战斗爆发后，很快波及阿勒颇，到2012年夏天，该市被政权与叛军分割控制。这种僵持状态持续了四年。土耳其一直支持叛军，叙利亚的开放边界也为其提供了便利。一些通往叙利亚反对派的补给线路经过土耳其边境。夺取阿勒颇是确保阿萨德生存的重要一步。

在阿勒颇问题上，与埃尔多安达成交易是可能的。埃尔多安的首要任务是阻止库尔德人在叙利亚获得自治，因为他担心这会刺激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诉求。对埃尔多安而言，这一问题比阿萨德的命运更重要。因此，正如约翰·帕克所述，莫斯科（及德黑兰）对土耳其打击库尔德人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安卡拉则相应放软了对阿萨德的立场，不再要求其下台。<sup>24</sup>此外，由于奥巴马政府不会在叙利亚采取行动，“土耳其因此可以接替美国的西方领导角色”。<sup>25</sup>同时，莫斯科还允许PYD于2016年2月在莫斯科开设叙利亚库尔德斯坦“代表处”。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在与埃尔多安的博弈中仍保持平衡——该办公室被定性为“非政府组织”，开幕式没有任何俄罗斯官员出席。

26

这些举措收到了效果。2016年初，安卡拉在叙利亚的政策发生转变，将关注点转向阿夫林，叙利亚西北部的库尔德人占多数地区。安卡拉还将军事行动集中在库尔德民兵，尤其是YPG上。<sup>27</sup>2016年8月，

土耳其从阿勒颇调动数千名叛军战士；阿勒颇最终于 2016 年 12 月被阿萨德政权通过残酷进攻夺回，莫斯科提供了支持。尽管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极端分子在阿勒颇犯下暴行，但正如往常，主要责任在于阿萨德政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称，2016 年叙利亚政府进攻期间，阿勒颇发生了“具有历史规模的罪行”，莫斯科对此提供了援助。<sup>28</sup>

阿勒颇战役中，叙利亚政权将城市夷为平地，这让人联想到普京在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血腥镇压。当约翰·克里（John Kerry）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将阿勒颇与车臣相比时，俄罗斯大使馆在推特上回应称：“如今的格罗兹尼是一个和平、现代且繁荣的城市。这难道不是我们都在寻求的解决方案吗？”<sup>29</sup>由此，莫斯科暗示：为了实现和平，进行残酷而无差别的轰炸是值得的——并且这种方式能够真正实现和平。随后，当年 9 月，叙利亚与俄罗斯军队轰炸了阿勒颇附近的一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许多人称之为战争罪。尽管遭到谴责，两国政权仍继续进攻。

阿勒颇战役进行之际，俄土关系迎来了另一突破——2016 年 7 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意图推翻埃尔多安。埃尔多安指责美国及中央情报局，以及费图拉·居伦（Fethullah Gülen）策动政变。加上埃尔多安日益增强的威权倾向，未遂政变及其对公民社会的镇压只加剧了西方对埃尔多安的反感。普京看到了另一机会，政变后立即致电埃尔多安，表示支持。

阿勒颇之后，安卡拉与莫斯科继续根据需要达成协议。其中一个例子是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的“幼发拉底盾牌行动”（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土耳其因此占领叙利亚北部。2018 年初，安卡拉实施“橄榄枝行动”（Operation Olive Branch），成功从 YPG 手中夺取阿夫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林。作为交换，埃尔多安对莫斯科援助阿萨德轰炸东古塔(East Ghouta)的平民保持沉默，当时东古塔是最后的叛军降级区之一。<sup>30</sup>

另一个热点事件发生在2016年2月的阿扎兹(Azaz)——该镇位于土耳其通往阿勒颇的道路上——这是一次短暂但重要的事件，显示战争可能失控。当时，安卡拉开始炮击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民兵，而这些部队在俄罗斯空袭协助下推进至阿扎兹和土耳其边境。该事件报道甚少，但土耳其与俄罗斯几乎发生重大冲突。<sup>31</sup> 普京与埃尔多安成功解决了危机，这一事件也凸显了叙利亚局势多么容易失控。普京在地面上各方冲突行为体之间保持的脆弱平衡绝非易事。

普京还将土耳其拉入阿斯塔纳和平进程。2017年1月，在最新一轮谈判结束时，普京与埃尔多安以及伊朗达成一致，共同打击ISIS及其分支“努斯拉阵线”(Jabhat Fatah al-Sham)。<sup>32</sup> 据报道，土耳其与俄罗斯随后在叙利亚发起联合打击。随着最新停火失败，普京实际上在叙利亚与埃尔多安开展合作。约翰·帕克指出，正因为有了这一伙伴关系，普京可以忽视与奥巴马政府的政治轨道。<sup>33</sup>

因此，对埃尔多安而言，理想交易是帮助他击败YPG与PKK；对普京而言，埃尔多安可以减少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援助，以维持阿萨德执政，并支持阿斯塔纳进程。阿勒颇战役后，伊德利卜(Idlib)成为最后的叛军据点。许多人从阿勒颇逃至伊德利卜。2018年9月，普京与埃尔多安在伊德利卜签署缓冲区及停火协议后，埃尔多安在伊德利卜也基本被“牵制”，普京甚至要求他控制该地区武装叛军。

此外，西方对土耳其威权化及其支持激进逊尼派团体(包括叙利亚的基地组织分支)以及对ISIS的至少被动支持存在分歧。这也是美国最初选择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合作的主要原因。<sup>34</sup> 埃尔多安支持逊尼派恐

怖组织，而普京改善与其关系，体现了他不介意与支持激进逊尼派行为体合作，即便名义上将其视为恐怖分子。可以说，西方尽管清楚土耳其支持激进逊尼派团体，但仍继续与其合作。然而在西方，情况更为复杂。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埃尔多安，美国才选择与叙利亚库尔德人合作。西方对土耳其的争论激烈，并在北约及西方内部造成尖锐分歧。许多人认为西方在对 ISIS 打击行动中无法替代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Incirlik Air Base），但也有人认为只要埃尔多安继续支持逊尼派极端主义，西方就无法有效应对。

埃尔多安上台前，土耳其已是北约成员，且当时的土耳其与埃尔多安时期不同。北约是共识驱动组织，土耳其若退出最终必须自己投票同意。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此前没有北约成员被踢出。北约虽然是军事联盟，但近几十年成员仅限民主国家。

抛开争论复杂性不谈，就普京而言，分歧对他有利，他尽可能加以利用。可以说，从他与埃尔多安的角度，只要土耳其仍是北约成员，就能对北约造成最大损害。此前，2017年9月，埃尔多安还与普京签署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协议，有人认为普京接受埃尔多安 2016 年道歉的条件之一就是购买 S-400。交付于 2019 年 7 月开始，这加剧了与美国及西方的裂痕。随着莫斯科开始建设土耳其核电站，且 Sputnik 在信息战中发挥关键作用，普京对土耳其的影响力似乎在增强。<sup>35</sup>

## 沙特阿拉伯、约旦与卡塔尔

土耳其显然是该地区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行为体。只有土耳其和伊朗与俄罗斯一道参与了阿斯塔纳和平进程。然而，其他逊尼派行为体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同样不可忽视。约旦和海湾地区的逊尼派地区领导人，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都对巴沙尔·阿萨德心怀憎恶，并且与土耳其一样，希望他下台。阿萨德被视为该地区反逊尼派阵营的一部分；同样地，如同以色列一般，逊尼派强权——尤其是沙特阿拉伯——试图阻止德黑兰在地区内的扩张。尽管这些国家在军事和财政上支持叙利亚反对派，但土耳其仍然是最为积极的行动者。不同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土耳其愿意让本国军队直接进入战场——而即便如此，其目的也并非直接对抗阿萨德政权。

约旦同样在叙利亚境内实施了军事打击，但其行动主要针对 ISIS，并且是作为美国主导的反 ISIS 联盟的一部分，自 2014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间持续进行，尽管在 2015 年 12 月之后打击次数有所减少。约旦还支持了所谓“南方阵线”中的部分反对派团体，但在 2017 年初削减了相关支持，转而主要集中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激进伊斯兰主义团体，而非推动推翻阿萨德的努力。最后，安曼在公开言辞上从未像其他逊尼派地区行为体那样强烈反对阿萨德。

也许最重要的是，逊尼派地区行为体总体上缺乏相互协调（尽管土耳其和卡塔尔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构成例外），而且更关键的是，这些国家往往支持彼此不同、甚至相互竞争的行为体，从而加剧了内部对立，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之间的竞争。<sup>36</sup> 这些分裂反而使普京受益。

有观点认为，到 2013 年，卡塔尔已成为反叛力量的主要武器供应方之一；但它与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更为密切，并倾向于与反对派中的极端派系保持更紧密的立场，而沙特阿拉伯则主要聚焦于自由叙利亚军。<sup>37</sup> 这种分歧推动了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竞争，尽管据称沙特

阿拉伯同样也支持过强硬的伊斯兰主义团体。<sup>38</sup>此外，地区行为体还存在着超越叙利亚问题本身的更广泛目标。对卡塔尔而言，其目标在于地区领导权。据报道，一位阿拉伯政治人物在 2013 年曾表示，卡塔尔执政埃米尔哈马德·本·哈利法·阿勒萨尼“希望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主义版（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sup>39</sup>而对沙特阿拉伯来说，核心问题在于伊朗在整个地区的影响力，而不仅限于叙利亚。2015 年春，利雅得还将注意力集中于也门战事以及当地受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叙利亚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议题。沙特阿拉伯方面还努力尝试将俄罗斯从伊朗阵营中“拉走”。与该地区其他行为体一样，普京此前在构建双边关系方面所打下的基础在此发挥了作用。尽管莫斯科与利雅得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长期受到对抗情绪的影响，但克里姆林宫清楚沙特王国的重要性，并在机会出现时——哪怕幅度极小——都试图将其拉入自身轨道。事实上，早在 2015 年 4 月，即叙利亚军事介入前数月，普京就已邀请沙特国王萨勒曼访问莫斯科。<sup>40</sup>

2015 年 6 月，当时的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出席了年度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据当时媒体报道，这是他首次公开涉足能源议题。在此期间，他与普京会面。<sup>41</sup>次月，沙特阿拉伯的主权财富基金承诺在五年内向俄罗斯投资 100 亿美元；据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称，这是该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sup>42</sup>与此同时，在 2017 年春访问莫斯科期间，本·萨勒曼表示，“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阶段之一”。<sup>43</sup>莫斯科还致力于发展一种事实上构成其准成员身份的欧佩克合作机制。2017 年初，利雅得与莫斯科签署了一项史无前例的限产协议——即所谓的“欧佩克+”协议——这一因素促成油价从每桶约 30 美元上涨至 60 美元以上。<sup>44</sup>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利雅得很快意识到，莫斯科正在该地区——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也门——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利雅得似乎希望，通过在其他领域加强与莫斯科的合作，能够将其从伊朗一侧拉开。此外，沙特方面也可能逐渐认识到，阿萨德并不会轻易放弃权力，并试图借助莫斯科为和解打开一扇大门。<sup>45</sup> 确实，在2017年10月5日，萨勒曼国王对俄罗斯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访问。峰会结束后，萨勒曼与普京签署了一揽子涵盖能源、贸易和防务的文件，并同意进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联合投资。<sup>46</sup> 据报道，利雅得还同意购买俄罗斯的S-400防空系统，成为继土耳其之后第二个这样做的美国盟友。<sup>47</sup> 沙特阿拉伯尚未接收该系统，而与俄罗斯的交易从来都不是最终定局，但这一协议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与约旦的关系并非其中东战略的核心，尽管叙利亚危机无疑提升了约旦的重要性。莫斯科介入后，两国开始在安曼运营一个联合情报共享中心，<sup>48</sup> 重点关注叙利亚南部，并协调军事活动。根据一些报道，正是由于约旦的作用，2017年9月的降级区协议才得以达成；还有观点认为，约旦在稳定叙利亚“安全区”方面对克里姆林宫具有重要价值。<sup>49</sup>

从约旦的角度看，西方未能充分认识到约旦在接纳叙利亚难民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及其对国家造成的沉重负担；与此同时，西方在军事上几乎未对阿萨德采取实质性制衡，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因此，普京做了他一贯最擅长的事情——填补美国领导力缺位所造成的真空。

双方公开反复强调的另一关键合作领域是反恐。约旦也逐渐将俄罗斯视为解决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时不可或缺的中立调解者。在伊朗问题上，约旦——不同于沙特阿拉伯——认为与莫斯科的外交接触能

够发挥积极作用。最后，俄罗斯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对双方而言同样重要，并经常被提及，其中一个例子便是约旦规模可观的切尔克斯人社群。其他合作领域还包括多种能源形式（包括核能）、自然资源以及军事合作。

总而言之，如果逊尼派行为体在言辞和行动上都能保持统一，以推翻阿萨德为共同目标，那么它们本可以对普京构成更大的挑战。但在分歧、背离，乃至在若干关键问题上的公开竞争之下，普京得以施展平衡策略，在不同议题上与各方合作、达成交易、积累杠杆，并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加以运用。最终，这些做法提升了他作为中立权力掮客的形象，使美国至少不得不将其视为一个对等的行动者。更重要的是，这种局面使普京更容易将叙利亚事务外包，通过代理人实质性地控制该地区，从而在维持低成本的同时，获取高额的政治回报。

## 伊朗

随着莫斯科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展开，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持续发展，尽管期间也不时出现摩擦。2016年6月，弗拉基米尔·普京呼吁将伊朗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地位从观察员提升为正式成员——此前伊朗一直仅具观察员身份。<sup>50</sup>与关税同盟的情况类似，普京从未邀请任何阿拉伯国家加入该组织。伊朗方面则在此前八年中一直试图将其地位升级为正式成员。随着《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达成，为德黑兰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制裁缓解，据报道，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表示支持给予伊朗正式成员资格；在2018年的青岛峰会期间，普京再次呼吁接纳伊朗为正式成员。<sup>51</sup>关于伊朗成员资格的讨论持续到了2019年。2019年3月，据称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表示，上合组织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有意与德黑兰达成有关其正式成员资格的协议。<sup>52</sup> 截至本文写作之时，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尽管北京官方多次表态支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但与其说是俄罗斯，中国似乎才是伊朗入会的主要障碍。<sup>53</sup>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很可能会危及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的关系，而中国在能源方面尤其依赖这些国家。

另一个具有说明性的事件发生在 2016 年 8 月。当莫斯科使用伊朗的哈马丹空军基地对叙利亚目标实施轰炸时，世界为之震惊——其中也包括伊朗国内的许多人。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国势力首次在伊朗境内驻军。俄罗斯媒体对俄伊反恐合作大加赞扬。然而，伊朗公众却极为愤怒。在这一背景下，伊朗国防部长侯赛因·德赫甘指责莫斯科的行为“不绅士”，但其指控并非针对使用该基地本身，而是针对俄罗斯公开宣扬其使用该基地的做法。<sup>54</sup> 这一事件凸显了伊朗公众与伊朗政权之间的裂痕：前者持续不信任俄罗斯，而后者尽管同样心存疑虑，却依然坚持与莫斯科合作。公开争执可能让一些人认为莫斯科与德黑兰并不愿意合作，但现实要复杂得多。数日后，伊朗议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表示：“（俄罗斯战机的）飞行并未中止。伊朗与俄罗斯是在反恐斗争中的盟友”，不过他同时声称，哈马丹空军基地只是“用于加油”。<sup>55</sup>

随着阿斯塔纳/索契进程于 2017 年 1 月在叙利亚问题上正式启动，伊朗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颇为微妙的位置。莫斯科掌控着叙利亚问题国际外交的方向盘，然而在这一阶段，真正大量投入“血与金钱”并确保在地面上拥有强大军事存在的，却是德黑兰而非莫斯科。伊朗显然不会对“自己出钱出力，却由莫斯科主导进程”感到高兴。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更宏大目标方面，莫斯科与德黑兰存在分歧——莫斯科似乎从未关心德黑兰试图构建的“什叶派新月地带”；至少，它并不愿为此投入同

等规模的资源。尽管如此，鉴于莫斯科对非什叶派力量的偏好，可以合理推断，莫斯科同样不会反对德黑兰的地区雄心。莫斯科的目标始终超越叙利亚本身，而对德黑兰而言，叙利亚则是其地区战略的关键支点。德黑兰似乎担心莫斯科会以牺牲伊朗利益为代价与西方达成交易——这是一种长期存在的伊朗式恐惧。<sup>56</sup> 这一担忧尤其涉及阿萨德的命运。毕竟，莫斯科曾释放信号，表明其并不与阿萨德“捆绑在一起”，并且最关心的是促成一项主要保障自身利益的交易。相反，德黑兰则将全部筹码押在阿萨德身上，态度毫不含糊。因此，莫斯科与德黑兰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拥有超越叙利亚的目标，但这些目标在战略层面上并不必然发生冲突。

最初正是俄罗斯推动伊朗被纳入叙利亚和平谈判，并确保其在阿斯塔纳/索契谈判中占据关键席位。此后数年，莫斯科始终支持阿萨德。最终，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动只会强化伊朗在当地的计划，或者至少并未损害伊朗的利益。尽管莫斯科口头上声称并未与阿萨德绑定，但其实际行动恰恰显示了相反的情况。

此外，在普京与哈桑·鲁哈尼于 2015 年 11 月会晤之后，两国领导人宣布了一揽子已签署的协议，其中包括贸易协议、便利两国公民往来的措施，以及在伊朗建设加姆萨尔-因切赫·博伦铁路电气化项目、一座火电站和一座海水淡化厂的合同，此外还包括一项关于伊朗深层地下水资源的协议。普京补充称，两国将继续在核能领域开展合作。

到 2019 年初，莫斯科与德黑兰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开始公开浮现，并在随后数月中似乎不断加剧。问题主要集中在叙利亚境内势力范围的划分以及其自然资源之上。<sup>57</sup>

此外，2019 年 1 月，在阿萨德军方误击一架俄罗斯飞机不久之后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莫斯科在一场看似“挽回颜面”的操作中将责任归咎于以色列——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与伊朗并非盟友：“我不会用那样的词来形容我们与伊朗的关系”，并称两国仅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sup>58</sup> 他还补充说，莫斯科同样真切关切以色列的安全。该表态发表的时间点，正值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伊朗目标发动空袭数日之后；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赫什马图拉·法拉哈特皮舍愤怒指责莫斯科在以色列空袭期间关闭了其 S-300 防空系统。俄罗斯中东问题专家、普京的批评者亚历山大·舒米林认为，在这一背景下，莫斯科正在重新思考其在中东的政策。<sup>59</sup>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里亚布科夫面向美国受众发表、并在以色列广泛传播的言论，并未刊登在俄罗斯外交部官方网站上。更重要的是，就在该采访发表前数日，莫斯科还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叙利亚这一“主权国家”进行“任意”打击。<sup>60</sup> 这一事件生动体现了 2019 年上半年俄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术性紧张关系，以及尽管摩擦不断、但合作仍在持续的复杂双边关系。叙利亚依然是双方合作的主要舞台，即便紧张情绪不断浮现。

### 对阿萨德的影响力？

普京对伊朗究竟拥有多大影响力，是分析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然而，现有信息已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清晰度。那么，普京对阿萨德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2015 年 10 月，在普京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开始不到一个月后，巴沙尔·阿萨德访问了莫斯科。随着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展开，阿萨德的支

持者为普京起了一个充满亲昵意味的绰号——“阿布·阿里·普京”。<sup>61</sup> 亲阿萨德武装在建筑物上喷涂涂鸦，感谢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街头则布满了普京、阿萨德，有时还有真主党领导人的画像。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发展，阿萨德政权自身的宣传工作愈发系统化，萨姆·达格注意到，这其中带有俄罗斯在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所发动的虚假信息战的要素。<sup>62</sup> 此外，2019年8月，俄罗斯军方还在叙利亚推出了一个旨在“打击假消息”的网站。<sup>63</sup>

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同，叙利亚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完全依附于一个家族，实质上是一个人。除了阿萨德及其极其狭小、紧密的核心圈子之外，几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结构。即便是历史上自建立之初便以单一统治者为中心的俄罗斯体制，与叙利亚相比，也拥有更为发达的国家机构。

阿萨德在2015年得以存续，归功于普京的“救命之举”，因此看起来，普京对阿萨德的影响力要强于其对伊朗的影响力。确实存在一些迹象支持这一判断，但疑问仍未完全消除。

一位苏联大使曾向一名英国外交官形容苏联与哈菲兹·阿萨德的关系：“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一切，除了建议。”<sup>64</sup> 这位外交官或许有所夸张——毕竟他是在向一个对立阵营的使节讲话。将问题归因于他人的失败，而非克里姆林宫自身的无能，有助于制造一种“合理否认”。就阿萨德与普京的关系而言，这种叙述方式可以帮助普京维持他最为看重的大国地位。尽管如此，鉴于阿萨德政权（不同于伊朗政权）的性质，这位苏联外交官在冷战时期的评论不仅具有洞见性，而且在当下依然适用。

2015年10月阿萨德赴莫斯科会见普京时，一名叙利亚反对派成员

##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指出，是克里姆林宫而非阿萨德本人宣布了此次访问，这表明叙利亚“已经变成了一张纸片，任由伊朗和俄罗斯随意使用”。<sup>65</sup>事实上，在随后数年中，叙利亚沦为一个失败国家，被划分为多个由外部行为体控制的势力区。阿萨德自身的常规部队不足以守住其继承的领土，他之所以能够继续执政，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和伊朗的支持。

然而，就阿萨德自身如何看待局势而言，一些人描绘了截然不同的图景。阿萨德的传记作者、教授戴维·W·莱什表示：“普京显然认为叙利亚对俄罗斯的需求大于反过来；但阿萨德及其核心圈子很可能傲慢地认为情况恰恰相反。”<sup>66</sup> 普京的判断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更贴近现实；而阿萨德并非如此，这使他成为一个问题重重的客户。《纽约时报》记者安妮·伯纳德在多次采访接近阿萨德政权的人士后写道，他们所描绘的是这样一个人：“善于让盟友彼此制衡；即便在局势极为不利时也经常拒绝妥协；而在被迫达成协议时，则通过拖延和制造复杂性来争取时间，直到自身处境改善。”<sup>67</sup>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由于整个叙利亚政治体系对阿萨德的依赖程度极高，莫斯科看不到任何替代方案。安妮·伯纳德提到叙利亚政权的“脆弱性”，而哈菲兹·阿萨德正是有意将其塑造成这样，以维持对权力的全面控制。就克里姆林宫而言，这一点或许比阿萨德的傲慢以及其在俄罗斯与伊朗之间周旋的技巧更为重要，尽管后者同样是一个因素。查塔姆研究所的一位分析人士在2019年3月指出：“阿萨德不断试图通过操纵盟友的利益，扩大自身的回旋空间。”<sup>68</sup> 尽管傲慢，阿萨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仍意识到自己欠普京一份情。2017年11月，普京与阿萨德在索契进行了一次突如其来的会晤，阿萨德拥抱了这位俄罗斯强人。阿萨德对普京的崇拜与其傲慢并存，使两人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

貌。2017年12月，普京访问叙利亚时，阿萨德站在一旁等待普京走下飞机，并急切表达自己见到他的喜悦。在短短数秒的交流中，普京掌控了谈话节奏，并表示“我们会再谈”，随后宣布另一项所谓的从叙利亚“撤军”。当他走向讲台时，一名俄罗斯军方人员轻轻将阿萨德拉到一旁，以便普京发言。这短暂的几秒钟，在谁才是真正掌控局势这一问题上，极具启示性。<sup>69</sup>

目前仍缺乏足够信息，以完全确定普京对阿萨德究竟拥有多大影响力。但现有材料表明，普京确实拥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2017年，在联合国发言时，乌克兰常驻代表弗拉基米尔·叶利琴科表示：“俄罗斯拥有影响大马士革及其盟友武装力量的一切必要手段，使其放弃军事路线，转而支持政治进程和民族和解”，但“出于某种原因”，俄罗斯始终没有将这种影响力用于积极变革，未能推动大马士革结束军事路线、转向政治解决与和解。<sup>70</sup> 他的评论并未将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力纳入考量。然而，尽管存在俄-伊-叙三角关系的复杂性，普京显然押注于该地区的反美、反逊尼派阵营。

## 第十二章

#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资源

叙利亚未来的政治博弈正日益转向重建问题。这一讨论意味着对叙利亚资源的关注。莫斯科在处理其与叙利亚关系中的经济层面方式，也揭示了为何干预成本对俄罗斯而言是可承受的。俄叙之间的商业关系从未处于莫斯科优先事项的最前列，但它却是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此外，经济因素在未来可能会变得更加重要。事实上，东地中海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不仅源于其区位——这一点当然是首要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其资源禀赋。

### 战前的俄罗斯-叙利亚贸易

首先，需要更广阔的背景说明。在 2011 年 3 月抗议活动爆发之前，从贸易角度看，叙利亚对俄罗斯而言并不重要，但俄罗斯对叙利亚却至关重要——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关键贸易伙伴，尤其是工业品和大宗商品（如钢铁、木材和小麦）的供应国。在 21 世纪初的中期，数家俄罗斯石油公司获得了在叙利亚勘探石油资源的合同。2005 年，塔特石油公司（Tatneft）签署了一项产品分成协议，用以勘探位于伊拉克边境的

第 27 区块；2006 年，联盟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叙利亚东南部第 12 区块签署了类似协议。此外，俄罗斯公司还在叙利亚旅游业和房地产领域进行了规模相当可观的投资。正如《自由叙利亚报告》（The Free Syria Report）所写，2011 年初，“因图里斯特-西纳拉公司（Intourist Sinara），一家俄罗斯财团，正在沿海城市拉塔基亚开发一座四星级旅游度假区，项目成本为 5000 万美元。”<sup>1</sup>

到 2008 年，俄罗斯成为叙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叙出口额达 23 亿美元。2009 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俄叙贸易额有所回落；但到 2010 年又回升至 11 亿美元，并在 2011 年达到 19 亿美元。到 2010 年，俄罗斯已成为叙利亚第四大商品供应国，并在 2011 年跃升至第二位——仅次于中国。<sup>2</sup>2010 年末，一家俄土合资公司——文艺复兴建筑公司（Renaissance Construction）——收购了阿勒颇一项价值 1800 亿美元房地产开发项目 30% 的股份。<sup>3</sup>一些俄罗斯公司还投资于叙利亚的工业和技术部门。斯特罗伊运输天然气公司（Stroytransgaz）获得了多项在巴尔米拉附近建设天然气处理厂的合同，并从这些合同中获得了“数亿美元”的收入。<sup>4</sup>

到 2010 年底，叙利亚拥有约 170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11 年西方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尤其是针对其银行体系之后，大马士革将其海外资产从欧洲银行转移至俄罗斯银行。西方制裁条款之一禁止印制叙利亚货币，但莫斯科却可以——而且确实——为叙利亚印制货币。<sup>5</sup>路透社在 2012 年 6 月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四名大马士革银行家告诉路透社，俄罗斯印制的新钞票已开始以试发行数量在首都和阿勒颇流通，这是自 2011 年针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民众起义爆发以来的首次此类举措。”

##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资源

早在 2010 年，大马士革便宣布有意加入俄罗斯主导的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而在 2012 年，叙利亚经济部长卡德里·贾米勒（Qadri Jamil）甚至表示这一进程将“很快”实现。<sup>7</sup>阿萨德政权在随后的几年中持续就此进行表态。2013 年，俄罗斯及俄语媒体称，叙利亚已就加入问题与俄罗斯达成一致，并正与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进行讨论。<sup>8</sup>一些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消息源则暗示，叙利亚应加入关税同盟，但须按照俄罗斯设定的条件。<sup>9</sup>

### 叙利亚的能源资源与整体战略区位

叙利亚拥有的能源储量规模较小，其主要重要性并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区位。到 2011 年，叙利亚已拥有连接埃及、约旦、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的重要油气管道网络，分析人士预计这种一体化将继续深化。<sup>10</sup>美国能源信息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在 2011 年 8 月——叙利亚抗议活动爆发数月后——指出：“尽管叙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相对有限，但其地理位置在地区安全和潜在能源运输路线方面具有战略意义。”<sup>11</sup>同样，《叙利亚报告》（*The Syria Report*）也写道：“从国际角度看，叙利亚作为石油生产国的作用有限，但作为能源运输枢纽却具有巨大潜力。叙利亚与埃及、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均有管道连接；其他管道项目则因冲突而被搁置。”<sup>12</sup>

根据 EIA 的数据，叙利亚最大的石油聚集区位于苏韦迪耶（Suwaidiyah），其次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阿尔-泰亚姆（al-Thayyem）和乌马尔（Umar）油田群。不同来源对叙利亚石油储量的估计介于 18 亿至约 25 亿桶之间。《石油与天然气杂志》（*Oil & Gas Journal*）在 2012

年估计叙利亚储量为 25 亿桶。<sup>13</sup> 英国石油公司 (BP) 在截至 2018 年底的数据中也给出了同样的数字——25 亿桶。<sup>14</sup> 基于独立来源, 美国能源信息署在 2011 年 8 月估计: “叙利亚的已探明石油储量在开采成本不超过每桶 8 美元的条件下, 可采储量不足 18 亿桶。叙利亚石油公司 (SPC) 在 2011 年前的多年中则将已探明储量定为 30 亿桶, 这一数字自 1993 年底以来一直未变。”<sup>15</sup>

为便于理解这一规模, 叙利亚石油储量约为沙特阿拉伯储量的 2%。沙特在 2010-2011 年的石油储量为 2645 亿桶。<sup>16</sup> 根据《卫报》(*The Guardian*) 的数据, 伊朗作为全球第四大石油储国, 2011 年的储量为 1370 亿桶。<sup>17</sup> 在叙利亚战争爆发之前, 该国每日原油产量约为 38 万桶;<sup>18</sup> 随着战事展开, 产量急剧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叙利亚石油收入从 2011 年的 47 亿美元下降至 2014 年的约 2.2 亿美元。<sup>19</sup> 叙利亚的天然气储量同样较为有限。作为对比, 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数据, 伊朗在 2018 年的已探明天然气储量为 33.899 万亿立方米。<sup>20</sup> 国际能源署 (IEA) 则指出, 2011 年叙利亚的天然气储量为 65.99 亿立方米。<sup>21</sup> 国际能源署进一步说明道:

叙利亚石油公司 (SPC) 一直沿用其 1993 年首次公布的数据, 称可采的伴生气和非伴生气储量为 2850 亿立方米。该数字在 2009 年由石油和矿产资源部 (MPMR) 再次确认, 其计划是在 2009 年至 2025 年期间生产 1600 亿立方米天然气。该部还在 2010 年指出, 叙利亚的潜在储量为 6500 百万立方米, 其中包括 4675 百万立方米原油和 1825 百万立方米凝析油, 并将石油部门描述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和基础”。2010 年, 该部还表示, 国内对清洁销售气的需求正迅速增长, 预计到 2020 年将达到每日 5000 万立方米, 因为天然气正作为燃料油/柴油、

##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资源

汽油和其他液体燃料的替代品。<sup>22</sup>

据 OilPrice.com 称，与石油相比，叙利亚的天然气生产在战事爆发后受到的冲击较小。<sup>23</sup> 尽管如此，战争无疑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所有基础设施，而叙利亚重建的成本被普遍认为极为庞大。联合国在 2019 年 3 月估计该数字为 2500 亿美元，而包括阿萨德本人在内的其他来源则将其上调至 4000 亿美元。后者几乎是叙利亚 2011 年前 GDP 的十倍——该国在 2007 至 2009 年间的 GDP 约为 400 至 550 亿美元。<sup>24</sup>

叙利亚的区位本身——不仅仅是能源资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在俄罗斯内部早已被充分认识。早在 2010 年的一次采访中，联盟石油天然气公司负责人尤里·沙夫拉尼克（Yuri Shafranik）便强调，叙利亚作为枢纽的中心地位吸引外资并不仅限于能源领域。由于其毗邻土耳其、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并且靠近埃及，“叙利亚在本地区交通干线的发展中发挥着、也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我确信，如果伊拉克局势好转，[叙利亚]将与伊拉克在能源及许多其他领域推进大型项目。对于在这两个国家都享有良好政治与经济声誉的俄罗斯而言，不参与这些项目将是一种罪过。”<sup>25</sup>

## 战争与莫斯科对阿萨德的援助

莫斯科向阿萨德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援助，其中包括贷款。据调查性新闻机构 ProPublica 获取的航班清单显示，2011 年夏季，在战事升级期间，莫斯科曾向叙利亚政权空运了超过两百吨的“纸币”。<sup>26</sup> 2014 年底，有报道称大马士革还曾试图向莫斯科借款 10 亿美元但未能成功，这可能是由于俄罗斯担心在无法收回资金的情况下向阿萨德提供过多

支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莫斯科早在 2005 年就已免除了叙利亚 134 亿美元债务中的大部分。相比之下，德黑兰对阿萨德的支持规模远超莫斯科。根据《叙利亚报告》2017 年的数据，伊朗官方数字显示其援助额为 66 亿美元，<sup>27</sup> 而时任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Mistura）在 2015 年 6 月表示，伊朗每年在叙利亚的支出约为 60 亿美元，其他专家则认为这一数字甚至更高。<sup>28</sup> 然而，不论莫斯科心存何种保留，关键在于它依然向阿萨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财政支持，使其政权得以维系。

随着叙利亚战事爆发，许多俄罗斯公司撤离了该国。但在 2015 年军事干预之后，一些公司重新进入叙利亚或提供投资，另一些则仅仅表达了对叙利亚市场的兴趣。<sup>29</sup> 实际上，早在 2015 年 10 月，即军事干预开始仅数日后，一个俄罗斯代表团便前往大马士革，讨论主导叙利亚战后重建的问题。<sup>30</sup> 多年来进入叙利亚的俄罗斯公司涉及多个领域，从能源、教育、金融、旅游，到制造业和房地产不等，但重点主要集中在能源、磷酸盐和基础设施上。这些公司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透明。参与者主要是那些声誉早已受损的公司，例如受到西方制裁的企业，或是根本不认为涉足叙利亚存在风险的公司。这种整体参与状况凸显了俄罗斯商业结构的一个更广泛特征：其主导者往往是犯罪或半犯罪性质的结构，即所谓的“合法化的强盗”，<sup>31</sup> 这些人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通过可疑手段积累财富，并在 21 世纪初将其形式上合法化，却始终无法遵循透明的西方商业规范。

在随后数年中，商业利益始终在叙利亚流血冲突的背景中若隐若现。2016 年 11 月，叙利亚外交部长瓦利德·穆阿利姆（Walid al-Muallem）访问莫斯科，并承诺给予俄罗斯公司优先权。尽管据称莫斯科对这一提

##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资源

议持谨慎回避态度，<sup>32</sup>但对叙利亚商业机会的兴趣并未消失。一家规模很小、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阿迪格·尤拉格公司（Adyg Yurag）——来自北高加索阿迪格共和国，该共和国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内的一个飞地，毗邻亚速海和黑海。<sup>33</sup>阿迪格共和国拥有与叙利亚存在联系的大型切尔克斯人社群；事实上，该地区在 2013 年接纳了 1000 多名来自叙利亚的切尔克斯难民。<sup>34</sup>2016 年，阿迪格·尤拉格公司签署协议，在阿迪格共和国建立一个名为“叙利亚之家”（The Syrian House）的叙利亚产品常设展览中心。迄今为止，该协议是否产生任何实质性成果仍不清楚。没有迹象表明协议被取消，但这一事件至少在写作当时显示出其相对次要的地位。

随后，一些规模更大、知名度更高的公司进入叙利亚。2016 年 4 月，据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公司（Neftegaz）称，莫斯科签署了总额约 10 亿美元的合同，用于叙利亚基础设施重建，并达成了其他若干协议。<sup>35</sup>2016 年 12 月，叙利亚通信和技术部长阿里·扎菲尔（Ali Al-Zafir）与其俄罗斯对口官员尼古拉·尼基福罗夫（Nikolay Nikiforov）签署了一份价值 450 万美元的合同，在叙利亚建立“电子政府”。<sup>36</sup>据彭博社报道，俄罗斯“增长最快的”鞋类连锁品牌 Zenden 于 2016 年末从拉塔基亚的供应商采购鞋类产品，主要是凉鞋，但 Zenden 与叙利亚政府之间协议的具体条款并不明确。<sup>37</sup>该公司创始人一直在俄罗斯推动“叙利亚制造”（made in Syria）与“克里米亚制造”（made in Crimea）标签。2017 年 5 月，他曾向彭博社记者展示其智能手机上一张照片：一名 Zenden 顾客刚刚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并列摆放的叙利亚和克里米亚商品展示区。配文写道：“不知道买哪个更爱国。”<sup>38</sup>近年来，叙利亚薄纱（tulle）也大量进入俄罗斯实体店和网络商店。

2017年2月，在与俄罗斯议会会面时，阿萨德向他们保证，叙利亚将为俄罗斯公司提供特殊条件。“未来，只有俄罗斯公司会在叙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运作。事实上，现在我们连一家外国公司都没有，也没有国家，甚至没有中国，”<sup>39</sup>他表示——这一点并未被尤里·沙夫拉尼克（Yuri Shafranik）忽视，后者随后在其网站上发表文章评论此事。<sup>40</sup>2017年7月，大马士革将一项合同授予臭名昭著的叶夫根尼·普里戈任旗下公司欧罗波利斯公司（Evro Polis），赋予其对“从反对派手中重新夺回的叙利亚领土上全部油气资源的四分之一”的权利。<sup>41</sup>与此同时，斯特罗伊运输天然气公司签署了磷酸盐开采协议。<sup>42</sup>2017年12月，另一支重要的商业代表团访问了大马士革。率团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时任副总理谢尔盖·罗戈津（Sergei Rogozin），他声称：“叙利亚是一个拥有无限财富的国家。”<sup>43</sup>

小麦至关重要，因为面包是叙利亚家庭的核心主食。事实上，哈菲兹·阿萨德——巴沙尔的父亲——早已理解控制小麦基础设施对于维持权力的重要性。巴沙尔·阿萨德同样将小麦作为武器，通过饥饿迫使民众屈服。<sup>44</sup>2017年9月，大马士革承诺在未来三年内从俄罗斯购买300万吨小麦。<sup>45</sup>这一声明是在莫斯科表示将向叙利亚免费提供小麦数月之后发布的。<sup>46</sup>然而，同年9月，该协议因“银行操作和执行方面的困难”而被取消。<sup>47</sup>2019年12月，大马士革还向两家据称与普里戈任长期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墨丘利公司和维拉达公司——授予了地质勘探权。<sup>48</sup>直到2017年，阿萨德仍亲自推动加入关税同盟的问题，而在2019年，叙利亚仍然被列入潜在成员国名单。<sup>49</sup>在本文写作之时，叙利亚加入关税同盟的地位仍不明确。

## 确保资源准入

2018年在俄罗斯获取叙利亚自然资源长期准入方面出现了重要进展。该年，俄罗斯（与伊朗一道）公司主导了叙利亚贸易博览会。<sup>50</sup> 据报道，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Alexander Novak）于2018年1月与叙利亚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sup>51</sup> 2018年2月，莫斯科与大马士革签署了电力产业发展合作协议。同年，莫斯科还获得了在叙利亚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排他性权利。<sup>52</sup> 这包括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咨询以及培训叙利亚石油工人等内容。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尽管叙利亚民主力量（SDF）仍控制着该国大部分油田，但对油田的控制并不自动等同于贸易能力——石油必须被运输至相关市场，而现有的叙利亚基础设施是围绕经地中海、通过叙利亚西部的贸易路线设计的，而这一地区正是俄罗斯掌控之处。<sup>53</sup> 更重要的是，莫斯科一直推动阿萨德重新夺回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北部地区。2018年4月，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采访时，军事记者尤里·马察尔斯基（Yuriy Matsarskiy）表示：“有消息称，作为对[俄罗斯私人军事]承包商援助的交换，俄罗斯寡头获得了对约三分之一叙利亚石油资源的准入权。”<sup>54</sup> 两个月后，Regnum也宣称，美国在叙利亚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为了石油”，<sup>55</sup> 并称华盛顿曾向大马士革提出一项交易：美军撤离坦夫（al-Tanf）和幼发拉底河东部，条件是伊朗完全撤出叙利亚、美国分享叙利亚东北部石油准入权，以及提供可能在未来威胁西方的恐怖分子信息。<sup>56</sup> Regnum基本断言，美国意在获取叙利亚石油资源。

2018年初，莫斯科与大马士革还就重建叙利亚的电信基础设施举行了会谈。<sup>57</sup> 2018年3月，多家俄罗斯公司在叙利亚签署了一揽子合

同，其中包括连接大马士革与大马士革国际机场的铁路项目、霍姆斯的发电项目以及若干工业工厂建设项目，但这些项目的投资资金来源仍不明确。<sup>58</sup>2018年6月，莫斯科在叙利亚磷酸盐产业中获得了多数准入权。当时，斯特罗伊运输天然气公司已负责开发叙利亚的磷酸盐储量，并获得未来五十年内每年开采220万吨磷酸盐的权利，同时可获得70%的收入，其余部分归叙利亚政府所有。当时，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莫斯科已将伊朗挤出该市场，但这一点仍不确定。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大马士革选择将合同授予俄罗斯而非伊朗，并不一定意味着双方存在直接竞争。<sup>59</sup>

2018年6月，该公司还签署了一项为期四十八年的初步协议，接管霍姆斯附近大型化肥联合体的开发与管理。斯特罗伊运输天然气公司由另一位臭名昭著的俄罗斯寡头根纳季·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控制，他是普京的盟友，同时也受到美国制裁。据《叙利亚报告》称，化肥是叙利亚的关键经济资产，该协议意味着“叙利亚政府正在放弃一项核心经济资产”。俄罗斯本身已是全球第四大磷酸盐生产国，而正如某些出版物所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对叙利亚磷酸盐的兴趣，其真正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个谜。然而，俄罗斯的兴趣本身是明确的：据称，莫斯科已将伊朗排除在这一市场之外。某出版物提出的一种可能解释是，叙利亚磷酸盐的镉含量（镉是一种致癌物）较低。俄罗斯已在全球化肥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若能将叙利亚磷酸盐销往欧洲市场，将进一步增强俄罗斯在该市场的竞争力。

《叙利亚观察家》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解释——与铀有关，而铀是核电站的燃料：

在将磷酸盐转化为化肥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副产品——放射性

##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资源

铀。根据阿勒-莫敦（Al-Modon）消息来源，叙利亚磷酸盐理论上每公吨可含有高达 300 克铀。相比之下，其他类型磷酸盐的铀含量通常不超过每公吨 200 克。阿勒-莫敦的消息人士并不清楚铀是如何从磷酸盐中提取的，但他们知道，在“革命”之前，叙利亚方面已成功实现了铀与磷酸盐的分离。<sup>60</sup>

《俄罗斯福布斯》（Forbes Russia）则指出，叙利亚磷酸盐之所以利润丰厚，是因为当地劳动力成本低廉；同时，尽管季姆琴科受到美国制裁，但并未受到欧盟制裁，而且叙利亚磷酸盐也未被纳入欧盟制裁范围——不同于叙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sup>61</sup> 公开层面上，莫斯科宣称其对叙利亚磷酸盐的兴趣在于“希望增加其磷酸盐储备”，该储备量估计为 7 亿吨，而俄罗斯 2017 年的年产量已达 1250 万吨。<sup>62</sup> 2018 年 1 月，俄罗斯能源部与叙利亚石油部签署了一份合作路线图；同年 12 月，叙利亚政权表示，已准备向克里米亚供应磷酸盐。<sup>63</sup>

如果莫斯科对叙利亚磷酸盐如此感兴趣，那么为何此前未更早推动获取这一资源，仍然不清楚。一种可能性是，战争为俄罗斯提供了此前无法获得的、有利得多的条件；或者更可能的是，叙利亚在此前并未被莫斯科视为具有如此吸引力的机会窗口。此外，克里姆林宫的利益是否必然与季姆琴科等寡头的利益一致，同样并不明确。最终，要全面评估这一问题，仍需要更多信息。不过，莫斯科为何渴望叙利亚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并不难理解，而这一兴趣很可能仍是其核心优先事项之一。

2018 年 4 月，莫斯科在克里米亚举办了一场国际商业论坛，俄叙双方在会上签署了价值 10 亿美元的多项经济合作协议。<sup>64</sup> 拉塔基亚与雅尔塔签署了友好城市协议，而拉塔基亚省省长与克里米亚领导人谢尔盖·阿克肖诺夫（Sergei Aksyonov）则签署了一份地区合作备忘录。<sup>65</sup>

截至 2018 年底，据俄新社（RIA Novosti）报道，该合作路线图已包含三十个项目。<sup>66</sup>

2018 年 12 月，谢尔盖·拉夫罗夫宣称俄罗斯正在帮助叙利亚进行重建，并猛烈抨击西方未采取同样行动。<sup>67</sup>2019 年 8 月，俄罗斯公司试图与黎巴嫩合作参与叙利亚重建。<sup>68</sup>拉夫罗夫的言论再次体现了莫斯科的意图：按照自身条件推动叙利亚政治解决，同时设法让他人为最终重建买单。到 2019 年，俄罗斯建筑公司开始与叙利亚政府讨论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斯特罗伊运输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一份为期 49 年的合同，负责管理塔尔图斯港。<sup>69</sup>2019 年 8 月，在大马士革国际博览会期间，克里米亚与大马士革签署了一项经济与贸易合作协议。<sup>70</sup>此外，据叙利亚石油部长阿里·加尼姆（Ali Ghanem）称，大马士革还与俄罗斯能源公司签署了三项合同，涉及“叙利亚中部和东部地区油气领域的勘测、钻探与生产”。<sup>71</sup>

随后，克里姆林宫逐渐形成了一种叙事：美国正在“窃取”叙利亚的资源。事实上，俄罗斯国防部指控美国承包商正在从事此类行为，并称在未由阿萨德政权控制的地区进行的石油开采是“非法的”。<sup>72</sup>拉夫罗夫还强调，阿萨德重新控制叙利亚北部的重要性。<sup>73</sup>与此同时，普里戈任旗下的媒体也指控美国“偷窃”叙利亚石油，这进一步凸显了其本人在叙利亚能源资源上的利益。<sup>74</sup>许多分析人士对莫斯科与大马士革之间多项经济项目的落实前景表示怀疑，这是有充分理由的——此前的协议往往最终不了了之，原因通常在于叙利亚政府无法提供必要资源或支持。<sup>75</sup>归根结底，莫斯科在叙利亚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其自身缺乏足够的财政资源。这也是其不断试图让他人承担重建费用的原因。此外，当关键时刻来临时，莫斯科似乎不愿在大规模层面提供安全保障，因为

##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资源

这将意味着其军事承诺远超其所能接受的程度——即便俄罗斯政府在2018年底曾公开向阿萨德承诺，愿以开发叙利亚能源资源为交换，提供针对“恐怖分子”的“保护”。<sup>76</sup>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不愿深度介入的态度，反而成为莫斯科防止在叙利亚过度消耗的一道安全阀。

在缺乏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即便缺少必要的投资资金，莫斯科仍然处于能够左右叙利亚重建方向的有利位置。由于大马士革几乎不可能偿还贷款，它转而向莫斯科长期开放本国资源作为回报。正如阿萨德此前逐步将部分国家控制权交给伊朗一样，他如今也在逐步将部分主权让渡给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一定程度上显然是在着眼未来，迟早会有兴趣探索东地中海大陆架西段的资源——毕竟，该大陆架与黎巴嫩、以色列和塞浦路斯是同一体系。<sup>77</sup>因此，这其中带有一种为未来布局的不确定博弈因素。在这一背景下，观察俄罗斯公司进入黎巴嫩的动向尤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莫斯科的黎巴嫩政策是其叙利亚政策的延伸，而黎巴嫩为进入叙利亚提供了理想的通道。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商业主体也能够当地获得有限利润。部分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资源准入也是克里姆林宫用以回报普里戈任等“有功之人”的方式之一。总体而言，经济利益始终只是俄罗斯叙利亚利益中的“配菜”。尽管多家公司进入叙利亚，但俄罗斯两大国家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和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缺席尤为显眼。这两家公司是克里姆林宫常用的外交政策工具，如果经济真是首要考量，我们本应看到它们出现在叙利亚，但迄今为止并非如此。当然，2019年12月通过的《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凯撒法案”），对叙利亚政权及与其开展业务的实体实施制裁，<sup>78</sup>为有意在叙利亚投资的俄罗斯公

司增加了额外复杂性，并持续对该政权施加压力与孤立。但制裁本身从未足以彻底推翻该政权。

在一定程度上，伊朗和中国将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展开竞争。这些进程将在未来数年逐步展开，在此过程中，莫斯科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尽管如此，长期获取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并非可以轻易忽视的小事。在未动用俄罗斯关键国家能源企业（如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进行大规模投入的情况下，仍能确保长期资源准入，这反而显示出克里姆林宫一定程度的战略耐心与长远规划，并削弱了“俄罗斯将在叙利亚严重过度扩张”的论断。

# 结论

尽管在诸多问题上与奥巴马存在明显分歧，唐纳德·特朗普上任时，在从中东抽身这一总体取向上却与其前任大体一致。特朗普执政期间，对叙利亚的言辞更为强硬；此外，他还下令对阿萨德发动了两次有限打击。尽管如此，特朗普本人对叙利亚几乎毫无兴趣——他曾将那里称为“充满鲜血、沙土与死亡的地方”。2018年12月，他单方面下令从叙利亚撤出约2000至2500名美军士兵，这一决定直接导致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辞职，而美国反ISIS联盟特使布雷特·麦格克（Brett McGurk）也以示抗议，将原定于次年2月的离职提前至当年12月。该撤军命令在政府内部和外部均遭到广泛谴责与强烈反弹，最终部队并未真正撤离。但特朗普并未放弃——他曾承诺要把美军从“无休止的战争”中带回国。2019年10月，他突然下令再次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这一决定实际上抛弃了库尔德盟友，并为未来ISIS的再度抬头埋下伏笔。美军仓促撤离曼比季（Manbij）之际，俄罗斯士兵与记者进入其基地，开始拍摄并发布他们在仍然储备着食物和饮料的食堂中活动的照片和视频——这一画面即便对特朗普而言，恐怕也并不轻松。最终，大约700名美军正式留驻叙利亚东部，其任务是继续打击残余的ISIS力量，并阻止阿萨德政权重新控制油田。但无论是现实层面——库尔德人在土耳其攻势中付出的生命代价——还是政治层面——美国在该地区信誉与地位的受损——损害都已经造成。对莫斯科而言，其主要担忧

在于美国的撤军并不彻底，这恰恰反映出俄罗斯官员多么希望将美国彻底挤出叙利亚。鉴于第一次撤军未能兑现、第二次撤军也并不完全，他们的怀疑或许并非毫无道理。莫斯科随即抓紧行动，着手在叙利亚东北部建立一支新的、以库尔德人为主的军事力量，以取代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sup>1</sup>在美国抛弃库尔德人之后，后者几乎别无选择，只能出于自保考虑，转而靠近普京与阿萨德。

截至本文写作之时，北部的伊德利卜省（Idlib）——反对派最后的据点、也是自 2011 年以来叙利亚最大规模单一流离失所现象的发生地——<sup>2</sup> 仍是一个高度争议的焦点。它横亘在阿萨德、莫斯科与德黑兰摧毁反阿萨德残余势力的共同目标之前。对普京而言，这最终关乎按照俄罗斯的条件结束叙利亚战争，其中包括让阿萨德重新控制贯穿该省、连接叙利亚与周边地区的战略要道 M4 公路。该公路的重新开放有助于恢复商业活动。尽管俄罗斯与土耳其在该地区支持的是对立力量，但双方都希望经济活动得以恢复，因此土耳其不太可能反对重新开放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叙利亚公路。

伊德利卜约有 400 万人口，其中 100 万为儿童，近一半人口来自此前其他反对派控制区的逃难者。绝大多数是和平平民，尽管其中也夹杂着一些激进圣战组织成员，如“解放沙姆组织”（Hizb ut-Tahrir, HTS）。莫斯科宣称其首要目标是清除伊德利卜的恐怖主义细胞，但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的是“外科手术刀”，而非“大锤”。伊德利卜难民唯一的逃生方向是土耳其，而埃尔多安最不希望看到的正是更多叙利亚难民的涌入——这一前景同样令欧盟不安。埃尔多安试图在边境开辟缓冲区，将难民推回叙利亚境内，同时阻止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库尔德人，尤其是被土耳其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人民保护部队（YPG），建立联系。

## 结论

自 2019 年底以来，俄罗斯与土耳其在该地区开展了周期性的联合巡逻，包括在 M4 公路附近划定的安全走廊内，但所有停火协议均告失败。局势最终不得不依赖更直接的埃尔多安-普京会谈来降温，但由于双方目标不同，实质性改变甚微，莫斯科仍将努力限制土耳其的军事行动。尽管如此，无论是埃尔多安还是普京都不希望局势失控，演变为严重冲突；与此同时，二者在双边关系的其他领域仍以一种近乎“精神分裂”的方式继续合作。正如以往那样，更广阔的背景至关重要——西方基本缺席。它几乎未对伊德利卜的人道主义灾难采取任何实质行动，也无意在那里与俄罗斯或阿萨德发生对抗。土耳其名义上仍是北约盟友，但埃尔多安的威权主义及其对激进逊尼派极端主义的支持，已严重损害其与西方的关系，削弱了超出条约义务之外的善意。在利益分化与西方缺席的背景下，伊德利卜正走向一个长期、甚至永久性的难民聚居地。<sup>3</sup> 正如莫斯科在后苏联空间中管理所谓“冻结冲突”那样，叙利亚也正走向一种冻结冲突的情境。这对俄罗斯而言并非理想状态，但在缺乏美国强力施压的情况下，它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勉强应对。莫斯科在制造冻结冲突方面经验丰富——而一旦这些冲突被真正解决，俄罗斯的存在反而不再必要，因此它并无解决它们的兴趣。在叙利亚，莫斯科并非冲突的始作俑者，却将自己定位为“管理者”，这与其在其他冻结冲突中的角色如出一辙。

通过对叙利亚的干预，克里姆林宫在反击其所认知的、始于伊拉克战争的美国中东干预主义混乱方面，完成了一次“回环”。更广泛地说，莫斯科是在反击其所感知到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霸权地位，以及自由主义原则（如人权）的普遍性。而当这一由美国主导、二战后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益受到威权行为体挑战之时，美国自身却不断陷

入自我怀疑。关于从中东、阿富汗等地选择性抽身、承认军事努力失败的呼声持续高涨。与此相对，克里姆林宫始终以外部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待世界，从未将目光从大国竞争上移开。科文顿指出：“西方正在目睹一场蓄意的、战略性的重新耦合，即将军事力量重新绑定到俄罗斯的核心地缘战略利益与普京的核心政治目标之上”，这“代表着俄罗斯整体安全政策的再军事化”。<sup>4</sup>因此，当美国更加关注中国这一同级竞争者之时，实际上低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威胁。

就俄罗斯而言，它如今已处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叙利亚未来的位置——尽管这也意味着巨大的挑战。俄罗斯在东地中海拥有了永久性军事基地，这是连沙皇俄国都未能实现的目标。莫斯科正以此为支点，将力量进一步投射至该地区乃至非洲腹地。随着普京的“向东转”（不仅指向中东，也指向中国），俄罗斯内部的身份认同斗争再次浮现，并进一步背离西方，而其对脆弱南部边疆的传统关切始终未变。

有人或许会认为，俄罗斯政府在叙利亚面临的问题，与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并无二致。但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莫斯科并不打算以西方国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因此它所面临的挑战在定义上就截然不同。或许出于一种俄罗斯式的宿命论，莫斯科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它终究难以真正改变局势——在可预见的未来，它既无法想象一个比阿萨德更好的替代者，也无法构想一个更优的叙利亚愿景。因此，莫斯科并不必然要承受西方在中东经历过的那种“国家建构”的重负，也无须投入巨量资源去追求更宏大的目标。无论对错，美国在2003年进入伊拉克，并不仅仅是为了结束对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绥靖政策，也受到一种信念的引导：美国可以帮助伊拉克——用中东政治研究权威之一福阿德·阿贾米（Fouad Ajami）的话说，这是“外来者的礼物”，即

## 结论

一种协商一致的政府。<sup>5</sup> 尽管错误重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仍为该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以及在中东地区（除以色列，或许还有突尼斯之外）罕见的公共自由辩论空间。然而，这种自由极其脆弱，随着美国的抽身，很可能迅速丧失。莫斯科的影响力则带来腐败，以及一种更广泛的威权主义图景。普京的俄罗斯给叙利亚带来的是地毯式轰炸、镇压，以及对残暴独裁者的支持——这无疑是一套通向不稳定与苦难的配方。

莫斯科从苏联在阿富汗的经验中汲取了一个关键教训——它无法在该国真正促成实质性改变。因此，它甚至从未试图在叙利亚这样做。相反，出于一种近乎偏执的自我形象强化需求，以及因为中东本身对俄罗斯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莫斯科直接向美国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发起了挑战。西方从未真正挑战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立场，而是几乎未加抵抗地将叙利亚拱手让给了莫斯科——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这源于一种现实接受：无论是西方还是俄罗斯，都几乎无力稳定这个国家或整个地区。

与俄罗斯官方的宣称和期望相反，世界并非多极的。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若干国家应当在GDP、人口规模和军事力量等物质能力上大体相当。按此定义，美国在这一体系中仍然掌握着更多筹码——甚至连俄罗斯分析人士通常也承认这一点。但美国并非独自置身“沙坑”之中；中东在大国竞争中占据重要位置，同时也关乎俄罗斯对自身安全的认知。西方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也误判了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预及其根本意图。俄罗斯无法接受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于是选择在中东问题上与西方展开竞争。它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并未加以阻止，同时也因为莫斯科吸取并运用了以往经验中的教训。

多年来，西方人用这样一种看法来自我安慰：普京不过是一个机会

主义者，而非战略家。但这种非此即彼的理解忽视了俄罗斯削弱西方的长期承诺、其中东的历史性深层利益，以及一个事实——要想“仅仅”把握机会，前提是必须有所准备，而莫斯科正是如此。为此，它不可能完全缺乏战略思考——至少按照莫斯科自身对“战略”的界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缺乏战略思考的反而是西方：它未能认真思考俄罗斯及其在叙利亚和中东的介入，将对叙利亚、中东乃至更广泛的西方利益与价值造成何种影响。西方官员曾谈论莫斯科会在叙利亚“陷入泥潭”，却从未以整体政府协调、长期且一致的战略去促成这种局面——而在俄罗斯干预初期，这样做本应更为容易。

毫无疑问，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冒险”尚未结束。经济发展乏力使其无法向国内公众交付一个“胜利”的叙利亚叙事，这也加剧了俄罗斯官员对《凯撒法案》的愤怒，并推动其宣称该法案伤害的是叙利亚人民。尽管如此，莫斯科已设置了一系列“安全阀”，以降低在叙利亚被“套牢”的可能性，并且已经在西方与叙利亚人民的代价之上，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收益。

随着美国加速撤退，莫斯科反而可能比其原本预期更深地陷入叙利亚——这或将要求投入超出其能力或意愿的资源。这也可能迫使莫斯科去做其长期回避之事：不再仅限于叙利亚，而是更明确地在地区内选边站队，而非继续维持其所珍视的“调停者”姿态，并逐步向反西方力量靠拢。鉴于莫斯科更接近阿萨德与伊朗，后者便成为其最可能选择的对象。阿萨德造成超过五十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沦为难民之后，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失败国家；其控制力依然脆弱，经济也处于崩溃状态。

在中东诸多行为体之间维持平衡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对克里姆林宫尤为如此——尤其是考虑到莫斯科曾以强硬手段迫使其中一

## 结论

些国家就范，例如土耳其，而其在地中海的进取性也在不断增强。俄伊关系内部始终潜藏着不信任。尽管如此，在俄罗斯近五年的叙利亚介入以及普京此前处理中东事务的方式相结合之下，莫斯科已表现出对自身局限的某种清醒认知。普京在地中海建立了一个战略支点；他对西方在叙利亚意图的判断也相当准确。他利用了——甚至可以说鼓励了——美国本就倾向于撤退的趋势。西方几乎是把叙利亚直接交给了普京——它从未真正尝试过为此展开竞争。

至关重要的是，普京并未单打独斗，而是善于借力其他行为体——其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正在于能够将他者吸纳进来，为其愿景服务。伊朗在叙利亚承担了大量“苦活累活”。普京与当地所有关键行为体建立了务实的伙伴关系。他谨慎地避免过度消耗资源，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实际收益，例如武器销售与军事训练。无论阿萨德本人如何看待，莫斯科在主导叙利亚未来方面的利益都在不断扩大，这不仅源于其政治角色的强化，也源于——如上一章所示——它正日益在长期层面上攫取叙利亚的自然资源。叙利亚的未来高度问题化这一事实固然重要，但克里姆林宫对在低烈度冲突中生存、乃至维持这种状态并不陌生。克里姆林宫对“成功”的界定，与西方在冲突解决和重建问题上的理解并不相同。可以肯定的是，莫斯科需要他人来承担重建费用，并正为此与中国及海湾国家展开合作。特朗普政府对叙利亚的策略，是通过包括《凯撒法案》在内的制裁，对阿萨德政权及其支持者施加长期压力，迫使其从使用暴力转向参与联合国主导的冲突解决机制。该政府同时试图遏制其他阿拉伯国家与阿萨德政权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此外，特朗普在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后下令实施了两次有限空袭。这些行动表明，有限度地动用军事力量并不必然导致与俄罗斯开战——至少在短期内，

或许还能传递出正确的信号。

由此形成的局面却充满矛盾：特朗普个人对叙利亚缺乏兴趣、早在其上任前就已显现的中东疲劳感，以及单靠制裁无法改变行为却又造成痛苦的现实，都让人怀疑这种压力是否足够。特朗普在 2019 年底宣布从叙利亚北部撤军，不仅可耻地背弃了库尔德盟友，也削弱了此前取得的成果——包括其团队在打击 ISIS 方面的成功——更不用说这还让地区内其他潜在伙伴对是否与美国合作产生疑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长达十年的混乱而失序的叙利亚政策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整体上仍显得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只是特朗普本人一再拆台，削弱了自身政府的努力。

在本文写作之际，拜登的叙利亚政策仍不明朗，但几乎无人指望叙利亚会成为优先事项——既因为国内更为紧迫的议题，尤其是疫情，也因为“结束永久战争”的持续且具有误导性的叙事。或许更重要的是，认为美国在叙利亚仍保有关键安全与战略利益的观点，始终处于少数。莫斯科方面，则极有可能继续强力推动其在叙利亚的既定方案。随着美国在“转向中国”的同时继续从中东抽身，俄罗斯也势必会持续介入，并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

2021 年 3 月 16 日，拜登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ABC News）记者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专访时，被问及：“你认识弗拉基米尔·普京，你认为他是个杀手吗？”拜登回答说：“嗯，是的。”这当然不是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或政策声明，只是对一个问题的回应。但在民主、共和两党多届美国政府官员二十多年来都过于轻易地对普京放行之后，这番话显得格外突出。

既然已作出这样的表态，拜登如今便无法轻易抽身。从将普京推上

## 结论

权力高位的神秘公寓爆炸案，到国内对反对派批评者的谋杀，再到在国外支持杀戮——其中最恶劣者莫过于阿萨德——美国有责任揭示并直言真相。克里姆林宫试图侵蚀以人权和个人自由为基础、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以便在其设想中国家至上、个人无足轻重的世界里，能够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正是这种思维逻辑，促使普京支持阿萨德。

现在断言拜登是否会以行动支撑其言辞仍为时尚早。可以肯定的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并不存在简单或迅速的解决方案。但他所能犯下的最严重错误，莫过于默许普京关于让阿萨德重返“合法性轨道”的愿望、忽视伊拉克，并在未确保德黑兰履行核义务之前，仓促重返伊朗核协议。

鉴于克里姆林宫在煽动并维持冻结冲突方面的历史，它完全可以长期“拖着走”。莫斯科正通过一个宪法委员会，试图在联合国赋予的某种国际合法性外衣之下，按照自身条件推动叙利亚危机的解决。<sup>6</sup> 这清楚表明，莫斯科确实希望一个“按其条件”的解决方案。这在西方意义上未必算成功，但克里姆林宫真正关心的是确保自身地位，并将冲突规模压缩到可控水平。

此外，随着莫斯科推进“北溪-2号”（Nord Stream-2）管道建设，并配合已从俄罗斯通向土耳其的“土耳其溪”（TurkStream）天然气管道，它如今也处于能够控制叙利亚天然气的地位。正如自然资源章节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在于叙利亚自身贫乏的能源储量，而在于莫斯科对过境通道的控制。这一地位将使俄罗斯进一步掌控欧洲获取天然气的路线，确保欧洲无论直接还是间接，都不得不与俄罗斯打交道；与此同时，这些管道也使莫斯科能够绕开东欧。

俄罗斯人或许更希望政府把资源花在本国公民身上，但俄罗斯公

众面临的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太多，叙利亚并未成为其关注的优先事项。事实上，对叙利亚的干预并未引发要求结束介入的重大抗议，反普京反对派也未将撤军诉求置于核心位置；这是因为叙利亚问题只是普京政权更广泛问题中的一个子集，而国内议题始终居于优先地位。俄罗斯公众同样并不了解莫斯科在叙利亚活动的真实规模。在大规模反普京抗议的背景下，将俄罗斯形象“恢复”为大国的叙事，仍然对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民众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政府主导下对约瑟夫·斯大林的“再评价”以令人警惕的速度推进之际。

最后，除塔尔图斯和赫迈米姆两处基地外，莫斯科最近还进驻了卡米什利以及叙利亚东部的其他地区，如前所述。<sup>7</sup> 再加上位于久姆里（Gyumri）的俄罗斯基地以及部署在克里米亚的舰队，莫斯科正试图对土耳其形成包围之势。俄罗斯在叙利亚建立的 A2/AD 体系，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却清楚表明北约南翼对克里姆林宫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而遏制西方依旧是莫斯科的核心优先事项之一。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也提升了莫斯科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再结合其在黑海和里海地区的影响，这是一项超越叙利亚本身的重要战略发展。阿萨德从来都不是莫斯科的一个“轻松伙伴”，其顽固立场无疑令俄方感到挫败。但无论有没有阿萨德，俄罗斯都已巩固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并确保自己在决定叙利亚未来的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归根结底，这才是叙利亚对莫斯科而言的更大奖赏。

莫斯科的干预加剧了叙利亚人民的巨大苦难，而俄罗斯新获得的战略地位则为其低成本扩张提供了有用的跳板，包括向利比亚乃至更深入非洲地区的推进。这一地位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而不仅仅是作为克里姆林宫要求西方承认其在乌克兰及其他前苏联地区势力范围的筹

## 结论

码。与其放弃竞争，或等待莫斯科最终在中东“陷入泥潭”，西方更应在更广泛层面上与俄罗斯展开竞争，而不是降低该地区的重要性。曾于2018年8月至2020年11月担任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及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特使的詹姆斯·F·杰弗里（James F. Jeffrey）大使在2020年5月表示，他的工作就是把叙利亚变成俄罗斯的“泥潭”。<sup>8</sup>然而，美国——包括新的拜登政府——正将优先事项放在与中国的同级竞争上；截至本文写作时，尽管政府在言辞上强调“反制”俄罗斯，但其尚未形成超出修辞之外的整体对俄战略，也未表现出为争夺中东而与俄罗斯展开严肃而系统竞争的兴趣。

基于此，政府首先应当抵制再次与俄罗斯“重启关系”或通过加强接触来“修复关系”的呼声——这些呼声在2020年底由民主、共和两党的一些资深专家提出。<sup>9</sup>问题并不在于美国，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对俄罗斯缺乏理解；核心问题在于，克里姆林宫并非一个本着善意进行谈判的行为体，其利益也并不与西方相一致。当然，美国在必要时仍可以与克里姆林宫对话，但前提是：确立实力地位、构建杠杆，并点名谴责克里姆林宫的腐败与滥权行为。美国应当超越单纯依赖制裁——制裁在作为战略组成部分时可以有效，但绝不能替代战略本身。

即便政府总体上意在逐步淡出中东，美国仍然可以与大小盟友站在一起，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影响力，这不仅包括欧洲，也涵盖南高加索以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该地区位于克里姆林宫所认知的“脆弱腹地”之内。如前所述，中东是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关键战场，而非干扰项；莫斯科对此心知肚明。为此，拜登政府应认真对待俄罗斯私人军事公司（PMC）的活动，并寻找反制途径。在试图重启伊朗核协议的过程中，政府应避免奥巴马政府曾犯下的错误，即认为俄罗

斯能在相关外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应避免为了所谓合作而向克里姆林宫（更不用说德黑兰）作出让步。尤其在叙利亚问题上，更加依赖俄罗斯（及土耳其）将是一个错误，只会损害美国利益并伤害叙利亚人民；解除对阿萨德政权的制裁同样是错误之举。

总而言之，更宏观的对俄政策与具体针对叙利亚和中东的政策同样重要；在克里姆林宫寻求西方“迁就”的思维中，这一切是相互联结的。西方很少真正理解俄罗斯——要么直接将其视为虚弱、衰落、无关紧要的力量；要么在又一场由克里姆林宫制造的危机爆发时表现得震惊不已，并把普京抬举为“天才”。新的美国政府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需要摆脱这些无益的极端立场，制定一项全面而耐心的长期战略：既要承认俄罗斯侵蚀二战后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能力，也要在多个战线上构建强硬而务实的杠杆，以对抗克里姆林宫。这样的路径不仅不会削弱对中国这一长期挑战的应对，反而会形成互补——毕竟克里姆林宫也日益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该战略还意味着在必要时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事实上，莫斯科比西方更清楚，风险可以被缓解，但不可能被彻底消除，而它往往正是凭借比西方更低的风险厌恶而取得进展。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退出中东多半源于与该地区无直接关联的制约因素，例如内部问题；这些因素未来仍可能再度浮现。但其在中东获得战略地位、以牵制西方的愿望总体而言始终如一，这远非一时的“存在感焦虑”。在美国选择认真与俄罗斯展开竞争之前，莫斯科不太可能在叙利亚陷入所谓“泥潭”。此外，莫斯科还将继续在该地区扶植反西方行为体；一个更加明确的“俄罗斯-伊朗-阿萨德”轴心，只会在中东之外进一步损害西方利益。叙利亚也将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成为地区

## 结论

性与国际性不稳定的重要源头。

一个真正自由的俄罗斯——一个完成根本性自我清算、使个人自由、自由市场改革与法治取得胜利的俄罗斯——本可以成为西方的伙伴。这样一个俄罗斯何时出现仍未可知；但从历史上看，美国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并不畏惧宣示自身价值，并支持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理解真正变革源自内部的人。这一路径植根于一种乐观的自由主义传统，而该传统正是二战后秩序的支柱。当下，自由主义在西方正遭受来自内部与外部多重方向的冲击，挑战者并不只有弗拉基米尔·普京。美国需要重新记起其长期且跨党派的传统：帮助那些愿意自助的人，并以自身作为自由的范例，激励全球他者。重温这些经验，不仅有助于反制克里姆林宫，也将使美国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西方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尤其是在俄罗斯未来走向仍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

# 注释

## 导论

1 “Press Conference by the 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arak Obama archives, October 2,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10/02/press-conference-president>.

2 Alan Yuhas with Julian Borger, Spencer Ackerman, and Shaun Walker, “Russian airstrikes in Syria: Pentagon says strategy ‘doomed to failure’—as it happened,” September 30, 2015,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world/live/2015/sep/30/russia-syria-air-strikes-us-isis-live-updates](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live/2015/sep/30/russia-syria-air-strikes-us-isis-live-updates).

3 Mark Lander, “What Quagmire? Even in Withdrawal, Russia Stays a Step Ahead,” March 15, 2016,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6/03/16/us/politics/what-quagmire-even-in-withdrawal-russia-stays-a-step-ahead.html](http://www.nytimes.com/2016/03/16/us/politics/what-quagmire-even-in-withdrawal-russia-stays-a-step-ahead.html).

4 Joel Gehrke “John Bolton: ‘The Russians are stuck’ in Syria,” August 22, 2018, *The Washington Examiner* [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john-bolton-the-russians-are-stuck-in-syria](http://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john-bolton-the-russians-are-stuck-in-syria).

5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govinfo.library.unt.edu/911/about/index.htm>.

## 第一章 沙皇俄国在中东与北非的历史

1 Nikolay Berdyaev, *The Russian Idea*, Hudson, NY: Lindisfarne Press, 1992, p. 20.

2 Geoffrey Hosking, *Russia, People and Empire, 1552–1917*, Enlarge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1997.

3 Sergii Plokhy, *Lost Kingdom: The Quest for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Russian Nation, from 1470 to the Present*, Basic Books: New York, 2017 p. X.

4 Janet Martin, *Medieval Russia, 980–1584* (Cambridge Medieval Textbook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

5 Sergii Plokhy, *Lost Kingdom*, Introduction.

6 Ibid.

7 Ibid.

8 As cited in Anders Åslund and Andrew Kuchins, *The Russia Balance Sheet*,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2009.

9 Michael Khodarkovsky, *Russia’s Steppe Frontier: 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2, p. 40.

10 Ibid.

11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A History*, Metropolitan Books: New York, February 2012, chapter 1.

## 注释

- 12 Stephen Kotkin, "Russia's Perpetual Geopolitics. Putin Returns to the Historical Pattern," *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16-04-18/russias-perpetual-geopolitics](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16-04-18/russias-perpetual-geopolitics).
- 13 Barbara Jelavich, *A Century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1814–1914*, K.B. Lippincott Company,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64, p. 7.
- 14 Peter I, Biography, Accomplishments, Reforms, Facts, Significance, & Death,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Edward J. Phillips *The Founding of Russia's Navy: Peter the Great and the Azov Fleet, 1688–1714*,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T: 1995, pp. 127–9. Lindsey Hughes, *Peter the Great: A Biogra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2008, pp. 44–6.
- 15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chapter 1.
- 16 Paul du Quenoy, "Arabs under Tsarist Rule: The Russian Occupation of Beirut, 1773–1774," *Russian History*, 41 2014, pp. 128–41.
- 17 Ibid.
- 18 Ibid., p. 141.
- 19 Ibid.
- 20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chapter 1.
- 21 Paul du Quenoy, p. 139.
- 22 Stephen Kotkin, "Russia's Perpetual Geopolitics."
- 23 Michael A. Reynolds, "Vladimir Putin, the Godfather of Kurdistan?"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1, 2016.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vladimir-putin-godfather-kurdistan-15358>.
- 24 Eileen Kane, *Russian Hajj, Empire and the Pilgrimage to Mec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nnecticut, 2015.
- 25 Ishaan Tharoor, "A Russian Ambassador was Murdered. The Apology Came in a Huge Diamond,"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2, 2016.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2/22/a-russian-ambassador-was-murdered-the-apology-came-in-the-shape-of-a-huge-diamond/?noredirect=on&utm\\_term=.5ab39ed0f0aa](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6/12/22/a-russian-ambassador-was-murdered-the-apology-came-in-the-shape-of-a-huge-diamond/?noredirect=on&utm_term=.5ab39ed0f0aa).
- 26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chapter 1.
- 27 Ibid.
- 28 Ibid.
- 29 Ibid., chapter 2.
- 30 As cited in Orlando Figes, *The Crimean War*, Epilogue.
- 31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2 Mark N. Katz, "Iran and Russia," Iran Prime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October 11, 2010 <https://iranprimer.usip.org/resource/iran-and-russia>.
- 33 Fritz Ermar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purpose in search of power," RAND Corporation, April 1969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687024.pdf>.
- 34 Peter Hopkirk, *Setting the East Ablaze: Lenin's Dream of an Empire in Asia*, John Murray; Reprint edition 2006.
- 35 Andrei Snesev,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ster W. Grau and Michael Gress *Afghanistan: Preparing for the Bolshevik Incursion into Afghanistan and Attack on India, 1919–20* (Helion Studies in Military History).

## 第二章 苏联在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

- 1 Eileen Kane, *Russian Hajj*, pp. 157–9.
- 2 Robert O. Freedman, *Moscow and the Middle East, Soviet Policy since the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9 edition, p. 15. See also James Phillips, "Moscow's Thriving Libyan Connectio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June 26, 1984 <https://www.heritage.org/middle-east/report/moscows-thriving-libyan-connection>.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3 Speech of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ruman at a symbolic raising of the American flag in Berlin, Germany, July 21, 1945, available from: [www.officialgazette.gov.ph/1945/07/21/speech-of-united-state-president-truman-at-a-symbolic-raising-of-the-american-flag-in-berlin-germany-july-21-1945/](http://www.officialgazette.gov.ph/1945/07/21/speech-of-united-state-president-truman-at-a-symbolic-raising-of-the-american-flag-in-berlin-germany-july-21-1945/).
- 4 “Declarations of Cold War,” US Department of Interior, [www.nps.gov/articles/cworigns-declarationsofcw.htm](http://www.nps.gov/articles/cworigns-declarationsofcw.htm). Page last updated October 20, 2020.
- 5 “February 9, 1946, Speech Delivered by Stalin at a Meeting of Voters of the Stalin Electoral District, Moscow,” Wilson Center Archives,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6179.pdf?v=a831b5c6a9ff133d9da25b37c013d691>.
- 6 Elizabeth Edwards Spalding, *The First Cold Warrior: Harry Truman, Containment, and the Remaking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p. 33.
- 7 Martin Kramer, “Who Saved Israel in 1947?” Mosaic November 6, 2017 <https://mosaicmagazine.com/essay/israel-zionism/2017/11/who-saved-israel-in-1947/>.
- 8 Robert O. Freedman, *Moscow and the Middle East*, p. 15.
- 9 *Ibid.*, p. 16.
- 10 *Ibid.*, pp. 25–8.
- 11 Fritz Ermarth,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Purpose in Search of Power,” RAND Corporation, April 1969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687024.pdf>.
- 12 Rod Thornton, “Countering Prompt Global Strike: The Russian Military Presence in Syria a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nd Its Strategic Deterrence Rol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32, No. 1 (2019): pp. 1–24.
- 13 *Time*, “Russia: Power Play on the Oceans,” February 23, 1968.
- 14 Marquis de Custine, *Letters from Russia*, translated by Robin Buss, Penguin Classics, p. 116.
- 15 Tim Weiner, *The Folly and the Glory: America, Russia, and Political Warfare 1945–2020*, Henry Holt and Company: New York, 2020 p. 57.
- 16 Ion Mihai Pacepa, “Russian Footprints,” National Review Online, August 24, 2006, [www.nationalreview.com/2006/08/russian-footprints-ion-mihai-pacepa/](http://www.nationalreview.com/2006/08/russian-footprints-ion-mihai-pacepa/).
- 17 Craig R. Whitney, “Havel Says Predecessor Sent Libya Explosiv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1990, [www.nytimes.com/1990/03/23/world/havel-says-his-predecessors-sent-libya-explosives.html?mtrref=undefined&gwh=E6E2F46F3B27A95637687B2CD4B0F329&gwt=pay](http://www.nytimes.com/1990/03/23/world/havel-says-his-predecessors-sent-libya-explosives.html?mtrref=undefined&gwh=E6E2F46F3B27A95637687B2CD4B0F329&gwt=pay).
- 18 Robert O. Freedman, *Moscow and the Middle East*, p. 328.
- 19 Sam Dagher, *Assad or we Burn the Country. How One Family’s Lust for Power Destroyed Syr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2019, p. 40.
- 20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American–Soviet Relations from Nixon to Reaga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85, p. 914.
- 21 Artemy M. Kalinovsky, *A Long Goodbye: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2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 1018.
- 23 *Ibid.*, p. 912.
- 24 James Phillips,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January 9, 1980,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www.heritage.org/europe/report/the-soviet-invasion-afghanistan](http://www.heritage.org/europe/report/the-soviet-invasion-afghanistan).
- 25 Antony Austin, “Soviet says Afghans Asked for Help,”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9, 1979 [www.nytimes.com/1979/12/29/archives/soviet-says-afghans-asked-for-its-help-charges-provocations-of.html](http://www.nytimes.com/1979/12/29/archives/soviet-says-afghans-asked-for-its-help-charges-provocations-of.html).
- 26 Douglas MacEachin, “Predicting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Record,”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May 2002. See <https://fas.org/irp/cia/product/afghanistan/index.html>.
- 27 Denis Kamenshchikov, “‘Полная версия’: вывод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из Афганистана,” Yeltsin Center, February 15, 2019. <https://yeltsin.ru/news/polnaya-versiya-vyvod-sovetskih-vojsk-iz-afganistana/>.
- 28 “The Brzezinski Interview with *Le Nouvel Observateur* (1998),”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William Blum and David N. Gibbs. This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Gibbs, “Afghanistan: The Soviet Invasion in Retrospec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37, No. 2, 2000, pp. 241–2. Available from University of Arizona [https://dgibbs.faculty.arizona.edu/brzezinski\\_interview](https://dgibbs.faculty.arizona.edu/brzezinski_interview).

## 注释

- 29 “Entry of Soviet Troops—Overthrow of President Amin,”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formerly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26, May, 1980 Afghanistan, p. 30229. Available from: <http://web.stanford.edu/group/tomzgroup/pmwiki/uploads/2053-1980-05-KS-a-EYJ.pdf>.
- 30 Raymond L. Garthoff, *Détente and Confrontation*, p. 914.
- 31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1999).
- 32 “Entry of Soviet Troops – Overthrow of President Amin,”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formerly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ume 26, May, 1980 Afghanistan, Page 30229. Available from: <http://web.stanford.edu/group/tomzgroup/pmwiki/uploads/2053-1980-05-KS-a-EYJ.pdf>
- 33 Alexey Vasiliev, *Russia’s Middle East Policy: From Lenin to Putin*,” Routledge: Oxford, 2018, p. 213.
- 34 Tim Weiner, “History to Trump: CIA was aiding Afghan rebels before the Soviets invaded in ’79,”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7, 2019. See [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1/07/history-trump-cia-was-arming-afghan-rebels-before-soviets-invaded/](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utlook/2019/01/07/history-trump-cia-was-arming-afghan-rebels-before-soviets-invaded/).
- 35 As quoted in “Entry of Soviet Troops—Overthrow of President Amin,” p. 30229.
- 36 James Phillips,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 37 Joseph J. Collins, “Afghanistan the Empire Strikes Out,” *Parameters*, Journal of the US Army War College, 1982.
- 38 “Population Afghanistan 1979,” CountryEconomy.com, Accessed January 5, 2019, <https://countryeconomy.com/demography/population/afghanistan?year=1979>.
- 39 Author email exchanges with Akhmad Khalid Majidiyar, December 2019.
- 40 “US Sanctions over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Soviet, Polish, and Romanian Reactions,” CIA Document approved for release, November 2, 2005, April 11, 1980, [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1B00401R000600200023-2.pdf](http://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CIA-RDP81B00401R000600200023-2.pdf).
- 41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and the US Response, 1978–1980,”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77-1980/soviet-invasion-afghanistan>, pp. 2–4.
- 42 Douglas MacEachin, “Predicting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s Record,”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May 2002, <https://fas.org/irp/cia/product/afghanistan/index.html>.
- 43 See, for example, Don Oberdorfer, “Making Sense of a Soviet Coup,”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 1980 [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0/01/02/the-making-of-a-soviet-coup/175c9707-dddb-4052-87be-9bf4f048bf56/](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0/01/02/the-making-of-a-soviet-coup/175c9707-dddb-4052-87be-9bf4f048bf56/).
- 44 “The Costs of Soviet Involvement in Afghanistan,” CIA Special Collections Release as Sanitized, 2000 [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499320.pdf](http://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499320.pdf).
- 45 Wayne P. Limberg, “Soviet Military Support for Third-World Marxist Regimes,” in Mark N. Katz, ed, *The USSR and Marxist Revolu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0, p. 64.
- 46 “The Validity of Soviet Economic Statistics,” Approved for Release, CIA Historical Review program, September 18, 1995. [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kent-csi/vol4no3/html/v04i3a01p\\_0001.htm](http://www.cia.gov/library/center-for-the-study-of-intelligence/kent-csi/vol4no3/html/v04i3a01p_0001.htm).
- 47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89 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ИЗО ежегодник / Госкомстат СССР.— М.: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 1990. 766с. с.11 (The National Economy of the USSR in 1989: Statistical Yearbook / Goskomstat of the USSR.— Ministry of : Finance and Statistics, p. 11), [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17055/narhoz\\_ssr\\_1989\\_ekonomicheskie\\_pokazateli.pdf](http://istmat.info/files/uploads/17055/narhoz_ssr_1989_ekonomicheskie_pokazateli.pdf). Entire publication available from: <http://istmat.info/node/17055>.
- 48 Andrew Rosenthal, “Gorbachev Announces Firs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Reuters, July 28, 1986 [www.apnews.com/ac8961700e64e98fcb764c6c1c8ca049](http://www.apnews.com/ac8961700e64e98fcb764c6c1c8ca049)
- 49 Review & Outlook (Editorial): “Stung in Afghanistan” (1987, December 8), *Wall Street Journal*, p. 1. Retrieved from <http://search.proquest.com/docview/398040690/>.
- 50 “The Soviet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Implications for the Regional Powers and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available as of March 26, 1986 was used to compile the estimate, approved for release December 16, 2010, available from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5445963.pdf p. 16.

51 Leon Ar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s Wrong, and Why it Matters Today in a New Age of Revolution,” *Foreign Policy*, June 20, 201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1/06/20/everything-you-think-you-know-about-the-collapse-of-the-soviet-union-is-wrong/>

52 Artemy M. Kalinovsky, *A Long Goodbye*, p. 2.

53 Richard M Weintraub, “Agreement on Afghanistan Signed in Geneva,”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5, 1988 [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8/04/15/agreement-on-afghanistan-signed-in-geneva/8657921a-b592-4c9c-a302-623c62b0e8f3/?utm\\_term=.ddad027c123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88/04/15/agreement-on-afghanistan-signed-in-geneva/8657921a-b592-4c9c-a302-623c62b0e8f3/?utm_term=.ddad027c1234). Rosanne Klass, “Afghanistan: The Accord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8,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1988-06-01/afghanistan-accords](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1988-06-01/afghanistan-accords).

54 Sarah E. Mendelson, “Internal Battles and External Wars: Politics, Learning, and the Soviet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45 *World Pol.* 327 (1993).

## 第三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

1 Graham E. Fuller, “Moscow and the Gulf War,”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1,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1991-06-01/moscow-and-gulf-war](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fsu/1991-06-01/moscow-and-gulf-war).

2 Ibid.

3 Vladimir Shlapentokh and Anna Arutunyan, *Freedom, Repress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in Rus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8–9; “The Making of a Neo-KGB State,” *The Economist*, August 23, 2007 [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07/08/23/the-making-of-a-neo-kgb-state](http://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07/08/23/the-making-of-a-neo-kgb-state).

4 Dennis Ross, *The Missing Peace: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Fight for Middle East Peace*,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First edition, June 2005, p. 65.

5 Ibid., pp. 80–1.

6 “Developments Related to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Issue 2, April–September 1994,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October 1994 [www.un.org/unispal/document/auto-insert-193676/](http://www.un.org/unispal/document/auto-insert-193676/).

7 Sergei Plokhy, *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 p. 239.

8 Interfax, September 23, 1997, TASS, September 24, 1997.

9 Rodric Braithwaite, *Afgantsy: The Russians in Afghanistan 1979–1989*.

10 Artemy M. Kalinovsky, *A Long Goodbye*, pp. 200–5.

11 “Как Ельцин повлиял на судьбу Афганистана, Sputnik, February 12, 2019 <https://ru.sputnik.kz/afghan/20190212/9262765/afghanistan-eltsin-klincevich.html> “Франц Клинецвич: американцы застряли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всерьёз и надолго,” *Parliamentskaya Gazeta*, February 15, 2019, [www.pnp.ru/top/site/franc-klincevich-amerikancy-zastryali-v-afganistane-vseryoz-i-nadolgo.html](http://www.pnp.ru/top/site/franc-klincevich-amerikancy-zastryali-v-afganistane-vseryoz-i-nadolgo.html).

12 “Асад не дал Западу и наркоторговцам превратить Сирию в Афганистан,” May 4, 2020, <https://riafan.ru/1273730-asad-ne-dal-zapadu-i-narkotorgovcam-prevratit-siriyu-v-afganistan>, “США потворствуют наращиванию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аркотиков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November 12, 2014 <https://iz.ru/news/579340>. “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ий приём: как США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рост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наркотиков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RT, August 4, 2018 <https://russian.rt.com/world/article/542230-ssha-afganistan-narkotiki-usaid>, “Афганский наркотрафик без границ,” April 4, 2018 <https://topwar.ru/139375-afganskiy-narkotrafik-bez-granic.html>.

13 “The Russians rethink democracy,” Times Mirror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27, 1993, [www.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4/legacy-pdf/the-Russians-Rethink-Democracy-1.27.93.pdf](http://www.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4/legacy-pdf/the-Russians-Rethink-Democracy-1.27.93.pdf).

14 Reuters, *Excerpts from Yeltsin’s Speech: “There Will Be No More Lies,”* June 18, 1992,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1992/06/18/world/summit-in-washington-excerpts-from-yeltsin-s-speech-there-will-be-no-more-lies.html](http://www.nytimes.com/1992/06/18/world/summit-in-washington-excerpts-from-yeltsin-s-speech-there-will-be-no-more-lies.html).

## 注释

- 15 “For Many Russians, Yeltsin Was No Hero,” NPR interview with Lilia Shevtsova, April 24, 2007 [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794098](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9794098).
- 16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Yeltsi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Peace Process: The Impact of the Oslo Accords*, ed. Robert O. Freedman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8), p. 391.
- 17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Jerusalem Letter/Viewpoints* 461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September 2, 2001), [www.jcpa.org/jl/vp461.htm](http://www.jcpa.org/jl/vp461.htm).
- 18 Robert Olson, “Turkish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ies, 1991–1997: the Kurdish and Chechnya questions,” March 20, 2007 pp. 209–27 <https://doi.org/10.1080/13602009808716407>.
- 19 Ibid.
- 20 Soli Özel and Gökçe Uçar, *The Economics of Turkey–Russia Relations*, Centre for Economic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 (EDAM) July 2019 [http://edam.org.tr/wp-content/uploads/2019/07/The-Economics-of-Turkey-Russia-Relations\\_compressed.pdf](http://edam.org.tr/wp-content/uploads/2019/07/The-Economics-of-Turkey-Russia-Relations_compressed.pdf).
- 21 In later years, other sources cited higher figures.
- 22 Meeting on April 4, 1993, Pan Pacific Hotel, Vancouver, Canad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NSC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Declassified Documents Concerning Russian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Clinton Digital Library*, <https://clinton.presidentiallibraries.us/items/show/57568>.
- 23 Andrei Kozyrev, *The Firebird: The Elusive Fate of Russian Democracy*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First edition (September 24, 2019), p. 250.
- 24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under Yeltsin.”
- 25 James Brooke, “Russia Helped Build Syria’s Chemical Weapons,” *Moscow Times*, September 11, 2013, [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russia-helped-build-syrias-chemical-weapons/485870.html](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russia-helped-build-syrias-chemical-weapons/485870.html).
- 26 Lilia Shevtsova, *Yeltsin’s Russia, Myths and Realit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Washington, DC, 1999, pp. 262–6.
- 27 Evgeniy Primakov,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Problems and Prospects,” in Andrei Melville and Tatiana Shakleina (eds.) *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ition, Concepts and Real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10), p. 207.
- 28 Valeriya Sycheva, Sergei Zhikhar, “В Индии противников сближ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нет,” *Kommersant* April 2, 1996 [www.kommersant.ru/doc/130009](http://www.kommersant.ru/doc/130009).
- 29 Boris Volkhonsky, “Пекин подвел Примакова,” December 24, 1998, p. 4 [www.kommersant.ru/doc/211101](http://www.kommersant.ru/doc/211101).
- 30 Evgeniy Primakov, *Russia and the Arabs: Behind the Scen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Basic Books: New York, 2009, p. 384.
- 31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NSC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Declassified Documents Concerning Russian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Clinton Digital Library*, <https://clinton.presidentiallibraries.us/items/show/57568>. James Goldgeier, “Bill and Boris: A Window Into a Most Important Post-Cold War Relationship,”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August 2018, <https://tnsr.org/2018/08/bill-and-boris-a-window-into-a-most-important-post-cold-war-relationship/>.
- 32 POTUS-Yeltsin One-on-One, April 21, 1996, Kremlin, Moscow,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NSC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 “Declassified Documents Concerning Russian President Boris Yeltsin,” *Clinton Digital Library*, <https://clinton.presidentiallibraries.us/items/show/57568>.
- 33 As quoted in Helena Belopolsky, “Russia and Saddam’s Iraq: The Road to Nowhere,” in *Russia and the Challengers*. Palgrave Macmillan–St Antony’s Series, London, 2009.
- 34 Helena Belopolsky, “Russia and Saddam’s Iraq: The Road to Nowhere.”
- 35 Andrei Tikhomirov,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о Бориса Ельцина: 1991–1999 гг. Хроника событий*, p. 323.
- 36 “Долг Ирака перед кредиторами Парижского клуба составил 20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Rosbalt*, July 11, 2003. [www.rosbalt.ru/main/2003/07/11/107319.html](http://www.rosbalt.ru/main/2003/07/11/107319.html), Oliver Burkeman, “Russia Spied for Saddam in war—Pentagon Report,” *The Guardian*, March 24, 2006,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mar/25/usa.russia](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6/mar/25/usa.russia).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37 “Кому Россия прощала долги,” *Kommerstant*, December 10, 2013 [www.kommersant.ru/doc/2364889](http://www.kommersant.ru/doc/2364889).
- 38 Helena Belopolsky, “Russia and Saddam’s Iraq: The Road to Nowhere,” in *Russia and the Challengers*, Palgrave Macmillan-St Antony’s Series, London, 2009, p. 139.
- 39 Daniel Williams, “Yeltsin says Bombing Iraq Might Bring ‘World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5, 1998 [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8/02/05/yeltsin-says-bombing-iraq-might-bring-world-war/0807cf31-417e-44e8-882e-bbc7c7f6519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1998/02/05/yeltsin-says-bombing-iraq-might-bring-world-war/0807cf31-417e-44e8-882e-bbc7c7f65192/).
- 40 As quoted in Helena Belopolsky, “Russia and Saddam’s Iraq: The Road to Nowhere.”
- 41 “Russia maintains breakthrough reached with Iraq,” Correspondent Peter Arnett and Reuters contributed to this report. *CNN*, February 3, 1998 [www.cnn.com/WORLD/9802/03/un.iraq.on/index.html](http://www.cnn.com/WORLD/9802/03/un.iraq.on/index.html).
- 42 Bruce W. Nelan, “How the Attack on Iraq is Planned. The Bombs will Hit Saddam Hard, but they Probably Won’t Kill Him or End his Drive for Bioweapons,” *CNN*, February 23, 1998. [www.cnn.com/ALLPOLITICS/1998/02/16/time/nelan.html](http://www.cnn.com/ALLPOLITICS/1998/02/16/time/nelan.html).
- 43 *Ibid.*
- 44 Jim Nichol, *Kosovo Conflict: Russian Respons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 updated June 2, 1999, [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19990602\\_RL30130\\_c7eb5305009da4ef114a673cfa123cb658cc0b06.pdf](http://www.everycrsreport.com/files/19990602_RL30130_c7eb5305009da4ef114a673cfa123cb658cc0b06.pdf).

## 第四章 普京将俄罗斯带回中东

- 1 Vladimir Kara-Murza, “Putin’s Dark Cult of the Secret Police,”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8, 2017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democracy-post/wp/2017/12/28/putins-dark-cult-of-the-secret-police/?utm\\_term=.aefacfe287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democracy-post/wp/2017/12/28/putins-dark-cult-of-the-secret-police/?utm_term=.aefacfe2873).
- 2 “The Making of a Neo-KGB State,” *The Economist*.
- 3 A number of prominent scholars covered these events in great detail. See for example John B. Dunlop (2014). *The Moscow Bombings of September 1999: Examinations of Russian Terrorist Attacks at the Onset of Vladimir Putin’s Rule* (Second,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Stuttgart: Ibidem-Verlag.
- 4 Full quote: Мы будем преследовать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везде. В аэропорту—в аэропорту. Значит, вы уж меня извините, в туалете поймаем, мы и в сортире их замочим,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Всё, вопрос закры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Quote is available from: Путин- Мочить в сортире !! [penekvideo](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Bu0UK8bAg), Published on June 6, 2011. [www.youtube.com/watch?v=KqBu0UK8bAg](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Bu0UK8bAg).
- 5 Arkady Ostrovsky, *The Invention of Russia: From Gorbachev’s Freedom to Putin’s War*. New York: Viking, 2016, p. 6.
- 6 PutinCon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Human Rights Foundation, chaired by Garry Kasparov, New York, NY, March 2017. Babchenko’s remarks available from: [www.youtube.com/watch?v=C04HkDhOr1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04HkDhOr14) (Russian), [www.youtube.com/watch?v=nfw1SHiEQfi](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fw1SHiEQfi) (English).
- 7 Karen Dawisha, *Putin’s Kleptocracy. Who Owns Russia?*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2014, p. 220.
- 8 David Satter, *The Less You Know, the Better You Sleep: Russia’s Road to Terror and Dictatorship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John B. Dunlop, *The Moscow Bombings of September 1999: Examinations of Russian Terrorist Attacks at the Onset*

## 注释

of *Vladimir Putin's Rule* (Second,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Stuttgart: Ibidem-Verlag, 2014.

9 Lester Grau and Charles Bartles,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Battles of Grozny," chapter in *Russia's War in Syria: Assessing Russian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Lessons Learned*, Edited by Robert E. Hamilton, Chris Miller, and Aaron Stein,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itiative, September 2020, pp. 67–89.

10 Ibid.

11 S. I. Pasichnik, A. V. Gavrdt, and S. A. Sychev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способо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общевойсковых формирований тактического звена" in the January 2020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Военных Наук*. <http://www.avnrf.ru/index.php/zhurnal-qvoennyj-vestnikq/arkhiv-nomerov/1228-vkstnik-avn-1-2020>

12 Joint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lsinki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IH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 Norwegian Helsinki Committee, Center "Demos," Human Rights Center "Memorial," Joint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Helsinki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IHF),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 (FIDH), Norwegian Helsinki Committee, Center "Demos," Human Rights Center "Memorial" *In a Climate of Fear "Political Process"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Chechnya*, January 2006. [www.refworld.org/pdfid/46963aff0.pdf?\\_\\_cf\\_chl\\_jschl\\_tk\\_\\_\\_\\_\\_0ddf62bf1d64523d875d8d817ce1d060a022b158-1581019072-0-AVMjEzdxoRbFyAgR-LD0n2zB12GitMO-9FVVPECAy73VzleODbM5yUvTxf7O54fZJVb-TIFaDHEJqvH1d\\_HJK9gijdiNSz4CVnoIr1LRdF4uu4BkaDS4xvgX0tuTm9iLTWOUdtYI\\_fkaGGB-wI\\_ItMO15SwcYAbc2nL3DwNvylvcM9I0pPh5bwtNu0nr2oCYOoije5Rnjg9OQuLukMHN0CUD926POINcySgMAX4IlsQ5ehEXD5vtTXO4RSiPZnomFbY8236Xpd01Srs5UY-bbMIN4\\_DcICTrhj-oglC5t2K](http://www.refworld.org/pdfid/46963aff0.pdf?__cf_chl_jschl_tk_____0ddf62bf1d64523d875d8d817ce1d060a022b158-1581019072-0-AVMjEzdxoRbFyAgR-LD0n2zB12GitMO-9FVVPECAy73VzleODbM5yUvTxf7O54fZJVb-TIFaDHEJqvH1d_HJK9gijdiNSz4CVnoIr1LRdF4uu4BkaDS4xvgX0tuTm9iLTWOUdtYI_fkaGGB-wI_ItMO15SwcYAbc2nL3DwNvylvcM9I0pPh5bwtNu0nr2oCYOoije5Rnjg9OQuLukMHN0CUD926POINcySgMAX4IlsQ5ehEXD5vtTXO4RSiPZnomFbY8236Xpd01Srs5UY-bbMIN4_DcICTrhj-oglC5t2K) p. 16.

13 Ibid, p. 16.

14 Ibid.

15 J. Y., "Chechnya and the Bombs of Boston," *The Economist*, April 20, 2013 [www.economist.com/eastern-approaches/2013/04/20/chechnya-and-the-bombs-in-boston](http://www.economist.com/eastern-approaches/2013/04/20/chechnya-and-the-bombs-in-boston).

16 Stephen Blank, "Russia's Unending Quest for Security," Chapter 10 in Mark Galeotti,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in Modern Russia* (Post-Soviet Politics). Taylor and Francis. Kindle Edition, p. 171.

17 Vladimir Putin, "Россия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Nezavisimaya Gazeta*, December 30, 1999 [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ium.html](http://www.ng.ru/politics/1999-12-30/4_millenium.html).

18 Lester W. Grau and Charles K Bartles, *The Russian Way of War*, p. 29, [www.gfsis.org/maps/view/russian-military-forces](http://www.gfsis.org/maps/view/russian-military-forces). Also conversation with Lester W. Grau, May 11, 2020.

19 Vladimir Putin, 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ril 25, 2005, The Kremlin, Moscow. Video available from: [www.youtube.com/watch?v=nTvswwU5Eco](http://www.youtube.com/watch?v=nTvswwU5Eco).

20 Vladimir Putin, with Nataliya Gevorkyan, Natalya Timakova, and Andrei Kolesnikov,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A. Fitzpatrick, *First Person: An Astonishingly Frank Self Portrait by Russia's Presiden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0, p. 140.

21 "Beslan School Siege Fast Facts," CNN, August 26, 2018 [www.cnn.com/2013/09/09/world/europe/beslan-school-siege-fast-facts/](http://www.cnn.com/2013/09/09/world/europe/beslan-school-siege-fast-facts/).

22 Ilyas Akhmadov and Miriam Lanskoj (2010). *The Chechen Struggle: Independence Won and Lost* (1st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 225.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23 Adrian Blomfield, “Mothers of Beslan Condemn ‘Cover-up,’” *Telegraph*, December 29, 2005.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1506559/Mothers-of-Beslan-condemn-cover-up.html](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1506559/Mothers-of-Beslan-condemn-cover-up.html). “Decade after Beslan, Questions Remain Unanswered,” *Moscow Times*, August 31, 2014 <https://themoscowtimes.com/articles/decade-after-beslan-questions-remain-unanswered-38895>.
- 24 “Putin Tells the Russians, ‘We Shall be Stronger,’” September 5, 2004,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04/09/05/world/europe/putin-tells-the-russians-we-shall-be-stronger.html?mtrref=www.google.com&mtrref=www.nytimes.com&gwh=8FBD8F7B06A7E25979D83558443D1E9B&gwt=pay](http://www.nytimes.com/2004/09/05/world/europe/putin-tells-the-russians-we-shall-be-stronger.html?mtrref=www.google.com&mtrref=www.nytimes.com&gwh=8FBD8F7B06A7E25979D83558443D1E9B&gwt=pay).
- 25 “Address b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September 4, 2004, [http://archive.kremlin.ru/eng/text/speeches/2004/09/04/1958\\_type82912\\_76332.shtml](http://archive.kremlin.ru/eng/text/speeches/2004/09/04/1958_type82912_76332.shtml).
- 26 Janet Reitman, “Putin Clamps Down: a Chilling Report from Moscow,” *The Rolling Stone*, April 30, 2014. [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s-news/putin-clamps-down-a-chilling-report-from-moscow-96577/](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s-news/putin-clamps-down-a-chilling-report-from-moscow-96577/).
- 27 Vladimir Putin, “Speech and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at the Munich Conference on Security Policy,” *Kremlin.ru* February 10, 2007,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4>.
- 28 Stephen Blank, “Russia’s Unending Quest for Security,” chapter in Mark Galeotti.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in Modern Russia (Post-Soviet Politics)*. Taylor and Francis. Kindle Edition.
- 29 Mark Galeotti.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in Modern Russia (Post-Soviet Politics)* (p. 172). Taylor and Francis. Kindle Edition.
- 30 Mark Galeotti. *The Politics of Security in Modern Russia (Post-Soviet Politics)* (p. 173).
- 31 “Putin Rips ‘Medieval Crusade’ in Libya,” *Moscow Times*, March 22, 2011, [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putin-rips-medieval-crusade-in-libya/433447.html](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putin-rips-medieval-crusade-in-libya/433447.html); “Security Council Approves ‘No-Fly Zone’ over Libya, Authorizing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Civilians, by Vote of 10 in Favour with 5 Abstentions,” meetings coverage, March 17, 2011, [www.un.org/press/en/2011/sc10200.doc.htm](http://www.un.org/press/en/2011/sc10200.doc.htm);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73, March 17, 2011, [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1973%20\(2011\)](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1973%20(2011)).
- 32 Fiona Hill and Cliff Gaddy, *Mr. Putin Operative in the Kremli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Introduction, p. 19.
- 33 “Putin: We Won Russian Election Honestly and Fairly—Video,” *The Guardian*, March 5, 2012 [www.theguardian.com/world/video/2012/mar/05/putin-we-won-russian-election-video](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video/2012/mar/05/putin-we-won-russian-election-video).
- 34 Leon Aron, “Why Putin says Russia is Exceptiona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30, 2014, [www.wsj.com/articles/why-putin-says-russia-is-exceptional-1401473667](http://www.wsj.com/articles/why-putin-says-russia-is-exceptional-1401473667).
- 35 Address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Kremlin.ru*, March 18, 2014,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20603>.
- 36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n Policy toward the Middle East under Yeltsin and Putin,” *Jerusalem Letter/Viewpoints* 461 (Jerusalem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September 2, 2001), [www.jcpa.org/jl/vp461.htm](http://www.jcpa.org/jl/vp461.htm).
- 37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January 10, 2000,

## 注释

<https://fas.org/nuke/guide/russia/doctrine/econcept.htm>.

38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proved by Presiden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Vladimir Putin on November 30, 2016, December 2016, [www.mid.ru/en/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6BZ29/content/id/2542248](http://www.mid.ru/en/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6BZ29/content/id/2542248).

39 Evgeniy Primakov, *Russia and the Arabs, Behind the Scene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Basic Books: New York, 2009, p. 358.

40 Evgeniy Primakov, *Russia and the Arabs*, pp. 359–60.

41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Russia’s Foreign Minister Igor Ivanov by RIA Novosti Political Analyst Dmitry Kosyrev,”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cember 27, 2002, <http://washin.st/1TmEpy9>.

42 Ibid.

43 Alexander Yakovenko, “Without Russia—Nowhither,”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cember 31, 2003, [http://archive.mid.ru/bdomp/brp\\_4.nsf/e78a48070f128a7b43256999005bcbb3/de9b66af10c96117c3256e0d00413008!OpenDocument](http://archive.mid.ru/bdomp/brp_4.nsf/e78a48070f128a7b43256999005bcbb3/de9b66af10c96117c3256e0d00413008!OpenDocume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official *Kremlin Rossiyskaya Gazeta*.

44 Alexey Malashenko, *Russia and the Arab Spring* (Moscow: Carnegie Moscow Center, 2013), p. 7,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russia\\_arab\\_spring2013.pdf](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russia_arab_spring2013.pdf).

45 Putin increasingly relied on this rhetoric after assuming a third presidential term in 2012, following December 2011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that were the largest in Russia’s post-Soviet history.

46 Wade Boese, “US Halts Arms Sales to Zimbabwe, Lifts Ban on Armenia, Azerbaijan,”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May 2002.

47 “Senior US diplomat says arms sales to Azerbaijan not for use against Armenia,” ARMENPRESS Armenian News Agency June 13, 2014.

48 Lynn Berry, “Russia Defends Selling Arms to both Azerbaijan and Armenia,” Associated Press, April 9, 2016.

49 President of Russia (2012),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for Military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2 July 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865>.

50 “Rogozin: Russia Ranks Second in the World on Export Supply of Military Goods,” Daily News Light, December 11, 2013, <http://dailynewslight.ru/?u=11122013868>.

51 Robert O. Freedman, (2018). “From Khrushchev and Brezhnev to Putin: Has Moscow’s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Come Full Circle?”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5. 234779891876219. 10.1177/2347798918762197.

52 Mark N. Katz, “Moscow and the Middle East: Repeat Performance?”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7, 2012,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Moscow-and-the-Middle-East-Repeat-Performance-15690>.

53 “Сергей Караганов: Русская отчаянность оседлала волну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December 5, 2017 <http://svop.ru/main/25563/>.

54 Vladimir Mukhin, “Станет ли Сирия вторым Афганистаном для России” *Nezavisimaya Gazeta*, October 17, 2019 [www.ng.ru/politics/2019-10-17/1\\_7705\\_syria.html](http://www.ng.ru/politics/2019-10-17/1_7705_syria.html).

55 “Черногория отказала России в размещении военной базы в Баре,” *Balkan Pro ru*, December 18, 2013 <https://balkanpro.ru/news/montenegro/11664/>.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на Кипре,”<https://kipros.ru/voennaia-baza-na-kipre.php>.

## 第五章 俄罗斯-伊朗-叙利亚三角关系

1 Lionel Beehner, “Russia–Iran Arms Trad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1, 2006 [www.cfr.org/backgrounder/russia-iran-arms-trade](http://www.cfr.org/backgrounder/russia-iran-arms-trade).

2 Mark N. Katz, “Russia and Iran,” The Iran Prime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10, and is updated as of August 2015. <https://iranprimer.usip.org/resource/iran-and-russia>.

3 “Gore’s Secret Pact,”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 2000 [www.wsj.com/articles/SB971819748452949326](http://www.wsj.com/articles/SB971819748452949326).

4 John M. Broder, “Despite a Secret Pact by Gore, Russian Arms Sales to Iran Go On,” October 13, 2000,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00/10/13/world/despite-a-secret-pact-by-gore-in-95-russian-arms-sales-to-iran-go-on.html](http://www.nytimes.com/2000/10/13/world/despite-a-secret-pact-by-gore-in-95-russian-arms-sales-to-iran-go-on.html). Wade Boese, “Congress Levies Accusations on Gore–Chernomyrdin Deal,”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November 2000, [www.armscontrol.org/taxonomy/term/15/about/about/kingston\\_reif?page=56](http://www.armscontrol.org/taxonomy/term/15/about/about/kingston_reif?page=56).

5 Mark N. Katz, “Russia and Iran,” The Iran Prime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10, and is updated as of August 2015, <https://iranprimer.usip.org/resource/iran-and-russia>.

6 Georgiy Mirsky, “Iranian Atom, Arab Blood,” *Echo Moskvy*, April 5, 2015, [https://echo.msk.ru/blog/georgiy\\_mirsky/1524898-echo/](https://echo.msk.ru/blog/georgiy_mirsky/1524898-echo/).

7 Ariel Cohen and James A. Phillips, “Countering Russian–Iranian Military Cooperation,” Backgrounder 1425 on Russia (Heritage Foundation, April 5, 2001), [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1/04/counteringrussian-iranian-military-cooperation](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1/04/counteringrussian-iranian-military-cooperation).

8 Alla Kassinova, “Russian Weapons Sales to Iran Why They Are Unlikely to Stop,” December 2006; PONARS Policy Memo No. 427 [www.ponarseurasia.org/sites/default/files/policy-memos-pdf/pm\\_0427.pdf](http://www.ponarseurasia.org/sites/default/files/policy-memos-pdf/pm_0427.pdf).

9 Nader Habibi, “The Cost of Economic Sanctions on Major Exporters to Iran,” Payvand, May 5, 2006, [www.payvand.com/news/06/may/1046.html](http://www.payvand.com/news/06/may/1046.html).

10 “Tehran, Moscow talk trade,” *Tehran Times*, February 4, 2010 [www.tehrantimes.com/news/213679/Tehran-Moscow-talk-trade](http://www.tehrantimes.com/news/213679/Tehran-Moscow-talk-trade).

11 “Iran Exports to Russia Grow 36%,” *Financial Tribune*, February 16, 2019 <https://financialtribune.com/articles/domestic-economy/96712/iran-exports-to-russia-grow-36>.

12 Victor Mizin, “The Russian View,” in Richard Speier, Rober Gallucci, Robbie Sabel, Viktor Mizin, *Iran–Russia Missile Cooperati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Proliferation Brief, Vol. 3, No. 22, July 25, 2000, pp. 8–9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Repairing\\_12.pdf](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Repairing_12.pdf).

13 As quoted in Stephen Blank, “Resets, Russia, and Iranian Proliferatio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3, No. 1 (Winter 2012), pp. 14–38.

14 “Don’t Exaggerate Case against Iran’—Russia,” RT, January 11, 2012, [www.rt.com/politics/iran-russia-us-israel-missile-nuclear-535/](http://www.rt.com/politics/iran-russia-us-israel-missile-nuclear-535/).

15 “С.Лавров: Санкции превратят Иран во вторую КНДР,” RBC, May 18, 2006 [www.rbc.ru/politics/18/05/2006/5703bc259a7947afa08c9f5d](http://www.rbc.ru/politics/18/05/2006/5703bc259a7947afa08c9f5d).

16 Michael Shmulovich, “Russia: US Sanctions on Syria, Iran are Hurting our Businesses,” *Times of Israel*, September 8, 2012 [www.timesofisrael.com/russia-us-sanctions-in-syria-iran-are-hurting-our-businesses/](http://www.timesofisrael.com/russia-us-sanctions-in-syria-iran-are-hurting-our-businesses/).

17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дал интервью Би-би-си,” BBC, June 22, 2003 [http://news.bbc.co.uk/1/hi/russian/russia/newsid\\_3009000/3009738.stm#6](http://news.bbc.co.uk/1/hi/russian/russia/newsid_3009000/3009738.stm#6).

18 “Лавров: РФ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МАГАТЭ в прояснении иран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April 15, 2009, <https://ria.ru/20090415/168225636.html>.

19 Viktor Vladimiro, “Иран: страна-террорист или партнер по борьбе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Voice of*

## 注释

- America, February 6, 2017 [www.golos-ameriki.ru/a/vv-us-iran-russia-relations/3708118.html](http://www.golos-ameriki.ru/a/vv-us-iran-russia-relations/3708118.html).
- 20 “Ахмадинежад одобрил ‘план Лаврова’ по иранской ядер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Lenta.ru, August 17, 2011, <https://lenta.ru/news/2011/08/17/situation/>.
- 21 “Лавров: ир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нельзя решить силой,”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GIMO), September 2, 2010 <https://mgimo.ru/about/news/smi/162475/>.
- 22 *Партнер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Ирана: текущ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RIAC) and The Institute for Iran-Eurasia Studies (IRAS), p. 151 <https://russiancouncil.ru/projects/bilateral/russia-iran/>.
- 23 Bulent Aras, Fatih Ozbay, “Dances with Wolves, Russia, Iran and the Nuclear Issues,”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III, No. 4, Winter 2006.
- 24 As quoted in Stephen Blank, “Resets, Russia, and Iranian Proliferation,”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23, No. 1 (Winter 2012), pp. 14–38.
- 25 Jean-Christophe Peuch, “Russia: Moscow Confirms Missile-Systems Deal with Iran,” RFE/RL, February 10, 2006 [www.rferl.org/a/1065656.html](http://www.rferl.org/a/1065656.html).
- 26 Richard F. Grimmett,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1998–2005*,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October 23, 2006 <https://fas.org/sgp/crs/weapons/RL33696.pdf>; Richard F. Grimmett,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2001–2008*, September 4, 2009, <https://fas.org/sgp/crs/weapons/R40796.pdf>.
- 27 Lionel Beehner, “Russia–Iran Arms Trad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1, 2006 [www.cfr.org/backgrounder/russia-iran-arms-trade](http://www.cfr.org/backgrounder/russia-iran-arms-trade).
- 28 Federal Register /Vol. 71, No. 150/Friday, August 4, 2006/Notices [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06-08-04/pdf/E6-12641.pdf](http://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06-08-04/pdf/E6-12641.pdf).
- 29 “US slaps ‘WMD’ sanctions on firms,” BBC, August 4, 2006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5247350.stm](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5247350.stm).
- 30 Ibid.
- 31 Ibid.
- 32 “Timeline of Nuclear Diplomacy with Iran,”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updated July 2019 [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Timeline-of-Nuclear-Diplomacy-With-Iran](http://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Timeline-of-Nuclear-Diplomacy-With-Iran).
- 33 Robert Tait, Mark Tran, and agencies, “Putin Warns US against Military Action on Iran,” *The Guardian*, October 16, 2007,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7/oct/16/russia.iran](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7/oct/16/russia.iran); Nazila Fathi and C. J. Chivers, “In Iran, Putin Warns against Military Actio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2007, [www.nytimes.com/2007/10/17/world/middleeast/17iran.html?hp](http://www.nytimes.com/2007/10/17/world/middleeast/17iran.html?hp).
- 34 Talal Nizameddin, *Putin’s New Order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 C. Hurst & Co., 2013), p. 266.
- 35 Peter Baker and David Sanger, “US Makes Concessions to Russia for Iran Sanctions,” May 21 2010, *The New York Times*, [www.nytimes.com/2010/05/22/world/22sanctions.html](http://www.nytimes.com/2010/05/22/world/22sanctions.html).
- 36 Ibid.
- 37 Визит членов “Хезболлы” в Россию окружен завесой тайны,” BBC, October 20, 2011 [www.bbc.com/russian/international/2011/10/111020\\_hezbollah\\_moscow\\_talks](http://www.bbc.com/russian/international/2011/10/111020_hezbollah_moscow_talks).
- 38 “Putin lashes out at Clinton over protests,” Euronews, December 8, 2011, [www.youtube.com/watch?v=TxmUFTTF9MQ](http://www.youtube.com/watch?v=TxmUFTTF9MQ).
- 39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Европе—масса фактов, когд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буквально руководит процессам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действиями оппозиции”.
- 40 “Лавров заявил, что США в некоторых странах руководят оппозицией,” RIA Novosti, August 11 2017, <https://ria.ru/20170811/1500209550.html>.
- 41 Nikolai Bobkin, “Сири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Иран—союзник России Syrian Conflict: Iran—Russia’s Ally,” *Mir-politika*, January 4, 2013, <http://mir-politika.ru/2971-siriiskiy-konflikt-iran-soyuznik-rossii.html>.
- 42 Russia and Iran also shared a concern about the resurgence of the Taliban in Afghanistan following President Obama’s plans to draw down US troops by 2014. Ironically, Putin wanted the US to remain in Afghanistan more than the US wanted to—albeit on Putin’s terms. Russia and Iran were impacted by narcotrafficking coming out of Afghanistan and viewed the Taliban, which is traditionally both anti-Shia and anti-Russian, as a potential enemy.
- 43 Oren Dorell, “Canceled Syria Talks May Get New Start in Moscow,” *USA Today*, November 7,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2013 [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3/11/07/syria-peace-talks-chemical-weapons/3464091/](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3/11/07/syria-peace-talks-chemical-weapons/3464091/).
- 44 “Иран просится в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 но его созданию ‘мешают прозападные бюрократии Росс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Nakanune.ru. March 20, 2013 [www.nakanune.ru/articles/17576](http://www.nakanune.ru/articles/17576).
- 45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46 Yuri Roks, “Армения свяжет Иран с ЕАЭС,” *Nezavisimaya Gazeta*, December 21, 2016, [www.ng.ru/cis/2016-12-21/7\\_6890\\_armenia.html](http://www.ng.ru/cis/2016-12-21/7_6890_armenia.html).
- 47 “ЕАЭС и Иран подписали времен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зоне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RIA Novosti May 17, 2018 <https://ria.ru/20180517/1520730534.html>.
- 48 Dr. Ricardo Giucci, Anne Mdinardze,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alysis from a trade policy perspective,” *Financed by 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Second version: 8 September 2017 p.6* <https://berlin-economics.com/wp-content/uploads/Eurasian-Economic-Union-trade-policy-perspective.pdf>.
- 49 Bozorgmehr Sharafedin, “Iran Leader Hosts Putin, Says US Policies Threaten Tehran, Moscow,” Reuters, November 23,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iran-russia-idUSKBN0TC1M520151123](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iran-russia-idUSKBN0TC1M520151123).
- 50 “Putin in Tehran to Discuss Syria, Boost Ties,” *The Iran Primer*,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November 23, 2015 <https://iranprimer.usip.org/blog/2015/nov/23/putin-tehran-discuss-syria-boost-ties>.
- 51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о заверш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ядер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Ирана,” Kremlin.ru, July 14, 201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9957>.
- 52 Official twitter-account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ussia, July 14, 2015, [https://twitter.com/mfa\\_russia/status/620906964080422912](https://twitter.com/mfa_russia/status/620906964080422912).
- 53 Nikolai Bobkin, “Россия—Иран: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Асаду в Сирии сегодня нет,” *Fond Strategicheskoi Kulturey (Fund of Strategic Culture)*, September 14, 2015, [www.fondsk.ru/news/2015/09/14/rossija-iran-alternativy-asadu-v-sirii-segodnja-net-35379.html](http://www.fondsk.ru/news/2015/09/14/rossija-iran-alternativy-asadu-v-sirii-segodnja-net-35379.html).
- 54 MFA Russia, “The deal on #Iranuclearprogram is based on the approach articulated by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Twitter post, July 15, 2015, [https://twitter.com/mfa\\_russia/status/620906964080422912](https://twitter.com/mfa_russia/status/620906964080422912).
- 55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по заверш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о ядерной программе,” Ирана,” Kremlin.ru, July 14, 201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9957>.
- 56 “Russia to Open \$5 Billion Credit Line for Iran to Finance Project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October 23, 2015, [www.rferl.org/content/russia-open-5-billion-credit-line-for-iran-finance-infrastructureprojects/27321777.html](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open-5-billion-credit-line-for-iran-finance-infrastructureprojects/27321777.html).
- 57 “Путин: справедливо, если Иран достигнет досанкционного уровня добычи нефти,” RIA Novosti, September 5, 2016 <https://ria.ru/20160905/1476118270.html>.
- 58 Sam Dagher, *Assad or We Burn the Country*, p. 127.
- 59 Ibid.
- 60 “А.Кудрин: Россия простила Сирии \$9,6 млрд долгов,” RBC, January 25, 2005, [www.rbc.ru/politics/25/01/2005/5703ba5b9a7947afa08c75be](http://www.rbc.ru/politics/25/01/2005/5703ba5b9a7947afa08c75be).
- 61 Lyudmila Aleksandrova, “Why Russia Forgives Debts,” TASS, May 22, 2014, <https://tass.com/opinions/763287>.
- 62 Sam Dagher, *Assad or We Burn the Country. How one Family’s Lust for Power Destroyed Syr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201, p. 126.
- 63 “Syria Completely Supports Russia in the Georgia-Ossetia Conflict—Bashar Assad,” *Regnum News Agency*, August 20, 2008, [www.regnum.ru/news/polit/1043940.html](http://www.regnum.ru/news/polit/1043940.html).
- 64 Khaled Yacoub Oweis, “Russia Plans to Raise Navy Presence in Syria: Diplomat,” Reuters, August 27, 2008,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russia-idUSLR39985220080827](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russia-idUSLR39985220080827).
- 65 Howard Amos, “Billions of Dollars of Russian Business Suffers Along With Syria”. *The Moscow Times*, September 1, 2011 [www.themoscowtimes.com/2011/09/01/billions-of-dollars-of-russian-business-suffers-along-with-syria-a9298](http://www.themoscowtimes.com/2011/09/01/billions-of-dollars-of-russian-business-suffers-along-with-syria-a9298).
- 66 Richard F. Grimmett,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2003–2010,”

## 注释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ptember 22, 2011, [www.fas.org/sgp/crs/weapons/R42017.pdf](http://www.fas.org/sgp/crs/weapons/R42017.pdf). See also reference in David M. Herszenhorn, “For Syria, Reliant on Russia for Weapons and Food, Old Bonds Run Deep,”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12, [www.nytimes.com/2012/02/19/world/middleeast/for-russia-and-syriabonds-are-old-and-deep.html](http://www.nytimes.com/2012/02/19/world/middleeast/for-russia-and-syriabonds-are-old-and-deep.html).

67 Ibid.

68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TIV of arms exports from Russia, 1981–2018,” retrieved August 5, 2019. [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sources-and-methods/](http://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sources-and-methods/). See the full chart in the Appendix.

69 “The West ‘prays’ Russia and China will continue blocking Syria action,” December 22, 2012, RT, [www.rt.com/news/syria-intervention-chemical-lavrov-651/](http://www.rt.com/news/syria-intervention-chemical-lavrov-651/).

70 Sam Dagher, *Assad or We Burn the Country*, p. 386.

71 Carol J. Williams, “New UN Probe of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Use to Name Perpetrators,”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10, 2015, [www.latimes.com/world/middleeast/la-fg-syria-chemical-weapons-un-probe20150910-story.html](http://www.latimes.com/world/middleeast/la-fg-syria-chemical-weapons-un-probe20150910-story.html). See also the following sources: “Despite UN Investigation, Lavrov Claims Syria’s Chemical Weapons ‘Resolved,’” *National*, August 9, 2015, [www.thenational.ae/world/middle-east/despiteun-investigation-lavrov-claims-syrias-chemical-weapons-resolved](http://www.thenational.ae/world/middle-east/despiteun-investigation-lavrov-claims-syrias-chemical-weapons-resolved); “Lavrov Urges US to Include Syria in Countering IS,” *Radio Free Europe/Radio Liberty*, August 9, 2015, [www.rferl.org/content/lavrovurges-us-syria-islamic-state/27179598.html](http://www.rferl.org/content/lavrovurges-us-syria-islamic-state/27179598.html); “Lavrov Urges to Refrain from Groundless Claims of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Sputnik*, August 9, 2015, <http://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50809/1025548616.html#ixzz3jkymNmVV>.

72 “A Ship Comes Loaded with Timber . . . or Weapons?” *Utrikesperspektiv*, December 12, 2013, <http://utrikesperspektiv.se/?p=348>.

73 “Russia Denies Hijacked Ship Was Carrying Missiles,” *CNN*, September 8, 2009, [www.cnn.com/2009/WORLD/europe/09/08/russia.missing.ship/index.html?iref=nextin](http://www.cnn.com/2009/WORLD/europe/09/08/russia.missing.ship/index.html?iref=nextin); Luke Harding, “Was the Cargo Ship Arctic Sea Really Hijacked by Pirates?”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3, 2009,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sep/24/arctic-sea-russia-pirates](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sep/24/arctic-sea-russia-pirates); Michael Schwartz, “More Questions about a Hijacked Ship,”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09, [www.nytimes.com/2009/10/11/world/europe/11arctic.html?\\_r=0](http://www.nytimes.com/2009/10/11/world/europe/11arctic.html?_r=0).

74 “US Embassy Cables: Russia Is Virtual ‘Mafia State,’ Says Spanish Investigator,” *The Guardian*, December 2, 2010, [www.theguardian.com/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247712](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247712).

75 Luke Harding, “Cyprus Stops Syria-Bound Russian Ammunition Ship,” *The Guardian*, January 11, 2012,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jan/11/cyprus-stops-syria-russian-ship](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jan/11/cyprus-stops-syria-russian-ship).

76 Oliver Carmichael, “Russia Confirms Cargo Ship Was Carrying Weapons to Syria,” *Telegraph*, June 21, 2012,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yria/9347014/Russia-confirms-cargo-ship-wascarrying-weapons-to-Syria.html](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yria/9347014/Russia-confirms-cargo-ship-wascarrying-weapons-to-Syria.html).

77 “Finland Probes ‘Syria Arms Smuggling Attempt,’” *Al Jazeera*, February 16, 2013, [www.aljazeera.com/news/americas/2013/02/2013215224954763885.html](http://www.aljazeera.com/news/americas/2013/02/2013215224954763885.html).

78 “A Ship Comes Loaded with Timber . . . or Weapons?” *Utrikesperspektiv*, December 12, 2013, <http://utrikesperspektiv.se/?p=348>.

79 Dafna Linzer, Michael Grabell, and Jeff Larson, “Flight Records Say Russia Sent Syria Tons of Cash,” *ProPublica*, November 26, 2012, [www.propublica.org/article/flight-records-list-russia-sending-tons-of-cash-to-syria](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flight-records-list-russia-sending-tons-of-cash-to-syria).

80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ccessed June 3, 2020 from OECD.Stat. <https://stats.oecd.org/>

## 第六章 军事行动

1 Laila Bassam, Tom Perry, “How Iranian general plotted out Syrian assault in Moscow,”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Reuters, October 6,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soleimani-insigh/how-iranian-general-plotted-out-syrian-assault-in-moscow-idUSKCN0S02BV20151006](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soleimani-insigh/how-iranian-general-plotted-out-syrian-assault-in-moscow-idUSKCN0S02BV20151006).
- 2 John Parker, *Putin's Syrian Gambit: Sharper Elbows, Bigger Footprint, Stickier Wicket*, Center for Strateg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No. 25, July 2017, <https://in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perspective/inss/Strategic-Perspectives-25.pdf>.
- 3 Ivan Buvaltsev, Oleg Falichev,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на Южном Урале На учениях «Центр-2015»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ойска изучили тактику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террористов,” November 2, 2015, *Voyenno-promyshlenny Kurier*, <https://vpk-news.ru/articles/27827>.
- 4 Laila Bassam, Tom Perry, “How Iranian General Plotted out Syrian Assault in Moscow.”
- 5 Michael R. Gordon and Eric Schmitt, “Russian Moves in Syria Pose Concerns for U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4, 2015, [www.nytimes.com/2015/09/05/world/middleeast/russian-moves-in-syria-pose-concerns-for-us.html?\\_r=0](http://www.nytimes.com/2015/09/05/world/middleeast/russian-moves-in-syria-pose-concerns-for-us.html?_r=0). Previous reports indicated Russian troops were on the ground in Syria earlier: see Ruslan Leviev, a Russian blogger connected to the Conflict Intelligence Team (CTI), which follows Russia's military involvement in Syria and Ukraine, “Are There Russian Troops in Syria?” September 5, 2015, <http://ruslanleviev.livejournal.com/38649.html>.
- 6 “Read Putin's UN General Assembly speech,”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8, 2015,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09/28/read-putins-u-n-general-assembly-speech/?utm\\_term=.d4841dc12bd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5/09/28/read-putins-u-n-general-assembly-speech/?utm_term=.d4841dc12bd3).
- 7 Alexander Shumilin,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возврат к геополитике,” *Russie.Nei.Visions* N. 93 May 2016, [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mv93\\_version\\_ru\\_final\\_protege.pdf](http://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mv93_version_ru_final_protege.pdf).
- 8 Stephen R. Covington, *The Culture of Strategic Thought Behind Russia's Modern Approaches to Warfare*, Defense and Intelligence Project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p. 29. See [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files/Culture%20of%20Strategic%20Thought%203.pdf](http://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files/Culture%20of%20Strategic%20Thought%203.pdf).
- 9 Ibid.
- 10 Ibid.
- 11 In part, this is based on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US military source, September 2020.
- 12 February 2020, The Geneva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 US-Russia Dialogue on Syria.
- 13 Ibid.
- 14 Guillaume Lasconjarias and Alessandro Marrone, How to Respond to Anti-Access/ Area Denial (A2/AD)? Towards a NATO Counter-A2/AD Strategy; Conference Report n 01/16—March 2016, available from: [www.ndc.nato.int/research/research.php?icode=0](http://www.ndc.nato.int/research/research.php?icode=0).
- 15 Luis Simon, “Demystifying the A2/AD Buzz,” *War on the Rocks*, January 4, 2017,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01/demystifying-the-a2ad-buzz/>.
- 16 Michael Kofman, “Russian A2/AD: It is not overrated, just poorly understood,” *Russian Military Analysis*, January 25, 2020, <https://russianmilitaryanalysis.wordpress.com/2020/01/25/russian-a2-ad-it-is-not-overrated-just-poorly-understood/>.
- 17 Michael Kofman, “It's time to talk about Russian A2AD: Rethinking the Russian Military Challenge,” *War on the Rocks*, September 25, 2019,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9/09/its-time-to-talk-about-a2-ad-rethinking-the-russian-military-challenge/>.
- 18 Stephen R. Covington, *The Culture of Strategic Thought behind Russia's Modern Approaches to Warfare*.
- 19 For a map of Russian A2AD, see Ian Williams, “The Russia—NATO A2AD Environment,” CSIS, January 3, 2017, <https://missilethreat.csis.org/russia-nato-a2ad-environment/>.
- 20 Lester Grau and Charles Bartles, “The Russian Ground-Based Contingent in Syria” in Robert E. Hamilton, Chris Miller, and Aaron Stein (eds.), *Russia's Way of War in Syria: Assessing Russian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Lessons Learned*, pp. 67–89, [www.fpri.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russias-war-in-syria.pdf](http://www.fpri.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russias-war-in-syria.pdf).
- 21 Roger N. McDermott, *Russia's Electronic Warfare Capabilities to 2025, Challenging NATO in the Electromagnetic Spectrum*, Republic of Estonia, Ministry of Defense, September 2017. Available from: [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8/ICDS\\_Report\\_Russias\\_Electronic\\_Warfare\\_to\\_2025.pdf](https://icds.ee/wp-content/uploads/2018/ICDS_Report_Russias_Electronic_Warfare_to_2025.pdf).

## 注释

- 22 Ibid., p. 23.
- 23 Sergei Lavrov,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редиземноморье: римский диалог,’” 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RIAC) November 23, 2018,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vystuplenie-na-konferentsii-sredizemnomore-rimskiy-dialog/?sphrase\\_id=31559967](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vystuplenie-na-konferentsii-sredizemnomore-rimskiy-dialog/?sphrase_id=31559967).
- 24 Author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Robert E. Hamilton, September 4, 2020.
- 25 Dmitry Adamsky,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Operation in Syri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in Glen E. Howard and Matthew Czekaĳ, eds., *Russia’s Military Strategy and Doctrine*,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19, p. 381.
- 26 Ibid.
- 27 Specifically it was the policy of Chechenization. See Ilyas Akhmadov and Miriam Lanskoĳ, *The Chechen Struggle: Independence Won and Lost* (1st e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28 Margarita Antidze, Jack Stubbs, “Before Syria, Russia Struggled to Land Air Strikes on Target,” Reuters, October 25,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russia-bombing-idUSKCN0SK1WF20151026](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russia-bombing-idUSKCN0SK1WF20151026).
- 29 Ralph Shield, “Russian Airpower’s Success in Syria: Assessing Evolution in Kinetic Counterinsurgency,”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April 3, 2018, Vol. 31(2), pp. 214–39.
- 30 C. Hayes Wong and Christine Yen-Ting Chen, *Ambulances under Siege in Syria*, *BMG Global Health* 2018, <https://gh.bmj.com/content/3/6/e001003>.
- 31 “The UN Made a List of Hospitals in Syria. Now They’re Being Bombed,” The Century Foundation <https://tcf.org/content/report/un-made-list-hospitals-syria-now-theyre-bombed/>.
- 32 Evan Hill “UN Inquiry into Syria Bombings is Silent on Russia’s Role Experts say a ‘mealy-mouthed’ United Nations Report Failed to Blame Russia for Bombing Hospitals and a School, for Fear of Alienating Moscow,”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6, 2020.
- 33 Tom O’Connor, “How Many Russian Troops in Syria? Military Reveals Full Count as told US to Leave,” *Newsweek*, August 23, 2018, [www.newsweek.com/how-many-russia-troops-syria-military-reveals-full-count-us-told-leave-1088409](http://www.newsweek.com/how-many-russia-troops-syria-military-reveals-full-count-us-told-leave-1088409).
- 34 Another section will discuss Russia’s military personnel in more detail.
- 35 Andrew S. Weiss, Nicole Ng, *Collision Avoidance: The Lessons of US and Russian Operations in Syria*,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0, 2019,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19/03/20/collision-avoidance-lessons-of-u.s.-and-russian-operations-in-syria-pub-78571>.
- 36 Yossi Mansharof, “Implications of the Emergent Russian-Hezbollah Coordination in Syria,” The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December 2, 2016, <https://besacenter.org/perspectives-papers/383-mansharof-closer-collaboration-between-russia-and-hezbollah-in-aleppo/>.
- 37 Alexander Corbeil, “Hezbollah is learning Russia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26, 201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sada/62896>.
- 38 Alex Fishman, “‘Hezbollah evades Israeli bombs in Syria by flying Russian flag.’” December 15, 2018, [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5425367,00.html](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5425367,00.html).
- 39 Times of Israel Staff, “Praising Hezbollah, Russian envoy claims US could spark new Israel-Lebanon war,” February 9, 2019, [www.timesofisrael.com/praising-hezbollah-russian-envoy-claims-us-could-spark-new-israel-lebanon-war/](http://www.timesofisrael.com/praising-hezbollah-russian-envoy-claims-us-could-spark-new-israel-lebanon-war/).
- 40 See, for example, photos with the Russians and the Liwa al-Imam al-Baqir (Syrian Hezbollah group) in Philip Smyth, “The Shia militia mapping projec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May 2019,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shia-militia-mapping-project](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shia-militia-mapping-project).
- 41 Raja Abdulrahim, “Iran-Backed Fighters Switch to Syrian Uniforms to Avoid Israeli Strikes, Rebels S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8, 2018, [www.wsj.com/articles/iran-backed-fighters-switch-to-syrian-uniforms-to-avoid-israeli-strikes-rebels-say-1528478351](http://www.wsj.com/articles/iran-backed-fighters-switch-to-syrian-uniforms-to-avoid-israeli-strikes-rebels-say-1528478351).
- 42 Roger McDermott, “Gerasimov Unveils Russia’s ‘Strategy of Limited Actions,’” *Eurasia Daily Monitor* 16, No. 31, Jamestown Foundation, March 6, 2019,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gerasimov-unveils-russias-strategyof-limited-actions/>.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43 Glen E. Howard and Matthew Czekaj, eds., introduction to *Russia's Military Strategy and Doctrine* (Washington DC: Jamestown Foundation, 2019), pp. xiv–xv.
- 44 “Moscow Close to Finalizing Deal to Lease Syria’s Tartus Port For 49 Years,” RFE/RL, April 21, 2019, [www.rferl.org/a/moscow-damascus-near-deal-on-lease-syrian-port-tartus/29894114.html](http://www.rferl.org/a/moscow-damascus-near-deal-on-lease-syrian-port-tartus/29894114.html).
- 45 Yuliya Talmazan, “Russia Establishing permanent presence at its Syrian bases: minister of defense,” NBC News, December 27, 2017, [www.nbcnews.com/world/russia-establishing-permanent-presence-its-syrian-bases-minister-defense-n832596](http://www.nbcnews.com/world/russia-establishing-permanent-presence-its-syrian-bases-minister-defense-n832596).
- 46 Nora Kelly, “What is Al-Shayrat Military Arfield?” *The Atlantic*, April 6, 2017, [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4/what-is-al-shayrat-military-airfield/522249/](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4/what-is-al-shayrat-military-airfield/522249/).
- 47 Jamie Ross, “Russia Takes Over Vacated US Air Base in Northern Syria,” *The Daily Beast*, November 15, 2019, [www.thedailybeast.com/russia-takes-over-vacated-us-air-base-in-northern-syria](http://www.thedailybeast.com/russia-takes-over-vacated-us-air-base-in-northern-syria).
- 48 Shwan Snow, “Russia Establishes Helicopter Base in Syrian City as US Pulls Out,” *Military Times*, November 15, 2019, [www.militarytimes.com/flashpoints/2019/11/15/russia-establishes-helicopter-base-in-syrian-city-as-us-pulls-out/](http://www.militarytimes.com/flashpoints/2019/11/15/russia-establishes-helicopter-base-in-syrian-city-as-us-pulls-out/).
- 49 Seth J. Frantzman, “Report: Iranians Build New Military Base in Syria,”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1, 2013, <https://m.jpost.com/Middle-East/Report-Iranians-built-a-new-military-base-in-Syria-513973>.
- 50 Vladimir Putin, Decree, “Realization of the Pl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med Forc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Defense Industry,” May 7, 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242>.
- 51 President of Russia,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for military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Kremlin.ru*, July 2, 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865>.
- 52 “Глава ‘Ростеха’ сообщил о росте продаж: ‘Чем больше конфликтов, тем больше у нас покупают вооружения’” *Newsru.com*, February 23, 2015, [www.newsru.com/russia/23feb2015/chemezov.html](http://www.newsru.com/russia/23feb2015/chemezov.html).
- 53 President of Russia,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for military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states,” *Kremlin.ru*, July 2, 2012,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865>.
- 54 “Рогозин: ФCBTC сегодня является вторым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ведомством,” *RIA Novosti*, December 11 2013, <https://ria.ru/20131211/983472868.html>.
- 55 Thomas Gibbons-Neff, “Pentagon: Some Russian Cruise Missiles Crashed in Ira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8, 2015,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5/10/07/these-are-the-cruise-missiles-russia-just-sent-into-syria/](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checkpoint/wp/2015/10/07/these-are-the-cruise-missiles-russia-just-sent-into-syria/).
- 56 Russia’s use of Syria to test weaponry has been well covered. Here are just a few examples: “Putin Using Syrian Civil War as Testing Ground for New Weapons,” *Washington Times*, February 28, 2016, [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6/feb/28/russia-using-syria-as-testing-ground-for-new-weapon/](http://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6/feb/28/russia-using-syria-as-testing-ground-for-new-weapon/). Dave Majumdar, “How The Russian Military Turned War-Torn Syria Into A Testing Playgrou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31, 2018. <https://taskandpurpose.com/russian-military-syria-weapons-testing>. Associated Press, “Putin says Russia Perfected Weapons Based on Syria Campaign,” September 19, 2018, [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18/09/19/putin-says-russia-perfected-weapons-based-on-syria-campaign/](http://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18/09/19/putin-says-russia-perfected-weapons-based-on-syria-campaign/).
- 57 Lara Siligman, “Russian Jamming Poses a Growing Threat to US Troops,” *Foreign Policy*, July 30, 2018,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30/russian-jamming-poses-a-growing-threat-to-u-s-troops-in-syria/>. Ben Brimelow “General reveals that US aircraft are being ‘disabled’ in Syria—the ‘most aggressive’ electronic warfare environment on Earth,” *Business Insider*, April 26, 2018, [www.businessinsider.com/syria-electronic-warfare-us-planes-disabled-2018-4](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syria-electronic-warfare-us-planes-disabled-2018-4). Anna Varfolomeeva, “Signaling strength: Russia’s real Syria success is electronic warfare against the US,” *The Defense Post*, May 1, 2018, <https://thedefensepost.com/2018/05/01/russia-syria-electronic-warfare/>.
- 58 Roger N. McDermott, *Russia’s Electronic Warfare Capabilities to 2025*. Roger McDermott, “Russia’s Network-Centric Warfare Capability: Tried and Tested in Syr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15, No. 154 (October 30, 2018),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s-network-centric-warfare-capability-tried-and-tested-in-syria>.
- 59 Vladimir Putin, “Annual Presidential Addresse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Kremlin.ru*, December 1, 2016,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379>. Vladimir Putin, “Annual Presidential Addresse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Kremlin.ru*, March 1, 2018,

## 注释

-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Vladimir Putin, “Annual Presidential Addresse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Kremlin.ru, February 20, 2019,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863> (there was no address in 2017). Vladimir Putin, “Annual Presidential Addresse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Kremlin. ru,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379>.
- 60 Vladimir Putin, “Annual Presidential Addresse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Kremlin. ru, March 1, 201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6957>.
- 61 Associated Press, “Putin says Russia Perfected Weapons Based on Syria Campaign,” September 19, 2018, [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18/09/19/putin-says-russia-perfected-weapons-based-on-syria-campaign/](http://www.defensenews.com/global/europe/2018/09/19/putin-says-russia-perfected-weapons-based-on-syria-campaign/). Vladimir Putin, “Annual Presidential Addresse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Kremlin.ru, February 20, 2019,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863>.
- 62 “Direct line with Vladimir Putin,” Kremlin.ru, June 7, 2018,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page/55>.
- 63 Kimberly Marten, “Russia’s use of semi-state security forces: The case of the Wagner Group,” *Post-Soviet Affairs*, DOI: 10.1080/1060586X.2019.1591142, 2019.
- 64 Тютюнников, Н.Н., Том 1.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p. 68.
- 65 “Славянский корпус: что он делал в Сирии Об этом сообщает Рамблер,” Rambler, 4 May 2019, [https://news.rambler.ru/middleeast/42132857/?utm\\_content=news&utm\\_medium=read\\_more&utm\\_source=copylink](https://news.rambler.ru/middleeast/42132857/?utm_content=news&utm_medium=read_more&utm_source=copylink); and Mikhail Bushuev, “ЧВКВагнера: все, чтоо нейизвестно,” Deutsche Welle, August 1, 2018, [www.dw.com/ru/чвк-вагнера-все-что-о-ней-известно/a-42596738www.dw.com/ru/чвк-вагнера-все-что-о-ней-известно/a-42596738.34](http://www.dw.com/ru/чвк-вагнера-все-что-о-ней-известно/a-42596738www.dw.com/ru/чвк-вагнера-все-что-о-ней-известно/a-42596738.34).
- 66 Østensen and Bukkvoll, *Russian Use of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The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and Norwegian Security*, p. 25.
- 67 Author anonymous interview with US military source, September 17, 2020.
- 68 Dmitry (Dima) Adamsky, “Moscow’s Syria Campaign: Russian Lessons for the Art of Strategy”, *Russie.Nei.Visions*, No. 109, Ifri, July 2018. [www.armyupress.army.mil/Portals/7/HotSpots/docs/Russia/Adamsky-Moscow-Syria.pdf](http://www.armyupress.army.mil/Portals/7/HotSpots/docs/Russia/Adamsky-Moscow-Syria.pdf).
- 69 Kimberly Marten, “Russia’s use of semi-state security forces: the case of the Wagner Group.”
- 70 Ibid.
- 71 Ibid.
- 72 Natalia Kantovich, chief legal adviser on Russian tax legislation at Yukos group companies at the time of the Russian Syria intervention. She was also watching the Russian Syrian campaign while studying for an LLM 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author interview May 14, 2020.
- 73 Anna Borshevskaia, “The Role of Private Russian Military Contractors in Africa,” FPRI, August 21, 2020, [www.fpri.org/article/2020/08/the-role-of-russian-private-military-contractors-in-africa/](http://www.fpri.org/article/2020/08/the-role-of-russian-private-military-contractors-in-africa/).
- 74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US military source, September 17, 2020.

## 第七章 国内战线

- 1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не собирается воевать в Сирии,” the BBC Russian Service, September 28, 2015, [www.bbc.com/russian/international/2015/09/150927\\_putin\\_cbs\\_interview](http://www.bbc.com/russian/international/2015/09/150927_putin_cbs_interview).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пока не будет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войсковых операциях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ирии,” *Vedomosti*, September 28, 2015, [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15/09/28/610423-putin-rossiya-sirii](http://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15/09/28/610423-putin-rossiya-sirii).
- 2 “Putin Rules Out Russian Ground War Against IS; Air Strikes Possible,” RFE/RL, September 29, 2015, [www.rferl.org/a/putin-rules-out-russian-ground-war-against-islamic-state-air-strikes-possible/27276375.html](http://www.rferl.org/a/putin-rules-out-russian-ground-war-against-islamic-state-air-strikes-possible/27276375.html).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3 Upper house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the Russian parliament.
- 4 “Совещание с членам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Kremlin.ru, September 30, 2015,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401](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401).
- 5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заявл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С РФ в Сирии,” September 30, 2015, <https://russian.rt.com/article/120245>.
- 6 “Решение миротворца”: реакция на согласие Совфеда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С РФ в Сирии,” September 30, 2015, <https://tass.ru/politika/2303457>.
- 7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заявл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С РФ в Сирии.”  
Video of the announcement: Путин о применении ВС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Video of Putin’s announcement) October 1, 2015, [www.youtube.com/watch?v=VPh6B07EK40](http://www.youtube.com/watch?v=VPh6B07EK40).
- 8 “Полный текст заявления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об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ВС РФ в Сирии,” September 30, 2015, <https://russian.rt.com/article/120245>.
- 9 Ibid.
- 10 Putin uses a Russian expression here, “не собираемся погружаться в конфликт,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с головой.”
- 11 “Песков: Только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ойска в Сирии на легитимной основе,” Vedomosti (byline says Interfax), September 30, 2015, [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15/09/30/610852-peskov-sirii](http://www.vedomosti.ru/politics/news/2015/09/30/610852-peskov-sirii).
- 12 Bill Chappell, “Russia Begins Airstrikes in Syria After Assad’s Request,” NPR, September 30, 2015, [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5/09/30/444679327/russia-begins-conducting-airstrikes-in-syria-at-assads-request](http://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5/09/30/444679327/russia-begins-conducting-airstrikes-in-syria-at-assads-request). “Russia joins war in Syria: Five key points,” BBC, October 1, 2015, [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4416519](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4416519).
- 13 Alexander Lenin, “Асад: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РФ в Сирии является долгосрочным,” Rossiyskaya Gazeta, July 26, 2018, <https://rg.ru/2018/07/26/asad-prisutstvie-rf-v-sirii-iavlaetsia-dolgosrochnym.html>.
- 14 Georgy Mirsky,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МИ,” *Echo Moskvy*, June 3, 2015, [https://echo.msk.ru/blog/georgy\\_mirsky/1560354-echo/](https://echo.msk.ru/blog/georgy_mirsky/1560354-echo/). Shamsail Saraliyev, “За созданием ИГИЛ и майдана стоят одни и те же силы,” *Izvestiya*, November 21, 2014, <https://iz.ru/news/579709>.
- 15 *Сирийский дневник project*,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Анастасия Попова Оператор: Михаил Виткин Режиссер: Евгений Лебедев, appeared in late October 2015, [http://russia.tv/brand/show/brand\\_id/36945/](http://russia.tv/brand/show/brand_id/36945/).
-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Natalia Kantovich, May 14, 2020.
- 17 “Die Welt: Россий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слаждается войной в Сирии,” Unian, October 19, 2015, [www.unian.net/world/1156749-die-welt-rossiyskaya-propaganda-naslajdaetsya-voynoy-v-sirii](http://www.unian.net/world/1156749-die-welt-rossiyskaya-propaganda-naslajdaetsya-voynoy-v-sirii). [www.unian.net/world/1156749-die-welt-rossiyskaya-propaganda-naslajdaetsya-voynoy-v-sirii.html](http://www.unian.net/world/1156749-die-welt-rossiyskaya-propaganda-naslajdaetsya-voynoy-v-sirii.html).
- 18 “Как живут российские летчики на базе Латакия в Сирии,” *Gazeta.ru* October 22, 2015, [www.gazeta.ru/social/video/social2015/10/22/kak\\_zhivut\\_rossiiskie\\_letchiki\\_na\\_baze\\_latakiya\\_v\\_sirii.shtml](http://www.gazeta.ru/social/video/social2015/10/22/kak_zhivut_rossiiskie_letchiki_na_baze_latakiya_v_sirii.shtml).
- 19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8.05.2015 № 273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перечень сведений, отнесенных к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тайн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Указ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30 ноября 1995 г. № 1203” <http://publication.pravo.gov.ru/Document/View/0001201505280001?index=0&rangeSize=1>.
- 20 “Сирия, сестра моя, твой русский брат защитит тебя,” Song performed by Russian schoolgirl in September 2013, posted November 21, 2015, [www.youtube.com/watch?v=mnNwEKs3\\_kY](http://www.youtube.com/watch?v=mnNwEKs3_kY).
- 21 “Из Сирии с любовью: русские жены Асадов,” [http://russia.tv/video/show/brand\\_id/5169/episode\\_id/972224/](http://russia.tv/video/show/brand_id/5169/episode_id/972224/). The show aired on March 7, 2014 on one of the main state TV channels, Rossiya1.
- 22 Andrei Piontkovsky, “Ночной портье Земного шара,” RFE/RL October 19, 2015, [www.svoboda.org/a/27318281.html](http://www.svoboda.org/a/27318281.html).
- 23 “Всеволод Чаплин об операции ВВС РФ в Сирии: Борьба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священна,” Ren.TV, September 30, 2015, <https://ren.tv/news/v-mire/50886-vsevolod-chaplin-ob-operatsii-vv-sirii-borba-s-terrorizmom-sviashchenna>.

## 注释

- 24 Central Muslim Spiritual Board of Russia homepage, [www.cdum.ru/en/cdum/www.cdum.ru/index.php](http://www.cdum.ru/en/cdum/www.cdum.ru/index.php)
- 25 Путин обсудил с соотечественниками «посткрымскую» миссию России,” RBC, November 5, 2015, [www.rbc.ru/politics/05/11/2015/563b51189a794702c003c7f7](http://www.rbc.ru/politics/05/11/2015/563b51189a794702c003c7f7).
- 26 “Путин сирия одна не справится с терроризмом,” December 24, 2017, [www.youtube.com/watch?v=4gcsOwAiMHI](http://www.youtube.com/watch?v=4gcsOwAiMHI)—
- 27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Vintage Books: New York, first edition, September, 2007, pp. 152–3.
- 28 Michael Rubin,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Taliban?”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02,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who-is-responsible-for-the-taliban](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who-is-responsible-for-the-taliban).
- 29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 как США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в Чечне,” June 13, 2017, <https://ria.ru/20170613/1496357892.html>.
- 30 “Макаренко Вадим Новая география древнего мира,” reprinted from *Moskovskiy Komsomolets*, December 3, 2010, [www.proza.ru/2010/12/03/836](http://www.proza.ru/2010/12/03/836).
- 31 “Сирия—это наша земля,” YouTube video excerpt of Bogdasarov’s comment, October 2, 2015, [www.youtube.com/watch?v=u25KbVSI53g](http://www.youtube.com/watch?v=u25KbVSI53g).
- 32 *larasdvatri123*, “Сирия—земля наших предков,” <https://larasdvatri123.livejournal.com/27772.html> 2016-02-06, February 6, 2016.
- 33 Anton Orekh, “Как же мы будем жить без Сирии?” *Echo Moskvy*, March 15, 2016, <https://echo.msk.ru/programs/repl/1730222-echo/>.
- 34 “Сирия сестра моя,” *Grani.ru*, October 5, 2015, [www.youtube.com/watch?v=Xjd77BKVZZg](http://www.youtube.com/watch?v=Xjd77BKVZZg).
- 35 Lev Gudkov’s Facebook page,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981217478586359&set=a.821288534579255.1073741826.100000943480007&type=1>.
- 36 “Увязем, братцы, в Сирии?” *Echo Moskvy*, September 7, 2015, <https://echo.msk.ru/blog/kiselev/1617546-echo/>.
- 37 “Олег Пономарь: Сирия станет для России вторым Афганистаном,” *NewsAder* [no publication date] <http://newsader.com/specialist/oleg-ponomar-siriya-stanet-dlya-rossii/>.
- 38 Lyubov Chizhova, Mark Krutov, “Сирийская война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September 30, 2015, [www.svoboda.org/a/27279085.html](http://www.svoboda.org/a/27279085.html).
- 39 “Russia’s Military Gamble in Syria is Paying off Handsomely. But for How Long?” *The Economist*, May 16, 2019, [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19/05/16/russias-military-gamble-in-syria-is-paying-off-handsomely](http://www.economist.com/middle-east-and-africa/2019/05/16/russias-military-gamble-in-syria-is-paying-off-handsomely).
- 40 Natalia Kantovich, May 14, 2020.
- 41 Interview with Natalia, May 14, 2020.
- 42 Anna Borshchevskaya,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Russi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ver the Past 20 Years,” *Orbis*, July, 2020.
- 43 Alexander Golts, *Military Reform and Militarism in Russia*, Washington, DC: Jamestown Foundation, 2019, p. 5.
- 44 “Россияне о ситуации в Сирии,” October 1, 2013, *Levada* [www.levada.ru/2013/10/01/rossiyane-o-situatsii-v-sirii/](http://www.levada.ru/2013/10/01/rossiyane-o-situatsii-v-sirii/).
- 45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о ситуации в Сирии.” *Levada*, August 28, 2013, [www.levada.ru/2013/08/28/obshhestvennoe-mnenie-o-situatsii-v-sirii/](http://www.levada.ru/2013/08/28/obshhestvennoe-mnenie-o-situatsii-v-sirii/).
- 46 “Россияне выступают против ввода войск в Сирию,” RBC, September 29, 2015, [www.rbc.ru/politics/29/09/2015/560929559a794769d74d0ad2](http://www.rbc.ru/politics/29/09/2015/560929559a794769d74d0ad2).
- 47 “Наши в Сирии: первый опрос,” *VTsIOM*, October 9, 2015,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151>.
- 48 “Операция ВКС России в Сирии: подводя итоги,” *VTsIOM*, March 18, 2016,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268>.
- 49 “Если завтра война . . .” *VTsIOM*, June 28, 2017,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1918>.
- 50 “Новая вспышка войны в Сирии: мнение россиян?” *VTsIOM*, February 27, 2018,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8968>.
- 51 Putin’s approval ratings, *Levada.ru*, accessed in Russian and English, June 20, 2019, [www.levada.ru/en/ratings/](http://www.levada.ru/en/ratings/).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52 Ibid.

53 Natalia Galimova, “Это праздник с вопросами в глазах,” *Gazeta.ru*, May 9, 2014, [www.gazeta.ru/politics/2014/05/09\\_a\\_6024869.shtml](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4/05/09_a_6024869.shtml).

54 Konstantin von Eggert, “Отказать в уважении. Как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то, что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россиян одобряет Сталина,” *Snob.ru*, April 17, 2019, <https://snob.ru/entry/175714/>. Ivan Preobrazhenskiy,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Сталин вместо Путина,” *Deutsche Welle*, April 16, 2019, [www.dw.com/ru/комментарий-сталин-вместо-путина/a-48359779](http://www.dw.com/ru/комментарий-сталин-вместо-путина/a-48359779).

55 “Trust in Putin Doubles After Kremlin Criticizes Poll,” *The Moscow Times* May 31, 2019, [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5/31/trust-in-putin-doubles-after-kremlin-criticizes-poll-a65826](http://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5/31/trust-in-putin-doubles-after-kremlin-criticizes-poll-a65826).

56 “Russians Losing Interest in Foreign Policy, Poll Says,” *The Moscow Times*, June 21, 2019, [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6/21/russians-losing-interest-foreign-policy-poll-says-a66101](http://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6/21/russians-losing-interest-foreign-policy-poll-says-a66101).

57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россиян выступили за окончание операции в Сирии,” May 6, 2019, [www.rbc.ru/politics/06/05/2019/5cc82ea09a79471391111669](http://www.rbc.ru/politics/06/05/2019/5cc82ea09a79471391111669).

## 第八章 外交努力

1 “Маргелов: делегация Совфеда направится в Сирию в самое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RIA Novosti* September 12, 2011, <https://ria.ru/20110912/435727620.html>.

2 Власти Сирии благодарят Москву за “взвешенную позицию” the BBC Russian Service, September 12, 2011, [www.bbc.com/russian/russia/2011/09/110912\\_syria\\_official\\_moscow\\_visit](http://www.bbc.com/russian/russia/2011/09/110912_syria_official_moscow_visit).

3 Draft resolution on Syria, October 4, 2011,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Available from: <https://undocs.org/S/2011/612>.

4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ixty-sixth year, 6627th meeting Tuesday, October 4, 2011, 6 p.m. New York, p. 3, available from: <https://undocs.org/S/PV.6627>.

5 Associated Press, “Russia and China Veto UN Resolution against Syrian Regime,” October 4, 2011, *The Guardian*,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oct/05/russia-china-veto-syria-resolution](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1/oct/05/russia-china-veto-syria-resolution).

6 “Syria: how it all began,” *PRI.org*, April 23, 2011, [www.pri.org/stories/2011-04-23/syria-how-it-all-began](http://www.pri.org/stories/2011-04-23/syria-how-it-all-began).

7 Sam Meredith, “Few countries are truly sovereign, and Russia is a target of systematic US interference, says Putin,” *CNBC*, June 2, 2017, [www.cnb.com/2017/06/02/few-countries-are-truly-sovereign-and-russia-is-a-target-of-systematic-us-interference-says-putin.html](http://www.cnb.com/2017/06/02/few-countries-are-truly-sovereign-and-russia-is-a-target-of-systematic-us-interference-says-putin.html).

8 Edward Cody, “From France, an Urge to Intervene in Syria,”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0, 2012,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from-france-an-urge-to-intervene-in-syria/2012/09/10/4c83c936-fb24-11e1-8adc-499661afe377\\_story.html?utm\\_term=.8478e10fb61f](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_east/from-france-an-urge-to-intervene-in-syria/2012/09/10/4c83c936-fb24-11e1-8adc-499661afe377_story.html?utm_term=.8478e10fb61f).

9 Neil MacFarquhar, “At UN, Pressure is on Russia for Refusal to Condemn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12, [www.nytimes.com/2012/02/01/world/middleeast/battle-over-possible-united-nations-resolution-on-syria-intensifies.html](http://www.nytimes.com/2012/02/01/world/middleeast/battle-over-possible-united-nations-resolution-on-syria-intensifies.html).

10 Letter dated February 14, 2012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nnex to the letter dated February 14, 2012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State Duma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Declaration by the State Duma on the situation in Syria S. Y. Naryshkin President of the State Duma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February 10, 2012, <https://undocs.org/S/2012/91>.

11 Paul Harris, Martin Chulov, David Batty, Damien Pearse, “Syria Resolution Vetoed by Russia and China at United Nations,” *The Guardian*, February 4, 2012,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feb/04/assad-obama-resign-un-resolution](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feb/04/assad-obama-resign-un-resolution).

12 Paul Harris, Martin Chulov, David Batty, Damien Pearse, “Syria Resolution Vetoed by Russia and China at United Nations,” *The Guardian*, February 4, 2012,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feb/04/assad-obama-resign-un-resolution](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feb/04/assad-obama-resign-un-resolution).

## 注释

- 13 Julian Borger and Bastien Inzaurrealde “West ‘ignored Russian offer in 2012 to have Syria’s Assad step aside,’” *The Guardian*, September 15, 2015,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sep/15/west-ignored-russian-offer-in-2012-to-have-syrias-assad-step-aside](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sep/15/west-ignored-russian-offer-in-2012-to-have-syrias-assad-step-aside).
- 14 Based on private conversation with former senior UN official at a think tank in Washington, DC, May 2020.
- 15 Charlie Rose Show, “John Kerry: Russia’s ‘constructive role’ Iran and Syria,” show aired April 5, 2016, excerpt available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HvxduUv0cM> <https://charlierose.com/videos/25939>.
- 16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Western official, September 11, 2020.
- 17 Ibid.
- 18 John Irish, “France, Partners Planning Syria Crisis Group: Sarkozy,” Reuters, February 4, 2012,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france/france-partners-planning-syria-crisis-group-sarkozy-idUSTRE8130QV20120204](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france/france-partners-planning-syria-crisis-group-sarkozy-idUSTRE8130QV20120204).
- 19 Aleem Maqbool, “Friends of Syria group agree urgent support for rebels,” BBC, June 22, 2013, [www.bbc.com/news/av/world-middle-east-23016225/friends-of-syria-group-agree-urgent-support-for-rebels](http://www.bbc.com/news/av/world-middle-east-23016225/friends-of-syria-group-agree-urgent-support-for-rebels), “Group of Friends of the Syrian People: 1st Conferenc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Peace, Middle East, <https://carnegie-mec.org/syriaincrisis/?fa=48418>.
- 20 Lt. Col. J. Stewart Welch, CDR Kevin Bailey, *In Pursuit of Good Ideas: The Syrian Train-and-Equip program*,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olicy Note, September 12, 2016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pursuit-good-ideas-syria-train-and-equip-program>. Tara McKelvey, “Arming Syrian rebels: Where the US went wrong,” BBC October 10, 2015 <https://www.bbc.com/news/magazine-33997408>
- 21 United Nations Press Release, “In Presidential Statement, Security Council Gives Full Support to Efforts of Joint Special Envoy of United Nations, Arab League to End Violence in Syria,” March 21, 2012, [www.un.org/press/en/2012/sc10583.doc.htm](http://www.un.org/press/en/2012/sc10583.doc.htm).
- World News, “Text of Annan’s six-point peace plan for Syria,” Reuters, April 4, 2012,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easefire/text-of-annans-six-point-peace-plan-for-syria-idUSBRE8330HJ20120404](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easefire/text-of-annans-six-point-peace-plan-for-syria-idUSBRE8330HJ20120404).
- 22 “Замглавы МИД РФ: воен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Сирии приведет к катастрофе,” RIA Novosti, June 8, 2012, <https://ria.ru/20120608/668598840.html>.
- 23 Chris Doyle, “Kofi Annan’s Resignation is no Surprise, his Syria Peace Plan Undermined,” *The Guardian*, August 2, 2012, [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2/aug/02/kofi-annan-resignation-syria-peace-plan](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2/aug/02/kofi-annan-resignation-syria-peace-plan).
- 24 United Nations Press Release, “Security Council Fails to Adopt Draft Resolution on Syria That Would Have Threatened Sanctions, Due to Negative Votes of 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July 19, 2012, [www.un.org/press/en/2012/sc10714.doc.htm](http://www.un.org/press/en/2012/sc10714.doc.htm).
- 25 United Nations Press Release, “Security Council Fails to Adopt Draft Resolution on Syria That Would Have Threatened Sanctions, Due to Negative Votes of China, Russian Federation,” July 19, 2012, [www.un.org/press/en/2012/sc10714.doc.htm](http://www.un.org/press/en/2012/sc10714.doc.htm).
- 26 Chris Doyle, “Kofi Annan’s Resignation is no Surprise, his Syria Peace Plan Undermined,” *The Guardian*, August 2, 2012.
- 27 Action Group for Syria Final Communiqué, June 30, 2012, [www.un.org/News/dh/infocus/Syria/FinalCommuniqueActionGroupforSyria.pdf](http://www.un.org/News/dh/infocus/Syria/FinalCommuniqueActionGroupforSyria.pdf).
- 28 Karen DeYoung, “Syria Conference Fails to Specify Plan for Assad,”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30, 2012,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syria-conference-fails-to-specify-plan-for-assad/2012/06/30/gJQAsPfeEW\\_story.html?utm\\_term=.dc50dc502677](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syria-conference-fails-to-specify-plan-for-assad/2012/06/30/gJQAsPfeEW_story.html?utm_term=.dc50dc502677). Nick Cumming, Bruce and Rob Nordland, “Talks Come Up With Plan for Syria, but Not for Assad’s Exi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12, [www.nytimes.com/2012/07/01/world/middleeast/future-of-syria-on-agenda-as-countries-gather-in-geneva.html?mtref=undefined](http://www.nytimes.com/2012/07/01/world/middleeast/future-of-syria-on-agenda-as-countries-gather-in-geneva.html?mtref=undefined). Andrew J. Tabler, “Moscow’s playbook in Syria, and how Washington is playing along,” April 21, 2016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16-04-21/moscows-playbook-syria](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16-04-21/moscows-playbook-syria). Nick Cumming, Bruce and Rob Nordland, “Talks Come Up with Plan for Syria, but Not for Assad’s Exit,”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12, [www.nytimes.com/2012/07/01/world/middleeast/future-of-syria-on-agenda-as-countries-gather](http://www.nytimes.com/2012/07/01/world/middleeast/future-of-syria-on-agenda-as-countries-gather)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in-geneva.html?mtrref=undefined. Anna Borshchevskaya, "Russia's Self-Serving Approach to Syrian Peace Talk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ugust 18, 2015,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russias-self-serving-approach-to-syrian-peace-talks](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russias-self-serving-approach-to-syrian-peace-talks).

29 Marcus George, "Iran Presents its own Cease-fire Proposal for Syria at Non-Aligned Summi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29, 2012, [www.csmonitor.com/World/Latest-News-Wires/2012/0829/Iran-presents-its-own-cease-fire-proposal-for-Syria-at-Non-Aligned-summit](http://www.csmonitor.com/World/Latest-News-Wires/2012/0829/Iran-presents-its-own-cease-fire-proposal-for-Syria-at-Non-Aligned-summit).

30 "UN envoy seeks Iranian help for Syria ceasefire," France 24, November 15, 2012, [www.france24.com/en/20121015-syria-un-envoy-iran-brahimi-seeks-help-broker-ceasefire-bashar-assad-eid-al-adha](http://www.france24.com/en/20121015-syria-un-envoy-iran-brahimi-seeks-help-broker-ceasefire-bashar-assad-eid-al-adha).

31 President Barak Obama, "Remarks to reporters," August 20, 201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2/08/20/remarks-president-white-house-press-corps>.

32 Glenn Kessler, "President Obama and the 'red line' on Syria's chemical weapon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2013,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fact-checker/wp/2013/09/06/president-obama-and-the-red-line-on-syrias-chemical-weapons/?utm\\_term=.a7dfb2b8e70a](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fact-checker/wp/2013/09/06/president-obama-and-the-red-line-on-syrias-chemical-weapons/?utm_term=.a7dfb2b8e70a).

33 J. K. Trotter, "Obama paints his red line on Syria," *The Atlantic*, March 30, 2013, [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3/03/obama-red-line-syria-netanyahu-press-conference/317146/](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3/03/obama-red-line-syria-netanyahu-press-conference/317146/) chemical weapons are a "game changer."

34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Timeline of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Activity, 2012–2019*, [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Timeline-of-Syrian-Chemical-Weapons-Activity](http://www.armscontrol.org/factsheets/Timeline-of-Syrian-Chemical-Weapons-Activity).

35 Ibid.

36 Paul Lewis, "US strike on Syria could come within days as military assets 'ready to go,'" August 28, 2013,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aug/27/syria-us-forces-ready-obama](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3/aug/27/syria-us-forces-ready-obama).

37 "Russia sends warships to Mediterranean as Syria tension rises," Reuters, August 29, 2013,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russia-navy/russia-sends-warships-to-mediterranean-as-syria-tension-rises-idUSBRE97S0AK20130829](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russia-navy/russia-sends-warships-to-mediterranean-as-syria-tension-rises-idUSBRE97S0AK20130829).

38 Rhodes also recalls that the House speaker John Boehner had written a letter to Obama, saying there was little support for getting dragged into wars—and this was ultimately the biggest domestic concern in the United States.

39 Ben Rhod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Syrian 'Red Line' Crisis," *The Atlantic*, June 3, 2018, [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6/inside-the-white-house-during-the-syrian-red-line-crisis/561887/](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6/inside-the-white-house-during-the-syrian-red-line-crisis/561887/).

40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Reinfeldt of Sweden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September 4,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9/04/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reinfeldt-sweden-joint-press>. Glenn Kessler, "President Obama and the 'Red Line' on Syria's Chemical Weapon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6, 2013,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fact-checker/wp/2013/09/06/president-obama-and-the-red-line-on-syrias-chemical-weapons/?utm\\_term=.a7dfb2b8e70a](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fact-checker/wp/2013/09/06/president-obama-and-the-red-line-on-syrias-chemical-weapons/?utm_term=.a7dfb2b8e70a).

41 Ben Rhod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Syrian 'Red Line' Crisis," *The Atlantic*, June 3, 2018, [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6/inside-the-white-house-during-the-syrian-red-line-crisis/561887/](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6/inside-the-white-house-during-the-syrian-red-line-crisis/561887/).

42 Author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Alexander Bick, May 4, 2020, Washington, DC.

43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US president talks through his hardest decisions about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April 2016 issue,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1](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1).

44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118, [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s\\_res\\_2118.pdf](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s_res_2118.pdf).

45 Marko Milanovic, A Few Thoughts on Resolution 2118 (2013) October 1, 2013 [www.ejiltalk.org/a-few-thoughts-on-resolution-2118/](http://www.ejiltalk.org/a-few-thoughts-on-resolution-2118/).

46 Security Council Sixty-eighth year 7047th meeting, October 22, 2013, 10 a.m. New York, <https://undocs.org/S/PV.7047>.

47 Arshad Mohammed and Andrew Osborn, "Kerry: Syrian Surrender of Chemical Arms Could

## 注释

- Stop US Attack,” Reuters, September 9, 2013, [www.reuters.com/article/ us-syria-crisis-kerry/kerry-syrian-surrender-of-chemical-arms-could-stop-u-s- attack-idUSBRE9880BV20130909](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kerry/kerry-syrian-surrender-of-chemical-arms-could-stop-u-s-attack-idUSBRE9880BV20130909). Spetalnick, Arshad Mohammed, “Analysis: How Kerry’s Off-hand Remark Put a Deal on Syria in Play,” Reuters, September 9, 2013,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analysis/analysis-how-kerrys-off-hand-remark-put-a-deal-on-syria-in-play-idUSBRE98902D20130910](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analysis/analysis-how-kerrys-off-hand-remark-put-a-deal-on-syria-in-play-idUSBRE98902D20130910).
- 48 “Obama asks Congress to Delay Vote on Syria Military Strike,” Reuters, September 10, 2013,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delay/obama-asks-congress-to-delay-vote-on-syria-military-strike-idUSBRE98917420130910](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delay/obama-asks-congress-to-delay-vote-on-syria-military-strike-idUSBRE98917420130910).
- 49 Vladimir V. Putin, “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2012, [www.nytimes.com/2013/09/12/opinion/putin-plea-for-caution-from-russia-on-syria.html](http://www.nytimes.com/2013/09/12/opinion/putin-plea-for-caution-from-russia-on-syria.html).
- 50 “Framework for Elimination of Syrian Chemical Weapon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eptember 14,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r/pa/prs/ps/2013/09/214247.htm>.
- 51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onymous Western official, September 11, 2020.
- 52 Ibid.
- 53 Security Council Sixty-eighth year 7038th meeting Friday, 27 September 2013, 8 p.m. New York, <https://undocs.org/S/PV.7038>, pp. 3–5.
- 54 Ibid.
- 55 Steve Gutterman, “Russia doubts mid-November date for Syria peace talks,” October 1, 2013,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russia/russia-doubts-mid-november-date-for-syria-peace-talks-idUSBRE9900D220131001](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russia/russia-doubts-mid-november-date-for-syria-peace-talks-idUSBRE9900D220131001).
- 56 “Падение режима Асада сегодня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тяжелым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 Interview with Bogdanov, Interfax, December 19, 2013, [www.interfax.ru/interview/347713](http://www.interfax.ru/interview/347713).
- 57 Krishnadev Calamur, “Assad is Still Using Chemical Weapons in Syria. Neither the threat of US action nor an Obama-era agreement appears to deter Bashar al-Assad,” *The Atlantic*, February 6, 2018, [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2/ syria-chemical-weapons/552428/](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8/02/syria-chemical-weapons/552428/).
- 58 Alicia Sanders-Zakre, “What You Need to Know About Chemical Weapons Use in Syria,”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September 23, 2018, then updated March 14, 2019, [www.armscontrol.org/blog/2018-09-23/what-you-need-know-about-chemical-weapons-use-syria](http://www.armscontrol.org/blog/2018-09-23/what-you-need-know-about-chemical-weapons-use-syria).
- 59 Oren Dorell, “Canceled Syria talks may get new start in Moscow,” *USA Today*, November 7, 2013, [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3/11/07/syria-peace-talks-chemical-weapons/3464091/](http://www.usatoday.com/story/news/world/2013/11/07/syria-peace-talks-chemical-weapons/3464091/).
- 60 “Syria Geneva II peace talks witness bitter exchanges,” *BBC*, January 22, 2014, [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5836827](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5836827).
- 61 Anna Borshchevskaya, “What to Expect from Syria Peace Talks in Moscow,”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anuary 23, 2015,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what-to-expect-from-syria-peace-talks-in-moscow](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what-to-expect-from-syria-peace-talks-in-moscow). Anna Borshchevskaya, “Russia’s Self-Serving Approach to Syrian Peace Talk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ugust 18, 2015,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russias-self-serving-approach-to-syrian-peace-talks](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russias-self-serving-approach-to-syrian-peace-talks).
- 62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US president talks through his hardest decisions about America’s role in the world,” *The Atlantic*, April 2016 issue, [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1](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1).

## 第九章 军事行动中的外交

- 1 Interview with Alexander Bick, May 4, 2020.
- 2 Ibid.
- 3 Ali Watkins, “Obama team was warned in 2014 about Russian interference,” *Politico*, August 14, 2017, [www.politico.com/story/2017/08/14/obama-russia-election-interference-241547](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7/08/14/obama-russia-election-interference-241547).
- 4 John W. Parker, *Putin’s Syrian Gambit: Sharper Elbows, Bigger Footprint, Stickier Wicket*, Institute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July 2017 p. 84, <https://in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perspective/inss/Strategic-Perspectives-25.pdf>.
- 5 “Лавров: Никто не знает,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умеренная сирий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Regnum, October 5, 2015, <https://regnum.ru/news/polit/1984719.html>.
- 6 Thomas Erdbrink, Sewell Chan and David E. Sanger, “After a US Shift, Iran Has a Seat at Talks on War in Syri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5 [www.nytimes.com/2015/10/29/world/middleeast/syria-talks-vienna-iran.html](http://www.nytimes.com/2015/10/29/world/middleeast/syria-talks-vienna-iran.html).
- 7 “Exclusive: Russia to propose Syrians launch 18-month reform process—document,” Reuters, November 10,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draft-idUSKCN0SZ2F720151110](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draft-idUSKCN0SZ2F720151110).
- 8 Andrew J. Tabler “Beyond Deconfliction in Syria,”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vember 16, 2017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beyond-deconfliction-in-syria](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beyond-deconfliction-in-syria).
- 9 Julian Borger, “UN Resolution on Syria Creates a Framework—But One with Yawning Gaps,” *The Guardian*, December 19, 2015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dec/19/un-resolution-syria-creates-framework-yawning-gaps-assad](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dec/19/un-resolution-syria-creates-framework-yawning-gaps-assad).
- 10 Press release, “Security Council Unanimously Adopts Resolution 2254 (2015), Endorsing Road Map for Peace Process in Syria, Setting Timetable for Talks,” December 18, 2015 [www.un.org/press/en/2015/sc12171.doc.htm](http://www.un.org/press/en/2015/sc12171.doc.htm).
- 11 Ben Mathis-Lilley, “Trump Jr. Was Apparently Paid at Least \$50,000 by Kremlin- Connected Foreign Policy Group,” Slate, March 2, 2017 <https://slate.com/news-and-politics/2017/03/donald-trump-jr-possibly-paid-50000-by-russia-connected-group.html>.
- 12 Brian Ross, Matthew Mosk, Rym Momtaz, “For Donald Trump Jr., lingering questions about meeting with pro-Russia group,” ABC News, March 2, 2017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trump-jr-lingering-questions-meeting-pro-russia-group/story?id=45858839>.
- 13 “Syria crisis plan: Cessation of hostilities, humanitarian airdrops, peace talks laid out in Munich,” RT, February 12, 2016 [www.rt.com/news/332211-munich-lavrov-kerry-un-syria/](http://www.rt.com/news/332211-munich-lavrov-kerry-un-syria/).
- 14 “Syria needs new constitution, says Russia’s Putin,” Reuters, January 11, 2016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putin-idUSKCN0UQ09H20160112](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putin-idUSKCN0UQ09H20160112).
- 15 Sammer Abboud, “Russia’s draft constitution: End of Syria’s Baath era?” May 29, 2016 [www.aljazeera.com/news/2016/05/russia-draft-constitution-syria-baath-era-160529064231915.html](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6/05/russia-draft-constitution-syria-baath-era-160529064231915.html).
- 16 Ricardo Giucci, Anne Mdiradze,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Analysis From a Trade Policy Perspective-Financed by the Federal 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Second version: September 8, 2017, p. 5, <https://berlin-economics.com/wp-content/uploads/Eurasian-Economic-Union-trade-policy-perspective.pdf>.
- 17 Lyse Doucet, “Syria peace talks: Armed groups come in from the cold,” BBC, January 23, 2017 [www.bbc.com/news/world-38712444](http://www.bbc.com/news/world-38712444).
- 18 Ibid.
- 19 Aron Lund, “The Qadri Jamil Affair,”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Carnegie Middle East, November 1, 2013 <https://carnegie-mec.org/diwan/53486>.
- 20 Anne Barnard, “Syrian Peace Talks in Russia: 1,500 Delegates, Mostly Pro-Assad,” January 30, 2018 [www.nytimes.com/2018/01/30/world/middleeast/syria-russia-sochi-talks.html](http://www.nytimes.com/2018/01/30/world/middleeast/syria-russia-sochi-talks.html).
- 21 Author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Ilyas Akhmadov, May 25, 2020.
- 22 Interview with Ilyas Akhmadov.
- 23 John W. Parker, *Putin’s Syrian Gambit: Sharper Elbows, Bigger Footprint, Stickier Wicket* Institute 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July 2017 p. 23, <https://inss.ndu.edu/Portals/68/Documents/stratperspective/inss/Strategic-Perspectives-25.pdf>.
- 24 Reuters, “Syria Constitution Body Could Be Agreed on Soon—Russian Official,” *The Moscow Times*, April 26, 2019 [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4/26/syria-constitution-body-could-be-agreed-on-soon-russian-official-a65407](http://www.themoscowtimes.com/2019/04/26/syria-constitution-body-could-be-agreed-on-soon-russian-official-a65407). Stephanie Nebehay, Ali Kucukgocmen, “Russia, Iran, Turkey Back New Syria Constitution Body but Fail to Agree Makeup,” Reuters, December 17, 2018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un/russia-iran-turkey-back-new-syria-constitution-body-but-fail-to-agree-makeup-idUSKBN1OG2D8](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un/russia-iran-turkey-back-new-syria-constitution-body-but-fail-to-agree-makeup-idUSKBN1OG2D8).

## 注释

- 25 George Baghdadi, "What to expect as Syria peace talks resume," CBS News, February 23, 2017 [www.cbsnews.com/news/syria-peace-talks-geneva-4-assad-rebels-opposition-little-hope-breakthrough/](http://www.cbsnews.com/news/syria-peace-talks-geneva-4-assad-rebels-opposition-little-hope-breakthrough/).
- 26 James Dobbins, Philip Gordon, and Jeffrey Martini, *A Peace Plan for Syria IV, a Bottom up Approach Linking Reconstruction to Government Formation*, RAND Corporation, 2017, p. 4 [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200/PE276/RAND\\_PE276.pdf](http://www.rand.org/content/dam/rand/pubs/perspectives/PE200/PE276/RAND_PE276.pdf).
- 27 Hashem Osseiran, "How De-Escalation Zones in Syria Became a War Management Strategy," Syria Deeply, February 6, 2018 [www.newsdeeply.com/syria/articles/2018/02/06/how-de-escalation-zones-in-syria-became-a-war-management-strategy](http://www.newsdeeply.com/syria/articles/2018/02/06/how-de-escalation-zones-in-syria-became-a-war-management-strategy).
- 28 Foreign Minister Sergey Lavrov's statement and answers to media questions at a news conference on Russian diplomacy in 2017, Moscow, January 15, 2018 [www.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018203](http://www.mid.ru/en/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018203).
- 29 Syrian Democratic Council ready for "unconditional talks" with Assad regime [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syria/100620182](http://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syria/100620182).
- 30 Kirill Semenov, "New name, same old problems: Syria talks kick off in Kazakh capital," Al Monitor, April 30, 2019, [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4/russia-turkey-iran-nursultana-astana-talks.html](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4/russia-turkey-iran-nursultana-astana-talks.html).
- 31 Из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и ответов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и С.В.Лаврова в ходе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итогам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2018 году, Москва, 16 января 2019 года [www.mid.ru/obstanovka-v-sirii-i-perspektivy-vnutrisirijskogodialoga/-/asset\\_publisher/uFvFWVmCb4Rl/content/id/3296770](http://www.mid.ru/obstanovka-v-sirii-i-perspektivy-vnutrisirijskogodialoga/-/asset_publisher/uFvFWVmCb4Rl/content/id/3296770).
- 32 Tom Miles, "UN Looks for US-Russia Understanding to Spur Syria Peace Process," Reuters, June 27, 2019,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security-un/un-looks-for-us-russia-understanding-to-spur-syria-peace-process-idUSKCN1TS13S](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security-un/un-looks-for-us-russia-understanding-to-spur-syria-peace-process-idUSKCN1TS13S).

## 第十章 莫斯科与地区行为体的关系：以色列

- 1 Mark N. Katz, "Putin's Pro-Israel Policy,"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5, pp. 51–9, [www.meforum.org/690/putins-pro-israel-policy](http://www.meforum.org/690/putins-pro-israel-policy).
- 2 It is currently down to approximately 700,000.
- 3 Stuart Winer, "Israel's Population Nears 9 million of Eve of 2019,"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31, 2018, [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s-population-nears-9-million-on-eve-of-2019/](http://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s-population-nears-9-million-on-eve-of-2019/).
- 4 It is noteworthy that Putin exaggerated the number of Israeli citizens who came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added that the number of Russian pilgrims going to Jerusalem to visit holy sites is growing. "Putin Says He Plans to Meet Israeli Prime Minister Soon," TASS, March 16, 2016, <http://tass.com/politics/862850>.
- 5 Mark N. Katz, "Putin's Pro-Israel Policy,"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05, pp. 51–9.
- 6 "Визит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зраиль 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Палести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Kremlin.ru, 27–29 April 2005, [www.kremlin.ru/catalog/countries/IL/events/45556](http://www.kremlin.ru/catalog/countries/IL/events/45556).
- 7 "Совместное российско-израильское заявление," Kremlin.ru, April 27, 2005, [www.kremlin.ru/supplement/3633](http://www.kremlin.ru/supplement/3633).
- 8 Sophia Kishkovsky, "Anti-Semitic Letter Embroils Duma,"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05, [www.nytimes.com/2005/02/05/world/antisemitic-letter-embroils-duma.html](http://www.nytimes.com/2005/02/05/world/antisemitic-letter-embroils-duma.html).
- 9 Carl Schreck, "Russian Government Spokeswoman Suggests Trump Won Thanks To 'The Jews,'" RFE/RL, November 16, 2016, [www.rferl.org/a/russian-government-spokeswoman-trump-won-thanks-to-jews/28124518.html](http://www.rferl.org/a/russian-government-spokeswoman-trump-won-thanks-to-jews/28124518.html). Petr Tolstoy, vice Duma speaker had made widely condemned anti-semitic comments in January 2017. See "Вице-спикер Госдумы Петр Толстой выступил с антисемитским заявлением. И сам обвинил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в антисемитизме," Meduza, January 7, 2017, <https://meduza.io/feature/2017/01/24/vitse-spiker-gosdumy-petr-tolstoy-vystupil-s-antisemitskim-zayavleniem-i-sam-obvinil-zhurnalystov-v-antisemitizme>.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10 Carl Schreck, "Russian Government Spokeswoman Suggests Trump Won Thanks to 'The Jews,'" RFE/RL November 17, 2016, [www.rferl.org/a/russian-government-spokeswoman-trump-won-thanks-to-jews/28124518.html](http://www.rferl.org/a/russian-government-spokeswoman-trump-won-thanks-to-jews/28124518.html).
- 11 "Meeting with Israeli President Shimon Peres," transcript, Kremlin, June 25, 2012,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5731>.
- 12 See Martin Kramer, "Who saved Israel in 1947?" Mosaic Magazine, November 6, 2017, <https://mosaicmagazine.com/essay/israel-zionism/2017/11/who-saved-israel-in-1947/>.
- 13 Jonathan Lis, "Putin Arrives in Israel to Discuss West's Standoff with Iran," Haaretz, June 25, 2012, [www.haaretz.com/putin-arrives-in-israel-1.5186629](http://www.haaretz.com/putin-arrives-in-israel-1.5186629).
- 14 Richard Pipe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Chapter 18, "The Red Terror, Bolsheviks Create Concentration Camps," Vintage Books, New York: December 1991, first edition.
- 15 Amotz Asa-El, "Can Israel be neutral on Ukraine?" *Jerusalem Post*, April 17, 2014, [www.jpost.com/Features/Front-Lines/Can-Israel-be-neutral-on-Ukraine-349814](http://www.jpost.com/Features/Front-Lines/Can-Israel-be-neutral-on-Ukraine-349814).
- 16 Ibid.
- 17 Raphael Ahren, TOI Staff, "After 'historic' Russia visit, Netanyahu says US remains top ally," *Times of Israel*, June 8, 2016, [www.timesofisrael.com/after-historic-russian-visit-netanyahu-says-us-remains-top-ally/](http://www.timesofisrael.com/after-historic-russian-visit-netanyahu-says-us-remains-top-ally/).
- 18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Израиля Биньямином Нетаньяху," Kremlin.ru, September 21 2015,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335](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335).
- 19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Израиля Биньямином Нетаньяху," Kremlin.ru, November 30, 2015,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847](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847).
- 20 Maria Tsvetkova, "Israel, Russia to Coordinate Military Action on Syria: Netanyahu," Reuters, November 21,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russia-israel/israel-russia-to-coordinate-military-action-on-syria-netanyahu-idUSKCN0RL10K20150921](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russia-israel/israel-russia-to-coordinate-military-action-on-syria-netanyahu-idUSKCN0RL10K20150921).
- 21 Ibid.
- 22 Ibid.
- 23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Израиля Биньямином Нетаньяху," Kremlin.ru, July 11, 2018,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7983](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7983).
- 24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Израиля Биньямином Нетаньяху," Kremlin.ru, February 27, 2019,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902](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902).
- 25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Израиля Биньямином Нетаньяху," Kremlin.ru, November 30, 2015,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847](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0847).
- 26 "Встреча с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ом Израиля Биньямином Нетаньяху," Kremlin.ru, March 9, 2017,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016](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4016).
- 27 Andrei Kolesnikov, "Один в боли не воин. Биньямин Нетаньяху приехал к Владимиру Путину искать защиты от Ирана," *Kommersant* August 24, 2017, [www.kommersant.ru/doc/3391322](http://www.kommersant.ru/doc/3391322).
- 28 Аудун Мекхтиев, Провал Нетаньяху в Сочи: что творится в треугольнике Россия—Иран—Израиль" August 30 2018, [www.pravda.ru/authored/1346489-netanyahu/](http://www.pravda.ru/authored/1346489-netanyahu/).
- 29 David Makovsky, "Putin's Golan Comments: Implications for Israeli Security,"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July 19, 2018,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putins-golan-comments-implications-for-israeli-security](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putins-golan-comments-implications-for-israeli-security).
- 30 Alex Fishman, "'Hezbollah Evades Israeli bombs in Syria by flying Russian flag,'" Ynet, December 12, 2018, [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5425367,00.html](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5425367,00.html). Marianna Belen'kaya, Ivan Safronov "Израиль и Россия поспорят об Иране.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военных контактов двух стран будет непростым," *Kommersant*, December 12, 2018, [www.kommersant.ru/doc/3827707](http://www.kommersant.ru/doc/3827707). Raja Abdulrahim, "Iran- Backed Fighters Switch to Syrian Uniforms to Avoid Israeli Strikes, Rebels S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8, 2018, [www.wsj.com/articles/iran-backed-fighters-switch-to-syrian-uniforms-to-avoid-israeli-strikes-rebels-say-1528478351](http://www.wsj.com/articles/iran-backed-fighters-switch-to-syrian-uniforms-to-avoid-israeli-strikes-rebels-say-1528478351).
- 31 Dmitry (Dima) Adamsky, "Russia and the Next Lebanon War. How Moscow Could Benefit from A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Hezbollah,"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6, 2017,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srael/2017-10-06/russia-and-next-lebanon-war](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israel/2017-10-06/russia-and-next-lebanon-war).
- 32 Aleksandra Arsentjeva, "'Россия—не пожарная команда и не может спасти все': Путин о ядерной сделке с Ираном," TV Zvezda, May 15, 2019, <https://>

## 注释

tvzvezda.ru/news/vstrane\_i\_mire/content/20195151811-RKcI5.html.

33 Official Statement by Patrushev, “Israel: ‘Iran remains our ally and partner’—Russia’s Patrushev after trilateral security talks,” RT, Video, June 25, 2019, [www.youtube.com/watch?v=xfrGxk9O17M](http://www.youtube.com/watch?v=xfrGxk9O17M).

34 Petr Akorov, “Россия выбрала союзник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Vzglyad*, June 25, 2019, <https://vz.ru/world/2019/6/25/984190.html>.

35 The quote in Russian is “У на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выстроились очень добрые, деловые, партнёрские, а во многом даже с элементами союзничества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мно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егиона, включая не только Иран и Турцию, но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The full transcript of the interview is available from: “Интервью газете *The Financial Times*,” *Kremlin.ru*, June 27, 2019,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836>. The FT has published an article with interview excerpts, which does not include the comment about Iran, Lionel Barber and Henry Foy in Moscow and Alex Barker in Osaka “Vladimir Putin says Liberalism has ‘Become Obsolete,’” *FT.com*, June 27, 2019, [www.ft.com/content/670039ec-98f3-11e9-9573-ee5cbb98ed36](http://www.ft.com/content/670039ec-98f3-11e9-9573-ee5cbb98ed36).

36 “Соболезнования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у Израиля Биньямину Нетаньяху,” *Kremlin.ru*, January 8, 2017, [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709](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709).

37 For example, “Russia offers Israel help in fighting wildfires,” *TASS*, May 24, 2019, <https://tass.com/emergencies/1059985>.

38 Svetlana Bolotnikova “In Russia, some men want to watch the world burn,” *Open Democracy*, September 21, 2016, [www.opendemocracy.net/en/odr/kuban-some-men-want-to-watch-world-burn/](http://www.opendemocracy.net/en/odr/kuban-some-men-want-to-watch-world-burn/). See also Miriam Laskoy’s presentation, Atlantic Council public event, Vladimir Putin’s Anti-Terrorism Strategy, September 16, 2016, [www.c-span.org/video/?415378-1/atlantic-council-examines-vladimir-putins-antiterrorism-strategy](http://www.c-span.org/video/?415378-1/atlantic-council-examines-vladimir-putins-antiterrorism-strategy).

39 “Medvedev’s Awkward Crimea Moment: ‘There’s Just No Money. But You Take Care!’” *RFE/RL*, May 24, 2016, [www.rferl.org/a/russia-medvedev-crimea-visit-no-money-social-media-pensioner/27754644.html](http://www.rferl.org/a/russia-medvedev-crimea-visit-no-money-social-media-pensioner/27754644.html).

40 Joshua Krasna, *Moscow on the Mediterranean: Russia and Israel’s Relationship*,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FPRI), Russia foreign policy papers, June 2018, [www.fpri.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krasna2018.pdf](http://www.fpri.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krasna2018.pdf) p. 10.

41 Judah Ari Gross and TOI staff, “Putin: Syria Helped Russian Army find Remains of IDF Soldier Missing since 1982,” *Times of Israel*, April 4, 2019, [www.timesofisrael.com/putin-syria-helped-russian-army-find-remains-of-idf-soldier-missing-since-1982/](http://www.timesofisrael.com/putin-syria-helped-russian-army-find-remains-of-idf-soldier-missing-since-1982/).

42 “Putin accepts Israeli PM’s invite to unveiling of monument to Siege of Leningrad victims,” *TASS*, February 27, 2019, <https://tass.com/society/1046677>.

43 Cnaan Liphshiz, “Most Gets First Major Holocaust Monument,” *Jerusalem Post*, [www.jpost.com/Diaspora/Antisemitism/Moscow-gets-1st-major-Holocaust-monument-591614](http://www.jpost.com/Diaspora/Antisemitism/Moscow-gets-1st-major-Holocaust-monument-591614).

44 Itamar Eichner, “Israel–Russia relations sour over Sobibór memorial exclusion,” *Ynet*, August 20, 2017, [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5005138,00.html](http://www.ynetnews.com/articles/0,7340,L-5005138,00.html), Rafael Fakhrutdinov, “Захапов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на Израиль,” *Gazeta.ru*, August 19, 2017, [www.gazeta.ru/politics/2017/08/19\\_a\\_10838120.shtml](http://www.gazeta.ru/politics/2017/08/19_a_10838120.shtml).

45 Andrew Roth, “How an Unlikely PR Campaign Made a Ribbon the Symbol of Russian Patriotism,”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9, 2017, [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05/09/how-an-unlikely-pr-campaign-made-a-ribbon-the-symbol-of-russian-patriotism/?utm\\_term=.40251563169f](http://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7/05/09/how-an-unlikely-pr-campaign-made-a-ribbon-the-symbol-of-russian-patriotism/?utm_term=.40251563169f).

46 Yaroslav Trofimov, “At Putin’s Parade, Netanyahu Seeks Understanding on Iran. Israeli Leader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the Russians Consider his Security Concer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9, 2018, [www.wsj.com/articles/at-putins-parade-netanyahu-seeks-understanding-on-iran-1525876793](http://www.wsj.com/articles/at-putins-parade-netanyahu-seeks-understanding-on-iran-1525876793).

47 Vladimir Putin, speech at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Israel Appeal (Keren Hayesod) in Moscow, “Путин: ‘Считаем Израиль русскоязыч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September 17, 2019, [www.youtube.com/watch?v=TmNGT1MxwG4](http://www.youtube.com/watch?v=TmNGT1MxwG4).

48 “Lavrov comments on Israel’s recent air raids against targets in Syria,” *TASS*, March 22, 2017, <https://tass.com/politics/936846>.

49 “Враждеб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 «адекватный ответ»: главное о сбитом в Сирии самолете Минобороны,” *TV Dozhd (Rain)*, September 18, 2018, <https://tvrain.ru/>

articles/glavnoe\_o\_sbitom\_v\_sirii\_samolete\_minoborony-471674/.

50 “Russia’s Reactions to the Russian Plane Crash in The Mediterranean,” 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MEMRI), September 23, 2018, [www.memri.org/reports/russias-reactions-russian-plane-crash-mediterranean#\\_edn3](http://www.memri.org/reports/russias-reactions-russian-plane-crash-mediterranean#_edn3).

51 “После уничтожения Ил-20 в Думе предложили сбивать израильские самолеты,” *Vesti.ru*, 23 September, 2018, [www.vesti.ru/doc.html?id=3063568](https://www.vesti.ru/doc.html?id=3063568).

52 “В комитете Госдумы по обороне призвали нанести удар по Израилю,” *Govorit Moskva*, September 18, 2018, <https://govoritmoskva.ru/news/173702/>.

53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венгер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transcript, *Kremlin.ru*, September 18, 2018,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58586>.

54 Tom O’Connor, “Russia Calls Israel ‘the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 Defends Iran and Its Allies,” *Newsweek*, December 8, 2020 <https://www.newsweek.com/russia-israel-problem-mideast-defends-iran-allies-1553259>.

## 第十一章 莫斯科与逊尼派行为体、伊朗及阿萨德的关系

1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under Putin,” *Ortadogu Etutleri* 2, No. 3, p. 26, July 2010, [www.orsam.org.tr/en/enUploads/Article/Files/201082\\_robertfeedman.orsam.etutler.pdf](http://www.orsam.org.tr/en/enUploads/Article/Files/201082_robertfeedman.orsam.etutler.pdf); “Russia Offers Gas to Turks,” *Kommersant*, November 24, 2000, [www.kommersant.ru/doc/161412](http://www.kommersant.ru/doc/161412); Turk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urkey’s Political Relations with Russian Federation,” [www.mfa.gov.tr/turkey\\_s-political-relations-with-russian-federation.en.mfa](http://www.mfa.gov.tr/turkey_s-political-relations-with-russian-federation.en.mfa).

2 Robert O. Freedman, “Russia and the Middle East under Putin,” p. 26.

3 “Turkey,” Wilson Center, July 7, 2011, [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turkey#sthash.gpdUdBIQ.dpuf](http://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turkey#sthash.gpdUdBIQ.dpuf).

4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Met with Turkish Prime Minister Recep Tayyip Erdogan,” press release, *Kremlin*, January 10, 2005,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32567>.

5 “Press Statements and Answers to Questions following Russian-Turkish Talks,” *Kremlin.ru*, July 18, 2005,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3093>.

6 Andrei Terekhov, “Путин создаст напряжение в Ираке,” *Nezavisimaya Gazeta*, July 19, 2005, [www.ng.ru/politics/2005-07-19/2\\_putin.html](http://www.ng.ru/politics/2005-07-19/2_putin.html).

7 Bulent Aras, “Turkey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 Emerging Multidimensional Partnership,” *Today’s Zaman*, August 11, 2009, [www.to-dayszaman.com/todays-think-tanks\\_turkey-and-the-russian-federation-an-emerging-multidimensional-partnership\\_183695.html](http://www.to-dayszaman.com/todays-think-tanks_turkey-and-the-russian-federation-an-emerging-multidimensional-partnership_183695.html).

8 “Turkey, Russia to Seek New Ways to Deepen Economic Ties despite Dis-agreements in Syria, Ukraine,” *Hurriyet Daily News*, December 1, 2014, [www.hurriyetaidailynews.com/turkey-russia-to-look-for-new-ways-to-deepen-economic-ties-despite-disagreements-in-syria-ukraine.aspx?pageID=238&nID=75027&NewsCatID=510](http://www.hurriyetaidailynews.com/turkey-russia-to-look-for-new-ways-to-deepen-economic-ties-despite-disagreements-in-syria-ukraine.aspx?pageID=238&nID=75027&NewsCatID=510).

9 “Turkey becomes Russia’s 5th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in H1 2018,” *Daily Sabah*, August 8, 2018, [www.dailysabah.com/economy/2018/08/08/turkey-becomes-russias-5th-biggest-trading-partner-in-h1-2018](http://www.dailysabah.com/economy/2018/08/08/turkey-becomes-russias-5th-biggest-trading-partner-in-h1-2018).

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Direction of Trade database, accessed August 5–6, 2019.

11 Ibid.

12 For years, Turkey ranked below Russia according t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ee official rankings at: <https://rsf.org/en/ranking>.

13 “Factbox: Russia–Turkey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Reuters*, November 24,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russia-turkey-ties-fac/factbox-russia-turkey-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idUSKBN0TD26K20151124](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russia-turkey-ties-fac/factbox-russia-turkey-economic-and-trade-relations-idUSKBN0TD26K20151124).

14 Jeffrey Mankoff, “Russia and Turkey’s Rapprochement. Don’t Expect an Equal Partn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 20, 2016, [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turkey/2016-07-20/russia-and-turkeys-rapprochemen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turkey/2016-07-20/russia-and-turkeys-rapprochement). Holly Ellyatt, “This is how Russia could hurt Turkey’s economy,” *CNBC*

## 注释

November 26, 2015, [www.cnn.com/2015/11/26/this-is-how-russia-could-hurt-turkeys-economy.html](http://www.cnn.com/2015/11/26/this-is-how-russia-could-hurt-turkeys-economy.html). Keith Johnson, "Russia, Turkey Fight Spreads to Energy Sector Tensions between Moscow and Ankara keep heating up after the downing of a Russian jet. Now, multibillion-dollar energy projects like pipelines and nuclear reactors could be axed," December 9, 2015,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5/12/09/russia-turkey-fight-spreads-to-energy-sector-putin-erdogan-turkish-stream-akkuyu/>. Berivan Orucoglu, "The Tsar Meets the Sultan. These days, Turkey's Erdogan looks more and more like Putin. Now, the two are teaming up to lash out at Europe," Foreign Policy, December 4, 201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4/12/04/the-tsar-meets-the-sultan-turkey-russia/>.

15 Natasha Ezro, "Will Russian Airstrikes in Syria Derail Turkey Relationship?" CNN, October 8, 2015, [www.cnn.com/2015/10/08/opinions/syria-airstrikes-russia-turkey-opinion/](http://www.cnn.com/2015/10/08/opinions/syria-airstrikes-russia-turkey-opinion/). Robin Emmott and Laila Bassam, "NATO Rejects Russia Explanation on Turkish Air Space," Reuters, October 6,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2015/10/07/us-mideast-crisis-syria-idUSKCN0S01DS20151007](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10/07/us-mideast-crisis-syria-idUSKCN0S01DS20151007).

16 James F. Jeffrey, "Russian Overflight of Turkey: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Policy Alert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October 6, 2015,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russian-over-flight-of-turkey-more-than-meets-the-eye](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russian-over-flight-of-turkey-more-than-meets-the-eye).

17 "Turkey Summons Russian Envoy over Bombing of Turkmens in Syria: PM," Reuters, November 20, 2015,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turkey-russia-idUSKCN0T91MO20151120](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turkey-russia-idUSKCN0T91MO20151120).

18 Don Melvin, Michael Martinez, and Zeynep Bilginsoy, "Putin Calls Jet's Downing 'Stab in the Back'; Turkey Says Warning Ignored," CNN, November 24, 2015, [www.cnn.com/2015/11/24/middleeast/warplane-crashes-near-syria-turkey-border/](http://www.cnn.com/2015/11/24/middleeast/warplane-crashes-near-syria-turkey-border/).

19 "Внесены изменения в Указ о мерах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защите 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и от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и о примене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мер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урции. Kremlin.ru, December 28, 2015, <http://kremlin.ru/acts/news/51027>.

20 Anna Borshchevskaya, "Russia, Syrian Kurds, and the Assad regime," in Patrick Clawson, editor, *Syrian Kurds as a US Ally*, Policy Focu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vember 18, 2016,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pubs/PolicyFocus150\\_Clawson-2.pdf](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pubs/PolicyFocus150_Clawson-2.pdf). Michael A. Reynolds "Vladimir Putin, Godfather of Kurdist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1, 2016,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vladimir-putin-godfather-kurdistan-15358>.

21 For more details on this history, see Michael Rubin, *Kurdistan Rising? Considerations for Kurds, Their Neighbors, and the Region*,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July 2016. Anna Borshchevskaya, "Russia, Syrian Kurds, and the Assad regime," in Patrick Clawson, editor, *Syrian Kurds as a US Ally*, Policy Focus,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vember 18, 2016.

22 "Syrian Kurdish PYD committee on visit to Russia, Salih Muslim to give address in the Duma," EKurd Daily, December 18, 2013, <https://ekurd.net/mismas/articles/misc2013/12/syriakurd974.htm>.

23 Roland Oliphant, "Syrian Kurds open diplomatic mission in Moscow," *The Telegraph*, February 10, 2016,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12150692/Syrian-Kurds-open-diplomatic-mission-in-Moscow.html](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12150692/Syrian-Kurds-open-diplomatic-mission-in-Moscow.html).

24 John Parker, *Putin's Syrian Gambit*.

25 "Юрий Шафраник: Россия возвращает лидерские позиции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NIA Krasnoyarsk, June 1, 2010, <https://24rus.ru/more.php?UID=55237>

26 "Meeting with the Successor to the Crown Prince, Minister of Defense of Saudi Arabia, Muhammad bin Salman," press release, Kremlin, June 18, 2015,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49724>.

27 "Syria conflict: Turkey Shells Kurdish Militia," BBC, February 13, 2016, [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5571663](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35571663).

28 "'Crimes of historic proportions' being committed in Aleppo, UN rights chief warns," UN News, October 21, 2016,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5-06-09/iran-spends-billions-to-prop-up-assad>.

29 Natasha Bertrand, "Russian embassy trolls US and Britain: Grozny today is 'solution we're all looking for,'" Business Insider, October 17, 2016, [www.businessinsider.com/russian-embassy-us-grozny-aleppo-syria-2016-10](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russian-embassy-us-grozny-aleppo-syria-2016-10).

30 Soner Cagaptay, Anna Borshchevskaya, and Nader Uskowi, "Turkish-Russian-Iranian Summit: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Limits to a Tripartite Entente,”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April 3, 2018, [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urkish-russian-iranian-summit-limits-to-a-tripartite-entente](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urkish-russian-iranian-summit-limits-to-a-tripartite-entente).
- 31 Roy Gutman, “Syria Ceasefire Brings Turkey Closer to War,”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6, 2016,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2/16/syria-ceasefire-brings-turkey-closer-to-war/February 16, 2016](https://foreignpolicy.com/2016/02/16/syria-ceasefire-brings-turkey-closer-to-war/February%2016,2016).
- 32 Liz Sly and Suzan Haidamous, “Syria Deal Draws Iran into Alliance with Russia and Turkey,” *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4, 2017,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syria-deal-draws-iran-into-alliance-with-russia-and-turkey/2017/01/24/5336057c-e199-11e6-a419-eeef8eff0835\\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80ec95e6453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syria-deal-draws-iran-into-alliance-with-russia-and-turkey/2017/01/24/5336057c-e199-11e6-a419-eeef8eff0835_story.html?noredirect=on&utm_term=.80ec95e64535).
- 33 John Parker, *Putin’s Syrian Gambit*.
- 34 Michael Rubin, “It’s Time to Designate Turkey as a Sponsor of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Examiner*, January 18, 2019, [www.washingtonexaminer.com/opinion/its-time-to-designate-turkey-as-a-sponsor-of-terrorism](http://www.washingtonexaminer.com/opinion/its-time-to-designate-turkey-as-a-sponsor-of-terrorism). Michael Rubin, “It’s Impossible to Beat ISIS with Erdogan in Power,” *Newsweek*, March 31, 2016, [www.newsweek.com/impossible-beat-isis-erdogan-power-442767](http://www.newsweek.com/impossible-beat-isis-erdogan-power-442767).
- 35 H. Akin Unver, “Russia Has Won the Information War in Turkey,” *Foreign Policy*, April 21,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21/russia-has-won-the-information-war-in-turkey-rt-sputnik-putin-erdogan-disinformation/>.
- 36 Khaled Yacoub Oweis, “Saudi-Qatar Rivalry Divides Syrian Opposition,” *Reuters*, January 15, 2014,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qatar/saudi-qatar-rivalry-divides-syrian-opposition-idUSBREA0E1G720140115](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crisis-qatar/saudi-qatar-rivalry-divides-syrian-opposition-idUSBREA0E1G720140115).
- 37 Jonathan Schanzer, “Saudi Arabia Is Arming the Syrian Opposition What Could Possibly go Wrong?”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27, 201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2/02/27/saudi-arabia-is-arming-the-syrian-opposition/>. “Who is supplying weapons to the warring sides in Syria?” *BBC* June 14, 2013, [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2906965](http://www.bbc.com/news/world-middle-east-22906965). Karen J. DeYoung, “Syrian Rebels’ Backers, Meeting in Qatar, Agree to Send Weapons,”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3,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syrian-rebels-backers-meeting-in-qatar-agree-to-send-weapons/2013/06/22/a7707274-db50-11e2-b418-9dfa095e125d\\_story.html?utm\\_term=.161a5288c9e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syrian-rebels-backers-meeting-in-qatar-agree-to-send-weapons/2013/06/22/a7707274-db50-11e2-b418-9dfa095e125d_story.html?utm_term=.161a5288c9e3). Martin Chulov, “Qatar Crosses the Syrian Rubicon: £63m to Buy Weapons for the Rebels,” *The Guardian*, March 1, 2012,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mar/01/syria-conflict-rebels-qatar-weapons](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mar/01/syria-conflict-rebels-qatar-weapons).
- 38 See for example Richard Spencer, “Who are the Syrian Rebels Holding Talks in Saudi Arabia?” *The Telegraph*, December 8, 2015, [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yria/12040147/Who-are-the-Syrian-rebels-holding-talks-in-Saudi-Arabia.html](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syria/12040147/Who-are-the-Syrian-rebels-holding-talks-in-Saudi-Arabia.html).
- 39 Roula Khalaf and Abigail Fielding Smith, “Qatar Bankrolls Syrian Revolt with Cash and Arms,” *Financial Times*, May 16, 2013, <http://ig-legacy.ft.com/content/86e3f28e-be3a-11e2-bb35-00144feab7de#axzz5Suhsw7Tou>.
- 40 Ivan Denezhkin, “ТЭК, автомобили, банк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готовы работать в Сирии,” *Rueconomics.ru*, February 16, 2017 <https://rueconomics.ru/227744-tek-mashiny-banki-rossiiskie-kompanii-gotovy-rabotat-v-sirii> Reposted on Shafranik’s page with title “Готовы работать в Сирии,” <https://shafranik.ru/node/16177>.
- 41 Bruce Riedel, “Saudi’s star prince keeps rising, visits Putin in St. Petersburg,” June 19, 2015, [www.brookings.edu/blog/markaz/2015/06/19/saudis-star-prince-keeps-rising-visits-putin-in-st-petersburg/](http://www.brookings.edu/blog/markaz/2015/06/19/saudis-star-prince-keeps-rising-visits-putin-in-st-petersburg/). Bruce Riedel, “Saudi deputy crown prince seeks Russia deals,” *Al Monitor*, June 21, 2015, [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5/06/saudi-crown-prince-russia-deals.html](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5/06/saudi-crown-prince-russia-deals.html).
- 42 “Saudi Sovereign Fund to Invest \$10bn in Russia,” *Financial Times*, July 6, 2015, [www.ft.com/content/0205a0d6-2412-11e5-bd83-71cb60e8f08c?mhq5j=e7](http://www.ft.com/content/0205a0d6-2412-11e5-bd83-71cb60e8f08c?mhq5j=e7).
- 43 Leonid Issaev and Nikolay Kozhanov, “Russian delegation in Syria to talk reconstruction,” *France 24*,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71218-russian-delegation-syria-talk-reconstruction>.
- 44 Benoit Faucon, Summer Said, Christopher Alessi, “OPEC, Russia Strike Deal to Cut Oil Production. The Cartel along with Russia and its Allies will Curb Oil Output by a Collective 1.2 million Barrels a D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7, 2018, [www.wsj.com/articles/saudis-still-skeptical-of-opec-coalition-cuts-1544178705](http://www.wsj.com/articles/saudis-still-skeptical-of-opec-coalition-cuts-1544178705).

## 注释

- 45 Henry Meyer and Glen Carey, "Even the Saudis are Turning to Russia as Assad's Foes Lose Heart," Bloomberg, September 8, 2017,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9-08/even-the-saudis-are-turning-to-russia-as-assad-s-foes-lose-heart](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9-08/even-the-saudis-are-turning-to-russia-as-assad-s-foes-lose-heart).
- 46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дписанные по итогам российско-саудовск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October 5, 2017, <http://kremlin.ru/supplement/5236>.
- 47 "Saudi Arabia agrees to buy Russian S-400 air defense system: Arabiya TV," Reuters, October 5, 2017, [www.reuters.com/article/us-saudi-russia-missiles/saudi-arabia-agrees-to-buy-russian-s-400-air-defense-system-arabiya-tv-idUSKBN1CA1OD](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audi-russia-missiles/saudi-arabia-agrees-to-buy-russian-s-400-air-defense-system-arabiya-tv-idUSKBN1CA1OD).
- 48 Moscow also had one in Iraq, though it did little in terms of actual counter-terrorism.
- 49 Suleiman Al-Khalidi, "Russia, Jordan Agree to Speed De-escalation Zone in South Syria," Reuters, September 11, 2017,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jordan-russia/russia-jordan-agree-to-speed-de-escalation-zone-in-south-syria-idUSKCN1BM2A5](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jordan-russia/russia-jordan-agree-to-speed-de-escalation-zone-in-south-syria-idUSKCN1BM2A5). Yuri Barmin, "Russia calls on Jordan to help stabilize Syrian 'safe' zones," Al Monitor, February 20 2018, [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8/02/putin-abdullah-russia-jordan-meeting.html](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8/02/putin-abdullah-russia-jordan-meeting.html).
- 50 Kira Latukhina, "Путин призвал принять Иран в ШОС," Rossiyskaya Gazeta, June 25, 2016, <https://rg.ru/2016/06/24/putin-prizval-priniat-iran-v-shos.html>.
- 51 Official site of the Qingsao summit, June 9–10, 2018, [www.xinhuanet.com/english/cnleaders/2018SCOSummit/index.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cnleaders/2018SCOSummit/index.htm). Fars News Agency, "Iran, SCO Negotiating Tehran's Membership," March 23, 2019, [www.msn.com/en-xl/middleeast/top-stories/iran-sco-negotiating-tehrans-membership/ar-BBV4GcE](http://www.msn.com/en-xl/middleeast/top-stories/iran-sco-negotiating-tehrans-membership/ar-BBV4GcE).
- 52 Ibid.
- 53 Reporting by Ben Blanchard; editing by Michael Perry, "China Says Iran Membership of Shanghai Security Bloc to be Discussed at Summit," Reuters, June 4, 2017, [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co-iran/china-says-iran-membership-of-shanghai-security-bloc-to-be-discussed-at-summit-idUSKBN18W0CD](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co-iran/china-says-iran-membership-of-shanghai-security-bloc-to-be-discussed-at-summit-idUSKBN18W0CD).
- 54 Anne Barnard and Andrew E. Kramer "Iran Revokes Russia's Use of Air Base, Saying Moscow 'Betrayed Trust,'"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2, 2016, [www.nytimes.com/2016/08/23/world/middleeast/iran-russia-syria.html?\\_r=0](http://www.nytimes.com/2016/08/23/world/middleeast/iran-russia-syria.html?_r=0).
- 55 Allen Cone, "Russia gets permission to use Iran's Hamadan air base for Syria airstrikes," UPI.com, November 30, 2016, [www.upi.com/Top\\_News/World-News/2016/11/30/Russia-gets-permission-to-use-Irans-Hamadan-air-base-for-Syria-airstrikes/8251480520159/](http://www.upi.com/Top_News/World-News/2016/11/30/Russia-gets-permission-to-use-Irans-Hamadan-air-base-for-Syria-airstrikes/8251480520159/).
- 56 Heshmat Alavi, "Astana Talks: Why Iran and Russia differ on Syria?" Al Arabiya, January 23, 2017, <https://english.alarabiya.net/en/features/2017/01/23/Astana-Talks-Why-Iran-Russia-differ-on-Syria-.html>.
- 57 Jaime Dettmer, "Россия и Иран конкурируют за влияние в Сирии," Voice of America (VOA), May 2, 2019, [www.golos-ameriki.ru/a/syria-russia-iran/4900974.html](http://www.golos-ameriki.ru/a/syria-russia-iran/4900974.html).
- 58 "Top Kremlin official: We are not that threatening," Ryabkov's interview with Frederik Pleitgen, January 25, 2019, <https://edition.cnn.com/videos/world/2019/01/25/sergei-ryabkov-russian-deputy-foreign-minister-pleitgen-dnt-tsr-vpx.cnn/video/playlists/around-the-world/>.
- 59 "Иран России больше не союзник," Rosbalt, January 31, 2019, [www.rosbalt.ru/world/2019/01/31/1761370.html](http://www.rosbalt.ru/world/2019/01/31/1761370.html).
- 60 Reuters and Haaretz, "Israel's 'Arbitrary' Airstrikes on Syria Must Stop, Russia Warns," Haaretz, January 23, 2019, [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syria/israel-s-arbitrary-airstrikes-on-syria-must-stop-russia-warns-1.6869172](http://www.haaretz.com/middle-east-news/syria/israel-s-arbitrary-airstrikes-on-syria-must-stop-russia-warns-1.6869172).
- 61 Christopher Woolf and Joyce Hackel, "Putin makes Assad an offer he can't refuse," PRI, October 21, 2015, [www.pri.org/stories/2015-10-21/putin-makes-assad-offer-he-cant-refuse](http://www.pri.org/stories/2015-10-21/putin-makes-assad-offer-he-cant-refuse).
- 62 Sam Dagher, *Assad or We Burn the Country. How One Family's Lust for Power Destroyed Syri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201, p. 363.
- 63 BBC Monitoring Service, "Russian military launches webpage to 'combat fakes' on Syria" August 1, 2019.
- 64 Anne Barnard, "Stubbornly Confident, Assad Emerges as a Survivor Adept at Juggling All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6, 2016, available at [www.nytimes.com/2016/03/23/world/middleeast/bashar-al-assad-syria-russia-west.html](http://www.nytimes.com/2016/03/23/world/middleeast/bashar-al-assad-syria-russia-west.html).
- 65 Muhammed Shekh Yusuf, "Режим Асада является марионеткой в руках Ирана и России,"

- Anadolu Agency, November 21, 2015, [www.aa.com.tr/ru/мир/режим-асада-является-марионеткой-в-руках-ирана-и-россии/449219](http://www.aa.com.tr/ru/мир/режим-асада-является-марионеткой-в-руках-ирана-и-россии/449219).
- 66 “The Scorpion’s Tale: Did Assad Take Putin for a Ride?” March 22, 2016, [www.nytimes.com/2016/03/23/world/middleeast/bashar-al-assad-syria-russia-west.html](http://www.nytimes.com/2016/03/23/world/middleeast/bashar-al-assad-syria-russia-west.html).
- 67 Anne Barnard, “Stubbornly Confident, Assad Emerges as a Survivor Adept at Juggling Allies.”
- 68 Sinan Hatahet, “Russia and Iran: Economic Influence in Syria,” Chatham House, March 8, 2019, [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russia-and-iran-economic-influence-syria](http://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russia-and-iran-economic-influence-syria).
- 69 “Syria parliament okays Russian lease of Tartus port: state media,” France 24, June 12, 2019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612-syria-parliament-okays-russian-lease-tartus-port-state-media-artus-port-state-media - France 24](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612-syria-parliament-okays-russian-lease-tartus-port-state-media-artus-port-state-media-France-24).
- 70 “Россия применяет св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Асада, но не на благо—Ельченко,” Ukrinform, 12.4.17 [www.ukrinform.ru/rubric-politics/2210707-rossia-primenayet-svoe-vlianie-na-asada-no-ne-na-bлаго-elcenko.html](http://www.ukrinform.ru/rubric-politics/2210707-rossia-primenayet-svoe-vlianie-na-asada-no-ne-na-bлаго-elcenko.html).

## 第十二章 俄罗斯与叙利亚的资源

- 1 “Factsheet: Syria–Russia Economic Relations,” The Syria Report, May 2, 2017, accessed August 9, 2019.
- 2 Ibid.
- 3 Ibid.
- 4 Ibid.
- 5 Theodore Karasik, “Russia’s Financial Tactics in the Middle East,” December 20, 2017,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russias-financial-tactics-middle-east/>.
- 6 Suleiman Al Khalidi, “Exclusive: Syria prints new money as deficit grows: bankers,” *Reuters*, June 13, 2012,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economy-money-idUSBRE85C0CL20120613](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economy-money-idUSBRE85C0CL20120613).
- 7 “Syria’s Assad Regime Wants to Join Russia, Kazakhstan, Belarus in Customs Union,” Sofia News Agency, August 3, 2012, [www.novinite.com/articles/141992/Syria%27s+Assad+Regime+Wants+to+Join+Russia%2C+Kazakhstan%2C+Belarus+in+Customs+Union](http://www.novinite.com/articles/141992/Syria%27s+Assad+Regime+Wants+to+Join+Russia%2C+Kazakhstan%2C+Belarus+in+Customs+Union).
- 8 “Сирия хочет вступить в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Росс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и Белоруссии,” *Regnum*, February 4, 2013, <https://regnum.ru/news/polit/1621001.html>. “Сирия согласовала с Россией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the Insider.ua*, October 21, 2012, [www.theinsider.ua/rus/business/526540b53814c/](http://www.theinsider.ua/rus/business/526540b53814c/).
- 9 “Реально ли вступление Сирии в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мнения,” REX news agency, February 7, 2013, [www.iarex.ru/interviews/33761.html](http://www.iarex.ru/interviews/33761.html).
- 10 “Syr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pdated August 2011, [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yria/archive/pdf/syria\\_2011.pdf](http://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yria/archive/pdf/syria_2011.pdf).
- 11 Ibid.
- 12 *Syria’s Oil and Gas Industry—A Sector Profile, Executive Summary*, [www.syria-report.com/library/reports-surveys/syrias-oil-and-gas-industry-sector-profile](http://www.syria-report.com/library/reports-surveys/syrias-oil-and-gas-industry-sector-profile).
- 13 Global oil production up in 2012 as reserves estimates rise again, anonymous, *Oil & Gas Journal*; Dec. 3, 2012; 110, 12; ProQuest pp. 28–31.
- 14 BP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All Data, 1965–2018*, available for download from: [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 15 “Syria—Oil Reserves,” March 12, 2018, *APS Review Gas Market Trends*, APSG, Volume 90; Issue 10, 2018.
- 16 Alex Lawler, “Venezuela Tops Oil Reserves League in OPEC Table,” *Reuters*, July 9, 2011, [www.reuters.com/article/businesspro-us-opec-oil-reserves/venezuela-tops-oil-reserves-league-in-opec-table-idUSTRE7613SZ20110719](http://www.reuters.com/article/businesspro-us-opec-oil-reserves/venezuela-tops-oil-reserves-league-in-opec-table-idUSTRE7613SZ20110719).

## 注释

- 17 “Iran oil Exports: Where do They Go?” Datablog, *The Guardian*, February 6, 2012, [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2/feb/06/iran-oil-exports-destination](http://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2/feb/06/iran-oil-exports-destination).
- 18 Vanand Meliksetian, “What Happens to Syrian Oil Post-Civil War?” Oilprice.com, August 11, 2018, <https://oilprice.com/Energy/Energy-General/What-Happens-To-Syrian-Oil-Post-Civil-War.html>.
- 19 The World Bank, “Syria’s Economic Outlook—Spring 2016,” [www.worldbank.org/en/country/syria/publication/economic-outlook-spring-2016](http://www.worldbank.org/en/country/syria/publication/economic-outlook-spring-2016).
- 20 Iran, country profile, OPEC, [www.opec.org/opec\\_web/en/about\\_us/163.htm](http://www.opec.org/opec_web/en/about_us/163.htm).
- 21 “Syr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pdated August 2011, [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yria/archive/pdf/syria\\_2011.pdf](http://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yria/archive/pdf/syria_2011.pdf).
- 22 “Syr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updated August 2011, [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yria/archive/pdf/syria\\_2011.pdf](http://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_includes/countries_long/Syria/archive/pdf/syria_2011.pdf).
- 23 Vanand Meliksetian, “What Happens to Syrian Oil Post-Civil War?” Oilprice.com, August 11, 2018, <https://oilprice.com/Energy/Energy-General/What-Happens-To-Syrian-Oil-Post-Civil-War.html>.
- 24 *Syrian Arab Republic: 2009 Article IV Consultation—Staff Report; and Public Information Notice*, IMF Country Report No. 10/86 March 2010 p. 18,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cr/2010/cr1086.pdf](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cr/2010/cr1086.pdf).
- 25 “Юрий Шафраник: Россия возвращает лидерские позиции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NIA Krasnoyarsk, June 1, 2010, <https://24rus.ru/more.php?UID=55237>.
- 26 Dafna Linzer, Jeff Larson and Michael Grabell, “Flight Records Say Russia Sent Syria Tons of Cash,” ProPublica, November 26, 2012, [www.propublica.org/article/flight-records-list-russia-sending-tons-of-cash-to-syria](http://www.propublica.org/article/flight-records-list-russia-sending-tons-of-cash-to-syria).
- 27 “Factsheet: Syria–Russia Economic Relations,” *The Syria Report*, May 2, 2017, accessed August 9, 2019.
- 28 Eli Lake, “Iran Spends Billions to Prop Up Assad. Yet Obama insists Iran support is a relative pittance,” *Bloomberg*, June 9,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15-06-09/iran-spends-billions-to-prop-up-assad>
- 29 “List of Russian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Syrian market,” *The Syria Report*, October 9, 2018, accessed August 9, 2019.
- 30 “Russian firms to rebuild war-torn Syria,” RT, October 28, 2015, [www.rt.com/business/319974-russia-syria-contracts-construction/](http://www.rt.com/business/319974-russia-syria-contracts-construction/).
- 31 Author Interview with Nikolay Kozhanov, May 14, 2020.
- 32 Patrick Wintour “Russia should foot Syria reconstruction bill, European leaders say,” November 29, 2016, [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nov/29/russia-should-foot-syria-reconstruction-bill-european-leaders-say](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nov/29/russia-should-foot-syria-reconstruction-bill-european-leaders-say).
- 33 Home page of the company: Адыг-Юрак, АО, <https://sbis.ru/contragents/0105005310/010501001>.
- 34 Valery Dzutsati, “Adygea Can Accommodate Hundreds of Circassian Refugees from Syr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Jamestown, Volume 10, Issue 40, March 4, 201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dygea-can-accommodate-hundreds-of-circassian-refugees-from-syria-2/>.
- 35 “Сирия с помощью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а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ю НПЗ в г Хомс. Почему?” *Neftegaz.ru*, June 6, 2018, <https://neftgaz.ru/news/neftechim/200944-siriya-s-pomoshchyu-rossii-nachala-rekonstruktsiyu-npz-v-g-khoms-pochemu/>.
- 36 “Russia to build Syrian electronic government,” *The Syria Report*, December 13, 2017, accessed August 9, 2019.
- 37 Ilya Khrennikov, “Made in Syria: Putin Hotspots Spur Shoe Sales for Russian Chain,” *Bloomberg*, May 22, 2017, see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5-23/made-in-syria-putin-hotspots-spur-shoe-sales-for-russian-chain](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5-23/made-in-syria-putin-hotspots-spur-shoe-sales-for-russian-chain).
- 38 Ilya Khrennikov, “Made in Syria: Putin Hotspots Spur Shoe Sales for Russian Chain,” *Bloomberg*, May 22, 2017, See [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5-23/made-in-syria-putin-hotspots-spur-shoe-sales-for-russian-chain](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5-23/made-in-syria-putin-hotspots-spur-shoe-sales-for-russian-chain).
- 39 “ТЭК, автомобили, банк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готовы работать в Сирии,”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https://rueconomics.ru/227744-tek-mashiny-banki-rossiiskie-kompanii-gotovy-rabotat-v-sirii>.
- 40 Ivan Denezhkin, “ТЭК, автомобили, банк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готовы работать в Сирии,” *Rueconomics.ru*, February 16, 2017 <https://rueconomics.ru/227744-tek-mashiny-banki-rossiiskiekompanii-gotovy-rabotat-v-sirii> Reposted on Shafranik’s page with title “Готовы работать в Сирии,” <https://shafranik.ru/node/16177>.
- 41 “Syria cedes oil and gas assets to ‘Putin’s cook’—report” *The Syria Report*, December 12, 2017, accessed August 9, 2019.
- 42 “Немного бизнеса в сирийской войне,” *Fontanka.ru*, June 26, 2018, [www.fontanka.ru/2017/06/26/084/](http://www.fontanka.ru/2017/06/26/084/). Irina Malkova, Anastasia Stogney, Anastasia Yakoreva, “Russian mercenary army financier made an oil deal with Syria just before clash with US troops,” February 27, 2018, <https://thebell.io/en/russian-mercenary-army-financier-made-oil-deal-syria-just-clash-u-s-troops/>.
- 43 “Russian delegation in Syria to talk reconstruction,” *France 24*,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71218-russian-delegation-syria-talk-reconstruction>.
- 44 Annia Ciezadlo “The most unconventional weapon in Syria: Wheat,”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8, 2015, [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most-unconventional-weapon-in-syria-wheat/2015/12/18/781a0ae0-9cf4-11e5-bce4-708fe33e3288\\_story.html](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most-unconventional-weapon-in-syria-wheat/2015/12/18/781a0ae0-9cf4-11e5-bce4-708fe33e3288_story.html).
- 45 Kinda Makieh, “Exclusive: Syria signs 3 million ton wheat contract with Russia,” September 29, 2017,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russia-wheat-exclusive/exclusive-syria-signs-3-million-ton-wheat-contract-with-russia-idUSKCN1C420B](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russia-wheat-exclusive/exclusive-syria-signs-3-million-ton-wheat-contract-with-russia-idUSKCN1C420B).
- 46 “Russian trading house becomes key player in Syrian–Russian economic relationship,” June 13, 2017, *The Syria Report*, accessed August 9, 2019.
- 47 “Exclusive: Syria Calls off Mysterious Million Tonne Russian Wheat Deal,” *Reuters*, December 13, 2017, [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russia-wheat/exclusive-syria-calls-off-mysterious-million-tonne-russian-wheat-deal-idUSKCN1BO10S](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syria-russia-wheat/exclusive-syria-calls-off-mysterious-million-tonne-russian-wheat-deal-idUSKCN1BO10S).
- 48 “Две росси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получили право нефтедобычи в Сирии,” *Regnum*, December 16, 2019, <https://regnum.ru/news/economy/2809290.html>.
- 49 “Сирия стучится в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July 27, 2010, *Neftegaz.ru*, <https://neftgaz.ru/news/politics/268535-siriya-stuchitsya-v-tamozhenny-soyuz/>, <https://pronedra.ru/kto-vxodit-v-spisok-stran-eaes-v-2019-godu-383793-pid-dj.html>.
- 50 Angus McDowall, Kinda Makiehm “Syrian Trade Fair Shows Road to Recovery Still Strewn with Debris of War,” *Reuters*, September 7, 2018, [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international-fa-syrian-trade-fair-shows-road-to-recovery-still-strewn-with-debris-of-war-idUSKCN1LN13H](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mideast-crisis-syria-international-fa-syrian-trade-fair-shows-road-to-recovery-still-strewn-with-debris-of-war-idUSKCN1LN13H).
- 51 “Russia, Syria Ink Energy Cooperation Agreement—Ministry,” *Reuters*, January 31, 2018, <https://af.reuters.com/article/energyOilNews/idAFL8N1PQ7GE>.
- 52 Jaime Dettmer, “Россия и Иран конкурируют за влияние в Сирии,” *Voice of America (VOA)*, May 2, 2019, [www.golos-ameriki.ru/a/syria-russia-iran/4900974.html](http://www.golos-ameriki.ru/a/syria-russia-iran/4900974.html).
- 53 Vanand Meliksetian, “What Happens to Syrian Oil Post-Civil War?” *Oilprice.com*, August 11, 2018, <https://oilprice.com/Energy/General/What-Happens-To-Syrian-Oil-Post-Civil-War.html>.
- 54 Pavel Kazarin, “Нефть в обмен на наемников: зачем России война в Сирии,” *Krym Realii*, RFE/RL, <https://ru.krymr.com/a/29194217.html>.
- 55 Vladimir Vasiliev, “Война в Сирии: всё-таки из-за нефти,” *Regnum*, August 30, 2018, <https://regnum.ru/news/polit/2472991.html>.
- 56 *Ibid.*
- 57 “Россия и Сирия обсудил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сфере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January 19, 2018, <https://digital.gov.ru/ru/events/37803/>. “Россия поможет Сирии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TVC*, January 19, 2018, [www.tvc.ru/news/show/id/131128](http://www.tvc.ru/news/show/id/131128).
- 58 Kathrin Hille, Henry Foy and Max Seddon “Russian Business First in Line for Spoils of Syrian War,” March 2, 2018, *Financial Times*, [www.ft.com/content/c767cfba-1c9a-11e8-aaca-4574d7dabfb6](http://www.ft.com/content/c767cfba-1c9a-11e8-aaca-4574d7dabfb6).
- 59 Author interview with Nikolai Kozhanov, May 14, 2020.
- 60 “Russian Ambitions for Syrian Phosphates,” *The Syrian Observer*, August 3, 2018, [https://syrianobserver.com/EN/features/19755/russian\\_ambitions\\_syrian\\_phosphates.html](https://syrianobserver.com/EN/features/19755/russian_ambitions_syrian_phosphates.html).
- 61 Anastasia Lyalikova, “Герой Сирии: зарабатывает ли Тимченко на добыче фосфатов под

## 注释

- Пальмирой,” Forbes, April 21, 2018, [www.forbes.ru/milliardery/360473-geroy-sirii-zarabotaet-litimchenko-na-dobyche-fosfatov-pod-palmiroy](http://www.forbes.ru/milliardery/360473-geroy-sirii-zarabotaet-litimchenko-na-dobyche-fosfatov-pod-palmiroy).
- 62 “Russian Ambitions for Syrian Phosphates,” The Syrian Observer, August 3, 2018, [https://syrianobserver.com/EN/features/19755/russian\\_ambitions\\_syrian\\_phosphates.html](https://syrianobserver.com/EN/features/19755/russian_ambitions_syrian_phosphates.html).
- 63 “Сирия готова начать поставку фосфатов в Крым,” RIA Novosti, December 28, 2018, <https://ria.ru/20181228/1548862364.html>. “Александр Новак и Министр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ки Сирийской Араб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ухаммед Зухейр Харбутли подписали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сфере энергетики,” Russian Ministry of Energy announcement, January 31 2018, <https://minenergo.gov.ru/node/10442>.
- 64 “From Crimea, Syria and Russian Sign New Economic Deals”, The Syria Report, April 24, 2018, accessed August 9, 2019.
- 65 Ibid.
- 66 “В промышленную “дорожную карту” России и Сирии вошли 30 проектов,” RIA Novosti, December 14, 2018, <https://ria.ru/20181214/1547993370.html>.
- 67 “Lavrov blasts West’s refusal to participate in Syria’s reconstruction,” TASS, December 28, 2018, <https://tass.com/politics/1038332>.
- 68 Igor A. Matveev, “Russia, Lebanon seek synergy in projects to rebuild Syria,” Al Monitor, August 8, 2019, [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8/russia-seek-embrace-lebanon-syria-reconstruction-plan.html](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9/08/russia-seek-embrace-lebanon-syria-reconstruction-plan.html).
- 69 “Syria parliament okays Russian lease of Tartus port: state media,” France 24, June 12, 2019 <https://www.france24.com/en/20190612-syria-parliament-okays-russian-lease-tartus-port-statemediartus-port:state-media-France-24>.
- 70 “Syria, Crimea sign agreement on enhancing economic, trade cooperation,” Syrian Arab News Agency (SANA), August 29, 2019, [www.sana.sy/en/?p=172282](http://www.sana.sy/en/?p=172282).
- 71 “Ministry of Oil Signs Three Contracts With Russian Companies”, The Syrian Observer, September 5, 2019, <https://syrianobserver.com/EN/news/52756/ministry-of-oil-signs-three-contracts-with-russian-companies.html>.
- 72 Andrei Ontikov, “Снова за нефтью: США усиливают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на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ях Сирии,” August 1, 2019, <https://iz.ru/904635/andrei-ontikov/snova-za-neftiu-ssha-usilivaiut-prisutstvie-na-mestorozhdeniakh-sirii>.
- 73 “Assad must take control of northern Syria: Russian FM,” Rudaw, January 16, 2019, [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syria/16012019](http://www.rudaw.net/english/middleeast/syria/16012019).
- 74 “США крадут нефть Сирии: ФАН публикует маршрут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нефтевозов,” Federal News Agency, February 14, 2019, <https://riafan.ru/1150747-ssha-kradut-neft-sirii-fan-publikuet-marshrut-amerikanskikh-neftevozov>.
- 75 *Rebuilding Syria: The Middle East’s Next Power Game?* Edited by Eugenio Dacrema and Valeria Talbot, Kindle edition, First edition: September 2019, Locations-830.
- 76 “Вот и всё: Россия приготовилась качать нефть из Сирии, США остались ни с чем.” Livejournal blog, <https://matveychev-oleg.livejournal.com/7306321.html>.
- 77 Nikolay Kozhanov, May 14, 2020.
- 78 “Caesar Syria Civilian Protection Act,” Fact Sheet, 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 June 17, 2020, [www.state.gov/caesar-syria-civilian-protection-act/](http://www.state.gov/caesar-syria-civilian-protection-act/).

## 结论

- 1 Sirwan Kajjo, “Russia Seeks to Build Local Force in Northeast Syria,” Voice of America (VOA)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voanews.com/extremism-watch/russia-seeks-build-local-force-northeast-syria>.
- 2 Josie Ensor, “Three million in rebel Syria seek shelter in area size of Somerset as Idlib turns into open air refugee camp,” The Telegraph, February 11, 2020, <https://www>.

## 普京的叙利亚战争

- telegraph.co.uk/news/2020/02/11/three-million-rebel-syria-seek-shelter-area-size- somerset-idlib/.
- 3 Fabrice Balanche, “Idlib May Become the Next Gaza Strip,”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Policywatch, March 26, 2020,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dlib-may-become-next-gaza-strip>.
- 4 Stephen R. Covington, *The Culture of Strategic Thought Behind Russia’s Modern Approaches to Warfare, Defense and Intelligence Projects*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pp. 39–40 <https://www.belfer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legacy/files/Culture%20of%20Strategic%20Thought%203.pdf>.
- 5 Fouad Ajami, *The Foreigner’s Gift: The Americans, the Arabs, and the Iraqis in Iraq*, Free Press: New York, 2006.
- 6 Sarah Dadouch and Asser Khattab “UN Announces Formation of Syrian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 September 23, 2019, *The Washington Post*, [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un-announces-formation-of-syrian-constitutional-committee/2019/09/23/73c1b5c0-de0d-11e9-be7f-4cc85017c36f\\_story.html](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middle-east/un-announces-formation-of-syrian-constitutional-committee/2019/09/23/73c1b5c0-de0d-11e9-be7f-4cc85017c36f_story.html).
- 7 Andrew Osborn and Alexander Marrow, “Russia sets up helicopter base in northern Syria after US exit,” *Reuters*, November 14, 2019, <https://uk.reuters.com/article/uk-syria-security-russia/russia-sets-up-helicopter-base-in-northern-syria-after-u-s-exit-idUKKBN1XO0Y3>.
- 8 Transcript: Maximum Pressure on the Assad Regime for its Chemical Weapons Use and Other Atrocities, online event with Michael Doran and David Asher, The Hudson Institute, May 12, 2020, [www.hudson.org/research/16032-transcript-maximum-pressure-on-the-assad-regime-for-its-chemical-weapons-use-and-other-atrocities](http://www.hudson.org/research/16032-transcript-maximum-pressure-on-the-assad-regime-for-its-chemical-weapons-use-and-other-atrocities).
- 9 See for example Rose Gottemoeller, Thomas Graham, Fiona Hill, Jon Huntsman Jr., Robert Levgold and Thomas R. Pickering, “It’s Time to Rethink Our Russia Policy,” *Politico*, August 5, 2020,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0/08/05/open-letter-russia-policy-391434>.

# 译后记

本书原著为 *Putin's Syrian War: Russia'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rice of America's Absence*, 作者安娜·波尔谢夫斯卡娅 (Anna Borshchevskaya), 由英国 I.B. Tauris 出版社于 2020 年正式出版。作者长期从事俄罗斯外交与中东问题研究, 本书是其围绕俄罗斯叙利亚军事介入问题的系统性成果之一。

全书以 2015 年俄罗斯正式军事介入叙利亚为中心事件, 将其置于俄罗斯长期对外政策传统、历史经验与现实战略选择的交汇点加以考察。作者并未将该行动简单理解为一次战术性冒险或偶发决策, 而是从沙皇俄国、苏联直至普京时代的历史连续性出发, 分析俄罗斯如何在中东这一关键地区持续追求大国地位、安全缓冲与战略通道, 并在叙利亚问题上集中体现出来。

在内容结构上, 本书依次梳理了俄罗斯与中东关系的历史脉络、苏联时期在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与阿富汗的干预经验, 以及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外交与军事思维的转变。作者重点分析了克里姆林宫如何有意识地吸取苏联阿富汗战争的教训, 在叙利亚采取“有限投入、可控风险、政治军事联动”的干预模式, 并通过外交斡旋、军事存在与地区关系网络的重组, 实现对战局的实质性影响。

与此同时, 本书也将“美国的缺席”作为一个核心分析变量, 指出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犹疑与政策收缩, 为俄罗斯重返中东、塑造

自身为不可或缺的地区行为体提供了现实空间。作者认为，叙利亚不仅是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试验场，更是其重塑国际形象、挑战既有国际秩序认知的重要舞台。需要强调的是，本书并非为俄罗斯的叙利亚行动进行道德辩护，而是力图在政治、军事、经济与国内舆论等多个层面，对其成本与收益进行相对冷静的评估。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下，作者揭示了当代国际政治中大国竞争、地区冲突与秩序重组之间的复杂互动。

本译本仅供学习与学术交流之用。由于译者水平与资料理解所限，文中难免存在疏漏或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由玛嘉烈、Хохенсоренский、Assean 翻译，分别负责一至四章、五至八章及九至十二章，由高正阳、.Mars 设计封面，由 Assean 排版校对。希望本书能够为中文读者理解俄罗斯的中东政策、叙利亚战争的国际维度，以及当代大国博弈的现实逻辑，提供一种有益的分析视角。

封酒编译组

2026年2月8日



卦酒编译组



SYRIA